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二二一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二二册



目錄

全宋文卷四九一四

洪邁四

乞投進欽宗實錄并立限結局奏	一
條畫進呈徽宗實錄申請事件奏	一
乞賞江士龍興修水利之功奏	二
乞蠲放婺州支降之豐儲倉米奏	三
言修四朝國史事奏	三
乞從余璫議置局增價冶煉鉛銅奏	四
奏陳編撰九朝史事宜疏	五
乞取索何桌家所藏欽宗遺翰奏	五
修四朝國史列傳成乞擇日投進奏	六
言進四朝國史儀式奏	六
奏薦龔敦頤王稱劄子	七
乞糾舉子程文之弊奏	八

高宗廟號議	九
乞開院修纂高宗實錄奏	一〇
合九朝國史疏	一〇
論岑水場事宜劄子	一一
乞禁戢巡尉迎送劄子	一二
乞審察將副劄子	一三
進高宗廟庭配饗臣寮名奏	一四

全宋文卷四九一五

洪邁 五

劉錡等檄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河北河東等路書	一五
通金人使副書	一六
上秦師相贄所業書	一七
代上師相書	一九
上福建提學勾漕書	二一
代上監司書	二二
與族伯提刑書	二三

謝執政書	二四
代從兄謝薦啓	二四
送陳教授序	二五
送曹贛州序	二五
送蔣司戶之官饒州序	二六
送梁竑夫通判江州序	二七
劉圖南易卦解義序	二八
館閣送胡正字詩序	二九

全宋文卷四九一六

洪邁 六

夷堅乙志序	三一
淳熙重刻夷堅乙志題記	三二
夷堅丙志序	三二
夷堅丁志序	三三
夷堅支甲序	三三
夷堅支乙集序	三四

夷堅支景序	三五
夷堅支丁序	三五
夷堅支戊序	三六
夷堅支庚序	三七
夷堅支癸序	三七
夷堅三志己序	三八
夷堅三志辛序	三九
夷堅三志壬序	三九
隸續序	四〇
元和郡縣志後序	四一
容齋隨筆序	四二
容齋續筆序	四三
容齋三筆序	四三
容齋四筆序	四四
班馬字類序	四五
萬首唐人絕句詩序	四五

容齋續刻萬首唐人絕句題記 ····· 四六

全宋文卷四九一七

洪邁 七

華陽集序 ····· 四八

眉山王公玉臺集序 ····· 四九

黃御史集序 ····· 五一

知稼翁集序 ····· 五二

猗覺寮雜記序 ····· 五三

漢隸字源序 ····· 五四

乾道同符貞觀錄序 ····· 五五

楚東酬倡序 ····· 五五

野處類稿原序 ····· 五六

屏居集序 ····· 五七

辨歛石說跋 ····· 五七

跋御製春賦 ····· 五八

跋蘇穎濱詩帖 ····· 五九

跋睢陽五老圖 五九

跋米友仁瀟湘長卷 六〇

又跋米友仁瀟湘長卷 六〇

題范文正公與尹師魯手啓墨蹟 六一

東坡詩文帖跋 六一

跋集古錄 六一

高宗賜使金劄後跋 六二

跋許將狀元與蔣穎叔樞密帖 六二

跋周杞勤王檄書 六三

跋定武本蘭亭石刻 六三

跋王順伯所藏蘭亭帖 六四

跋孝宗御詩 六四

書閩川名士傳後 六四

全宋文卷四九一八

洪邁 八

程孝嚴字序 六六

福州教授壁記	六七
重修廣州都鹽倉記	六八
禮部郎官廳壁記	六九
禮部長貳壁記	七〇
中書門下省官壁記	七一
臨湖閣記	七二
徙贛縣東尉治記	七三
婺源新學記	七四
江淮諸道都大提點司興造記	七六
蕪湖縣令廳壁記	七七
重建佛殿記	七八
巴州雲間書院記	八〇
全宋文卷四九一九	
洪邁九	
湘潭縣楚峰驛記	八二
信陽軍改建學記	八三

武寧縣山谷先生祠堂記 八四

饒州鄱江樓記 八六

西山記 八七

稼軒記 八八

選德殿記 八九

怡齋記 九一

揚州重建平山堂記 九二

南雍州池亭記 九三

泳澤亭記 九四

養拙堂記 九六

友恭堂記 九七

修天慶觀三清殿記 九八

拄頰樓記 九九

全宋文卷四九二〇

洪邁 一〇

御書閣記 一〇一

重建梧州府學記		一〇三
欵乃齋記		一〇四
洞齋記		一〇五
松風閣記		一〇六
風亭記		一〇七
高州石屏記		一〇七
楊少師宅記		一〇八
銅雀硯銘		一〇九
興和硯銘		一〇九
灌池硯銘		一〇九
益齋銘 并序		一一〇
東坡畫贊		一一〇
老梅屏贊		一一一
黃侍御葆光傳		一一一
呂密學溱傳		一一三
英州南雄二節婦傳		一一四

上天竺講寺碑	·····	一一五
太尉劉錡碑銘	·····	一一七
孺人陳氏墓誌銘	·····	一二〇
紫宸大宴致語	·····	一二一

全宋文卷四九二一

吳 益

乞差破給使人并免減宣借人奏	·····	一二二

蔡 洸

乞嚴禁諸縣私名冒役之人奏	·····	一二三
復置淮東總領所事奏	·····	一二四
乞支撥官會收糴米付淮東總領所椿管奏	·····	一二四
請令鎮江建康行在樞貨務月具收支鹽課報淮東總領所奏	·····	一二五
乞依赦書蠲放拍戶賒欠酒錢奏	·····	一二五
兩浙犒賞酒庫拖欠課息奏	·····	一二六
鎮江輸丁絹事奏	·····	一二六
乞嚴飭諸路監司催發上供經總制等錢奏	·····	一二七

闕狀申發事奏	一二七
吏部合申明事件奏	一二八
吏部條法總類編例奏	一二九
乞嚴飭諸路依額解發經總制錢奏	一二九
知縣縣令任滿因事改差罷任請依恩例奏	一二九
趙伯驩	
金闕寥陽寶殿跋語	一三〇
施師點	
崔敦詩進三朝寶訓轉朝散郎誥	一三一
崔敦詩再除崇政殿說書誥	一三一
乞免逋負奏	一三一
乞修寫進呈會要奏	一三三
乞具本官履歷於畫黃之首奏	一三三
謝轉官表	一三三
張忠文公夫人呂氏墓表	一三四

戴幾先

乞置絳紗籠二炬奏……………一三六

乞迎太上皇帝御書同奉安於宗正寺奏……………一三七

錢 輓

大佛沱巖壁題名……………一三八

王友直

乞展軍器所監官以三年爲任奏……………一三九

乞取押到綱馬即放行合得草料奏……………一三九

乞令總領所委官立定界至奏……………一三九

乞監押綱馬無瘦斃者畫時支賞奏……………一四〇

乞許令計置修蓋牧馬寨屋奏……………一四〇

乞罷李宣準備將差遣奏……………一四一

言差人往四川茶馬司取綱馬事奏……………一四一

乞令吏部將陳乞磨勘人牒會本司奏……………一四二

趙粹中

儲養邊帥人才策……………一四三

乞兩浙和賣據畝均輸奏……………一四四

乞詔宰執侍從舉將帥才奏……………一四五

防銓試舞弊奏……………一四五

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奏……………一四六

乞五經各科通融相取奏……………一四七

呂忠穆公文集序……………一四八

毛晃

進增修互註禮部韻略表……………一四九

樂備

題二蘇帖……………一五三

朱時敏

乞禁戒祭祀日宴游奏……………一五四

乞依典禮制造神位版奏……………一五五

言祭祀用器之數奏……………一五五

乞罷鹽酒榜賣之法奏……………一五六

姚述堯

奉旨措置銀銅坑事宜奏……………一五七

措置銀銅坑事宜奏……………一五七

坑冶利便二事奏……………一五八

傳法寺僧請佃兩湖田事宜奏……………一五九

宋 苞

上葉樞密書……………一五九

全宋文卷四九二三

陸 游 一

禹廟賦……………一六四

虎節門觀雨賦……………一六六

紅梔子華賦……………一六七

豐城劍賦……………一六七

焚香賦……………一六八

自閔賦……………一六九

思故山賦		一七〇
天申節賀表		一七一
會慶節賀表	一	一七二
會慶節賀表	二	一七二
瑞慶節賀表		一七三
光宗冊寶賀表		一七三
皇帝御正殿賀表		一七四
皇太子受冊賀表		一七四
賀明堂表		一七五
謝明堂赦表		一七五
謝赦表		一七六
謝賜曆日表	一	一七六
謝賜曆日表	二	一七七
福建到任謝表		一七七
江西到任謝表		一七八
嚴州到任謝表		一七九

除寶謨閣待制謝表	一七九
轉太中大夫謝表	一八〇
謝致仕表	一八一
落職謝表	一八一
逆曦授首稱賀表	一八二
光宗冊寶賀太皇太后箋	一八三
皇帝御正殿賀皇后箋	一八三
皇帝御正殿賀皇太子箋	一八四
皇太子受冊賀皇后箋	一八四
賀皇太子受冊箋	一八五
逆曦授首賀太皇太后箋	一八五
逆曦授首賀皇后箋	一八六

全宋文卷四九二四

陸 游 二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建重明節表	一八七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建重明節表	一八八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建重明節表	三	一九八
立皇后丞相率文武百僚稱賀壽皇表		一八九
賀皇帝表		一八九
賀皇太后箋		一九〇
賀壽成皇后箋		一九〇
賀皇后箋		一九一
文武百僚謝春衣表		一九一
文武百僚謝冬衣表		一九二
會慶節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皇表		一九二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至尊壽皇聖帝冬至表		一九三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皇帝冬至表		一九三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皇帝聽樂表		一九四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皇太后受冊箋		一九四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成皇后受冊箋		一九五
丞相率文武百僚上皇帝賀三殿受冊表		一九五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皇正旦表		一九六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皇帝正旦表 ····· 一九六

蠟彈省札 ····· 一九七

論選用西北士大夫札子 ····· 一九八

代乞分兵取山東札子 ····· 一九八

上二府論事札子 ····· 一九九

上殿札子 一 ····· 二〇〇

上殿札子 二 ····· 二〇一

上殿札子 三 ····· 二〇二

擬上殿札子 ····· 二〇三

上二府乞勿受慶雲圖札子 ····· 二〇四

上二府論都邑札子 ····· 二〇四

全宋文卷四九二五

陸 游 三

上殿札子 一 ····· 二〇六

上殿札子 二 ····· 二〇七

上殿札子 三 ····· 二〇八

乞祠祿札子	……	一一〇
上殿札子 一	……	一一〇
上殿札子 二	……	一一一
上殿札子 三	……	一一二
上殿札子 四	……	一一三
除修史上殿札子	……	一一四
乞致仕札子 一	……	一一五
乞致仕札子 二	……	一一六
乞致仕札子 三	……	一一六
天申節進奉銀狀	……	一一七
辭免賜出身狀 一	……	一一七
辭免賜出身狀 二	……	一一七
條對狀	……	一一八
奏筠州反坐百姓陳彥通訴人吏冒役狀	……	一二二
除寶謨閣待制舉曾黯自代狀	……	一二三
辭免轉太中大夫狀	……	一二三

薦舉人材狀 一二四

全宋文卷四九二六

陸 游 四

代二府與夏國主書 一二五

夔州勸農文 一二六

丁未嚴州勸農文 一二六

戊申嚴州勸農文 一二七

上執政書 一二七

上虞丞相書 一二八

上辛給事書 一二〇

答邢司戶書 一二一

答劉主簿書 一二二

與尉論捕盜書 一二三

答陸伯政上舍書 一二五

答王樵秀才書 一二六

全宋文卷四九二七

陸 游 五

與曾逮書	一		一三八
與曾逮書	二		一三九
與曾逢書			一三九
與明遠書			一四〇
與仲信書			一四〇
嚴州劄子			一四一
回江西王倉			一四一
與親家書			一四二
與友人書			一四二
與明老帖			一四三
與杜思恭書			一四三
與仲玘書	一		一四四
與仲玘書	二		一四五
與仲玘書	三		一四五
與仲玘書	四		一四六

與仲玘書 五 二四六

與仲玘書 六 二四七

與仲玘書 七 二四七

全宋文卷四九二八

陸 游 六

謝解啓 二四八

賀台州曾直閣啓 二四九

賀曾秘監啓 二四九

賀謝提舉啓 二五〇

賀禮部曾侍郎啓 二五一

賀辛給事啓 二五二

答福州察推啓 二五三

賀何正言除左司諫啓 二五四

賀湯丞相啓 二五四

除刪定官謝丞相啓 二五五

謝內翰啓 二五六

謝諫議啓	二五七
謝曾侍郎啓	二五八
刪定官供職謝啓	二五九
賀黃樞密啓	二五九
除編修官謝丞相啓	二六〇
謝參政啓	二六一
謝賜出身啓	二六二
答人賀賜第啓	二六二
賀張都督啓	二六三

全宋文卷四九二九

陸 游 七

問候洪總領啓	二六四
答鈐轄啓	二六五
問候葉通判啓	二六五
答吳提宮啓	二六六
賀葉提刑啓	二六六

賀呂知府啓	二六七
上陳安撫啓	二六七
上史運使啓	二六八
答發解進士啓	二六九
答廖主簿發解啓	二六九
上二府乞宮祠啓	二七〇
賀吏部陳侍郎啓	二七〇
賀莆陽陳右相啓	二七一
謝王宣撫啓	二七二
通判夔州謝政府啓	二七三
謝洪丞相啓	二七四
上王宣撫啓	二七四
謝晁運使啓	二七五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二七六
答薛參議啓	二七七
答衛司戶啓	二七七

與何蜀州啓	二七八
答交代楊通判啓	二七八
與趙都大啓	二七九

全宋文卷四九三〇

陸 游 八

與成都張閣學啓	二八〇
答勾簡州啓	二八一
與蜀州同官啓	二八一
賀薛安撫兼制置啓	二八二
與李運使啓	二八三
上鄭宣撫啓	二八三
賀葉樞密啓	二八四
除制司參議官謝趙都大啓	二八五
賀葉丞相啓	二八六
賀龔參政啓	二八七
答交代陳太丞啓	二八七

與錢運使啓	二八八
答南劍守林少卿啓	二八九
與建寧蘇給事啓	二八九
與本路郡守啓	二九〇
福建謝史丞相啓	二九〇
上趙參政啓	二九一
上安撫沈樞密啓	二九二
賀泉州陳尚書啓	二九二
答建寧陳通判啓	二九三
答漳州石通判啓	二九三
江西到任謝史丞相啓	二九四

全宋文卷四九三一

陸 游 九

謝趙丞相啓	二九五
謝王樞使啓	二九六
謝錢參政啓	二九六

謝侍從啓	二九七
謝臺諫啓	二九八
與本路監司啓	二九八
答本路郡守啓	二九九
答寄居官啓	二九九
賀葛正言啓	三〇〇
賀周參政啓	三〇〇
賀謝樞密啓	三〇一
賀禮部鄭侍郎啓	三〇二
答撫州發解進士啓	三〇二
賀施中書啓	三〇三
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	三〇三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三〇四
謝梁右相啓	三〇五
謝周樞使啓	三〇六
謝黃參政啓	三〇七

謝施參政啓	三〇七
謝臺諫啓	三〇八
謝葛給事啓	三〇九
答交代陳判院啓	三一〇
嚴州到任謝王丞相啓	三一〇
謝梁右相啓	三一一

全宋文卷四九三二

陸 游 一〇

謝周樞使啓	三一二
謝臺諫啓	三二三
謝監司啓	三二三
答方寺丞啓	三一四
賀王提刑啓	三一五
與汪郎中啓	三一五
與沈知府啓	三一六
賀留樞密啓	三一六

賀蔣中丞啓	·····	三一七
賀賈大諫啓	·····	三一八
賀謝殿院啓	·····	三一八
賀周丞相啓	·····	三一九
賀施知院啓	·····	三二〇
賀丘運使啓	·····	三二一
賀蔣尚書出知婺州啓	·····	三二一
除直華文閣謝丞相啓	·····	三二二
修史謝丞相啓	·····	三二三
賀謝丞相除少保啓	·····	三二四
賀張參政修史啓	·····	三二四
除寶謨閣待制謝丞相啓	·····	三二五
謝費樞密啓	·····	三二六
致仕謝丞相啓	·····	三二七
答權提刑啓	·····	三二七
答胡吉州啓	·····	三二八

賀韓戶書啓……………三二八

賀洪樞使帥金陵啓……………三二九

全宋文卷四九三三

陸 游 一一

送范西叔序……………三三〇

送巖電道人入蜀序……………三三一

容齋燕集詩序……………三三一

京口唱和序……………三三二

送關漕詩序……………三三三

雲安集序……………三三三

東樓集序……………三三四

范待制詩集序……………三三五

持老語錄序……………三三六

師伯渾文集序……………三三六

晁伯咎詩集序……………三三七

長短句序……………三三八

徐大用樂府序	……	三三九
呂居仁集序	……	三四〇
佛照禪師語錄序	……	三四一
趙秘閣文集序	……	三四一
方德亨詩集序	……	三四二
會稽志序	……	三四三
施司諫注東坡詩序	……	三四四
達觀堂詩序	……	三四五
梅聖俞別集序	……	三四六
楊夢錫集句杜詩序	……	三四七

全宋文卷四九三四

陸游 一二

陸伯政山堂類稿序	……	三四八
普燈錄序	……	三四九
澹齋居士詩序	……	三五〇
傅給事外制集序	……	三五一

聞鰲錄序 三五二

周益公文集序 三五二

宣城李虞部詩序 三五三

曾裘父詩集序 三五四

天童無用禪師語錄序 三五五

陳長翁文集序 三五五

頤庵居士集序 三五六

書通鑑後 一 三五七

書通鑑後 二 三五七

書賈充傳後 三五八

書郭崇韜傳後 三五九

書安濟法後 三六〇

書空青集後 三六〇

全宋文卷四九三五

陸 游 一二

跋真廟賜馮侍中詩 三六二

跋高宗聖政草	三六二
跋高宗賜趙延康御書	三六三
跋高皇御書 一	三六三
跋高皇御書 二	三六四
跋今上皇帝賜包道成御書崇道庵額	三六四
跋尹耘師書劉隨州集	三六五
跋唐御覽詩	三六六
跋文武兩朝獻替記	三六六
跋杲禪師蒙泉銘	三六七
跋修心鑑	三六七
跋邵公濟詩	三六八
跋坐忘論	三六八
跋查元章書	三六九
跋高象先金丹歌 一	三六九
跋高象先金丹歌 二	三六九
跋天隱子	三七〇

跋造化權輿	三七〇
跋老子道德古文	三七一
跋卍庵語	三七一
跋武威先生語錄	三七一
跋關著作行記	三七二
跋司馬子微餌松菊法	三七三
跋周茂叔通書	三七三
跋岑嘉州詩集	三七三
跋二賢像	三七四
跋山谷先生三榮集	三七四
跋硯錄香法	三七五
跋唐修撰手簡	三七五
跋蔡君謨帖	三七六
跋瘞鶴銘	三七六
跋西昆酬唱集	三七六
跋歷代陵名	三七七

跋溫庭筠詩集	三七七
跋王君儀待制易說	三七七
跋崔正言所書書法要訣	三七八
跋後山居士詩話	三七八
跋佛智與升老書	三七九
跋古柏圖	三七九

全宋文卷四九三六

陸 游 一四

跋中和院東坡帖	三八〇
跋漢隸	三八〇
跋晁百穀字叙	三八一
跋陵陽先生詩草	三八一
跋荊公詩	三八二
跋續集驗方	三八二
先左丞使遼語錄	三八二
跋朝制要覽	三八三

跋東坡問疾帖	三八三
跋東坡詩草	三八三
跋孫府君墓志銘	三八四
跋蘇魏公百韻詩	三八四
跋家藏造化權輿	三八五
跋三蘇遺文	三八五
跋兼山先生易說	三八六
跋鄭虞任昭君曲	三八六
跋傅正議至樂庵記	三八七
跋中興間氣集 一	三八七
跋中興間氣集 二	三八八
跋齊驅集	三八八
跋柳柳州集	三八八
跋說苑	三八九
跋章氏辨誣錄	三八九
跋釣臺江公奏議	三八九

先太傅遺像	三九〇
跋高康王墓志	三九〇
跋半山集	三九一
跋李深之論事集	三九一
跋李莊簡公家書	三九一
跋之罍先生稿	三九二
跋吳夢予詩編	三九二
跋松陵集	三九三
跋王仲言乞米詩	三九四
跋金奩集	三九四
跋韓非子	三九四
跋却掃編	三九五
跋彩選	三九五
跋陝西印章	三九六
跋陝西印章	三九六
跋詩稿	三九六

跋秘閣續帖張長史率意帖	三九七
跋王深甫先生書簡	三九七
跋郭德誼墓志銘 一	三九七
跋郭德誼墓志銘 二	三九八
跋郭德誼書	三九八

全宋文卷四九一四

洪邁四

乞投進欽宗實錄并立限結局奏

乾道四年三月

昨被旨修纂《欽宗實錄》，今來已獲成書，欲於四月內并《欽宗本紀》一併投進。如蒙開可，乞下太史局擇日，候進書了畢日，將實錄院立限結局，併入國史院，一就修纂《四朝正史》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六七（第三冊第二七八八頁）。

條畫進呈徽宗實錄申請事件奏

乾道四年四月

已降指揮進呈《欽宗實錄》并《帝紀》。合用儀範，乞下閣門修定外，所有申請事件：一、依自來體例，修撰官進讀《實錄》第一卷從上五板。一、俟進呈畢，依例繕寫小本，承受官進納御府。

一、俟進呈畢，欲乞委本院都大提舉諸司承受官請御封一面，赴龍圖、天章等閣權行安奉。一、合用擡擎親事官三十人，管押人員一名，欲乞報皇城司差撥，合用牌號令一面，關請施行。一、進呈日經由和寧門、南北宮門至垂拱殿門。竊慮祇應人內有無敕號之人，欲前期具人數姓名保報皇城司，至日枚令入出。一、進呈日若不測值雨，所有腰牌匣合用油絹帕繖，令臨安府前期應副施行。一、依已降指揮，俟進呈畢，將實錄院限五日結局。《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六七（第三冊第二七八八頁）。

乞賞江士龍興修水利之功奏

淳熙十一年六月

本州負郭金華縣田土多沙，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及之。故境內陂湖最當繕治，而本縣丞江士龍獨能以身任責，深入阡陌，諭使修築，令耕者出力而田主出穀以食之。凡爲官私塘堰及湖總之爲八百三十七所，以畝計者合萬有九千，用民之力二萬七千有奇，田之被澤者二千餘頃。皆因其故蹤葺而深之，於官無所費，於民不告勞。三二十年之中，度亦未至墮廢。使食君之祿者皆能如是，豈不大有補於王政？而士龍者，上不因官司之督責，下不因邑民之訴情，自以職所當爲，勇於立事，用意如此，誠爲可嘉。乞加獎激，以爲州縣小吏赴功趨事之勸。《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一，宛委別藏本。又見《宋

乞蠲放婺州支降之豐儲倉米奏

淳熙十一年十一月

本州淳熙八年旱歉，支降豐儲倉米五萬石賑糴。內二千一百餘石係攬載船梢盤剝折欠，已納到六千餘貫外，淨欠錢一千九百餘貫，約米五百三十餘石。乞照紹興府體例蠲放。《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一。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

言修四朝國史事奏

淳熙十二年七月

恭惟神宗皇帝至于欽宗，傳序相授閱五十餘年。方太寧極盛之時，立綱陳紀，流風善政，皆謹載史策，而舊聞放失，采求維艱。南渡以來，周一甲子，相去益遠，愈不可尋，以故東觀大典至今未能歲就。臣以荒唐摧頽之學，前者三備編摩，旋升修纂，曾無毫分功緒以補石室之藏。茲蒙誤恩，復以畀付，不責吏事，顓令修書。要當殫竭疲駑，仰酬聖志。自到局之日，約略稽考。據院吏所具，除紀、志已進呈外，當立傳者千三百人，其間妃嬪、親王、公主、宗室幾當其半。然家世本末、履歷始終不可見者十而七八，必俟究得其實，然後爲書。誠恐日引月長，無由可畢，如臣愚見，欲乞下本院，許據只今所有事狀，依倣前代諸史體例，分類載述，不必人爲一傳。其內外臣寮，或有官雖貴顯

而無事蹟可書，正如漢世劉舍、薛澤、許昌之徒位至丞相，而司馬遷、班固不爲立傳，於事亦無所闕。今來亦乞倣此，悉行刪去。其實未畢者，乞詔提舉宰臣量立程限，責本院官併力修纂，俟將來《玉牒》、《會要》奏書之日同時上進。庶幾累朝信史，早有汗青之期。臣得以庸賤，竄名其間，實爲不世榮遇，冒犯淵聽，不勝震慄俟罪之至。《南宋館閣續錄》卷四。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六〇（第三冊第二七八四頁）。

乞從余璵議置局增價冶煉鉛銅奏

淳熙十二年七月〔二〕

臣家居饒州，實提舉坑冶鑄錢官置司去處，故亦采聞冶鑄所仰，莫如信州鉛山之銅，而比年以來，常以乏少爲患。臣比守婺，有管下永康知縣余璵言：「頃年任嚴州淳安縣丞，被差鉛山體訪坑冶利病，見每歲所得銅數比往昔十無一二，因咨訪耆老，皆云昔係是招集坑戶就貌平官山鑿坑取垢淋銅，官中爲置爐烹煉，每一斤銅支錢二百五十。彼時百物俱賤，坑戶所得有贏，故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采鑿，得銅、鉛數千萬觔，置四監鼓鑄，一歲得錢百餘萬貫。數十年以來，百物翔貴，官不增價收買，坑戶失利，散而之他。而官中兵匠不及四百人，止得銅八九萬斤。人力多寡，相去幾二百倍，宜乎所得如是之遼絕也。」其說欲乞專委提點官就鉛山縣置局，采訪舊例，興復坑戶，每一斤銅增錢收買。若旋募得千百人穿坑取垢，得銅必多。價既增舊，人自畢力，所得精銅必多。詳觀璵此說，殊

爲有理，乞詳酌，專委耿延年使知璫策，議其可否。《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四之二七（第六冊第五四〇二頁）。

〔二〕此文原書記作「紹興十二年七月上奏」，據《宋史》改。

奏陳編撰九朝史事宜疏

淳熙十三年八月

頃嘗奏陳，乞候修纂《四朝國史》了畢日，將九朝三項國史合爲一書，已蒙聖意開納。今臣所修書計列傳八百八十目，即已成七百餘傳，所餘不多，度至十月可以畢事。所有元乞接續編撰九朝史事，乞先降指揮，容臣俟命下之日，從本院預牒在外州軍，搜訪遺書逸事。候今冬投進，見修書畢，然後別取旨擇日開院。《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六〇（第三冊第二七八四頁）。

乞取索何桌家所藏欽宗遺翰奏

淳熙十三年九月

竊以靖康之難，諸王皆留京師，唯太上皇帝持節河北，用能光啓中興，符一馬化龍之兆。近者忽得欽宗遺翰石刻一紙於故相何桌家。蓋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北騎攻都城，中外不復可通。太上奉使至磁州而有王雲之變，中夕還相州，迺遷東如濟、鄆。當是時，桌爲開封尹，首建元帥之議。及在相

位，遂擬進蠟書之文。其語云：「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皆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俗，天地神祇所當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欽宗批云：「依奏施行。」又批云：「康王指揮已黃帛書訖。」又批云：「康王指揮已付卿，係黃帛書，必已到。」蓋閏月十三日所行也。欲乞行下何桌家取索，布之史館，以彰示萬世，爲炎德復輝之符。《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三。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

修四朝國史列傳成乞擇日投進奏

淳熙十三年十月

照對國史院昨於去年九月得旨，限一年內修成《四朝國史》列傳。今來限滿，所有列傳一百三十五卷並已成書，欲望聖慈下太史局，於十一月中擇日投進。《館閣續錄》卷四。

言進四朝國史儀式奏

淳熙十三年十月

國史院已得旨進書，緣所修列傳係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欽聖憲肅皇后傳居首，事體甚重，合依自來體例，提舉官、禮儀使同修書官宿衛。檢照乾道六年五月內進《哲宗寶訓》，係與《玉牒》同日一就於本所權行安奉宿衛。今來亦是兩處同日進呈，乞依前項體例施行。《館閣續錄》卷四。

奏薦龔敦頤王稱劄子

淳熙十四年三月十八日

臣切謂國家史冊，雖本於金匱石室之藏，然天下遺文軼事，散落人間，實賴山林博洽之士，廣記備言，上送有司，以爲汗青之助。臣比以猥瑣下材，承乏四朝史院^(一)，翫歲引日，僅能奏篇。既蒙聖恩，策其裒粹寸長，褒進崇秩。於此有人焉，蓋嘗展施功緒，卓然成勞。臣若隱而不言，掠人之功以爲己力，揆之心顏，安所置愧？敢以龔敦頤、王稱姓名冒聞宸扆。敦頤者，和州布衣也。其曾祖原，昔爲泰陵實錄院官，故其家藏書。念元祐黨籍諸臣及建中上書雅等人^(二)，多表表立名節，經崇寧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盡存，平生施爲，漫不可考，故慨然屬意，訪求闕遺，遂成《列傳》、《譜述》一百卷。凡名在兩籍者二百九人，而書於編者三百五人^(三)，其不可得而詳者四人而已。稱之父賞，在紹興中亦爲實錄修撰。稱承其緒餘，刻意史學，斷自太祖，至于欽宗，上下九朝，爲《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其非國史所載而得之於旁搜者居十之一，皆信而有證，可以據依。臣之成書，實於二者有賴。敦頤舉進士不第，今爲不理選限登仕郎，稱今以承議郎知龍州。欲望聖慈鑑二人鉛槧之勤，特加甄錄，以爲學士大夫之勸。臣不勝昧死皇恐俟命之至。取進止。《東都事略》卷首。又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五之四一（第三冊第二二六七頁）。

〔一〕史：原作「文」，據《宋會要輯稿》改。

〔二〕雅：原無，據右引補。

〔三〕人：原無，據右引補。

乞糾舉子程文之弊奏

淳熙十四年三月三十日

竊見近年舉子程文，流弊日甚，固嘗深軫宸慮。以臣僚建請，下之禮闈，蓋將訓齊士類，革去舊習。然漸漬以久，未能遽然化成。仰惟祖宗事實，載在國史，稽諸法令，不許私自傳習。而舉子左掠右取，不過采諸傳記雜說，以爲場屋之備。牽彊引用，類多訛舛，不擇重輕，雖非所當言，亦無忌避。其所自稱者，又悉變「愚」爲「吾」，或於述時事繼以「吾嘗聞之」、「吾以謂」等語。其間得占前列，皆塵睿覽，臣子之誼，尤非所宜。至其程文，則或失之支離，或墮於怪僻。考之令式，賦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五百字。今經義策論，一道有至三千言，賦散句之長者至十五六字，一篇計五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務貪多，累牘連篇，無由精好。所謂怪僻者，如曰「定見」、曰「力量」、曰「料想」、曰「分量」、曰「自某中來」、曰「定嚮」、曰「意見」、曰「形見」、曰「氣象」、曰「體統」、曰「錮心」及「心心有主，喙喙爭鳴」、「一蹴可到，盥手可致」之類，皆異端鄙俗文辭。止緣迂儒曲學，偶以中選，故遞相蹈襲，恬不知悟。臣等雖擇其甚者斥去不收，而滿場多然，拘於取人定數，不可勝

黜。間有文理優長，實在高選者，亦未免有此疵病。乞以此章下國子監并諸州學官，揭示士人，使之自今以往一洗前弊，專讀經書史子。三場之文，各遵體格，其妄論祖宗與夫支離怪僻者，嚴加黜落。庶幾士氣一新，皆務實學。文理既正，傳示四方，足以爲將來矜式，上副明時長育成就之意。《宋會要輯稿》選舉五之一〇（第五冊第四三一七頁）。又見《宋元通鑑》卷八九，《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一。

高宗廟號議

淳熙十四年十月

臣恭惟大行太上皇帝成服之後，議上尊號，便當崇立廟號。考累朝典故，當稱高宗。臣竊爲先王制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自漢以來，□爲中興之主凡有三人，議者謂唯漢光武稱世祖，晉元帝、唐肅宗皆卽爲宗。臣以爲元帝於懷、愍之世固已都督徐、揚，永嘉之難，不能出力一援中朝而自王於建業；肅宗當明皇幸蜀之時，擅大大於靈武〔一〕。雖皆因時立功，再奉宗廟，而後人譏議，至今不絕。若太上皇帝則異於是。靖康之冬，本以單車使。丙午之春，京都失守。不階尺土一民之柄，於鼎命已移之後，定神器而還之，紹開中興，再造區夏，使鉅宋社稷危而復安。今六十年於茲，正當與漢光武爲比。漢以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至光武則以爲世祖，當時蓋以爲當。故臣謂今日議太上皇帝廟號，當稱爲祖無疑。伏乞聖慈，下臣此章，於集議之日明示百官，使曉然知聖意所起，昭顯太上皇帝駿功於萬世之下，臣不勝至願。臣草芥么微，擅議宗廟，揆之禮位，不可勝誅。但以獲

事先朝，嘗叨任使，懷忠節報，昧死以言。《中興禮書》續編卷四七。

〔二〕大大：疑當作「大位」。

乞開院修纂高宗實錄奏

淳熙十五年三月

檢照國朝典故，累聖祔廟之後，即詔國史院修纂《實錄》。今來聖神武文憲孝皇帝靈駕發引有日，乞令本院候祔廟畢取指揮擇日開院。其官吏並乞就用國史院官吏爲之，更不添置員闕，亦不增給食錢之類。如蒙開允，其合行事件容臣逐一開具申尚書省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七〇（第三冊第二七八九頁）。

合九朝國史疏

淳熙十六年

臣所爲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

行刪改。《容齋三筆》卷四。

論岑水場事宜劄子

臣前日進對，伏蒙聖慈垂問坑冶利害及韶州岑水場興廢曲折。頃歲先臣謫處嶺外，臣隨侍往來，數至其處。問父老所談，見石刻題識，方其盛時，場所居民至八九千家，歲採銅鉛以斤計者至數百萬。自建炎以來，湖湘多盜，浸淫及於英、韶，焚掠死徙，無有寧歲。今所存坑戶不能滿百，利入既鮮，饑寒切身，無由盡力爲國興利。地不愛寶，銅山固自若也。今陛下留意泉貨，方大興鼓鑄，非多得銅不可。雖使提點一司朝暮趣辦，然必州縣有之，乃能副急。故其要莫若博議復興此場，興之之要在於多得坑戶。而瘴癘之地，黃茅極目，人不樂居，其勢不可徙民，又不可徙兵，是豈終無策乎？臣竊見諸路所治凶惡強盜及枉法受贓、殺人可愍而特旨貸命者，大抵皆配廣南，終身不得歸，一歲之間，亡慮數百輩。日月益久，多復沈命。若使自今以往一切配此場爲兵，俾之鑿山采銅，隨所得中分之，以其半入官，其半與之，而官以平直就買。仍與之約，若至場以後不逃佚、不犯罪者，量其元犯輕重、所入多寡，分爲三等，各立配役年限，限滿則爲給公據，還鄉爲民。此等雖惡黠不逞，知有自新之路，又有半直可以贍生，必將欣然樂於赴役，萬萬不疑。所患獨盜賊，而此曹之力自足扞禦，不與異時平日比也。至於養兵築室器用之費，非韶州所能給，當仰轉運司。轉運司亦或不繼，獨廣東鹽

事司有所當賣鹽寬剩錢貯於都倉，其數不鮮，取而用之，未足爲損。但亡命群聚，意外不可無防，事須官軍彈壓。韶州舊屯殿前左翼軍數百人，有統領官一員，可以就付節制，而令上隸提點刑獄司，使之察軍中刻剥侵牟及非理役使之過。蓋提刑司實同共評議，上其所當行者及別下坑冶司治其條目，俟其奏至，却令刑部立所謂配役及放還之法。苟如此策，行之三年，當有日新之利。臣區區管見，未詢於衆，所懷如此，不敢不盡，乞賜聖察。取進止〔二〕。《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九。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四，《錫山文集》卷四。

〔二〕取：原無，據章奏格式補。

乞禁戢巡尉迎送劄子

臣竊惟巡尉之官，專以捕盜賊、督姦猾爲職，未嘗責其將迎上官，巡視傳舍也。而間者以來，惟事趨走，漫不復以職事爲意。而最甚者，如都巡檢使所部或連三州，或跨兩路，凡監司守貳之去來，必候之於境上。所帶兵卒數十輩，無俸可借，則斂之衆軍以給。所歷道路數百里，無貲可贍，則取之村民以濟。若所除監司又或改命，往往空行空反，動涉一兩月。設部內不虞而有鼠竊狗偷之盜，當以何人捕之？夫居此官者亦豈樂爲奔走之役哉？一或不至，則上官以爲失禮，因緣拮據，使不安位。故

相承爲例，欲罷不能，非有以懲革之，實爲未便。臣愚欲望聖慈，行下諸路提刑司，約束所部巡尉，今後遇監司、知、通初到，許量帶兵級出一程防護。若只值出巡經歷而在監司五十里內者，許其送迎。過此以外，皆不得出。如尚敢循習遠去者，乞并受接之官差治其罪。庶使各安職業，精意徼巡，不至虛費軍力，且爲民害。如蒙俞允，乞勅下施行。取進止。《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五。又見《山堂肆考》卷七九，《洪文敏公集》卷四，《錫山文集》卷四。

乞審察將副劄子

臣仰惟陛下天縱神武，勵精政事，當國家閒暇之時，所以爲久遠之計者，未嘗一日而輟。故整軍經武之備，尤切於聖心。至於激勵將士，則自用兵以來所未之有。竊見比者以禁軍疑射鐵簾，收縱甚敏，旌殿步帥之能訓習，即遷其官。以建康統制官劉忠、趙皋武藝精絕，既賞二人，又陞其帥郭鈞以遙郡，其不稱者則寘之閒官。賞信罰明，轅門競勸，繼自今必無復有妄補偏裨如向來之弊者。然臣於此竊有獻焉。臣謂大軍列屯，既已聞風爭奪，其州郡主兵者上則有總管，次則有鈐轄，下則有都監，名爲兵官，然麾下不過廝役之卒數十輩，雖有將略，亦無所施。今東南將兵多者五千人，少者二三千人。其任職者唯正副將，而資歷頗卑，尋常除授之間，不暇精擇，豈無不才者濫吹其間？脫有差委，懼不勝任。臣愚欲乞聖慈，特降睿旨，凡諸路將副闕到半年之前，略倣路鈐以上謝辭之制，令赴樞密

院審察。其曾隨軍者仍試以技藝，較其能否，其不足統衆者改授他職。庶幾兵將之間，無小無大，皆可以訓聖天子闔外使令，誠非小補。《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一〇。

進高宗廟庭配饗臣寮名奏

聖神武文憲孝皇帝祔廟有期，所有配食臣寮，先期議定。臣兩蒙宣諭，欲用文武臣各兩人。文臣故宰相、贈太師秦國公、謚忠穆呂頤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趙鼎；武臣太師、蘄王、謚忠武韓世忠，太師、魯王、謚忠烈張俊。此四人皆一時名將相，合於天下公論，望付侍臣詳議以聞。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

全宋文卷四九一五

洪邁五

劉錡等檄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河北河東等路書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淮南浙西江東制置使劉錡，慶遠軍節度使、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京湖制置使成閔，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吳璘，檄告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韃靼諸國及我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朔等道官吏軍民等：蓋聞惟天無親，作不善者神弗赦；得道多助，仗大義者衆必歸。敢摠一切之誠，用諭萬方之聽。我國家功高上古，澤潤中區。列聖重光，方啓昇平之運；斯民不幸，適丁板蕩之災。蠢茲女真之微，首覆契丹之祀，怙其新造，間我不虞，妖氛既陷於神都，虐焰殆彌於宇縣。兩宮北狩，訖罹胡地之煙塵；大駕南巡，未正漢京之日月。凡居率土，誼不戴天。主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卧薪嘗膽之是圖，寧拯溺救焚之敢緩？然以人命至重，嘉兵不祥，靡辭屈己以事讎，姑欲安民而和衆。豈彼冥頑之虜，狃於篡逆之資，以至不仁，行大不道！驅我中原之老稚，翦爲異類之囚俘。乃輕棄於穴巢，輒坐張於畿甸。自謂富彊之莫

敵，公然反覆以見欺。指揮而取將相之臣，談笑以求漢淮之地。九州四海，聞之怒髮以衝冠；百將三軍，誰不搥旗而抵掌？幕府濫膺齊鉞，盡護戎旂，冀憑宗社之威靈，一洗穹廬之穢孽，待時而動，歷歲於茲。天亡此胡，使之委身而送死；人自爲戰，誓不與賊以俱生。帝座一臨，士氣百倍。劉制置悉南徐之甲，成馬軍興侍衛之師。李四廂虎視於青、徐，王太尉鷹揚於潁、壽。騎師擣殽函之險，步軍衝伊洛之郊。兵多堅鋒，勇有餘憤。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惟彼諸蕃之大國，久爲鉅宋之歡鄰。玉帛交馳，尚憶百年之信誓；封疆迴隔，頓違兩地之郵音。願敦繼好之規，共作侮亡之舉。至於秦晉奇士，齊趙雋材，抱節義之良謨，志功名之嘉會。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徯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抗旌雲合，投袂風從。或據郡以迎鋒，或聚徒而特起，乘茲破竹之勢，立爾翦茅之勳。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更期父老之誨言，深念祖宗之德化，勿忘舊主，重建丕基。檄到如前，書不盡意。《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三，《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一三，《玉海》卷二〇三，《宋史全文》卷二二三上，《容齋三筆》卷八。

通金人使副書

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

邁等咨目頓首再拜：國信驃騎、國信郎侍講，服德譽之久，南北阻絕，無緣良會，下情但切欽仰。即日春寒，伏惟臺候動止萬福。邁等自去冬扈蹕至建康，前月被令旨迎候使節，已至淮西奉候數

日矣。今承泗州蒲察移文，知大旆且至符離，有上稟事宜，已令泗州守關報。今又得指揮，令通書。蓋自古以來，鄰邦往來，并用敵國禮。曷者本朝皇帝上爲先帝，下爲生靈，勉抑尊稱，以就和好。而貴國無故興師，長驅涉境，欺天背盟，神怒民怨，曾不旋踵，自取夷滅。既已兩國交兵，則是大誼已絕。竊聞大金新皇帝即位，有仁厚愛民之心。本朝皇帝亟諭將帥，止令收復外不許追襲。貴國師歸，方議遣使別修誓好，乃蒙貴朝首拜信使，舉國欣幸，無以爲喻。但一切之禮，難以復仍舊貫，更候惠顧，曲折面聞。唯界首一事，舊以淮爲境，至中國取接。今泗州臨淮虹縣之北，迤邐迎候，乃隨宜排辦宿頓矣。邁等禮合至界首，但泗州之北更無人煙，館舍難以容衆，只候近託，當至臨淮上謁。想惟高明，必能洞察。今遣使臣特浼記史，瞻望不遠，預以爲慰。更祈保護，以副願言。不宣。《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五〇。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八。《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三，《續資治通鑑》卷一三六。

上秦師相贄所業書

某聞昔丁文簡公未遇之日，自畎畝走京師，手其所爲制誥一編贄諸王公大人之門。人見者皆非之，以謂士當業時文取科第，是豈所當爲者？徒索日窮年而不適於實用，復以獻達官第速。文簡公獨毅然不顧，曰異日當有知我者。其後直掖垣，登玉堂，以致政地，優游夷愉，若固有之，而昔日所爲文始盡得施用。今夫託質於人，明日而索之，或得或不。而文簡獨謀於心，責成於身，取必於數十年

之後，若囊中物交手授受。嗚呼，有志者事之竟成如此！某少駑鈍，賦質甚下，無分毫可采。父兄愛之既至，而慮其愚且僂也，捐書數千卷，俾之讀誦。然才拙志廣，妄意遠大，不肯錄錄通大義，作詩賦，與朋曹爭長雄，以追時好而取世資。蓋嘗切慕文簡公之志，取衆人之所俳笑，天下之所背馳者爲之。會天子設兩科以取士，聞有所謂博學宏詞者，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則以制誥爲稱首，於是私竊喜幸，專意□精，冀其一有所成，可以謝平生之稱願。棘闈既辟，一上而輒不偶。退因自取所試讀之，則顛倒抉裂，漫無統紀，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日，是其業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私自憐悼，悔其初心而未能改，將求天下之大手筆者北面而事之，庶乎其有益也。或教之曰：「大丞相秦公道德淳備，文章雋偉，方駕乎前人，宗師乎當世。蓋其始也實以此科進，晚出之士不能親炙先烈以增益其所不及，是亦自棄也已。子姑試携所習，肅拜道左，希警歛之末論者乎！」而某自見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況在宰相，吾君所尊禮者，豈敢造次而進，自納於不測之誅？故足欲前而心輒止，終不得使令於前後。未幾，側聞閣下建萬世之長策，安坐廟堂而還數千里不能回之駢駕，四海九州之人，寒者得衣，飢者得食，相與安樂百年，蓋自今日始。元勳偉蹟，照耀萬古，章章然不可掩如是。方且自視燄然，不以富貴自大，見天下士則挽眉折節之不暇。士有名一藝、抱一長者，莫不跨山谷，蹈江湖，蓬徙塵之不憚。踴躍奮厲，于然而歸，駢眉累迹，趑趄墻仞，規援毫之青春，丐啓齒之丘山，以爲終身極榮者，幾人于茲矣。而某猶切畏懦退縮，躊躇顧望，不能仰首一鳴，則不肖無知，將見屏於鄉閭，不得齒於士君子之列，駸爲小人之歸矣。是以幡然起，釋然悟，洋洋然

動其心，振衣彈冠，願一望履綦於廡下，不覺其身之卑、言之躁也。舊所擬制誥、雜文凡十篇，謹賦諸下執事。伏惟閣下擴長育人才之心，水導而木植之，提其耳，刮其目，疏暢廓達其聰明，俾昭然知所趣鄉，不繆於往復之迹，則閣下於某生死骨肉之賜也。某視文簡公無能爲役，區區之愚，願安承教而已。若曰官盛近諛，古人所誚，則非某之所敢知。干冒威嚴，俯伏俟命。《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五。

代上師相書

政和四年，某始冠，學爲文章，事鄉先生張時發。士有自上國持執事《首冠成均論》曰「天道不言而善應」以來，先生伸眉揚衡而觀之。蓋一讀而喜，再讀而歎，三復而語客曰：「古語云『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斯文天日也。天下之事，識與不識，寶而嗜之固宜。然至其爲人，其尚志，其將大奮發於異日，勛烈盛名，亘今古，塞宇宙，則人未之見而吾獨知之。」某時摳衣坐隅，蓋嘗耳先生餘論。昔者庠序與執事游舊矣。時雖未甚了，竊識而襲藏之。既期而執事擢上第。又十有六年，今天子行在於越，執事自穹廬持大漢節旄以歸，片言悟合，瀕然位都上衮，歸厚故舊，首以逸行薦聞。上方側席幽人，求之如不及，束帛蒲輪，貴有已矣。而先生留落偃蹇，寸進尺退，九品之位其可望，二頃之田其可食。窘於天定，以病不能自還。易簣有遺言：「吾得相公爲人踰二十餘年，今將一施

之而日薄西山，棄於中道，曾不得與鼓腹田頭者共壤而擊，豈非命也夫！某少讀聖人書，在先生之宇下非一日，旅食璧宮一星終矣。分儲黍稷，齒名上游，用志承蜩，累三丸而復墜，凡七恩春官而卒無成。晚效一官，代地兩遙，師友親戚之所閔笑，故人鼎貴不復何問，亦羞赧憚見之。如瞽無相，索塗於大澤中，棲棲皇跼，九死而益固。天子其幸，事發相重，遂見執事登元宰，宅帝師，尋約信於其鄰，旋馳車於東朝，立大學，定郊祀，肅會朝，信三王四代之遺風見效炳然，俾家至戶曉者如是。而調度萬幾，輔贊彌縫，聖天子垂衣拱手於上，群有司受成於下，四海九州之人，無間於貴賤賢愚，長少遠邇，舉欣欣然遂其歡心，其才不可得而見者又如此〔一〕。士於斯持親得命世大儒以爲宗師〔二〕，羸狼竭蹶，莫或遑處。發阮瞻三語於默中，奮駸蔑一言於堂下，不知其幾何人矣。某雖至愚且賤，幸生畿甸，去相門無百步之遙，不病狂而癡絕，遠去而高逝，獨俛俛然灰心於萬一。《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五。

〔一〕又：原作「人」，據文意改。

〔二〕斯持：「持」疑爲「時」之誤。

上福建提學勾漕書

某竊聞當世士大夫群居，尚論人之賢不肖，至其罷癯慙弱不事事者，必曰宜爲學官；論官曹之閑且冷，廢興盛衰於郡縣無所繫者，必曰學校戴白之叟；三尺之童子，習翫見聞，謂爲誠然。郡博學之來，塗逢者不避，坐肆者不起，府吏摩肩而不顧，走卒戟手而不揖，況在諸生，其不族嘲而隨侮者幸也。嗚呼！先王養士之至意，聖天子、賢宰相隆學之盛德，可謂大矣。而陵夷至此，則廩稍之不充，室宇之僅存，禮貌之或衰，日朶月銷，無足怪者。閩自常公衮長材秀民，舉知讀書，彬彬至今，而福爲最盛。科詔一下，揚袂應書，多至萬員，其春秋自角於有司者亦數千計。士亦游泳教育，惟恐在後，室宇禮貌，不遑暇恤。故有藉於學者常千人，而得食堂上者且三百輩，鋪餼廩稍，豈一朝一夕之所可廢哉？今視歲所入才得米二千二十三斛、錢五百七十有七萬，至於釋奠課試職掌之奉祿，未嘗不此乎取之。幸大有年時，諸邑之長吏心乎追科，唯謹不少負。旦旦而給之，猶且至十月而不繼。況於天稍潦旱，職思其憂者又漫視靳棄之，士苟不能自穀於家，其不委而之他者鮮矣。文風不張，可跂足稍，損失大體，夫何勝言！某不肖，捷取科第，於經術懵不通曉，充位師儒，異夫爲官擇人之意。升堂正坐，赧色百出，亦庶幾其徒飽食不擾，自容空餐而泣事。無何齋厨索然，藜藿不飫，冠帶踵門，啼飢丐休。府雖巨藩，年無贏儲，左支右拮，未能自濟，士之飢飽豈敢復有謁於有位之君子乎？恭惟

閣下衣綉持斧，吏畏民服，爲今朝第一流。而整齊學校之意，蓋於江西見之。某昔者侍坐，蓋聞其略矣，今又以部使者之首督攝學政。某於斯時不能開口奮臆，爲人一言，曠官之誅，死有餘罪。伏見建寧、邵武皆蒙捐給綱鹽，生徒賴之，朽貫萬計。今不敢擬此，儻歲得三百萬，但爲糗糧頌歌之興，無待終日。使臺臨總八郡四十八縣之廣，緡錢羨餘不可以億兆會。捐三百萬以惠一學，巨海去一鱗耳。笑談指麾，易若反掌，而一方不勝諸生夙夜之大願，非邁一人之私言也。冒浼威尊，屏息待命。《國

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三。

代上監司書

某聞薦舉之制，朝廷良法也。行之三百年，士以此進身者蓋不可毛舉。然其末流之弊，又不可勝言者。士徼利嗜進，苟無平生鄉曲之好以謁於上之人，則倚勢於熱官，借譽於先進，旦朝謀之，暮夜計之，期必得而後已。苟舍是則雖文如褒、雄，行如尾、已，政事如卓、魯，辯肆如儀、秦，至於老死而不能進寸尺。上之人厭苦之而不惟其人，下之人詭得之而不思其知，寥寥此風，不可復振。有大賢者出，間能支顛障往，擢一孝廉以裨國事，往往更相傳說，歎未嘗見。嗚呼，薦士美意也，一何至於此哉！某海濱之鄙人，冠儒冠，服儒服，世世不絕也。而困頓於白丁者蓋什九，獨某庸庸亡奇，資廩弗給，乃幸得第，一去民伍，齒吏行，來至劇縣簿書（一），分亦足矣。然業爲官，又冀進顯。身居

百僚底，隨群詣曹，瞻前不勝多，顧後才一尉耳。每竊自命，日求仕以自樂也，今乃爾，尚欲求聞知，何以哉？不如投簪而歸耕。既又自解曰，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抱關擊柝，孟子嘗言之矣。今吾秩雖卑，然自漢以來不廢，賢卿大夫比比而爲之，而況我庸何傷？使天而終窮，我則已矣；天若惠顧，我其必有日。故強顏至今。共惟閣下以絕世超然之資，奮乎士夫上。上不肯入省府，長監寺，但爲具員吏，且自取遠外，請使者之節而持之。至於激濁揚清，心乎古人，寒暑不能轉移，槩之當代無有也。攀鱗而升，附翼而翔，舍閣下而誰？而某無夙面，無舊好，無熱官之勢，無先進之譽，詭持空牋以歸誠丐憐，祈苟得於萬一，是猶登屋而索魚，吁其難！然向之所陳爲流俗設耳，苟以期閣下，是謂失人。故斷然自決於方寸間，不待釁沐筴龜，俯伏于行部，伏惟加惠而幸進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三。

〔一〕至：疑當作「治」。又「簿」原作「薄」，據文意改。

與族伯提刑書

正月十九日晚間宣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守辭見，並詣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盡處。蓋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

「所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邁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觀其人材，儘做得一州。只緣鄂渚屯大軍，有諸司，却恐它費力，故改與九江。」邁奏：「張垓是臣鄉人故參知政事燾之子，其人誠如聖訓。自得改命，極感聖恩。至於玉音說其爲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一見，即盡其平生，可謂至當。」上笑而頷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游宦紀聞》卷九。

謝執政書

郡雖小而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枝梧，得坐嘯道院，誠爲至幸。《容齋四筆》卷九。

代從兄謝薦啓

襟袂相連，夙愧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貴之哀憐。《容齋三筆》卷八。

送陳教授序

府寺必有掌故，漢制也，後世無傳焉。崇寧中，何正獻公爲天官常伯，念通官文書委吏手，多藏其家，顧金錢舞法甚不便，乃請立庫皮置，除官臨之，名曰「主管架閣」。於是六曹並建，而具員品格，財視倉庾督領，高士不肯爲。乾道、淳熙以來，始重茲選，非庠序勝流若名占甲乙科莫得預。由是而之成均天祿，直拾級策足耳。然必棲身京華，食玉炊桂，次且光範門上書北闕，久或旬月，然後遂至於外。秩未竟而先出命以遲之，則自永嘉陳君蕃叟始。蕃叟用學業行誼表東國，分教鄱江，去而羽儀清華，識者由恨晚。南風標季，引帆上檣。予倦游屏處，不能沽酒買肉留連盡一觴，又不能折柳賦詩道別意，至登仙之羨，分付鶯花與後生可也。紹熙二年六月十一日序。《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二。

送曹贛州序

乾道七年十一月

開封曹侯守贛三年有四月，乃得代去。去之日，代者番陽洪邁出祖于十里津亭上，舉酒挹之曰：「曹大夫仕宦至二千石，古稱人生五馬貴，陛下垂意方內，爲斯民宅牧，地無小，官無卑，其去其還，

必賜延英對。雖臺寺要職更內外，非真守一郡不得入尚書爲郎。苟以是官至造膝，正合上心，其聯清驚華，直探物筭中耳。然郡國或荒寒不可治，積爲長吏憂。今年天惜雨，自湘沔西江放乎彭蠡之濱，蓋數百城皆莫得善歲。唯贛也獨中熟，人人言侯治狀昭卓可稱道。天用畀之嘉祥，章明其功，持歸報天子，用以足占侯之策，富貴不待證龜蔡也。爲我竟此爵謝曹大夫。霜風鳴冬，萬木僵立，黃鶴高遯，戛摩青雲，鷓鴣啐啄空谷中，冀附翼而翔詎可得！於是船鼓三通，僕夫趣整駕，侯去矣。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序。《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〇。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五。

送蔣司戶之官饒州序

凡參軍事于州者，率不減四五員，司戶蓋位法曹上而常與錄曹通職連事，不顛決。故初策名者輒調焉。最閒且清，上官指爲無所事。臺符、府檄，交午道上，至局，局奔命不暇，敢寧厥居？以車爲家，以官舍爲傳舍。士大夫平生數郡縣吏能否，從二千石下洎尉，某賢於某若干，低昂卑尊，獨不及司戶。非擇而議焉，實固然也。夫建置一官，非苟而已，司戶雖不當位，然訟獄之平亭，倉庾之出入，庫錢出自幾何，或受奉于糧料者與實不相應，且當與聞之。是其在一郡不爲薄，能敬吾職，亦足稱善吏，指爲無所事，不可可乎？丹陽蔣君別其親大夫公于贛，將司戶吾州。其爲人清慤介彊，飽學問，自輔正，十此官猶辦有餘力，前之云云，雅非爲君設也。予家番城中薄西北邊，有園可十畝，竹

樹池臺，致足虞樂。再歲於是，歸心日東馳，暇時儻一至焉，與君家三徑雖良不侔，視他日局局道上時定如何也！《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一五。

送梁竑夫通判江州序

東平梁竑夫六世而下嗣以文鳴，爲大龍甲。五世祖莊肅公相永昭陵，馴至高曾大父，身榮若廟告，咸都帝師，胙巨邦，信史景鍾，垂徽邁烈。故竑夫以邃清學士子，年未壯，徹籍中朝，天子以監潯陽郡事。所憑厚矣，而竊竊然不得願，今三十二年。誦詩讀書，掇拾騷人賸殘，自《兩京》、《三都》、唐昌黎、河東先生以降，眼之而不置，手之而不釋。既久且有得，則又設格諸子百氏，揚子雲所擯不讀者，兼而有之。厚積以富藏，飫覽而腴中，務與甕牖桑樞者牟，向所固然槩不錄，視詭塗并轡，追尾儒先，不暇顧也，而予特幸友之。一日踵門告曰：「吾父母在是，吾朋從在是，吾願朝夕焉。官之長遲吾來，斯輿之卒且至，吾不得留，今別子，子何以幸教？」予矍而語曰：今人之稱士大夫者，子知之矣。道先王者傳經誼，扳儒術，其蔽文而腐；業吏道者，熟法制，商功利，其蔽暴而刻。自游、夏之文學，聖人不以政事兩之，而問宰於莒父，鳴絃於武城，雖有明者不能善其後，古君子大過人者職此。今之士起家一官，主簿、尉於某，令、丞於某，地計里以百，民數戶以萬，欣悴恬愉繫焉，乃曰我以文進，此俗吏職耳。治中於某，守於某，地之侈，民之夥，視縣且十，亦曰我以文

進，此俗吏職耳。立縣若郡者舉不自效，數聞有以法制功利自予者，則圜拱而笑之，至使民重足引領，曰某郡有良二千石，某邑有賢大夫，胡不使我幸生此土也！由是學者敝民倍徙於俗吏，不幸而相參會其禍，斯人也不少矣。竑夫俠於文，方將戛青冥，凌閭風，與瀛洲玉堂人曹游，願先致志於所蔽。江干饒山之椒，可以望會，乃日申引導而丁可稅也。舉措之必聞，猶鳴鷄吠犬，然尚毋忘今日意。竑夫領此言，則叙而送之。紹興十二年二月五日序。《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二。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五。

劉圖南易卦解義序

紹興二十年五月

秦變古黜學，燔圖書，獨《易》用卜筮得勿毀，故授受不絕。更數十傳至乎西京，□□名家而列博士者不可爲數，他經比之，邈矣不至。至魏晉流入於浮虛，曲士不識聖人之用心，而上之人莫或知其可用，其得而僅存者亦殆耳。若稽古上聖，以緝熙光明之學，實始取以決事，以養賢，以治天下。既書而刻諸石，徧賜郡國學校，學者靡然嚮風。獨浦城劉君翔，固昔所從事，聞之喜曰，吾不可不獻之吾君，悉取所爲說整齊之以上。下之太學，博士、司業皆曰然。狀聞，詔以福州教授換居之蘄春尉，而藏其書禁中。惟學《易》者之蔽在於飾新鑿奇，爲以辯肆取直；否則訓詁窒縛，瀕於淺下，二者均失也。今君之說或采至隱於先儒未悟，而議論不詭，或跡人事於前世已行而左據明白，人固喜

讀之。況又遭值天子，延其光榮，必傳於世無疑矣。某頃得其書，前二年來官于閩，閱月而君至爲同寮，相得驩甚。它日相從祛疑，啓蒙振滯，如醴渠灌園，浸以漸漬，不可以誦說致也。君屢以序爲屬，願之久矣，其何說之辭！紹興二十年五月六日。《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一。

館閣送胡正字詩序

紹興三十一年二月

前二年，詔起胡先生於建安以司直廷尉。先生辭曰：「臣憲老矣，春秋七十有四，居山林堇堇自足。官于朝非壯有力而材者不可，臣老矣，誼不得奉詔。」天子攬其章，換以中秘書官，使無累職事，益自養。先生不得辭，來。來數月，又請曰：「臣不能使老復少，今形容旅力又不逮在前時，而陛下留臣無爲也。」於是宰相言胡憲半世爲官，進不能以寸，願加寵秩之，益廣聖世貴老養賢之義。即日拜八品京官，予祠祿使歸。歸有日，館閣之士八人舉故事，載酒殽祖之於國東門之外，相屬賦詩。番陽洪邁獨拱手言曰：先生之去美，而其所以去則不可。夫翹關負乘，擊劍馳馬，加一日之老亦憊耳，況過七十者乎？至於雍容在廷，標榜後進，坐乎安車蒲輪之上，懼不能老而已。而先生去之，是使黃髮皤皤之士終不一朝居也。且陛下擇官以處，奉錢廩粟。歲時諸恩澤甚厚，非所謂無人子思之側者；滿朝賢大夫注意高仰，無公孫子側目轅固之嫌；儒生文士執弟子禮，恐不得一解顏笑，無有驪駒狗曲之誚。而先生居之若不釋然者，往來屑屑，不憚煩於道路。吾黨之士未有所聞於先生，若之何？同舍

生喈曰：「疇昔之歲，先生且對延英，以病告，上書公車，卓卓然五千言，今皆略施行。其有補於朝廷多矣，子之云云柰何？」邁竦然曰：邁有罪。酒闌以往，諸公詩且成，邁醉不遮，愧不暇詩，獨序其所以然者。紹興三十一年二月四日序。《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六。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五。

全宋文卷四九一六

洪邁 六

夷堅乙志序

乾道二年十二月

《夷堅》初志成，士大夫或傳之，今鏤板于閩，于蜀，于婺，于臨安，蓋家有其書。人以予好奇尚異也，每得一說，或千里寄聲，於是五年間又得卷帙多寡與前編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書，合爲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奇盡萃於是矣。夫《齊諧》之志怪，莊周之談天，虛無幻茫，不可致詰。逮于寶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異》，《河東》之記，《宣室》之志，《稽神》之錄，皆不能無寓言於其間。若予是書，遠不過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據依者。謂予不信，其往見烏有先生而問之。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番陽洪邁景廬叙。《夷堅志》第一八五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點校本。

淳熙重刻夷堅乙志題記

淳熙七年七月

八年夏五月，以會稽本別刻于贛，去五事，易二事，其他亦頗有改定處。淳熙七年七月又刻于建安。《夷堅志》第一八五頁。

夷堅丙志序

乾道七年五月

始予萃《夷堅》一書，顓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纂述人事及稱人之惡也。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帙成編，故頗違初心。如甲志中人爲飛禽，乙志中建昌黃氏冤、馮當可、江毛心事，皆大不然，其究乃至於誣善。又董氏俠婦人事，亦不盡如所說。蓋以告者過，或予聽焉不審，爲竦然以慚。既刪削是正，而冗部所儲，可爲第三書者，又已褻積。懲前之過，止不欲爲，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好事君子，復縱臆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於是取爲丙志，亦二十卷，凡二百六十七事云。乾道七年五月十八日，洪邁景盧叙。《夷堅志》第三六三頁。

夷堅丁志序

凡甲丁四書，爲千一百有五十事，亡慮三十萬言。有觀而笑者曰：「《詩》、《書》、《易》、《春秋》，通不贏十萬言，司馬氏《史記》上下數千載，多纔八十萬言。子不能玩心聖經，啓牕門戶，顧以三十年之久，勞動心口耳目，瑣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曼澶支離，連犴叢釀，聖人所不語，揚子雲所不讀。有是書不能爲益毫毛，無是書於世何所欠？既已大可笑，而又稽以爲驗，非必出於當世賢卿大夫，蓋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婦、下隸、走卒，凡以異聞至，亦欣然受之，不致詰。人何用考信，茲非益可笑與？」予亦笑曰：「六經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若太史公之說，吾請即子之言而印焉。彼記秦穆公、趙簡子，不神奇乎？長陵神君、圯下黃石，不荒怪乎？書荆軻事證侍醫夏無且，書留侯容貌證畫工；侍醫、畫工，與前所謂寒人、巫隸何以異？善學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子持此舌歸，姑閱其笑。」他日，戊志成。《夷堅志》第五三七頁。

夷堅支甲序

紹熙五年六月

《夷堅》之書成，其志十，其卷二百，其事二千七百有九。蓋始末凡五十二年，自甲至戊，幾占

四紀，自己至癸，才五歲而已。其遲速不侔如是。雖人之告我疏數不可齊，然亦似有數存乎其間。或疑所登載頗有與昔人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爲談助。是不然，古往今來，無無極，無無盡，荒忽眇綿，有萬不同，錙析銖分，不容一致。蒙莊之語云：「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又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能明斯旨，則可讀吾書矣。初，予欲取稚兒請，用十二辰續未來篇帙。又以段柯古《雜俎》謂其類相從四支，如支諾皋、支動、支植，體尤崛奇。於是名此志甲支甲，是於前志附庸，故降殺爲十卷。紹熙五年六月一日野處老人序。《夷堅志》第七一一頁。

夷堅支乙集序

慶元元年二月

紹熙庚戌臘，予從會稽西歸，方大雪塞塗，千里而遙，凍倦交切，息肩過月許，甫收召魂魄，料理策簡。老矣，不復著意觀書，獨愛奇氣習猶與壯等。天惠賜於我，耳力未減，客話尚能欣聽；心力未歇，憶所聞不遺忘，筆力未遽衰，觸事大略能述。羣從姻黨，宦游峴、蜀、湘、桂，得一異聞，輒相告語。閑不爲外奪，故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財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於是予春秋七十三年矣，殊自喜也，則手抄錄之，且識其歲月如此。慶元元年二月二十八日，野處老人序。《夷堅志》第七九五頁。

夷堅支景序

慶元元年十月

歲二月支乙成，十月支景成，書之速就，視前時又過之。昔我曾大父少保諱，與天干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從火，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爲景。當《夷堅》第三書出，或見驚曰：「禮不諱嫌名，私門所避若爲家至戶曉，徒費詞說耳。」乃直名之。今是書萌芽，稚兒力請曰：「大人自作稗官說，與他所論著及通官文書不侔，雖過於私無嫌，避之宜矣。」於是目之曰支景，懼同志觀者以前後矛盾致疑，故識其語。慶元元年十月十三日序。《夷堅志》第八七九頁。

夷堅支丁序

慶元二年三月

稗官小說家言不必信，固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自《春秋》三傳，則有之矣，又況乎列禦寇、惠施、莊周、庚桑楚諸子汪洋寓言者哉！《夷堅》諸志，皆得之傳聞，苟以其說至，斯受之而已矣，聲牙畔矣，予蓋自知之。《支》、《丁》既成，姑摭其數端以證異，如合州吳庚擢紹興丁丑科，襄陽劉過擢淳熙乙未科，考之《登科記》，則非也。永嘉張愿得海山一巨竹，而蕃商與錢五千緡；上饒朱氏得一水精石，而苑匠與錢九千緡，明州王生證果寺所遇，乃與嵯縣山庵事相類。蜀僧智則代趙安

化之死，世安有死而可代者？蘄州四祖塔石碣爲郭景純所誌，而景純亡於東晉之初，距是時二百餘歲矣。凡此諸事，實爲可議。予既悉書之，而約略表其說於下，愛奇之過，一至於斯。讀者曲而暢之，勿以辭害意可也。慶元二年三月十九日序。《夷堅志》第九六七頁。

夷堅支戊序

慶元二年七月

《夷堅》諸志記夢，亡慮百餘事，其爲憺惓朕驗至矣，然未有若《呂覽》所載之可怪者，其言曰：齊莊公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纁之袍，東布之衣，新素屨，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爲是人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則死之。」於是每期與其友俱立於衢，三日不可得，退而自殺。予謂古今人志趣雖若不同，其直情徑行者，蓋有之矣。若此一事，決非人情所宜有，疑呂氏假設以爲詞。不然，烏有夢爲人所凌，旦而求諸衢，至於以身死焉而不悔。所謂其友，亦一痴物耳，略無片言以開其惑，可不謂至愚乎！予每讀其書，必爲失笑。支戊適成，漫戲表於首，以發好事君子捧腹。慶元二年七月初五日序。《夷堅志》第一〇五一頁。

夷堅支庚序

慶元二年十二月

起良月庚午，至臘癸丑，越四十四日，而《夷堅支庚》之書成，凡百三十有五事。稚子捧玩，躍如以喜，雖予亦自駭其敏也。蓋每聞客語，登輒紀錄，或在酒間不暇，則以翼旦追書之，仍亟示其人，必使始末無差戾乃止。既所聞不失亡，而信可傳。又從呂德卿得二十說，鄉士吳潦伯秦出其廼公時軒居士昔年所著筆記，剽取三之一爲三卷，以足此篇，故能捷疾如此。聊表篇首，以自詫云。慶元二年十二月八日序。《夷堅志》第一一三五頁。

夷堅支癸序

慶元三年五月

劉向父子彙羣書《七略》，班孟堅采以爲《藝文志》，其小說類，定著十五家，自《黃帝》、《天乙》、《伊尹》、《鬻子說》、《青史》、《務成子》咸在。蓋以迂誕淺薄，假託聖賢，故卑其書。最後虞《周說》九百四十五篇，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當武帝世，以方士侍郎稱黃車使者，張子平實書之《西京賦》中。噫！今亡矣。《唐史》所標百餘家，六百三十五卷，班班其傳，整齊可翫者，若牛奇章、李復言之《玄怪》，陳翰之《異聞》，胡璩之《談賓》，溫庭筠之《乾闥》，段成式之

《酉陽雜俎》，張讀之《宣室志》，盧子之《逸史》，薛渙思之《河東記》耳，餘多不足讀。然探蹟幽隱，可資談暇，《太平廣記》率取之不棄也。惟柳祥《瀟湘錄》，大謬極陋，污人耳目，與李隱《大唐奇事》只一書而妄名兩人作。《唐志》隨而兼列之，則失矣。予既畢《夷堅》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篇，凡四千事，不能滿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支》、《癸》成于三十日間，世之所謂拙速，度無過此矣。況乃不大拙者哉！繼有聞焉，將次爲三志，而復從甲始。慶元三年五月十四日序。《夷堅志》第一二二一頁。

夷堅三志已序

慶元四年四月

一話一首，入耳輒錄，當如捧漏甕以沃焦釜，則續詞記事，無所遺忘，此手之志然也。而固有因循寬緩而失之者。滕彥智守吾州，從容問道其伯舅路當可得法，而幾爲方氏女所敗。一輔語曰：「更有兩事，它日當告君。」未及而云亡。黃雍父在之館時「二」，說東陽郭氏館客紫姑之異，不曾即下筆，後亦守吾州，又使治鑄，申據舊聞，云已訪索，姓字歲月殊粲然，只有小不合處，茲遣詢之矣。日復一日，亦蹈前悔，至今往來襟抱不釋也。三志已編成，因遣書之，以泐餘恨，且念二君子之不可復作云。慶元四年四月一日序。《夷堅志》第一三〇三頁。

〔二〕之館：原校云：「『之』字疑誤。」今按：疑爲「三館」。

夷堅三志辛序

慶元四年六月

予固嘗立說，謂古今神奇之事，莫有同者。豈無頗相類？要其歸趣則殊，今乃悟爲不廣。前志書蜀士孫斯文，因謁靈顯王廟，慕悅夫人塑像，夢人持鋸截其頭，別以一頭綴頸上，覺而大駭，呼妻燭視，妻驚怖即死。予嘗識其面於臨安。比讀《太平御覽》所編《幽明錄》云：「河東賈弼，小名醫兒，爲瑯琊府參軍。夜夢一人，面黧炮甚多，大鼻矐目，請之曰：「愛君之貌，願易頭可乎？」夢中許易之。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琅邪王呼視，遙見，起還內。弼取鏡自照，方知怪異，因還家，婦女走藏。弼坐，自陳說。良久，遣人至府檢問方信，後能半面啼半面笑，兩手各捉一筆俱書。然則此兩事豈不甚同！謂之古所無則不可也。《幽明錄》今無傳於世，故用以序《志辛》云。慶元四年六月八日序。《夷堅志》第一三八五頁。

夷堅三志壬序

慶元四年九月

昌黎公《原鬼》一篇備極幽明之故，首爲三說，以證必然之理。謂鬼無聲與形，其嘯於梁而燭之

無睹，立於堂而視之無見，觸吾躬而執之無得者，皆非也。世固有怪而與民物接者，蓋忤於天、違於民、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是以或託於形憑於聲而應之，其論通徹高深，無所底礙。又引「祭如在」及「祭神如神在」之語，以申《墨子·明鬼》之機，然則原始反終，灼見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夷堅》諸志，所載鬼事，何啻五之一，千端萬態，不能出公所證之三非。竊自附於子墨子，不能避孟氏邪說淫辭之辨，其可笑哉！時慶元四年九月初六日序。《夷堅志》第一四六七頁。

隸續序

乾道三年十二月

吾兄丞相番陽公安撫浙江東道，部郡七，治所臨會稽，部縣八，西接行在所，東際海，南拊百越之區，地大物衆，槃槃一都會也。處之踰年，兵民兩安，山顛水厓，如立庭戶。不能稱過使客飾厨傳，又不能蒙子公力作長安書，獨於隸古之習根著膠固，手追心摹，今三十餘年。得黃金百，如視涕唾，即獲一漢刻，津津然盱衡擊節，輟食罷寢，摩挲而謹讀之。意世間所謂樂事，直無以右此者。喟然嘆曰：「天下奇寶也，吾顓鄉而獨美之爲不仁。」空篋中，得所藏碑百八十有九，譯其文，又述其所以然，爲二十七卷，曰《隸釋》。書法不必同，人視之無如也，則皆毛舉十數字刊諸石，曰《隸續》。其字同，其體異，參差不可齊，則倚聲而彙之，曰《隸韻》。龍龜爵麟，九尾之狐，琮璜璋圭，名物怪奇，凡見於扁顏者，各肖其象，曰《隸圖》。亦既釋之而又得之，則列於廿七卷以往，曰《隸

續》。大氏皆祖東漢時，其高出西京，浸淫以及魏晉者，率不能什一。搜羅梱粹，蓋不遺餘力矣。自篆捷於漢而爲隸，變於魏八分。於晉、宋、隋、唐之間，以分視隸，由康瓠之與周鼎也，而唐人篤好之，漢法益亡。杜子美之詩云：「倉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又曰：「中郎石經後，八分蓋蕉萃。」則涇渭雜揉，以分爲隸，雖杜子美有所不能知。吾兄一旦發千古之秘藏，悉主張是。使蔡中郎復生，見此數者，當復有得異書之歎。兄嘗三上奏天子，乞身歸，輒奉詔不許。儻留不已，懼其汗南山之竹云。乾道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弟左中奉大夫、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侍講邁書。《隸續》卷首，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影印本。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五，《南宋文錄錄》卷一四，《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四。

元和郡縣志後序

淳熙三年十一月

右，《元和郡縣志》四十卷，目錄二卷，唐元和八年丞相李趙公吉甫所上也。後三百六十有三年，今京西牧待制張公幾仲始刻版于襄陽幕府。按《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是書爲五十四卷，《會要》析而兩之。一曰《州縣郡國圖》三十卷，一曰《郡國圖》，其卷與《新志》同，皆冠以元和。三者了不相似，以今所刻證之皆非也。地理之最，莫切于圖書，《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要周知其利害。沛公入關，蕭何收秦丞相府圖籍，具知阨塞戶口多少强弱處，基漢爲雄。光武與鄧禹論天下郡國，亦

披輿地圖乃克見。則不出戶庭而九州萬里在吾目中，如策馬并轡，援衣挈領，舍此誰則！然方趙公爲相，強藩悍帥狙貞元餘習，擅地自予，朝廷莫敢訶，而能以期年間易三十六鎮。魏田季安病，公請以滑任薛平，戍重兵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憲宗張于浴堂門壁，每歎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則其所著書蓋已見之行事矣，豈直區區紙上語而已哉！幾仲先忠烈王勳在彝鼎，爲中興社稷臣。幾仲濟美稱家，文史聲猷，有晉宋勝流風度。方守國西門，雍容緩帶，躡叔子、元凱故蹟。一旦天子讀此書，悼河山之獨西，想燕冀而忼慨，睠焉北顧，思有所出，趙營平不必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馬伏波不必聚米爲山，指畫形勢。幾仲知之矣，予願拭目焉。本作書之旨，則趙公之叙固在，今揭于篇首。淳熙三年十一月，番陽洪邁書。《元和郡縣志》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容齋隨筆序

淳熙七年

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錄，因其後先無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子，鄱陽洪邁景廬。《容齋隨筆》卷首。又見《甯宋樓志》卷五六，同治《樂平縣志》卷九，《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九二。

容齋續筆序

紹熙三年三月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壽皇聖帝，清閑之燕，聖語忽云：「近見甚齋隨筆。」邁竦而對曰：「是臣所著《容齋隨筆》，無足采者。」上曰：「噫有好議論。」邁起謝，退而詢之，乃婺女所刻，賈人販鬻於書坊中，貴人買以入，遂塵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因復哀臆說綴於後，懼與前書相亂，故別以一二數而目曰續，亦十六卷云。紹熙三年三月十日邁序。《容齋續筆》卷首。又見《甬宋樓藏書志》卷五六，同治《樂平縣志》卷九。

容齋三筆序

慶元二年六月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遊山海，頤養閑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歡宴，銜盃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按是時逸少春秋財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爲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予亦從會稽解組還里，于今六

年，仰瞻昔賢，猶驚蹇之視天驥，本非倫擬。而年齡之運，踰七望八，法當挂神虎之衣冠，無假於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於寬閑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時捉筆據几，隨所趣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引，因攄寫所懷，并發逸少之孤標，破《晉史》之妄，以詔兒姪，冀爲《四筆》他日嘉話。慶元二年六月晦日序。《容齋三筆》卷首。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五，同治《樂平縣志》卷九。

容齋四筆序

慶元三年九月

始予作《容齋隨筆》，首尾十八年，《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著書益速，蓋有其說。曩自越府歸，謝絕外事，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緒《夷堅》諸志，於議論雌黃不復關抱。而稚子懷每見《夷堅》滿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大人素所遊戲，今《隨筆》不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此也。」日日立案旁，必俟草一則乃退。重逆其意，則哀所憶而書之。懷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而天嗇其付，年且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愛憐少子，此乎見之。於是占抒爲序，并獎其志云。慶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容齋四筆》卷首。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五，同治《樂平縣志》卷九。

班馬字類序

淳熙十一年三月

今之爲文者，必祖班、馬。馬史無善注，塵殆至於不能讀，故班書顯行。好事者寫倣摹述之，如入喬岳巨川，隨意所適。欲富者剖珠金，作室者睨梗梓，獵師搏熊豹，漁人簎魚鱉，隨其淺深，有求必致，蓋未聞有索手而空歸者。《史記》但有《索隱》。《意林》之學，其昧昧自如西漢。自唐柳宗直作《文類》，陶叔獻繼之。於是程氏《誨蒙》，陳氏《六帖》，與夫《摘奇》、《博聞》諸書，錯出並見，而予亦綴《法語》數萬言，家爲荀、袁，各得一體。今携李婁君機獨采摭二史，彙之以韻，旁通假借，字字取之毋遺，如鳴球在縣，洋洋有太古氣。超然新工，盡掩衆作，不必親見揚子雲然後能作奇字，不必訪李監陽冰然後能爲文詞，學班馬氏固未有如此者。去年予在鄉里得其書，以冊帙博大，不能以自隨，姑刪摭其旨以爲序。婁君清尚修潔，一時雋士也。淳熙甲辰上巳日，鄱陽洪邁書於金華松齋。《班馬字類》卷首，四部叢刊本。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五，《甬宋樓藏書志》卷一四。

萬首唐人絕句詩序

紹熙元年十一月

淳熙庚子秋，邁解建安郡印歸，時年五十八矣。身入老境，眼意倦罷，不復觀書，惟時時教釋兒

誦唐人絕句，則取諸家遺集，一切整彙，凡五七言五千四百篇，手書爲六帙。起家守婺，齋以自隨。踰年再還朝，侍壽皇帝清燕，偶及宮中書扇事。聖語云：「比使人集錄唐詩，得數百首。」邁因以昔所編具奏，天旨驚其多，且令以元本進入，蒙寘諸復古殿書院。又四年，來守會稽間，公事餘分，又討理向所未盡者。唐去今四百歲，考《藝文志》所載，以集著錄者幾五百家，今僅及半，而或失真。如王涯在翰林，同學士令狐楚、張仲素所賦宮詞諸章，乃誤入於《王維集》；金華所刊杜牧之續、別集皆許渾詩也；李益「返照入閭巷，愁來與誰語」一篇，又以爲耿漳；崔魯「白首成何事，無歡可替愁」一篇，又以爲張蠟；以薛能「邵平瓜地入吾廬」一篇爲曹鄴；以狄歸昌「馬嵬坡下柳依依」一篇爲羅隱，如是者不可勝計。今之所編，固亦不能自免，然不暇正。又取郭茂倩《樂府》與稗官小說所載仙鬼諸詩，撮其可讀者合爲百卷，刻板蓬萊閣中，而識其本末於首。紹熙元年十一月戊午，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知紹興軍府事、兩浙東路安撫使、魏郡公洪邁序。《萬首唐人絕句》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五。

容齋續刻萬首唐人絕句題記

紹熙二年〔一〕

越府所刻七言至二十六卷，五言至二十卷。而奉祠歸鄱陽，惟書不可以不成，乃雇婺匠續之于容齋，旬月而畢。二年十一月戊辰，邁題。《萬首唐人絕句》卷首。

〔二〕紹熙二年：原無。而文末稱「二年」，文首稱《萬首唐人絕句》刻於「越府」，考《宋史》邁傳，邁以紹熙元年知紹興府，二年告老歸。知文所署二年即紹熙二年，因補。

全宋文卷四九一七

洪 邁 七

華陽集序 紹熙二年三月

《華陽集》四十卷，故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章簡張公所著也。始大觀、政和間，庠序宏盛，彙四方雋造於京師。公起朱方孤生，持經術驤奮，聲高一時，儒先仄足斂衽。比三冠倫，遂策崇政，名爲第一。天子當宸挹歎，有旨賚用矣。老蔡方顓國，挽使聽己，倡富貴有命之說，連拄之。且雅憎王黼爲邪，勿忍識其面。擢纔學館郎官，坎壈過十稔，澹然無嗟悔意，獨玩心於內，不肯頃刻輟爲文章。每一落紙，都人即日傳播，至汗漫棟宇。建炎庚戌，家鄉厄敵兵，篋積貯藏，六丁下取略盡，煨燔所存，僅逮百一。既檜相得志，齟齬知名士惡子組織人語言買進梯禍，公在睥中，又爲之閣筆袖手。秦亡公亦老，故歷歲久，著錄不能多。薨之明年，嗣子戶部郎中堅蒐拾論次，合八百五十九篇，將刊鏤垂世，未克而沒。後二十三年，嗣孫池州使君釜乃出捐家貲，板真郡學。邁首得其書，伏讀

之，大抵制詞嚴而縟，表疏卷卷主敬。雖莫齒退休，未嘗以一篇倩人代作。而講筵故事十九章，剴切明白，如《仁宗得君人之道》、《舜不窮其民》、《光武開心見誠》、《唐太宗察上封者之姦》、《憲宗御下有術》、《文宗不能正陳夷行唯阿之罪》，皆反復致志，因事納忠，非若等輩區區備課程而已。池州以書索序，顧晚出遼絕，欲謝不敢，念昔者辱與戶部游，而伯氏文惠公奉使淮東時，築亭結樓於官舍，公爲賦兩詩，「酒棧搖江，波吞翠壁」之句，至今諷咏在口，輒藉以自怨，然甚慚。公自稱曰華陽老人，集用是以名。紹熙二年三月十六日序。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魏郡公洪邁撰。《華陽集》卷首。又見《甬宋樓藏書志》卷八一。

眉山王公玉臺集序

紹熙三年十月

五星宣精垂□，□人瞻仰。然唯太白最大，東啓明，西餞日，無論冬夏，常粲然麗天。其居方在西，靈光所孚，芒潤煥光，溢爲文章之瑞，岷蜀實當之。自司馬長卿倡其華腴，名薄穹壤，王子淵、揚子雲繼之，黼黻河漢之辭，英焰彌萬丈不止也。浸溥晉、唐，來者如鶩。極而至乎東坡公，前無古人，於是衆作訖熄。一時高第，張、秦、黃、晁四君子之徒，升堂親炙，各隨淺深，窺見一斑，植立門戶。天下士不志於文則已，心乎斯道，舍而之它，譬之醢雞，守舊爲天，迨其發蒙，蓋將無所置愧。則生乎厥後，聞而知之，遙遙相承，燁如並世，若玉臺王公者可端拜矣。公諱賞，字望之，實占

籍於眉，而從兄弟通義君、同安君爲坡夫人，淵原漸濡，故有端緒。壯年游譽，已卓卓輩流間，擢登俊造鼎甲，留落過中身。晚躋禁涂，董翰苑，平生涵負渙焉彰施，遂爲眉山嫡派。而落筆成章，得於容易，且不肯自閼重藁無留藏。少子稱著意訪索，辛勤四十年，僅逮什五。凡爲詩四百有六，序十，記十二，表劄五十，書若啓七十六，內制三百四十三，講義、故事二十，雜著五十一，詞祝疏誄八十二，誌銘、行狀四十一，并之亡慮千八十九篇。從武都遣信，百舍重繭，持以相示，蘄叙其首，將鋟之木，以敷詒後人。邁自省事來，夢想老坡仙，願爲之役，得見近似者斯可矣。攬之驩然，併日敬讀。惟公之文，大要以中正爲主，每及名義風節事，輒熟復申言之，不爲世俗諱忌輟。若其所論，如堯不去四凶、禹行其所無事，謂召公不說周公爲聖人微權，陳平、魏相有大功，蕭望之昧於天，民達可行與夫正己而物正之誼，折中陳壽之評諸葛，品杜子美爲姚、宋間人，笑韓子傲相國翰林之說，梗枘不可與松栢並，平涼徹備則夏虜不疑，皆昔賢旨意所未到，謂之坡門正宗可不可也？玉臺者，青神鄉名，公葬于是，故以標其集。稱傳家善文，富史學，嘗上《九朝東都事略》，得直秘閣，今守階州云。紹熙三年十月五日，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魏郡公鄱陽洪邁序。《國

黃御史集序

慶元二年十月

詞章關乎氣運，於唐尤驗云。唐興三百年，氣運升降，其間而詩文因之。自晉陽舉義，開館宮西，以延文學，竟用詞賦取士。士以操觚顯者無慮數百家，大都始沿江左頽習，競於絺繪，耽披靡而乏氣骨。伯玉奮然洗刷，沈、宋、燕、許，輩出振響。以至貞元、長慶，經術大明，修古彌衆。于時墨儒詞匠所爲詩若文，咸矩矱自然，不以彫飾爲工，相與贊翊道真，賡颺鴻化。斯爲鏘鏘爾雅，故文盛於韓、柳、皇甫。而其衰也，爲孫樵，爲劉蛻，爲沈、顏。詩盛於李、杜、劉、白，而其衰也，爲鄭谷，爲羅隱，爲杜荀鶴。御史生最晚而獨不然，其文瞻蔚有典則，策扶教化，其詩清淳豐潤，若與人對語，和氣鬱鬱，有貞元、長慶風槩。《祭陳林先輩》諸文，悲愴激越，交情之深，不以晝夜死生亂離契闊爲間斷。《馬嵬》、《館娃》、《景陽》、《水殿》諸賦，雄新雋永，使人讀之廢卷太息，如身生是時，目攝其故。爲文若是，其亦可貴已。方登科時，適昭宗之季年，猶覆試殿廷，再中選然後得官。未幾而朱梁移國，因歸閩不復西，故不志合於世。夫詎知八九葉之後，得賢耳孫而平生作爲文章遂獲表見者！邵州將鉁板于郡齋，遣信謁序。御史之從兄曰校書君璞者，名見集中，有《閩川名士傳》及《霧居子》，予曩時嘗叙之矣，故不辭而書。御史諱滔，字文江，繇四門博士至裏行、監察。考功諱公度，邵州名沃。慶元二年十月十四日，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魏

郡公鄱陽洪邁序。《黃御史集》卷首。

知稼翁集序

慶元二年十月

高宗一馬化龍，訖于巽位，自丁未至壬午三十六年間，策進士數千計，擢居大龍甲者十有一人。科名巍峨，副以屬望，視富貴岐轍若長風掛席，一息萬里。於是文靖梁公至宰相，景明陳公冠樞極，位尚書者三，汪聖錫、劉文孺、王宣子也，它侍從者五，李順之、張子韶、趙莊叔、張安國、王龜齡也。惟莆田黃公師憲名聲最卓卓，而財至尚書郎，壽不滿半百。夢幻覆手，天殲此良，大車云徂，出門折軸，人至于今傷之。爰初登第，以行卷忤秦相，君旋爲趙忠簡公禮接，益銜之弗舍，坎壈摧擢，無復有爲天下惜人材之意。一旦遇主，則死及之，嗚呼！公既以詞賦壓英躋，故於詩尤精，大氏鏗鏘蹈厲，發越沈郁，精深而不浮於巧，平澹而不近俗，與強名作詩者直相千萬。風檣陣馬，不足呈其勇；犀渠鶴膝，不足侔其珍。悲秋之句曰：「迢迢別浦帆雙去，漠漠平蕪天四垂。雨意欲晴山鳥樂，寒聲初到井梧知。」吾不知謫仙、少陵以還，大曆十才子尚能窺其藩否？公既沒，其嗣子邵州君沃收拾手澤，彙次爲十有一卷，詩居大半焉。它文悉從肺府，源深流長。迨樂府詞章，宛轉清麗，讀者咀嚼於齒頰間而不能已。惟其不沾於用，身不到鑾坡鳳閣中鋪揚太平之閔休，其所表暴如是而已。魏國陳丞相既序其首，而邵州又欲予贅語于後。憶四十年前與公從容于番禺藥洲之上，予作《素馨賦》，

公蓋戲而反之，異於不相知聞者，茲不宜辭。若平生事業，則有參知政事龔公、吏部尚書林公之銘在。慶元二年十月庚申，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魏郡公鄱陽洪邁序。《知稼翁集》卷首。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五，《靜嘉堂秘籍志》卷三六。

猗覺寮雜記序

慶元三年四月

右，上下兩卷，凡四百三十五則，故紫微舍人桐鄉朱先生公所記也。先生嗜學如渴之須飲，飢之須食，所謂以圖史文章爲園囿鼓吹者，蓋無時不論著。在曲江五閨久，閉關謝客。正流落謫徙，力不能多載書，人家又非一甌可借，素手無挾，棲遲僧房，獨俵俵窮經考古，砭剗疵病，校量草木蟲魚，上譚騷雅，旁弋史傳，證引竺乾龍漢諸章，下及瑣錄稗說，左掇右掇，悉爲吾用，識測意見，超閱衆甫，每一轉語就，學者爭先快睹。方惕若避謗，不肯輕爲人言，惟諸郎過庭，時得剽聽。善惡天定，然後始收拾彙次，緒成一編。邁與文惠、文安兩兄時省覲真陽，歲必過韶，踵門內謁，先生視如通家子弟，引而館之，賜之詩，有曰：「彭蠡春生萬頃湖，光明相映棣華村。鴈雛鷺鷥俱爲鳳，乳酪醍醐總是酥。」忽忽五十年，仲子軹通守贛，刊此書，使爲之序。泰山毫芒，昔者竊聞之矣。文惠丐發明《隸釋》，答之云：「嘗作一書，如詩話之類，辨證古今數百事，目之《猗覺寮記》，他日求數字冠篇首，使信於人，託以傳永。」嗚呼，孰知不及爲而顧以見屬？悲夫！慶元三年四月九日，煥章閣學士、

宣奉大夫、魏郡公番陽洪邁序。《猗覺寮雜記》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漢隸字源序

慶元三年十二月

《漢隸字源》六帙，携李婁君彥發所輯也。其書甚清，其抒意甚勇，其考蹟甚精，其立說甚當，其沾丐後學甚篤。凡見諸石刻，若壺鼎刀鏡盆槃洗甃，著錄者三百有九。起東京建武，訖鴻都建安，殆二百年。濫觴于魏者僅卅而一，光和骨立，開元蟲肩。點畫之鑪錘，法度之宏奧，假借之同而異，發縱之簡而古，合蔡中郎諸人筆力通神之妙，皆聚此編。憶吾兄文惠公自壯至老，耽癖弗懈，嘗區別爲五種書，曰釋、曰續、曰韻、曰圖、曰續。四者備矣，唯韻書不成。以爲蠹竭目力，於摹寫至難，且旦旦而求之，字字而倣之，雖衆史堵牆，孫甥魚貫，不堪替一筆也。功之弗就，使獲睹是書，且悉循其《隸釋》次第，志之所底，不謁而同，正應慄然起立，興不得並時之歎。彥發曩歲有《班馬字類》，突過諸家漢史之學，予嘗序之矣。今此帙刊於高明臺，方通守吾州，朱墨鮮暇。趣了官事竟，輒蕭然一室中。廝興側睨，但見其放策欠伸，搔頭揩眼，而用心獨苦之狀，固所不克知。彥發沂學有原委，工詞章，身端行治，名最三吳，而諸公貴人不解收拾，使周鼎幹棄，與康瓠等。予頃備侍從，承清問於燕閒，宣昭聲光宜不辭費，顧亦不能一出諸口，心焉負愧，聊復再暢叙以自釋云。慶元三年十二月朔旦，野處洪景廬序。《漢隸字源》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六藝之一錄》卷一二六，《小學考》卷二

乾道同符貞觀錄序

臣等三月七日蒙宣召至選德殿，講論古今帝王之道。且曰：「唐三百年，惟太宗爲可尚，齋心敬慕，每事取法。宜爲朕采貞觀時事，以今日觀之，撫其所近似，求所未至。」臣等曰：「太宗之治固爲可慕，然要者無出諫行言聽。神宗序《通鑑》，謂太宗所謂禹吾無間然者。」謹采貞觀事迹，列爲二十門，事爲之說，件別以上。《玉海》卷五八。

楚東酬倡序

次韻作詩，於古無有。春秋時，列國以百數，聘問相銜於道，拜賜告成，責言箴事，周旋交際，蓋未嘗不賦詩，然所取正在三百篇中，初非抒意作也。蘇、李河梁之別，建安之七子，潘、陸、顏、何、陶、沈、二謝，洞庭瀟湘之闕，池草澄江之句，曲水斜川之集，聯翩迭出，重酬累贈。雙聲疊韻，浮音切響，法度森嚴，圓轉流麗，獨未聞以韻爲工者。高蜀州、嚴鄭公、韋近、郭受（二），來往杜少陵間，有唱必報，率不過和意而已。韓詩三百七十一，唯陸渾《山火》一篇曰次韻，而與孟東野

變化上下者迺四之。十聯句中，使其以工韻爲勝，吾知其神施鬼設，百出而百不窮，磊隗春容，靡紫青而撒膠葛也。自夢得、樂天、微之諸人，茲體稍出。極於東坡、山谷，以一吟一咏，轉相簡答，未嘗不次韻。妍詞秘思，因險見奇，搜羅捷出，爭先得之爲快。滴滴乎舟一葉而杭艷瀕也，岌岌乎其索驪龍之睡也，盎盎乎朝華之舞春，琅琅乎朱絃之三嘆也，翼乎鵬鷖之戛秋空也，淵乎其色傾國也。詩至是極矣！《餘師錄》卷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韋近：此下原有編者注云：「疑『近』乃『迢』字之譌。」

野處類稿原序

余自束髮即喜學詩，然隨作隨棄，初不留意也。甲戌之春，家居卧病，因復作詩若干首以當緩憂之一物，昔人所謂內抑鬱外揚爲聲音者是也。遂取曩時所存而未棄者錄爲《野處類稿》二卷。鄱陽容齋洪邁自序。《野處類稿》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江湖小集》卷一。

屏居集序

《屏居集》者，宗丞胡公手自錄次，凡爲志二百一十三，雜志二十三。公既沒，令子德輝哀訪遺軼，又得詩二百七十，雜著五百八十，合爲四百六十四。邁生也晚，年時不相輩，憶尚識之。聞其壯歲隨父大中公宦遊梁魏，已受能詩聲，爲忠穆李衛公、參政上虞李公、諫議元忠曾公、侍郎德應陳公之所賞重，稱其狀物寫情，清麗不凡，非近世詩人可及。讀之信然。「堤邊草色綠茸茸，堤上桃花落盡紅。細雨斜風三月暮，一年春事客愁中。」「樓前春水碧灣環，柳外愁心千疊山。立盡斜陽人不見，東風無賴莫憑欄。」句法超逸，類大曆、貞元才子得意作，他如是者不勝計。至「揮杯勸影動千篇」，蓋又深入陶、謝境界。使著入蓬萊、石渠，給上方筆劄，續《鑾路》、《芝房》之歌，豈不益可睹，而區區九節丞，曾不得一日安厥位，匣發龍淵，缺蝕乃止。覽斯文，真可太息！德輝以書來要序卷首，顧有數鉅公尺牘在，尚何以言爲！公諱如堦，字伯鏞。同治《萬年縣志》卷九，同治十年刻本。

辨歙石說跋

紹興三十年十月

研出端溪，其色如猪肝、蒲萄，中邊瑩澈，光可以鑑，粹然紫琳腴也。患太滑，不肯受墨。歙石

細者肌理如絲縠，如涵星泓，如眉有棱，四壁垣垣削成，類文玉蒼璧。而短處在不爲毛錐地，好事者病焉。邁智不足鑑物，頗幸蓄兩研。其一正方爲斗形，徑可五寸許，腹有東坡先生爲仲豫銘二十四言，常篋櫝藏去；其一橢爲風字，鏗然而輕，提携周旋且二十年久，稱意便足。曩寓五嶺無所買，莫府于歛，嘗出捐三千錢售眉子石一，隨輒予人莫惜。始之以識察之不精，中之以二者之先入，他無在顧眄者，故差若省事。景伯兄治歛期年，能納其民於不忍欺之鄉，斷斷廷下，至無一迹。獨念翰墨衆君子乘集吾土而主人莫之省，既揭蘇氏《文房譜》于四寶堂，又別刻《研說》三種，以書來令綴語其下。顧前云云，不能巧自飾也。客或謂兄曰：「使君雅無長物，諸郎案頭研不百錢直。今使家挾是書，人具是眼，則芙蓉龍尾之珍不幾於盡，公亦能忘薏苡嫌乎？」兄以手推客曰：「去！」紹興三十年十月二日，弟左承議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邁跋。《辨歛石說》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詒宋樓藏書志》卷五三。

跋御製春賦

乾道四年

乾道四年正月庚寅，詔賜臣邁《春賦》一首，凡四百七十有三言，雲漢爲章，奎璧絢耀，昭回之光，下飾萬物。臣拜而言曰：古今能文者多矣，惟廣大高明，開闔造化，然後足以爲帝王之文章；帝王之文多矣，惟經緯天地，鼓舞動植，然後足以盡聖人之能事。《元首》之歌，《薰風》之辭，湯盤之

銘，方策所載，昭然若揭日月。漢祖沛中之歌，高簡雄伉，讀之竦然，使人毛髮欲立。武帝悼河功之不成，作《瓠子》之歌，紆餘屈折，可以一倡而三歎。然鴻鵠高飛之謳，連娟修嫵之賦，惑於嬪嬙，心折氣沮。彼二君者，豈真帝王之所以爲文者哉？陛下以天縱之聖，高視萬古，肆筆成書，震撼一世，巍乎其如天，暖然其如春，嵩衡岱華不足以爲高，黃鐘大呂不足以爲清。乾坤施生之妙，陰陽動化之蹟，探端索至，發其機緘。大哉言乎，直與《詩》、《書》、《丘》、《索》相表裏。天之斯文，於是無復餘地。《玉海》卷三一。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跋蘇穎濱詩帖

乾道七年十一月

兩蘇公帖平生多見之，蓋真實相半也。從季所藏如淵明詩一紙，雖擲棄瓦礫，當自有神光發見。乾道七年十一月廿九日，洪邁書。《續書畫題跋記》卷六。又見《珊瑚網》卷四，《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〇。

跋睢陽五老圖

淳熙四年七月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道德之人，其言穆如。觀此圖像，誦此賡章，雖至細人，寧有不肅拜斂衽者！大司農卿壽至九十有四，又于五公爲最高，而希文克承先德，宗尚其事，真畢司農孫矣。淳熙四

年七月六日，鄱陽洪邁敬書。《鐵網珊瑚》卷一二。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跋米友仁瀟湘長卷

淳熙六年四月

憶年十六時，識達功於携李。後七年，得詞場名第，行卷贅謝諸公。米老爲兵部侍郎，謁之。明日，親袖啓扣旅舍，立須臾出乃肯去。轉眼三十年，二君久歸山丘，予亦老矣，觀此使人太息。淳熙己亥夏四月七日，鄱陽洪邁景廬。《續書畫題跋記》卷二。又見《珊瑚網》卷四，《趙氏鐵網珊瑚》卷一一，《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三，《洪文敏公集》卷八。

又跋米友仁瀟湘長卷

淳熙六年四月

予理圃於鄱城之西偏所謂蠓洲者，江山橫前，烟雲吐吞，晴陰朝暮，千變萬態。有口不能說也。誰能起懶拙老人於九原，爲我寫貌耶！淳熙六年四月七日，野處洪邁景廬書。《續書畫題跋記》卷二。又見《珊瑚網》卷四，《趙氏鐵網珊瑚》卷一一，《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三，《洪文敏公集》卷八。

題范文正公與尹師魯手啓墨蹟

淳熙十三年四月

范公二帖，皆是師魯謫漢東時書。後一帖却當在前，或是自均過鄧，託范公以死時間訊之書，與衆云云之戒可見也。賢者困厄至此，人到於今傷之。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名不滅，歐公銘文盡之矣。淳熙丙午四月，洪邁書。《范文正公集》補編卷三。又見《趙氏鐵網珊瑚》卷二，《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九，《江村消夏錄》卷一，同治拓《范仲淹魏了翁法書》第一冊，《洪文敏公集》卷八。

東坡詩文帖跋

淳熙十六年十二月

右，東坡先生所書詩文十篇，鄱陽洪邁得之，淳熙十六年刻石於當塗郡齋。十二月十一日識。《叢帖目》第一冊，中華書局香港分局一九八〇年本。

跋集古錄

慶元二年十二月

邁前此多見《集古》諸跋，已書於順伯所藏序錄中，晦庵引《隸釋》所辨仲宗假借字是也。延之

以爲此卷有米襄陽題，尤可寶玩，切以爲未然。以六一翁翰墨論議，其當寶翫，正不待米老也。慶元二年十二月廿一日，洪邁書。《石渠寶笈三編》第九函第二冊，清抄本。

高宗賜使金劄後跋

褒殺亮自立，遣使來告，以臣邁充報聘，且致賀。自建炎以來，高宗樂天保大，過爲屈己，臣與副使張綸獻言，今故盟已寒，宜只以敵禮往。上既俯從，因親洒宸翰百五十字，有「虛文博實利」之語，蓋將求河南關陝地，猶欲假以虛名。逮至燕，迓使有沿路表章不依常式之問，爭議五日而後得見。還朝之日，逢壽皇已受內禪，有新得政者風御史，以辱國見逐。臣所被宸翰向者不欲示人，今又三十二年，臣老矣，旦夕入地，謹略記以示子孫。同治《（江西）樂平縣志》卷九，同治九年刻本。

跋許將狀元與蔣穎叔樞密帖

前輩與執政書，亦猶字之。今人年未三十，一舉於禮部，則鄉先生不敢字之，且曰張丈、李丈矣。嗚呼，其益薄矣夫！《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跋周杞勤王檄書

公聞變憤踊，即飛表請反正。適忠穆呂衛公制置淮浙，兼領建康，亟馳介詣書，議起兵勤王，公偈與協。於是忠穆公及諸大將皆提兵道境上。凡軍之百役，芻茭薪蒸、穀菽泉帛、弓刀甲楯、車船人徒，動以萬計，辰索暮辦，調劑彌縫，不使一問語。師既東，身獨留張杜要害，使去者無却顧憂。取日虞淵，功最右席。邁常恨世徒知忠穆復辟之功爲大，而周公首倡大義，則少有能言者。《咸淳臨安志》卷八七。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跋定武本蘭亭石刻

定武蘭亭石刻，富春何予楚能道其詳，唐曰正本。石晉末，耶律德光輦而歸，棄之中山，爲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真公帑，後爲薛紹彭換取。至大觀間，遂入宣和殿。靖康中，竟落北方。故世傳定武者有二，今宜中所藏兩卷，此其善者也。《蘭亭考》卷六。又見《蘭亭志》卷五。

跋王順伯所藏蘭亭帖

市馬以神駿爲主，無問屈冀；觀婦人以美爲主，無問燕越。書亦然。順伯所藏「修禊」兩副本，皆遒率精麗，凜乎其生意存，不必深辨爲定武否也。《蘭亭考》卷六。

跋孝宗御詩

制作之懿，播之詩章，與天爲徒。闢闔造化，蓋與舜元首之歌、湯之盤銘、漢祖沛中所作相爲表裏，自《橫汾》、《瓠子》以下，不足議也。《玉海》卷三〇。

書閩川名士傳後

右《閩川名士傳》三卷，唐崇文館校書郎黃璞所著也。璞，僖、昭間人，自號霧居子，好著書，多傳於時。然其文寒澀弱陋無大體，又出晚唐諸人下。獨是書紀閩士詳甚，其平平無聞不能自列於史官者，賴以不泯，實有功於閩，閩傳之宜。蓋著錄者凡五十有四，起中宗神龍，訖昭之大順。歷歲二

百，而上春官第者才四十而三，不足以當國朝盛時一歲士。文治興衰，相萬如此！韓文公曰，閩人舉進士繇歐陽詹始，史因之。今考是書，其前蓋有薛令之林藻，以《登科記》驗之，信然。韓公偶不致詳耶？抑以詹同年生尊之也？書藏于人不廣，多脫誤。頃予以太清樓秘閣本是正之，然後可讀。又有傳後題累四百言，益猥釀，且於傳無益，則棄弗取，他有未遑者姑存之，須善本云。紹興乙巳八月〔二〕，刻于長樂郡學舍。《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六。

〔二〕紹興乙巳：按紹興無乙巳年，當爲「己巳」（紹興十九年）之誤。

全宋文卷四九一八

洪邁八

程孝嚴字序

池椽程君移忠字曰孝嚴，謂其邑子洪邁景廬曰：「丐我是說！」邁拱而言曰：自有生人以來至于今，不知其幾千歲，所謂忠孝二道，如天如日，章章不可揜。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治斯民，以詔後世，日用而不自知者，舉不出此。蓋吾與子服膺簡冊，脣腐齒落，雖頃刻不敢解，其何說之爲？雖然，吾嘗聞之矣。孝嚴先大夫病，有官不肯仕，不解帶直床不下者七年。既卒，哭泣歛藏，有豐而無殺。二女弟惓惓撰壻，惟恐不足稱。其日嚴膝下之道，蓋未嘗少分於生死間。苟移此心以服事公上，他日明詔一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非吾子而誰？子勉之。孝嚴方謝不敏，而予書以爲序。《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五。

福州教授壁記

紹興十九年正月

自慶曆詔書，郡國大抵悉有學，而立官教授則由熙寧始。然服嶺以南，草山小州若被邊初郡，或自詭偏仄，或生長兵間，雖與聞德音，或謙讓未遑也〔一〕。至崇寧、大觀，乃極盛。凡版在職方者，必建學如中州。教授雖秩卑，吏部勿敢豫，必宰相自推擇，而大郡多至四三員，文風張施，古無有也。陛下宅天命蓋十有六載，立太學，置博士，悉還太平之治，而郡國立學除吏，復一切如先朝時。福於東南最大，爲督府，自平時最多士，故領袖學官者員多，類以進士高第得左官錚錚搢紳間者爲之。紹興十八年十一月癸巳，鄱陽洪邁至。十二月辛酉，建安劉祥至〔二〕。邁捷取徑路得一第〔三〕，劉君以《易》書合上意，顧得之皆非所謂高進士選者。懼不稱時，相與言曰：「我曹特幸耳，若又飫其家而饑其徒，弗學之問不可。」乃旦旦坐直廬，稍挈綱維，苴補破壞。凡泉谷之在民未入者，上諸二千石，悉索之，移長度於計臺，取振其所乏，庾廩頗益實。峨冠束帶，朝莫必謹，毋敢不謁而歸。既略定，有士前曰：「自吾學張官至今若干人，名數具在，倘仍弗紀錄，懼其年多而莫知也，願石而刻之。」予曰：「誠然。」吏以文書來，頃而籍至，則某人某人，皆在不遺，於是志諸壁，而由夫林君迪始。十九年正月十四日記〔四〕。《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三。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八，《洪文敏公集》卷六。

〔一〕或：《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作「咸」。又「讓」作「遜」。

〔二〕祥：右引作「翔」。

〔三〕捷：原作「一」，據右引改。

〔四〕十四日：原無，據右引補。

重修廣州都鹽倉記

紹興二十五年四月

客從東方來，道南粵，顧瞻其山川，樂甚，爲解轡少留。時時游父老間，頗得聞粵中賢大夫事。始則毛舉枚具一二數，不悉。客隘而面之曰：「丈人休矣〔一〕，盍置此而新其說乎？」一人茫然長思，食頃，乃言曰：「客果欲知之耶，則吾部使者陸公真其人。自朝廷合常平茶鹽之政，相更五六官，因仍爲容，豢蠹弗剔，鄢引歲月，儲敝無地。而公尋端摘緒，晝暮訾省，利出害去，迥然一新。顧吾能老而已，不暇細語客，姑告客以都鹽倉之故。嶺南鹺鹵爲市，與他道百，而吾州南肘大海，厥土廣漑，牢盆取贏，又百他郡。異時不官以臨，不廕以貯，指庫宇數列借爲倉稱鬻。鹽狎至，或露積不塽，不泝於塗泥則回入主吏，稽商蹠財，上下一息。公能出笑談於期年，峙屋二百，修廊縵迴，簷角騫舞，重欄傑棟，演池嶸臬，而吾一民不與知。歲計甲乙，舊爲緡錢五十萬，大抵不能滯。今直數月主辦，方求益縣官，至上百萬未止。使得如漢倉庾氏世公子孫，吾儕小人，衣食而羨於鹽足矣。」客

曰：「父老而不前聞，昔公爲莆陽，以忠厚長者近民，詠歌不可足，至溢爲嘉麥、靈芝、爵玉。邑之三瑞，固已繪諸天朝，特書史官，持以試南宮士，犖犖然驚人。惠斂茲土，如萬分一。方將都通藩，取介位，雁行天子從官，振前之光明。詔書且下不久，父老雖惜，亦安得常常而見之？及今成計，買石誦烈，寄後日亡窮思，其可也。客故倦游，尚能從筆研事，父老亦有意乎？」皆再拜偃謝曰：「幸甚！願卒如上客教。」公名渙，字允濟，長樂人。客，番陽洪邁也。紹興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記。《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九。又見同書《遺集》卷一四，《方輿勝覽》卷三四，《洪文敏公集》卷六。

〔二〕丈人：原作「丈夫」，據《遺集》改。

禮部郎官廳壁記

紹興三十年七月

鈞之爲郎，然二十四司，冷熱劇易不得同日語。中興時，捐不急之官，省郎員七，以主客合於禮部，號爲兩曹，而所掌猶不過牋削印瑞郊廟禮文與士子科舉事，日所程判，其多不能以百。天明省門開，繇大丞相以下畢入聽治。吾同舍郎南典選，北理財，文書鱗午，吏四繞不少置，獨儀曹之廷可設翳罔。予方理蠹簡，呻咭畢，作書生事業。倦則偃一榻上，遲食時矍起，摩睡眼以出，卒食，舒舒而行，伺丞相上馬已即去，至無毫毛可用以爲勤，以白長官者。其官同，祿之入又同，而佚勞相絕顧如

此，顏之不厚難矣哉。廳壁當有記，以謹歲月，識名氏，今亡有也。問諸掌故，掌故不知，蓋其官間，其吏緩，間與緩相遭，苟且頽靡，非一日實然。予訪老吏，質太史，越數月而後頗得其梗槩。乃探建炎以來至于今日，自祖秀實始并書，其幸甚云。紹興三十年七月八日記。《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三。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五，《山堂肆考》卷四九，《淵鑑類函》卷七九，《洪文敏公集》卷六。

禮部長貳壁記

紹興三十年九月

起建炎丁未，至今三十四年，凡禮部侍郎、尚書名氏可見者，毋慮五十有八人。其在事歲月若除舊拜新，雜出於掌故省臆，或脫不具，然大略在是矣。自元豐定官制，歸天下萬務於文昌，曹分賦職，頗採用《周官》、《唐六典》。尚書品第二，侍郎品第三，皆法從屬車間，朝廷所以尊榮之甚寵。由是得政者雁行立，然要爲具員。吏朝日而出，坐曹弊治^(一)，不過操牘視成，振之以章程，梃之以挈比，思慮索於几案，此其勢不能得施置自便。獨宗伯不其然，間平時繩墨要會，疑亦王官之一守。有日天子舉遺典禮，大朝聘、大慶賀與天地宗廟典策秩享之事，衆史贅聚，閣筆詞不占措，乃雍容風儀，斟酌故實，援之古可驗，揆之今可行者，繫吾啓爲之，非特規守成法，視故府鐘鼓玉帛，周章有司之後而已。則上所選置正用第一品，亦其理宜。中興之宰十四，而以是進者六：故相國義陽公、清河公、江寧公、吳興公，今相國縉雲公、弋陽公，礪礪落落，如乘蒼龍，騎北斗，淵耀下飾，燁然一

時。固宜登載表暴，使後之君子有所瞻依。新安金公乃命郎吏謹具年次，書諸石。紹興三十年九月初一日記。《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三。又見《咸淳臨安志》卷五，《淵鑑類函》卷七九，《洪文敏公集》卷六。

〔二〕上句「出」，下句「坐」，原互倒，據《咸淳臨安志》乙。

中書門下省官壁記

乾道三年二月

兩省之官十有二，唐制也。今散騎常侍缺，繇諫大夫而下別爲諫院，同門而異戶。唯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起居實同省，其員亦十有二。渡江以來，蓋損三之一，然亦未嘗備也。給、舍以法從爲職，凡紫微、黃門之政，無論小大，實書之，實行之，其未遑者得以告而還之。兩起居日侍殿上，備顧問，皆名一時清切要官。然去來姓名不謹於掌故，四十年間，已泮散不可考。邁兄弟前後四入省，舉致意焉。邁去右史五年而復至，乃竟成之，獨建炎年時爲不整，叙或失其所來及所去官。姑存之，合爲百七十有五人，其重至三至者二十有五人。今廊廟五公，皆從吾省干青雲而直上，異時莫盛焉。權官不書，獨記南陽公，所以尊宰相，重吾省也。題名成，又請浙東相公大隸表其上。乾道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記。《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七。又見同書《新集》卷二四，《咸淳臨安志》卷四，《洪文敏公集》卷六。

臨湖閣記

乾道五年

燭於遠者遺於近，塵市之居江與山，燕、越如也。豈地勢則然？天實嗇之。予家番城，面澹津三湖，有勝矣，而山不副。買小圃撰樓以爲高，平林四出，山意如驚，而澄江之境政墮滅沒蔽虧中，非霜清木落不見也。二者不得兼，其難如此。吾友向巨源獨以書來曰：「自吾卜居南昌，擅東湖之陽，人行湖邊，頰大明鏡，荷華十里，照影徹目。晨霏夕靄，開闔而摩蕩，屬玉交青，浮游而後先。西山橫陳，蜿蜒旁薄，空翠長煙，舒慘異狀，常若洪崖浮丘翁挹袂拍肩其間。凡湖山賦我以佳賞，撩我以環觀，謂不能俯而有也。今吾臨之以桀閣，崇而爲丈者四，去一以爲從，益一以爲橫。既成而日登焉，湖之所以爲湖，山之所以爲山，次且自失，不能嘉遯。相與收精會神，俎豆於吾軒楹之間。東則十畝之園，池臺竹花，輸幽呈茂。有草堂在湖隄北，其北與西折旋皆山，淡然如修眉，橫遠可翫而不可狎。物色位置，大略似輞川臨湖亭，故即而名之。吾夷猶其上，非更衣就枕不釋也。吾困阨與世不諧偶，一旦獨得此，吾心樂焉，願子爲我記。」予發書疑不信者采日，私自策曰：「巨源詩人也，其詞夸。是其子子來南，僅得邊一障，財爲郎亟去之，酸寒却掃，於是四年矣，未聞有朽貫腐粟可以汰。予從土木之事久，頗解商工費，斯閣也，度不滿百萬不可止，巨源安有是哉！彼特文其滑稽，餉我一笑耳。巨源詩人也，其詞夸，記未可作。會有客從南昌來，爲予笑曰：「巨源再爲人諛墓，鄭重答

謝，通得百萬錢，妻子睥睨咨曉，規作求田計。巨源左遮右給，如護頭目，舉以付工師，不留一錢，故其就斯閣也勇之甚。書生定可笑，君無庸疑。」予曰：「誠然。又有說於此，有閣如是，將不得以瓦器飲，以一豆飴客，以老無齒婢佐酒。巨源其鑄黃金之柶，行白玉之杵，喚儔命侶，巽風介月，哀絲豪竹，光妓侍繞，熊蹯豹胎，飫及童騎，傾駭山川之神，日夜鼓舞之，於是爲至，敢問策安出？」客憮然，予曰：「爲我謝巨源，筆尚在足矣。」乾道五年月日記。《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七。又見乾隆《南昌府志》卷二五，《洪文敏公集》卷六。

徙贛縣東尉治記

乾道八年十二月

贛尉分東西，久皆治郡下，仍其方以居。東部廨殘於兵，寄而即西偏蕭寺，歷年所不能自還，與西俱西，地爽其實。尉掾參軍，短於才力，蓋皆錄錄塵埃間，視景蚤莫，勢不暇小有建立，指日得踐更，逝如脫兔。郡縣之長吏固莫或知，知之亦莫或問，如是殆三十年。予之來守也，事建東江飛梁。邑長趙顏何始爲予言，尉以東名官而強顏爲西，贅位無小，於闕觀不宜。幸得徙歸之，正名居方，畀橋爲安，一役而兩利集，計成便。於是尉官缺，南康田橡捧檄來攝承，忘其身之羈，畢力關策，經行空曠地，度可容百室者。即日得南距橋僅百步，願民致喜，或持圃券以獻。古道傍出，尚約略可尋，政走雷岡徑也。蓁蕨積五紀，雪然霧開，天藏而神闕之定有數。基具矣，安所得居。郡有邸一區，其

左物或馮焉，餽不售，撤以爲之堂，又取野廬三楹以立廳事。費無巨額，皆我之自出，蓋不伐一木而迄成。吏士環居，整芘如翼，過者輟步驩歎。老道士年八九十，日見歲就，亦洒然以驚。予曰人不難銳始，及必，翫假板贏祿，逆旅尸厥官。且趙令君秩過期，新令鼎來，民聽懷向背，真尉又扣鏡，田不可留。然皆曰即得斯役成，吾顧接浙去此。予既其實，味其言，賞之以酒而爲事其事。且告之曰，國家方急材，二子往矣。乾道八年十有二月九日記。《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五。又見嘉靖《贛州志》卷一。

婺源新學記

乾道九年閏正月

江東俗本囂於訟，歙浪受其名，婺源人重不幸，至席鼎湯最沸之日。縣人翰林汪公藻、吏部朱公松，用文章行誼表表獨立，不忍視鄉曲蒙惡，顧而之他邦，紛閔閔焉。諸生時相與言，學宮在西邊九十五年，寢入於壞，地勢暗昧，青衿不能群居，陰陽家流雜指山鄉背爲不韙，當徙而趨新，士大夫增益多，淫謗宜革。是時乾道歲戊子，令彭君烜曰：「嘻，吾責也，將安所易置乎？」曰：「吉莫如城東驛。」君曰：「是在部使者，非吾實顓。」合諸生請之而俞，且至五十萬錢侑費，傾縣大喜。儒生王允恭、李知己並捐其旁便近地〔二〕，倡出錢粟。諸公聞，歡趨之。即其冬，廟殿及藏書閣咸垂就矣，合郡守好惡異，疑縣持以計特歛民，書揭邀懇章，至換他健吏。耳目鈎訐亡一詞，始搏頰愧悔，聽緒

成之。然首議者倦矣，謝工遣徒〔三〕，仆木撤瓦，丞尉亦懲艾禍，噤不復發口。獨殿閣棲棘籬中不敢毀，望之愀然。又三年，後令洪君邦直至，爲後守史侯言，侯矍然悼前，故曰：「二千石惟不興學，縣令攬衆謀自辦之，靳靳尼其成，安取此！」即出郡錢六十萬，使訖役。既萎而蘇，既偻而伸，民又益喜勇勸，視曩時倍數。月頃，百室之宮成，靚深廣盱，不嗇於素，過者心開目明，毋間處者。於是雋秀士滕生恪以降百有一人介令爲容，遣信千八百里走贛川，合詞告鄱陽洪邁曰：願有以記。予鄉壤與斯邑接，令君又宗盟長，其得辭？今之學若古之塾也，庠序之制，既以糟粕僅存，至於主敬以直內，主義以方外，致知格物之本，窮理盡性之要，正心誠意之傳，綿綿延延，如綫不絕。曾子且死，不忍一簣之姑息，舉扶而易之；季路臨大難，正冠結纓之暇，如在洙泗；工尹商陽，手弓而殺人，揜目止御，不忘有禮。死生之變，爭戰之急，亦大矣，而歸趣如此，況乎從容進退、洒掃寢食之間哉？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古之人歟？其天資高明，後世雖不可跂及，向非學問，輔以誼士，有不能教民而毆使戰，是謂棄民；不素養士而望其必然，斯爲棄士。宜國家拳拳致力，立學徧海內，臨之官師，而不容釋也。嗚呼！事難興而易敗。今夫是役，有邑子開先，部使者畀其地，縣大夫慙爲之，而職教化者顧不可，功十八而畫。歷四年，閱兩令，始克潰于成。故予詰曲登載，驗其至難。後之君子朝夕遊於斯，尚思先王之所以教，古人之所以行，朝廷所以留意，翰林、吏部燁然之光輝，祭酒之所以急〔三〕，利其春輝，以既秋實，窮高極深，暴白成就，使遠近稱頌，曰婺源又有人。若是乃答令君本意，科第餘事耳。乾道九年閏正月二日，左太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贛州軍州、提舉學事、餘

干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洪邁撰并書。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選舉典卷二一，雍正《江南通志》卷八九，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卷八八。

〔二〕生：原作「先」，據《古今圖書集成》改。

〔三〕工：原作「公」，據右引改。

〔三〕祭酒：此下原有「先王」二字，據右引刪。

江淮諸道都大提點司興造記

淳熙三年四月

鑄錢置使，治所在番陽，不顯職刺舉，視若易然。然北距淮，南傳海，西接巫、三巴，東際吳閩之會，部郡邑四五百所，分提封半，臨制莫盛。荒山澤之臧，媼神實主張，是或閑，弗我與。引水溉鐵，可多爲善銅。春采月晴，場人狼顧，至得不補亡，幸而金錫不窳敗，薪炭如書，采於山者黨不繼，輒赤立無冊有一千，彼勢足落吾事。故居位鮮自稱，唱爲至難，而張官建臺亦不常寧，咸盡廢而棄他使。或民部自領，或出使發運以臨之，或分爲兩，率綿蕝不孰，未少時已復罷，文書益耗渫，大健吏不能觀厥終。去年春，始復合爲一，還都大二名冠其官，著位舉吏悉與曩別。而上饒君王巨濟周因任錫命，弭節於番，再貼四箱悉直，權尊事顯，風采自過，朝夕職其思，間寢食不暫舍。亦類有天相，地不靳寶，曲江鉛山膽泉至下流成渠，撰分銖小錢，肉好精潔，通數十年來所未有。鑄尚方刀二

萬，不調大農一毫費，更籍其贏儲上諸，顧瞻後前，殆絕倫配。乃言曰：吾爲公家畢力當爾，今視吾居以及他，陋之甚，陋之甚，宜將一新之，掌固毋諱以勞。我既葺永平之監樓官舍矣，臺治巽維，元有堂可燕坐，顧剪爲冗屋，敞飾之，扁曰「燕超」。有兩民廬偪垣後，會其來僨，又包以爲堂，復文正范公故蹟，扁曰「秋香」。大門正西向儕於閭閻，於儀觀弗遑，登以腴直予民。買中出之，涂數十丈，作南門複門，端顯伉赫，與事體稱。左立詔書亭，內列掾曹之聽，府吏之次，卒徒之區，位置矩度，無小不愜。適外間耳聞，俄以告備，迅捷如素，疑於神明。於是鍾官之故格格無餘韞。皆兆於上冬十月，未涉春以成。主人大合客，命酒落之，而屬予爲記。予謂天下之事莫時於可爲，莫勇於敢爲，莫壞於不屑爲。且官府宮室，蟬聯付授，非我嫌欲擅而有之者。失今不治，後日之力必倍，尚欲置勿爲，渠可得？巨濟獨從容談笑，不動聲氣，力半而功倍蓰，直若不足爲，人之賦才相萬里不疑明甚。予既著其事，且推本其所以難之故，使後人可攷。巨濟受知聖天子，行身都劇，寄爲國力，訖於大有爲而後止，其將不一書。予羞，非文章家，然記事多矣。淳熙三年夏四月十六日記。《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一三。

蕪湖縣令廳壁記

淳熙七年二月

郡縣之官難莫難於令，令不可爲也。泉粟所入，繫兩稅是賴，郡裁十二予之，或名存寔亡。借

曰充數，薄責征須，不少遺力。偏於弱，不敢不共命，至賈市爭分銖，俠取巧掇，僕捄過，與法爲午，而無俚之畫出焉。法目如蝟毛，舉頭畏觸。不良子險健成訟，左狙右掠，蔓游其詞，以聾上官，計一行令束手矣。昧旦坐堂上，追胥在庭，睚眦囁呶，誼不可曉。將甲乙扣其脛，懼及善人，循循而舍諸，又納侮。故佞偷寬猛均足以蹈罪，令不可爲如此。用是人莫肯爲令，非吏部考籍而畀之，通萬國無一焉可也。蕪湖在春秋曰鳩茲，蓋吳楚必爭地。入東晉、宋、齊，建牧立州，實爲南豫，臺家常選宗王名將握節往控臨。今雖不能邦，猶名姑孰壯縣。用壯爲累，郡百役以要之，栩栩然而來，貿貿然而去，項領常相望也。挈此校彼，其視他令中爲又難。吳人朱似未召以故輔臣孫捐其門，凡少年時已銳與寒峻角，推排受縣。自詭爲此來，勇者尚其決，獯者儲其笑，愛之者叢然以爲憂。未召若不聞，曰吾知爲百里宰而已。處之期年，民吏相忘，乃若尹賞之在粟邑，東舟西舫出其涂，篙工榜人皆略能誦說其梗槩。於是與予書，言：「我已伐石置廳壁，將刻前長官名氏，盍爲我識之？」予與未召游四十年，向所謂叢然以憂者，蓋其一也。今若此，故喜而書之。淳熙七年二月二十有一日記。《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四。

重建佛殿記

淳熙十四年八月

江自岷山而下，歷巴夔湘楚，包吞前沫，橫漾浯流，沱潛澧沔眇金，巨川數千百，演迤橫放，薄

于朱方，極沛以大，然後東入于海，舉天下之水莫盛此焉。金、焦兩山，峯然天立，鎮乎中流，皆有大蘭若岩嶢其上，古記謂紫金、浮玉者是矣。浮玉處其左，如幽人逸士，巖棲谷隱，恐入林之不密，故航葦罕至，而僧居觸事，隨亦泯歇。惟紫金超遙擅勝，不復與同，蕩然開闢，八面應敵。所謂江心一峰，水面千里，潭月雙映，雲天四垂，真能雄跨東南二百州，如宸章所表揭者。千颿下來，萬客鱗萃，魚龍之所憑怙，人天之所賓悒，古今推勝，無得擬議。寺舊名澤心，天禧中真宗皇帝感宵夢所抵，更爲龍游，飛帛扁額，以賁方來，室廬崢嶸，概與境稱。遭罹魔劫，鞠爲燼墟。中興以還，視力開葺。軍師劉寶奮營大殿，幾成而厄于火。明年，郡守韓及祖又嗣爲之，築于道謀，旋即蠹敗。淳熙四年，樞密沈公復出治，慨然歎曰：「吾行四方多矣，未有如此剝者，住山非本色人其可哉！」乃卑禮厚帛，延金華蘊衷師于集山，俾主張是。舍寂而居囂，去安而即煩，人以爲介介，師不屑也。徧行其疆，悲智歛起，自念己身逢此壞相，亟倒空鉢囊，先衆募捨。前所未及，一切趨新。展前資以安耆舊，抗塔院以壯瞻睹。壽坊、經室、庖浴、廂紫，易翳爲明，寬潔敞靚。江濱故址隘而不舒，累石拓基，堤護榆楊，作屋二十四楹。中建亭，命曰「烟雨奇觀。」游士戾止，洗心儲清。又捨法施，爲後人買田六十頃。唯雄殿尊居，役鉅費侈，居之六年而後敢議。擇廉謹僧入閩，即山伐木，如約浮海，歸命龜鼉而協謨，節定星而揆日，道充于內而跡彰于外，其聲遠揚，如谷應響。施者惟恐不克豐其獻，匠者惟恐不克既其巧。度爲崇五十有五尺，爲廣七十有四尺，糜錢六十萬，閱四寒暑而成。廓如穹如，輪奐華奕。却顧城闕，根塵聿清，前瞻海潮，法音如在，吳頭楚尾，莫之與京。功甫訖，師移

錫錢塘靈隱，邦人願有記，使來謁。當紹興之季，戎馬飲江，暴骨堆莽。是時長老淨信，誘化童隸，收拾瘞藏。予再奉使，往來親見，爲之啓于太上，被褒寵計僧徒二十人，則予于茲山疑若有宿因，故書而不辭。殿經始于癸卯之孟夏，成于乙巳之仲春，而記于丁未之秋八月實有二十四日癸巳云。《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一一五。又見至順《鎮江志》卷九，《京口山水志》卷二，《金山龍游禪寺志略》卷一，光緒《丹徒縣志》卷五四。

巴州雲間書院記

紹熙二年二月

巴，古國也，春秋之世常與荆楚确。秦郡天下爲三十有六，巴居一焉。偕蜀、漢中鼎立，爲梁益壯屏。先漢十一城，後漢十四城，唐九城。千三百年間，東釐西析。所謂墊江、宕渠、魚復、朐忍，乃轉而它隸。徙移隨時，日失其故，職方無所究質，僅殆存五縣，今之巴非昔之巴也。然包錯萬山中，一水環縈，實曰字江。因川形而州，則域望雄溥，固非旁側可並。惟全蜀多名士，此獨希。堪輿家之說，謂學官枕坤僊城，面牆勢屋，在進取之場爲未暢。長吏舉知之，而茸於文書，束於枵單，趣了朝莫，我躬不閱，將分撤見力，抗志莽渺之濱，戛乎其難，毋寧共手勿問而已。浚儀趙侯彥猷自受印捐身相民，不以遠且堵爲厭薄。牒訟當否，甲乙而揆之；泉粟入出，銖粒而靳之。即亡益官曹，正冀我一錢弗予也。事會之來，鏡見至蹟。再越歲，井然以最聞。然後曰：「吾爲勤區區，財足救過，

委精神於文俗米鹽，祇獻笑耳。天子命之教，將何爲哉？」上諸外臺，啓平門學南，使青衿來趨，接挹爽致，應是果有奏太常第者。而南山兩峰對峙如植，若峨冠綰佩，望之儼然，特爲州家桀觀。弦於是，誦於是，足以蜚英聲於天淵。前此末之顧，諸生衛鵬首建，冊行椒正，卜作書院數十楹，目之曰「雲間學」。岐爲兩，蓋有石鼓、岳鹿、廬山故事存，無僭於泮林，士指爲便。凡土木一切費，衛氏已任之，不關於民。旬月而功就，崇樓華櫺，侈棟穹宇，翬然出紫翠煙霄間。負笈繙經，伴免息匿，騎鯨御風，表獨立於青雲之外，丹梯萬丈，真可階而攀也。侯爲政於是知本元矣。非侯之能賢，無以致衛君之倡力；非衛之忼慷，亦安能寫使君之□□？侯又以雍容頃即黃堂後建清化之堂、凝香之閣，領賓客□□觴詠燕適，不知身之上瞿唐，沂三峽，崢嶸劍閭，以屬于華陽□水也。予少聞蜀都之盛，蹊局不能西。今老矣，無緣由一爲□□客賦詩賞寓。侯以胡光庭之辭，遣信重趼來請記，故書以遺之。

紹熙二年二月十九日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三，《方輿勝覽》卷六八，《蜀中名勝記》卷二五。

全宋文卷四九一九

洪 邁 九

湘潭縣楚峰驛記

紹熙二年二月

湘南襟控巴楚，山江阻深，爲自古雄爭地，關河未靖，必先受兵。孫、劉之剖分，楊、馬之包嬪，平疇營營，委醢如莽。宋興二百年，雨露滲漉至矣，然補苴整頓，視唐日盛時田未能什一。重以建、紹之交，孔、桑、鍾、么之所汙譟，百里介錯，舉無堅郭。湘潭爲都府大邑，戶溢十萬，旁左莫與京。而民耗於征陪，土頻於貽藉，年朘月枵，不可復名善國。紆墨綬，佩銅章，庇身令長閱數十不啻，求其居位自稱，以官爲心，殆弗庸詘指，豈事勢使然！人固不以咎令，而令之健有決者亦曰縣負我。高平范子禮方城執政家子，齒壯氣腴，識茂而行絜，自北徂南，寄築衡山之麓，距今治所雞狗音相聞。凡某事爲追科病，某事爲徭役病，某事病城郭，某事病舟車，某利當興，某害當去，平生講熟于中，非口耳竊竊然者。蒞政未幾，沛然一施之，如潦水奔川，莫射破的。甫滿歲，化聲昭章，農者

輟耕而嬉，良以爲得令晚。既廓廓如道院，於是揖丞尉而諗之曰：「吾邑當空道，賓客之斂境者踵相接，顧買舍於閭閻篳葦間，卑渫歲□，至無以贏圉隸。吾爲邑長於斯，視訝士失職，置弗問，非也。」賦功慮材，規室百堵，人未暇夸說而屋已成。摘韶州韋使君詩句，標曰「楚峰驛」，又作「岸花樓」、「湘中館」，鼎于右方。逆旅一切之須，不謁而獲。面執清絕，來若陸膏，吾車繫纜柳下，流連不忍去，或移日一再，乃克行。凡漢沔東西之候館以百數，皆斂手辟席。相對龍家浦，千帆所經，登望如績畫。杜公分留物色，臨流尚可賦，領客長吟之餘，持以餉我。紹熙二年二月十二日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九。

信陽軍改建學記

紹熙二年十二月

學爲王者事，三代共之，然非遭世大寧不克也。靖康、建炎之際，九縣霧塞，淮漢最不幸，莽爲戰場。真人御天中興，馴復耆定，而被災深處，夷傷已酷，膏肓之疾未瘳，又加厭焉。正萬金良藥，蚤夜扶救，勢不得爲壯人明，信陽是已。蓋自申伯始徹國，歷漢晉朝，南北瓜分，鎮以司州莫府，襟襄帶隋，肘掣唐蔡，遂爲必爭要區。直轅、冥阨之隘，黃峴、武陽之岨，酋矛長鋌，日尋於山谷間。人如驚麋，無所定止。何況于今標榜一邦，不能滿四千室，凋弊極矣，烏識所謂「思樂頽水，青青衿佩」者哉？固嘗依興國僧房飾名曰學，披丘墟，叢薄財，矢一殿，功製簡短，春秋釋奠殆無位可立，

過者視如賈陝。曩番陽余侯童出守，陋其太野，訪義陽山之東，有鄉先生張如松空地棄，將經營改爲，未果而去。越十有三載，河內關侯良臣至，銳然謀必成。造意之初，張子閱從父治命，盡持地予官。即日作殿堂、齋廬，以楹計者合五十。雖一錢之費，必出於公，片瓦寸椽不忍民焉取。山川秀麗，室宇敞豁，高明爽塏，市囂之聲弗聞。且將料籍田，使居者續食。是區區者，一旦詩書誦弦，乃幾與齊、魯氣習不異，旁左郡邑皆相傳歎夸，良以爲莫可及。方朝家垂意長吏，命教爲學，則築宮育士，職應示宜。若其易不難顧施之矣，閩江越間可也。茲壤土斗大，當理襄補敗之餘，顆賦鹽，粒數米，瑣瑣而靳之懼不給，尚何暇滿瀾繩墨，軼思慮於案席外乎？侯爲政於是爲可書矣。侯甫冠，鼓篋游膠庠，挹隼聲，作詩熟《文選》理。既而用門功策武爵。故相國文靖梁公雅知之，邁亦奉詔旨薦臨邊州。聞其設施章章，爲躍如以喜。倅來謁記，亟把筆不辭。信陽宰郭晞宗行教授事，與諸至之長劉允脩、蔡居仁、陳晉之及張君，皆致力於斯役，宜一切得書。紹熙二年十二月四日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二〇。

武寧縣山谷先生祠堂記

紹熙三年正月

德著一鄉，文成一家，命局一官，而聲尊一代，身雖已往，其流愈光，里之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禮也。聞者缺焉，於傳不宜，莫爲於後，將迹絕響滅，迨於日遠日忘而已耳。此山谷先生之祠

堂，武寧所爲作也。距縣百許步有龍潭院，先生嘗過之，主僧文誣開軒。當積雪初霽，前望嚴陽山，群木參天，神宇頓豁，於是命之曰「廣心」，立扁識壁。遭黨錮魔厄，扁折棖夷，未及百年，離離故址，殆不可復識，獨壁間大字五十石刻僅存。紹熙辛亥，邑長陽羨蔣方慶賦政越歲矣，治勁以絜，置民於安，封內無蠹可剔，乃采合衆志復此軒。建屋三楹，用儉集費。訪先生肖象於宗家，繪事堂上，寒泉薦菊，奉嘗旦暮，慰箕斗華崧之仰，而外不與知。黃氏占數脩水之雙井，其隸曰分寧。二寧本一邑，嫪慕耆舊，爭相爲崇，香火之敬，在此由在彼爾。嗚呼！天下是非，常公於身後。先生瑰琦之文妙當世，孝友之行配古人，蘇長公愛之重之，同時名勝，略相推第，顧自以爲莫及。而事與時忤，頓撼抑摑，流連館下，毫陞寸遷，擢財秉筆螭頭，又不使拜。受郡甫入境，即以罷聞。在史官，書鐵龍爪事，謫黔，徙戎。記承天塔院，竄宜州，死。翰墨落人寰，隨輒掃空，讀其書者或牽聯得咎于斯時也，夫豈豫卜異日顯晦哉！天定勝人，中興邕，公道提，遂職美秩，賁諸九京，且召貴其甥孫，學士大夫益知所鄉挹。然區區一軒，到于今乃得還舊觀，吁亦難矣！令君使來謁記，且將丐巨揭於章荊州，此軒之傳當久久勿替。後之君子盍相與主張之！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一二三。

饒州鄱江樓記

紹熙三年閏二月

鄱城南嚮啓門三，上築樓觀，左曰楚東閣，中爲月波，少西則鄱江樓，相去各不能百步。澄波練橫，野綠萬畝，煙雲風景，大氏無小異。而鄱樓臨戟衛之前，堪輿稊祥，最係千里領會，校計輕重之，二者不庸比也。往年暴於水，與門俱摧。千騎出入，必顧之暗□奔奏，僚案文武內謁，視傾弗支。邦人環拱睨歎，公共誦言：吾儕細人，邸僦以爲居，雖甕牖圭窬而外闔無敢不撻閉，此獨置不問，柰瞻聽何？故侯趙德勤以興仆自詭，喚工慮材，約略且集，而星家牽拘，未克而徙。濟南王叔明來受印，騶導入闔閭，回首亟見，心以爲不可。下車之五日，即實力焉。法掾樓知運佳吏也，實董攝之。擇木於山，買竹於林，灰釘瓦甍、堊黍赤白之須，隨手畀直，價弗損於市。百匠旦赴役，莫得錢，爭先謹趨，毋假督召。再浹辰屋已立，五閱月崇成。三楹挾謬，高出墉表者二十有五尺，脩倍常有七尺，衡二十九尺，巍然雄尊，屹爲澤國偉觀，規樞二制，視昔蓋有過之。倚闌盡日，水涵太空，天際帆檣，可歷指而數也。方斧斨振作，淵龍舞於幽宮，炎威赫舒，當雨而雨，應是得善歲，民又益喜。使君命酒高宴，延賓朋賀成。客或起而語曰：城郭有臺榭，辟由人之一身，正冠肅容，儼若居位，則人望而敬，莫予敢撓。苟無閤無闔，四達皇皇，往來肩摩，將掉臂生慢，於勢休矣。故臯門、應門之伉，書於《大雅》，隆侯邦而儀萬室，非直以登臨接要爲美也。叔明天資長者，爲治知後先緩

急。御民如完，夜漏未盡三刻，興視文書，聽牒愬，庭戶之間不聞大聲疾呼，而上下相安。來者志滿願獲，懼其未終更踐，璽書褒優，不使淹此留，將無以寓異時卷卷意，於是相與斲石置樓上，求文紀之，得勒名不朽。叔明名寅。紹熙三年閏月壬戌記。《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〇。

西山記

天地發育萬物，擎成于西，故名山川多西。今夫所謂瑤池、崑崙、閬風、縣圃，日月之所避隱，神仙之所窟宅，正在流沙、弱水外，中州指爲西。故其扶輿英淑之氣，渙而它之，雖一巖壑、一觀臺，地無中邊，亦莫不爾。杭、漢、汝陰之西湖，洪、蜀、永之西山，嘉之蛾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臯，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荆楚之雲夢，郢之白雪，滁之琅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挹辛，賓夕陽而導初月，校奇品勝，於登臨最宜。彼東、北、南豈不或然，僅逮數一二也。吾邦東有督軍湖，南有大江，北有芝山，而重淵複澤，吞包太虛無盡，復舉集西偏。槃洲、野處之所擅，危當之矣，非有以大表振之，不能以雄夸。李陽冰書《山南西道軍》額篆筆徑二尺，高三十五寸，竊取其兩字揭爲西山，立亭於道上，出濱洲門者引首即見，當竦然改觀也。起「瓊樓」，訖「江月」，巨細二十二扁，皆伯兄丞相隸古所作。《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四。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五，《西天目祖山志》卷四，《洪文敏公集》卷六，道光《鄱陽縣志》卷三一。

稼軒記

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東舟西車，蠡午錯出。處勢便近，士大夫樂寄焉。環城外中買宅且百數，基局不能寬，亦曰避燥濕寒暑而已耳。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曠土存，三面傅城，前枕澄湖，如寶帶。其從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廬以居。而前乎相攸者，皆莫識其處。天作地藏，擇然後予。濟南辛侯幼安最後至，一旦獨得之。既築室百楹，度財占地什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它日釋位而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爲「稼軒」，而命田邊立亭曰「植杖」，若將真秉耒耨之爲者。東岡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欵竹，以錦路行海棠，集山有樓，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滌研有渚，皆約略位置，規歲月緒成之。而主人初未之識也，繪圖畀予曰：「吾甚愛吾軒，爲我記。」予謂侯本以中州隽人，抱忠仗義，章顯聞於南邦。齊虜巧負國，赤手領五十騎縛取於五萬衆中，如挾兔兔。東馬銜枚，由關西奏淮，至通晝夜不粒食，壯聲英槩，懦士爲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歎息，用是簡深知，入登九卿，出節使二道，四立連率，莫府頃賴。氏寇作自潭，薄於江西，兩地驚震，談笑埽空之。使遭事會之來，挈中原，還職方，氏彼周公瑾、安石事業，侯蓋饒爲之。此志未償，顧自詭迹，放浪林泉，從老農學稼，無亦大不可歟！若予者，偃偃一世間，不能爲人軒輊，乃當夫須襁褓醉眠牛背，與羣童牧孺肩相摩。幸未黎老時，及見侯

展大功名，錦衣來歸，竟厦屋潭潭之樂，將荷笠棹舟，風乎玉溪之上，因圉隸內謁，曰是嘗有力於稼軒者。侯當輟食迎門，曲席而坐，握手一笑，拂壁間石細讀之，庶不爲生客。侯名棄疾，今以右文殿脩撰再安撫江南西路云。《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六。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六，康熙《廣信府志》卷四，《南宋文錄錄》卷一〇，《辛稼軒詩文鈔存》附錄。

選德殿記

乾道三年三月

乾道三年正月丙寅，詔臣邁夕對選德殿，賜之坐，極論古今治亂事，及祖宗以仁守天下，紀綱法度使後世有以持循者，袞袞數百言。臣既歛衽肅聽，且顧謂臣曰：「此殿朕即位後所作也，命名之旨，雖取於『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餘，發號出令，圖事揆策，無適而不在是。凡燕游聲色之奉，宮室苑囿之娛，非惟不可好，然亦所不好，獨以閒暇取《尚書》及《資治通鑑》，孜孜而讀之。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壞，口誦心惟，未嘗一日輒去手也。近侍外臣，晝接夕訪，大廷簾陛之儀，一切略去，紬繹政理，從容問答，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至於騶虞時會，抗志決拾，以弛張文武之道，特其一事耳。卿爲朕記之。」臣邁離席，再拜稽首，謝不敏，弗獲命。退而言曰：自唐、虞至於東周蓋千有餘歲，其世遠，其政息，然至今爲後人所傳誦，後王所矜式，而賴之以不泯者，《尚書》存焉耳。由三代而下至於後周亦千有餘歲，世愈益近，政愈益多，

廢興成敗之林渺若淵海，今列于戶牖之間，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通鑑》存焉爾。《書》亡然後《通鑑》作，茲其是與！陛下受天命，克己厲精，綜練名實，躬持太阿之柄，操以爲驗，稽以爲決，未嘗不本原於二書。四海九州之人，神而明之，鼓舞奉承之不暇，而不知其所自得者，實出於一堂之中。萬事之方來，畢陳乎前，匿態遁形，美惡畢見，湛乎其若鏡照而龜告也。而臣幸得以筆墨薄技待罪禁林，此而不書，孰當書者？況於跽受天旨，恩紀卓異，爲無窮光耀乎？乃不固辭而承命。臣聞之，成天下之事者莫大於至勤，洞天下之理者莫大於至明。今夫百川之流，草木之蕃，三農之業，百工之藝，皆勤也。而天子之勤異於是，必法天行健而後可。智效一官，化洽一州，折獄致刑，擿抉微漏，皆明也。而天子之明異於是，必如日方中而後可。唐明皇致中興，勤政務本之意，慨然見於作樓之時。而日引月長，宴安鴆毒之不戒，明而不勤，爲何如哉？文宗外憂藩鎮之跋扈，內患朝廷之不勤，旦朝籌之，暮夜計之，而訓、注之陰謀，牛、李之朋黨，不能早辨，以稔甘露之悔，勤而不明，爲何如哉？莫盛於太宗，而寢不克終，猶見於魏公之《十漸》。故臣以謂唐三百年去本朝爲未遠，卓然可喜者惟武宗、宣宗爲然。今陛下擴天縱之聖，經之以至勤，緯之以至明，公卿以下有外朝之覲，延英之對，金華之講，都俞諮詢，寒暑一致。猶以爲未足也，而又朝於斯，夕於斯，舜好問而察邇言，禹之惜寸陰，文王之日昃不遑食，皆以匹休抗美。下視武、宣，誠不足道，然自彊不息，終始毋怠。願陛下常以今日之心爲心。《詩》云「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臣敢以是爲陛下獻。歲三月庚午，左朝議大夫、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實錄

院同修撰臣洪邁拜手稽首謹記。《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五。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一三，《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一，《洪文敏公集》卷六，《南宋文錄錄》卷一〇。

怡齋記

馬子遂良館予宇下六百日，宿廬直客齋不能十步，語出口輒入予耳，故寓客無敢不公言。今日余方寫《楚詞》，倦困枕肱卧，聞遂良與客對，始呢訾咕囁不可聽，已則放聲棘談，往復甚苦。予躡履蔽隱候伺，則遂良正東向拈篆筆，自作「怡齋」字。何人長髯廣額，秀眉箕口，倨坐其西，詰所以曰：「自而之去親戚，遠墳墓，行游四方有年矣。謹歲時歸休覲父母，再拜寒溫罷，入室刺刺與妻子語，勞苦平生，百未一厭，復別去，上馬惘然，無一分樂易色。行年三十七，拄腹五千卷書，未能合有司度程，掇取一第。耿耿棲棲，不自聊賴。顧方以怡自滿，傲睨容膝之室，得微大欺我歟？敢問吾子所以怡者何事，而謂齋者果安在哉？」遂良且笑且怒，瞪對之曰：「子貌則士也，夫何言之陋？方吾家居，入怡顏以事父母，出怡色以與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吾心。食與口怡，寢與體怡，吾窮到骨矣，而其怡常自若也。旦吾遊越則越爲吾廬，暮吾遊燕則燕爲吾廬。在吾室爲吾齋固也，出而見子，坐子之舍，亦吾齋也，孰賓孰主哉？何言之陋！」語未既，予立聽不暇久，疾出揖二子曰：「客則失矣，而主人亦未爲得也。今人在貧賤而不失怡於布衣，在富貴而萬鍾不能怡也，亦幾矣。雖然，之二

者於道由九牛一毛也，尚何足論？天地大蘧廬也，曾不足以隘我，尚何燕越之間與？閉口亟休，勿復言之。」客舌舉不得下，愴怍自失，意若欲遁而足不可引。予笑曰：「予亦多言耳，子何爲而去？」顧侍奴取酒引滿，徑醉就睡。有頃，醒視之，獨予、遂良在，客去矣。《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八。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一八，《山堂肆考》卷一七三，《洪文敏公集》卷六。

揚州重建平山堂記

揚爲州最古，南傳海，北犍淮，井而方之蓋萬里。後世乖離鈇析，殆且百郡，獨廣陵得鼎其名，故常稱巨鎮，爲刺史治所，爲總管府，爲大都督府，爲淮南節度使。方唐盛時，全蜀尚列其下，至有「揚一益二」之語。入本朝，事權繼衰，而太守猶帶一道鈐轄、安撫使。品其域望，他方莫與京也。迷樓九曲，珠簾十里，二十四橋風月，登臨氣槩，政已突兀今古。茲堂最後出，前志謂江南諸峰植立，簷戶肩摩領接，若可拔取。山川既佳，而又歐陽公寔張之，故聲壓宇宙，如揭日月。搢紳之東西，以不得到爲永恨，意層城、閬風、中天之臺抑末耳，其重如此。然百餘年間，屢盛屢歇，瓦老木腐，因之以傾陟，荐之以兵革，而遺址離離，無復一存，荒烟白露，蒼莽滅沒，使人意象萎然，誦「山色有無」之句，付之三歎而已。吳興周侯淙開藩之二年，北邊輸平，民俗安定，思所以壯隆一邦，作新窮簷。乃致志於所謂平山堂者，稽工伐材，費省工倍，四旬而落其成。遺民憧憧後先，策老抱

幼，目蕩魂怡，不自意太平官府之見，至或感以泣。有客從北來爲予言，相與心嘉之，而侯踵書來請記。揚爲州雖大，然非昔比矣，無有崇臺累榭之勝，環觀佚覽之樂，爲官者視蔭即去，無所寄適，非真有嫪慕不輕得留也。侯獨居之安，居之安則其於事也勇而立。一堂之就，似無諱以勞者。曩侯爲盱眙，予廷勞使客出其間彌兩月留。留益久，得侯之用心。拊摩饑荒中，雖履屐間亦盡善。今日典大府，爲方伯，休其心於護邊乘障之餘，以抗思埃風之外，追昔人而與居，豈不益可嘉？則一堂之就，宜有足夸者。故爲顯書之，使淮人時節來游，笙簫舞歌，徜徉乎其上，拂石而饒之，以無忘賢侯之德。侯方以功力，奮從是爲，羽儀天朝，可卜不疑。《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九。又見《方輿勝覽》卷四四，《半山堂圖志》卷八，《洪文敏公集》卷六，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一。

南雍州池亭記

觀山者必於終南、二華、天台、赤城，觀水者必於五湖、三江，適梁、魏、周、秦然後極通都大邑之盛，不登凌風之臺、黃雲之樓，却月露寒之觀，不足以游目騁懷，竟瓌壯絕特之美，彼夸者之談則然。若是而充之，馬必須蒲梢鬣膝之駿，飲必中山桑落之酒，魚太官之羔，炊共城之稻，鱠秋風之鱸，槎頭之鱖，鄭、衛娥媼以爲御，孟公、君卿以爲客，冬室暝，夏室寒，朝經而夕緯之，中心縈繞，如車汰轉萬，寧有足理？今吾環堵之宮，把茅蓋頭，開數椽之窗，掃隙地五六尺，植竹數十個，

田父過我，傾濁醪老瓦盆中，張兩脚如箕，徑醉輒睡，無人乎柴門之下，獨昌翔其間，由我者吾，豈不大好？夫是之謂隨寓而安，則吾焉往而不爲勝？庾嶺之南七十里，以雄名州，當孔道往來之門，候人者日緣續不絕。守居不寬綽，又無高明爽塏之臨以舒厥心。主諾者幸滿秩決去，何用知委蛇退食之可樂！聽事之東故有池，延袤且十畝，滿中白芙蕖，千葉而實。池心突然，亭亡而址存，不知幾年數。豫章王稚川至，頗有意復之。得廢寺棄材，西向作屋，周以欄，廓然四澈，榜曰「種玉亭」，直北隄貫中，架梁以往。又南向作屋，羅群山於雉堞之外，榜曰「挹翠亭」。池亭距黃堂不費步武，脫闐闐囂塵，而山藪林壑之勝具。天實開稚川，銳使爲之，以爲凌江上善第一妙境。人人指嶺表爲瘴邑，詎知所謂隨寓而安者，顧乃不啻足耶？稚川佳公子，善屬文，作郡有治理效，上官賢之，雄民不能淹使留，更數月當去。其未去也，舉杯中之渌，並欄長吟。有信來，儻以示我。《古今事文類聚》續

集卷九。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六，《南宋文錄錄》卷一〇。

泳澤亭記

錢塘西湖自唐刺史白居易斥而大之，其名震四方。錢氏有國，尤致意設險，至於屯清湖千兵以爲之護，他可見矣。天禧中，郡守故相王欽若始奏請爲放生池，邦人歲以四月八日，用釋氏法，稱家有無，隨願深淺，買禽魚而放之，謂爲誦聖。元祐中，蘇軾復請鬻祠部牒，顧民去葑，將使際山皆湖，

既而莫能成。今郡爲行都垂歷五紀，天波涵濡，品彙闡懌。天子所至曰幸，民既被賜矣，萬物一理也，則鳥獸魚鱉，遂其生性，豈不有幾乎芒芴之間哉！於是敷文閣直學士張子顏，乃即湧金門之外木榭故址，締爲新亭，取蘇軾語揭之，曰「泳澤」。歲四月丙寅，萃鱗翼二十四萬，朝服敬禱，一一而縱之，祝曰：爲兩宮千萬歲壽。既訖役，以書囑婺州守洪邁紀其事。竊惟《天保》之詩六章，百四十有八言，皆所以歸美報上，惟子顏受恩奕世，不自同於衆臣。方香火仙祠，雍容朝請班中，於陳力赴功無所事，獨其拳拳之意如此，乃作詩遺之，使刻石亭上，特以詔諸雲來，尚永無極。詞曰：

天壤之間，林林以居。號物之數，流形萬殊。端奭肖翹，飛潛走趨。童智異狀，愛至則俱。廣充仁心，爰有佛徒。導以正命，出之怖塗。巍巍金塘，今日帝都。在國之西，環山匯湖。淵淵萬頃，明燭眉鬚。涵濡蓄茨，唐日所渚。池爲放生，肇宋有初。夏孟之八，民相勸呼。脫物鼎九，數彌器車。二聖在宥，若唐檀虞。恩翔和風，德滿太虛。所至曰幸，詹前莫如。惟臣子顏，歸美是圖。乃即別榭，抗爲室廬。臨臨丘亭，監水所於。捐空橐裝，先甲貯儲。訪翳出羽，傾筌市魚。唯其多矣，無問幾餘。二十四萬，洗空罔祛。朝服山立，有嚴苾芻。西方聖人，昭假正符。咨爾萬類，其樂只且。天保定爾，聲詩所書。如岡如川，報禮豈諛？千萬歲壽，游於赫胥。臣邁作詞，播之康衢。《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三四。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八六，《洪文敏公集》卷六。

養拙堂記

人必有所養，以直養氣，以蒙養正，以知養恬，以寡慾養心，以靜養生，以義方養子，以善養民，以學養士，以法制養兵，以節養財，養木於山，養禾於田，養牛羊於牢，養鷄於埘，養魚於淵，養龍於江海，養萬物於天地。繇書契以還，亘古往今來之歸，理具是矣。一失所以養，則位養祿，勢養交，敖侮養高，酒食養口體，養姦以誇，養盜以竊，養虎以貽害，養莠以蠹穀，養鼠以齧，養蟣虱以蕃瘡，養癰疽以戕身。觀其所養，孰得孰失，蓋無待於龜卜而燭照，獨未聞以拙自養者也。今朱君先覺以養拙名堂，吾誠不知其說，拙於用大乎，拙於作僞乎，拙於政乎，拙於巧乎，拙於謀己乎，拙於官乎。不龜手之藥不免於泝澣紕，夫固有所不用也。與人無戟級，安事僞？奉職非追科，固不落道州之下考。浮湛里閭間，望望若營四海，妻子滿室，竈突或過中不煙，居官得餐錢，漫不作明日計，巧而謀者若是乎？春秋五十六，墮儒衣冠，秩祿未脫八品，擢財從事外臺，居之泊如，稱意自得，豈所謂優游以養拙，亦頗有概於潘安仁者乎？杜子美之詩云：「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先覺蓋出諸此。既又作詩五百二十言，道所以賦名之意。予不暇續也，故極引其義而暢之。先覺其勉旃，毋輕用拙。《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九。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七，《洪文敏公集》卷六。

友恭堂記

紹熙四年八月

友恭堂者，鄞江汪氏所立也。汪望於歙，宗家幾十室而九，至於處鄞則由正奉公始大。公用文學行誼表儒先，數隨計偕，訖弗售。晚以經授井邑，從之游戶外履滿。豐滄不施，天實開二子，聯翩奮白屋，策高第。念平生辛苦，每約老去歸休，必同居，踐昔賢風雨對牀之樂，蓋豫名其堂。已而雙立朝，講讀諸王邸。高宗履位，少君以舊學擢郎天官，不幸早世。長君獨翱翔宦途，握鄉部使者節，隲貳太府，稱一代名卿。用未渠究，不能媚合時宰，袖手家食歷年多，遂得償夙心，考卜西湖之上。四子十孫，奉先志采篤。仲子尚書公入從出藩，單俸稍所贏，益屋且百間。糾集群從，春秋伏臘，敬榮整愛，中外怡怡簡簡，迨女婦妾僕無一嘖言。家風翕清，四遠羨喑，跂瞻斯堂，若挹蓬嶠。謂予託契同年，命之記。顧年衰筆頓，思與願橫，而侔來自東，緒請至五六，終墨墨不可，乃即其實而書之。嗚呼，人非父母不生活，由父母而降，親莫兄弟如也。天生羽翼，分樊墻而爾汝之得乎！弟弗念天顯，不恭厥兄，兄不念鞠子哀，弗友於弟，聖人之戒如此。田氏骨肉倉卒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上穹之應如此。彼顓己顧妻子，廢忘天倫，直禽犢而冠耳。然則朝於是，夕於是，父基而子肯堂，爲世準的，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歐陽公美海陵許氏孝弟著於三世，以爲凡過其園者，望其松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予謂斯堂則然。予與尚書公知聞閱歲四十

九，投分爲最厚，每一相逢，歎其日進乎道，特棋弈一事如寸彎強弓，與初時不少異，亦見其居心無競，益足以章其盛德云。公名大猷，字仲嘉，未老即謝事，恩及諸房，今直敷文閣學士，而太府公贈少師。紹熙四年八月廿二日，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魏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貳伯戶鄱陽洪邁記。《四明續志》卷一一，咸豐四年刊本。

修天慶觀三清殿記

通天下郡國有觀宇，天慶最盛；合天地百神至於上帝，三清其最尊。以最盛奉最尊，故宜仙都珠庭，清穆閑敞，稱所以揭虔妥靈之意。廣州觀在郡西北隅，宮室規模，闔茸不壯。所謂三清殿尤壓迤莖陋，殆中人居不如。東行西簷，觀睨鬱悒。諱才惜力，何人肯一引手！黃冠棲棲，無策可出，高圓主張，理若有待。使持節常平茶鹽事陸公渙始至，以令謁聖祖庭下，經行前除，延目畢覽，心以爲不然。既而瞿然曰：「上天尊神在是觀，祈禱吾君，官於斯宜毋敢不領責（二），更新之圖必我也。」即以公家錢節而儲之，又益以私錢，度爲百五十萬，簡吏廉可使者相其役。期年而殿成，辟容端章，黼坐儼赫，金史玉童，拱立擎侍，瓜華香火之案，棖題牖楯之節，戶不改席，光輝燭人，恍如乘焱車羽輪而上覲紫皇於瓊宮，不知猶吾南海也。功甫訖，公擢藩臨漳，有日東去。於是道士陳行堅帥邦之秀民二十有六人來，合辭言曰，願有所記。天子萬年，介爾景福，公之於吾君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

富，吾民之於公也。邁既書其事，且又繫之以詩，其辭曰：

天池北陟，粵嶺東麓。銀宮旃旒，瑤殿謨謨。陛納九齒，閭披四目。楯角儲清，簷牙袤縟。雕牖紺閉，鏤楹熠煜。元尊端拱，泰上秉錄。繡黼周張，神光睟穆。寶帳流黃，溫幄結綠。翠鳳千旗，紫電溜褥。星伯振鷺，仙翁立鵠。昌明侍几，眉連捧燾。月節下墮，曦輪傍燭。凍雨清塵，喬雲散縠。釣籟虛徐，流鈴陸續。童初淳潛，岫嶠蓄縮。嶽君有衡，海帝惟儵。中邊何衛，時節朝宿。颶母淪威，瘡妃謝毒。丹崖罷徼，赤子纍福。億齡聖壽，萬世永錄。道光《廣東通志》卷二二九。又見光緒《廣州府志》卷八八，同治《南海縣志》卷二四。

〔二〕官：原作「宮」，據文意改。

拄頰樓記

長樂固大府，而郡太守又總管七閩諸軍，故官屬常多。通府於文武內外蓋數百員，止舍於官不足，於是有取僧房而宇者。並城南而西，其山曰烏石，寺其下者以八九，神光最大。林子明父得其東北隅居十二居之，其高敞有樓，下視野綠萬畝。正面山數重，屏立如植。長江橫陳，坐見潮汐來去，相與合奇聯勝，獻狀于寸眸間。異時傳弟以貯瓜華香火，不貴重，景象鬱怒，亦逝去不顧。明父始主

治之，徙書且萬卷，日哦其上，起居飲食，未嘗一不與山接，既得主人而境益章。憶予初過之，問其所以名，曰未也。意其豪搜巧會，要必與山相直然後已。它日又至，則已榜出楹間，壯甚。睨而視，乃其婦氏筠翁所書「拄頰樓」者字也。既坐，明父曰：吾至是歲再矣，天子命我從事幕府，月受奉五萬錢，囊米之入足以飽妻子，其不宜敢佚也明甚。然乘馬從徒，不名一勞，他人劫劫，已獨厭暇。間歛板上府，偶旅尾官長後，客禮輒退，微毫分事可白，衣卧蚤作，文書不得縈介。已則登茲樓，賓青山，岸巾持頤，爽氣自至，所謂手板者顧不挂眼，吏如是不既幸已！予將以是文壁間，必子也爲我記者。予曰：子之賢遠於人，食其食必知其官，充是心以行，富貴恐溷子耳。於是歲苦饑，明父方□檄護羅旁郡，則有日須其還，將試以在東米價問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三〇。

全宋文卷四九二〇

洪邁一〇

御書閣記

若稽古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既以聰明聖武，戡濟多難，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投戈息馬於世紛萬殊，泊乎無一嗜玩，唯翰墨栖域，天縱神與，特致志顓心，不舍食息。淵妙沉著，顧章誕、鍾繇。所擅正書中取威定霸，高處視古無上，帝中第一，殆隘麼不足言，羲、獻、諸庾，固已望洋歛避，矧唐歐、虞、褚、薛輩，直可與臺命也。《詩》、《書》、《易》、《春秋》、《孝經》、《論語》、孟軻氏，凡幾書，書凡幾帙，帙凡幾字，一一肆筆而成。翥鳳翔鸞，震蕩輝赫，端正嚴重，肅如神明。當是時，每終一經，輒詔玉冊官摹刻，編以石本，侈錫方夏光天之內，蓋郡載其書。昔人謂萬世之下，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爲旦暮之遇，況乎親見帝王以爲之師，恩斯勤斯，士宜如何報也？妥奉當在類宮，蘇爲吳盛府，故有六經閣，燬於兵。紹興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喚始改建學，室宇宏備，夸雄

他邦，閣獨未克立，而皮置石經於大成殿。仍儉就寡，瓜華薌火之敬弗答弗涓，揆於祗瞻，殊甚不稱。寥寥向四紀，郡博士領諸生數有請，二千石亦數留意，然畫不堅定，會其凡輒中止，更數十政，訖莫之能爲。淳熙十四年，秘閣修撰趙彥操至，平易中和，敏絜莅業，用善政得民。蘇比比多事，且去天咫尺，南北問途者銜舟接軸。冗叢厥身，居東道主，第知承迎過客，趣了停傳爲先務，樸遯馬上，戴星而入，民瘼不暇問，尚安以教化勸功爲哉？彥操纔旬月久，非能滋民使多，浚財使豐，辟土使廣，而千里一旦廊廊如仙晨道院，於是以一閣之任自予。即舊址度爲三楹兩翼，三其檐爲高六十尺，爲廣七十有五尺。材木以壯買，瓦石以碩市，工以募來，發公帑贏儲千萬給費，相以滄錢二十之一，毫釐之須，於我何取！慮卜於素，五縣乃不知。去年秋七月壬戌命日，今年春二月丁卯成。一區之宮，若飛從天外，行人駭觀，凝立如植。彥操寫其製以告當塗守邁，使識本末。臣恭維西箱清穆敞閒之處，至尊壽皇聖帝奉先追孝，方勒崇煥章，建官列職，燕迪宸奎之昭回，上模紫清，一時臣子，宜有以効尺寸。彥操羽儀宗支，嘗典正京邑，參侍從，茲息偃輔藩，首能擴尊君親上，然後興學之誼，鳩此巨役，章天顯休，僉謂當刊表樂石，以誌不朽。其詞曰：

故吳所都，上直斗牛。今爲畿輔，氣壓百州。沉沉學宮，鼎以傑閣。爛其天光，照我海嶽。倬哉高皇，肆筆成書。石經百卷，方國是儲。岿堯千雲，翬若有造。誰其尸之？臣曰彥操。洞庭之山，具區五湖。龍螭萬數，右翼左趨。惟爾有神，實主張是。時即來朝，敬千萬禩。《吳都文

粹》卷一。又見《吳郡志》卷四，《洪文敏公集》卷六，《經義考》卷二九〇，光緒《蘇州府志》卷二五。

重建梧州府學記

服嶺而南，以千里名州者三十七，繚以大海。其山則羅浮、桂林、陽朔、韶石諸峰，皆扶輿嶄秀，有仙者窟宅；水則昭潭、武溪、潯灘、真湟，淪漣清瀉，可鑑毛髮。至於光靈紆餘，發爲草木之祥，如水沉都梁，素馨之葩，薝氣郁烈。象犀玳瑁珠琲之湊，窮天下之產不足以掩之。都會蓋如此，獨人物効奇，闐然弗章。由唐至今五六百年之間，卓然於時者，曲江張文獻公、余襄公、日南姜公而已爾。是豈山川炳靈精采，盪於異物，使魁奇偉麗之氣不淑諸人耶，何其略無而僅有也！余嘗遊南方，私爲其人太息。蓋閩、蜀與粵，是三者均所謂斗絕不毛之區，而蜀移於文翁，閩變於常袞，今言多士者指二部爲甲乙。惟粵獨不幸，無良二千石心乎教化者尸盟之，至環地萬里而漠然自外於上國。蒼梧自漢爲郡，入本朝有陳公恭、梁莊肅爲之守，其風聲氣俗直出他郡。顧學校褊陋，不常厥居，於山之巔，於冰井，於鰐魚池。其後逼於縣舍科詔取士，又不於其鄉而於潯於容，最後葺於僧房。白袍紛紛，移徙之不暇，奚暇誦詩讀書，以倡其心！今任侯爲州，獨齊魯其民，顧瞻校宮，以爲當遷。爲諸生相攸宜而得神霄宮之舊址，高明有亢，龜食其墨，禮殿齋廬，閤嚴靜深，廂廡門庖，秩秩井井，又作議道堂以待三歲角材之地，并之爲八十一楹。經始於舊年之仲冬，斷手於今茲之仲春。木出於山，賈人不知；費出於公而樂助者四十一鄉，民不知；工出於鄰邦，州兵不知。規模奕然，粵中無足

與比。既成，侯作書請記。余謂士者自修於窮閭之間，而待舉於朝廷之上，雖羹藜飯糗，顓顓於寂寞之濱，固有窮乏其身而安之者，此其志豈一朝一夕之爲哉！有屋以居，有粟而食，用其藏修游息之暇，以求夫存心養性之道，聖賢闡奧，直階而升爾，一第常也，何足以恩我爲哉！諸士子其勉之，必有不期然者。侯名詔，眉山人，嘗令豫章之進賢。余行其塗，得歌謠於田里間，又嘗過侯清江之居而爲之賦凌風閣者，然則記學之成，所不得辭也。雍正《廣西通志》卷五六八。又見《粵西文載》卷二五，《永樂大典》卷五六八，同治《蒼梧縣志》卷一一。

欵乃齋記

筠塢西限以小關，曰鎖松。其外地十畝，由郭門至此爲最高。彭子叔暘得之，轉畀予。予作小齋，規模廣深，與崇桃正等，獨於前增一楹以迎雨日。正坐所見，已如媚川樓上，信其爲最高不疑。漁舟常百數，滅沒淵澤，櫂歌撓音，與波下上，非宮非商，意韻自遠，故扁曰「欵乃齋」。二字本書爲「欵乃」，見元次山、柳子厚集中，其音如襖靄。涪翁始以欵爲欵，雖字異，音則同元、柳。相去久遠，流傳或譌，翁當有所據。予嘗三游三湘，習聞此歌，至今故髣髴在耳，惜無「一聲山水渌」之句，孤負棹船郎。柳別本或并二字爲櫂音，又別出一靄字，非也。齋後兩室，窈而深，可受六七客，通曰「桂隱」。《永樂大典》卷二五三六。又見《履齋示兒編》卷一三。

洞齋記

姑熟郡治東偏有屋三間，衡三十尺，從丈九，曖昧苟簡，不與風日接。前守張幾仲小爲致葺，訪後圃竹亭淨香廢扁表出之，而種竹百箇。既其實，于今三年，竟亦不能佳也。屋日朽，竹日悴。正面棚葦深且低，巧爲鄣翳，繙書燕坐，未晡時已思秉燭。脫陰雨，憤憤無所見，用繫爲索。故雖踴步堂奧，而至則倦厭，或不暇御茗盃輒起。予惜焉，即日革前楹屋而瓦之。凡室中之故，若牖若壁，盡撤棄弗用。爲八窗四戶，檻其旁以高召明，延晨曦而納涼颺。穿門庭右，客至可通車馬，地不改辟而軒豁獻狀。顧舊名不稱，使復初，而命此曰「洞齋」。世指神仙所宅曰洞府，山川之勝處曰洞天、洞淵，高門綺疏邃而廊者曰洞房、洞戶，是皆不可擬。至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君輩數百人。如周伯仁之肆言，吾又不敢。今之目吾齋，特有取於「四達皇皇明白洞徹」之意云。就賦詩曰：

佳眠起清坐，目送孤飛雲。婆娑此室中，浥浥爐烟芬。鬢邊霜千丈，羞說翰墨勳。桃李春未了，明粧羅縞裙。庭竹雖不多，照屏友墨君。俗塵斲已盡，底用成風斤。《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九。

松風閣記

樂平之北三十五里有蒙溪，泉從山而下可數百尺，清泚邃澈，稱幽人達士所棲越。余仲庸居之，自其先公已稍稍經理，仲庸又建閣三間，名曰松風。家素單枵，不得爲高華，藉奇太虛，取適暇日。鉅松千章，如揖如驚，每風噫萬竅，聲盈穹淵，蓬蓬泱泱，溪水皆立，含商嚼羽，靄有餘韻，如張樂洞庭之野，詩人不可狀，丹青莫能摹。凡花竹梅柳，人力可以漸致者無不具；雲煙雪月，物景可以相交者無不宜。閣雖小，賢於廣厦千間遠甚。仲庸學古精賞鑑，商周彝器，晉唐以來名畫逸墨，到手不容贗。特患力不副識，隨其所有貯閣中。最善文，即提筆千言不停輟。蓋嘗角藝南宮，造物戲人，診以目眚，於挾策望遠爲兩妨。如是者七年，久而意象瀟然不少置。片辭之就，倩侍史乃傳。夜坐窗下，聽諸郎讀書，輒踴躍。喜今厄運訖，金篦刮膜，眸子復瞭然神明，且還舊觀，溪山之靈當賀。主人翁光春盛秋，端不虛擲，孰能居心物外，分勝邱壑於塵煩膠擾中，謀三日間爲仲庸一遊，屬耳天籟，白飯青芻，定不爲僕馬惜，正恨欠此客耳。詩文若干篇，曰《穢稿》者，藏焉。機絨律協，使人把玩諷味輔頰間，馨澤芳新，愈出愈奇，所以名太謙矣。同治《饒州府志》卷三，同治十一年刊本。

風亭記

天地界人景物，不能純全。華有餘者清不足，山之得雋，水必負負也。太末之爲邦，登臨有勝多矣，然其病不能出吾二說。今吳興施侯德初爲之以盡力拊民之餘，諸凡意見，復出事表。登城西邊，坐所謂雨觀者，回瞻稍南，於寂不宜，則立屋兩楹，而名之曰「風亭」。凡亭之見，遠則與山謀，近則與水謀。馮闌而左，萬室了吾目中；右顧悠然，村春相而漁唱響也。登臨之所，當勝於是，無一不滿。予爲寓客過焉，侯飲於其上，須記，道所以。予謂侯頃受知明天子，爲史立柱下，入左掖，作諫官。一旦來典州，不下几席而山巔水厓常若在顧盼裏，其爲人春風蓋不以一言盡，斯亭詎可既乎！予亦有酒，不知所以言，姑道醒時語如此。民國《衢縣志》卷一七。又見嘉慶《西安縣志》卷一四。

高州石屏記

高州茂名縣，本唐潘州也。縣界有黃尖嶺，父老言昔有仙人姓潘，居此鍊丹，近十數年來，工人入山鑿石，乃得樹木屏於石中。蓋仙所遺丹劑墮地融結者，一層復一層，殆可揭取，但枝葉端正者百無一二。民黃氏擅此山，外人欲采伐，則先以鹽綵與之，然後入山祀土神畢，徐徐施工。朱子淵爲桂

帥，致兩屏遺予。老榦扶疎，上挾雲氣，下臨廣漠，混然天成，略無斧鑿一蹟。非若祁陽所產，藉人力磨治，故痕齟高下，失其自然也。又云海函萬族，無所不有。范石湖《虞衡志》嘗載石栢，今方得一株，自海底石塊上生，根株盤錯，枝葉如畫，其色紫，其根白，其質皆石也。天陰雨時，必有水珠在葉上枝間，亦有栢子，皆石脂凝結而成。子淵賦詩云：「海物難窮造化奇，後凋惟有歲寒知。誰將修月黃金斧，斲就凌霜紫玉枝。直幹渠容塵點浣，靈根偏與石相宜。天然不假栽培力，肯逐春風盛與衰。」予和之云：「海底靈根石効奇，山經地志不曾知。凝酥幻出珠千顆，染紫裝成玉一枝。鶴骨龍姿隨質見，鸞棲鳳宿與香宜。元戎高唱真難和，媿我年來筆力衰。」又有石梅、石松，則未之見也。《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九八。又見《粵西金石略》卷一〇，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四，《桂林石刻》第二二九頁。

楊少師宅記

少師名傑，字子寬，太師和武恭王存中之子。爲通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特贈左光祿大夫，累贈少師，謚懿公。早嬰軒裳，而棲心丘壑，買洞庭西山明月灣地，營別墅焉。《震澤編》卷二，

明刻本。

銅雀硯銘

鄴瓦所範，嘻其是邪。幾九百年，來隨漢槎。淬爾筆鋒，肆其滂葩。倜儻寶此，以昌我家。《容齋續筆》卷一二。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七。

興和硯銘

魏元之東，狗脚于鄴。吁其瓦存，亦禪千劫。上林得鴈，獲貯歸笈。玩而銘之，哀淚棲睫。《容齋續筆》卷一二。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七。

灌池硯銘

範土作瓦，既埴既已，何斷制於火而卒以圉水。廟于漢侯，今千幾年，何址蹙祀歇而此獨也存。縣贛之雩，曰若灌池，研爲我得而銘以章之。《容齋續筆》卷一二。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七，同治《贛州府志》卷一八，道光《雩都縣志》卷三一。

益齋銘

并序

閩中劉先生以《易》得官，閩之言《易》者喜道之。吾兄景陽侍叔父奉吏，居建安三年，益從劉游，得要領，能爲人誦說。既歸，碎所居爲齋，萃群書讀之，取於其經而名曰「益」，顧弟邁曰：爲我識之。邁未嘗爲《易》，不能言，而吾兄之旨不可拒，則爲銘曰：

左詩右書，組華釀腴，景陽之居。嗜善如飢，救過如食，景陽之益。腐輔嗣之脣，其說鑿，其濡客齋之管，維以銘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四。

東坡畫贊

世之傳先生者多矣，西湖之容少以澤，儋耳之狀鰲而皤，鵝城之麓，帶障以胸，雪堂之野，清英而粹和，皆彷彿其近似，曾未足以爲東坡也。是出于蘇氏之廟，宜最明無差矣。至其道德文章，瞰如日星，萬世而不磨者，蓋不在夫丹青之唯阿也。《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八。

老梅屏贊

崢嶸突兀，茹鐵爲骨。凜然冰姿，氣壓群木。近似則然，孰知其真？儲萬斛香，先天下春。《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六。

黃侍御葆光傳

黃侍御葆光字元暉，黟縣人。少孤，刻意於學。年十六，居太學有聲。四試禮部不第，縣欲以應八行科，辭不就。從使高麗，補將仕郎。以銓試優等賜進士出身，調齊州司理。閱獄囚枝蔓者，一夕遣數百人。通判以爲疑，視牘無不當者，上其事，進秩修職郎。政和三年，召除太學博士，又以薦者賜對，改秩除校書郎。後爲左司諫，以言事忤蔡京，徙符寶郎。七年，除侍御史，言常平法壞，及乞推陝西監司赴所部燕之禁頒之諸路。郊祭百官饗餼用羊數萬，屠割烹煎，腥羶淋瀝，請竝支食錢，以稱嚴恭之意。北方歸明人李良嗣撰《北夷錄》、《平夷書》，大臣主之。擢秘書丞。葆光論良嗣犯罪亡命，斬於免死，既妄撰平夷符書以干進，萬一語泄，致生嫌隙；又良嗣私問骨肉消息不絕，此其心亦未易量。自祖宗至今，納疆土、携族帳來歸者不過崇以虛名，厚以廩祿，置散地羈縻之，未聞養之華

省。因列五害，以防微爲戒。條三省樞密院吏非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革之省費月數萬。因請更中外引例破條及無條制直陳乞者，令各守成憲。又言君尊臣卑，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抗。引《洪範》威福剛柔之說，以爲威福之柄在我，和而順者克之以柔，強而弗助者克之以剛。用剛克則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慝；用柔克則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信。先王所以操利勢馭人群而莫敢撓者以此。徽宗令左丞讀其奏於殿中，以示大臣。知兗州方邵輒至國門，求赴堂稟議，葆光奏請重竄之。上悅，面諭曰：「未嘗有人敢言此者。」又論崇寧後增置兼局之費有百，令蔡京裁定。京乃陽請一切廢罷，士論藉藉，上疑不可行。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七員，檢討官十有六員，制造局文武官三十餘員，豈無可裁定稱上意者？他日因雨澤愆期，奏對言：「君臣同心相濟，然後可以寅亮燮理。今師臣蔡京開僭擬之路，負委任之意，啓跋扈之心，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皆依違畏避，此所謂天氣下而地氣不應者。」章入不報。京陰中以事，移卿寺。未拜，謫昭州安置。宣和二年，令自便。尋以職方員外郎召，未至，復主管江州太平觀。其《謝上表》云：「言之未盡，悔也何追？」四年，知處州。州經寇攘，前此民賃官地居者，至是豪右增直強請。葆光至，悉按治如舊，輸賦閔囚，每事經意。爲建學，請監書。閱二歲，除直秘閣，再任，疾將革，聞蔡京罷，喜動顏色。沒之夕，家未有繪象，索之民間，得百餘本。葆光尚氣節，喜推挽後進。開口論事，無所隱諱。博涉經史，又尚理趣，素惡積財，俸餘以賙親舊，爲嫁女奉喪，家無所餘。郡人斂賻五十萬，子由中却而不受，相與述其勤事感疾之狀訴於朝，得一子官。《新安文獻志》卷七七。

呂密學濬傳

呂密學濬，字濟叔，揚州人。景祐五年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亳州。康定中，獻其所業，召試學士院。賦及詩三入上等，除著作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修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濬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爲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濬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濬亦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爲例。時蔡襄、韓絳皆相繼出守，而歐陽修、賈黯亦求郡。知制誥劉敞疏論邪正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反是。呂濬、蔡襄、歐陽修、賈黯、韓絳皆有真質，無流心，議論不阿，有益當世，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而殿中侍御史趙抃亦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上悟，頗留脩等，濬徙成德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濬請罷之，以答天戒。還判流內銓，知和州，坐言者分司南京，知池州、江寧府，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時爲京尹者比不稱秩，濬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跡。嘗以職事對，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帝悼

念之，召中書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宜優給賻禮，官庀其葬，以厲臣節。」敕其婦兄護喪歸。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之。《新安文獻志》卷九四上。

英州南雄二節婦傳

紹興五年，英州觀音山盜起，標掠所過，鄉村空其人。至曲江村，有書生吳琪者用竄免，其妻譚氏不能俱，與鄰婦人數輩爲賊得。譚在衆有姿色，群盜爭主之。或臨以刃，欲強辱之。譚怒罵曰：「若賊也，今所行甚獷無道，官軍瞬息至，血肉餒狗猪矣。我良家女，豈若偶！」賊意自失，然甚愛，冀尚可回誘，鞘其刃，啖以雋語。譚輒痛罵，奮袂狻其腕，賊袖殷焉。度無可奈何，殺之。後官兵至，盜所向槩執者皆得還，曰：「使吳書生妻不罵賊，一辱之忍，今歸弗死矣。」爲吳生言其取死時狀然。同時有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陷於虔盜。留盜中數日，有欲與之牀第謀，謝吐其面曰：「寧殺我，我不汝徇也！」盜怒剉之而去。後十有七年，予來嶺南，有僧希賜、秀才黃文謨雅爲予說如此，予歎息久之。洪子曰：自《周南》之詩熄，姆傅師保職廢，爲女婦者曹不識彤管之爲何物。曠二三百年得一人，史氏必謹志之，曰烈女。今夫譚、謝二氏出於越絕下邑蕘人蓬藿之家耳，不熟衿襜帨鞶之戒，無珩璜琚瑀之節，習貫見聞又非有則範以自厲也，一旦橫逆不撓，無所顧惜，視其

死與牖下不異，視書史劉更生所記摩肩無少慚，可不爲難得乎？此予所以興嘆也。人之生東西南北，不常味人善於齒牙間者，不一能然也。使予無南來，希賜、黃文謨不我告，則譚、謝之事，今雖在人間，極不過十數年歇矣。用是以占山林膏壤之士，修潔履蹈，沒沒不得傳，同煙雲變滅者，可勝道哉！此予所以又嘆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揚烈婦高，愍女雖賢，得李習之之文，是以名益彰。予識痹名隘，文不足有所起，則夫二婦人雖幸而得書，與不傳等耳。此予所以又嘆也。作《英州南雄二節婦傳》。《永樂大典》卷六六六。

上天竺講寺碑

華藏世界，毘盧覺海，萬億河沙，諸佛菩薩，均以大慈能仁闡豁悲願爲出世導師，而隨念融攝，從聞思修，使末劫有生，持戴瞻仰，如在其上者，惟觀音大士爲然。自給孤靈山，勝身瞻部，兜率、毘盧之宮，補怛、洛伽之谷，無量無垠，魔區鬼窟，未有不靈赫示化，暢宣正機，而放大光明，覺有緣衆，接物利人，因病施藥，直若家至戶到者，惟錢塘天竺爲然。故其肇始於道翊師，示夢於錢忠懿，顯祠於咸平，浮像於天聖，易十方於妙臻，還舊貫於元淨，塵塵剎剎，久而愈昭。於是有靈感美名之錫，當時寶光示現，濬發兆祥，絢爛躋升，上澈霄漢，湛然虛明，普照四天。知制誥呂夏卿、龍圖閣學士沈文通、寶文閣待制陳軒紀載於前，可覆視也。遭靖康孽火，鞠爲灰燼。蒿目淺智，意其復

初爲難。人天護承，否極必泰。大駕南巡，狩臨是邦，紹開中興，寧濟方夏。雖英謨雄烈，士業得以憑藉；然窈冥沕穆，非菩薩焉依？凡請雨謁晴，不嫌於屢，故六七十載，昭事愈飭。傳序三聖，年增歲加，錫鑾和鈴，薦往法駕。捐內帑金幣，俾建經、鐘二樓，會法安僧之堂、羅漢之閣、水陸之宇，視所應爲，次第崇立。孝宗創於西北隅，啓十六觀，賜之玉缶觚彝，珠宮金相，寶冠纓絡，價值數十萬緡，親製贊文，特書兩扁，終之以法輪寶藏。聖安太上亦揭賁雲章。今皇帝又申永作天台教寺之旨，凡禪律賢首，慈恩異宗，毋得窺覲更易，然後學者知所蒙賴。是教也，本於智者建化，以妙爲宗，以如爲體，以法華三昧爲極致，以安養國土爲依歸，以止觀爲修證之要。蕩一切塵，以空爲觀；立一切法，以假而觀；究一切法性，以中而觀。以五時八教判釋如來，一代訓典，訖於無生真諦，超最上乘。教海淵深，義天高遠，業空緣廢，理勝惑亡，等於太虛，無惡不斷。厥令水精之域，圓滿清淨。其門庭燁如，其堂殿穹如，其觀閣迴如，其廂廡邃如，群居以智導迷，人知選佛之場矣。先後住持者，曰惟日、曰若訥、曰師覺、曰妙珪，皆擢錄教門，實稱僧中龍象。珪遣信求記不置，既書之，而又系偈言。其詞曰：

北山鎮錢塘，三竺分鼎峙。西峰居上頭，氣與下中異。南無觀世音，的以何年至？至今無作相，在此猶在彼。雖自西徂東，而實未嘗動。法門元不二，一一成菩提。應生無住心，了不滯空有。以我清淨眼，普鑑阿耨塵。白日當空虛，豈復留纖翳？皇居尺有咫，天近聖澤彌。多羅蓮花臺，不與昔時似。高皇屈萬乘，孝祖親製文。玉觚寶瓶彝，冠珞粲珠琲。價值百千萬，莊嚴不遺

力。誰言佛土遙，小叩則小應。炎天六七月，要雨雨隨注。乃至請晴霽，應念便護感。左右十六觀，攝彼散亂心。天台妙教宗，永永傳真諦。蕩蕩水精域，化樂侔天宮。太上及今皇，瞻敬更無極。咨汝白足士，思報君佛恩。善修成法身，一證一切證。譬如航巨海，龍驤駕高檣。無風送吹噓，難擬徹彼岸。珍寶秘幽谷，虎豹嚴衛守。無人爲我先，可到不可致。菩薩具方便，總持觀十方。爲巍大道場，誓願徧應物。紫金光結聚，若非煙非雲。闡宏慈悲心，爲汝衆生父。念今聖天子，與佛俱有緣。拈花世尊前，咸透第一義。求闡無盡藏，護國并福民。剎那彈指間，聞見悉成佛。惟日暨訥覺，於今妙珪師。稽首大士前，洗我綺語業。《杭州上天竺講寺志》卷九，武林掌故叢編本。又見《西湖志》卷一三，《洪文敏公集》卷七。

太尉劉錡碑銘

慶元元年

靖康元二之際，天下殆哉！真人龍翔魏沛，斷鼇立極，東奠淮、楚，西妥梁、益，北拓樊、襄，皆梟俊禽敵之臣，實策是賴，厥功茂焉。然暴評長短，蓋有所謂一時之功者。至若武穆劉公錡，穎上之勳，卓犖宏偉，是誠基本所係。吾家忠宣公爲羈幽朔，薦持上林，係帛書，大概言北國權挫膽落，有捐燕以南之意。蓋其威宣沙漠，視古良將，真可雁行立。巍巍難全，醜正接迹，上爲元宰所憾，旁遭要人所倚，朝萋夕菲，左而遠之，不使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吉甫受燕喜之祉而無孝友張仲者爲之

內，李愬著淮蔡之武而無晉國裴公者處於中，栖遲暮年，再執戎柄，功名有訖鬼得而乘之，悲夫！公姓劉，諱錡，字信叔，出自廬南鄴陽，寄居秦州成紀。曾祖贈檢校少保，諱球。祖文史副使〔一〕，贈太子太師，封吳國公，諱惟恂〔三〕。考瀘州軍節度使，贈太師，加封吳越國公，謚威肅，諱仲武。母薛氏，繼母王氏，皆封夫人。公行九，生未冠，威肅破羌歌成，獲王，徽宗盡官其子，補公三班借職。以軍功累官至太尉，卒年六十有五，贈開府儀同三司。容貌偉碩，眸子瞭然，美鬚髯，聲音如洪鐘。喜威儀，守禮法，究涉經傳，每自比王忠嗣、郭汾陽。天性善射，從父西邊時，斛貯水牙門下戲，一發中之，拔矢水流如注，再發正室其穿，泯不見罅。穎威既立，名聲嶄於朝野。使者來，宴都驛上價，諱酒，其長竊謂曰：「盞裏沒四兩，何不飲！」亮之至也，令有敢言公姓名者斬。率群下坐帳中，較南朝諸將孰敢當，先以數十，皆隨對，最後指公，莫有應者，亮曰我自當之，其見重如此。天不與齡，貴而不極於用，用而不盡其長，邦國殄瘁，識者太息。封彭城郡公，食邑九千六百戶。元配薛氏，永國夫人，繼鄒氏，和國夫人，皆先亡。男三人：長涓，忠翊郎；次津，武節郎、鄂州右軍統制；次淮，承議郎、通判江州。孫男械，忠訓郎、徐州信陽軍巡轄馬遞鋪，楫，承忠郎、監新化稅；樞，忠訓郎；秘，承忠郎、監崇仁稅。同時大功臣子官執政，握節鉞，正位陸尚書，視留兼車法從論撰，爲几篋中物。公子孫名宦甫爾，可勝嘆哉！後來健將如郭振、趙搏、員錡、許青、郭江、許贊、王明、王世雄，皆出部曲，建方面勳，用兵行師，蓋有祖述，功在廟社，代不一書。與鄒夫人合葬谷山寺南原上。太常摭折衝禦侮臨難不忘國，國惠謚之曰武穆，禮也。薨之三十四年，累贈少傅。

淮始來告曰：「先公麗牲之石未刻，蓋闕如也，敢以請。」邁敬撰先君子手澤，涕泗彌襟，且嘗得拜於賓階，其於勒崇揚徽願之久矣，故請不待再，銘曰：

國之將興，爪牙實賴。將得其人，敵王所愾。泰山四塞，喬嶽洪河。是謂西山，良將孔多。种姚郭吳，世擅俊軌。彼劉之英，表表愈偉。丕顯威肅，震於臨洮。乃生九龍，門風益高。豈無象賢，美玉沽匱。卓哉稚虬，屹立於獨。小試震武，厥聲已齊。夏酋喪元，羌兒啼啼。涓灘之庚，京洛橫潰。羯胡宣驕，易我堅對。挈提孤單，于穎之疆。封豕正搏，扼其喉吭。狺狺犬渠，稟悖以伏。黑雲壓城，頃跬破碎。螳蜩山立，墮吾目中。三戰三北，萬屯掃空。誰云敵剛，隨指輒仆。奉頭鼠辱，死不南首。懽騰天顏，褒挹傾都。遂建麾節，督於騎肱。清溪柘臯，銳策奇伐。孰爲讒蝨，不我祿答。頓之渚宮，春秋六更。我以柔治，爲民扞城。元凶飲江，矢俾送死。功名欺人，病訖不起。方航大川，斷其楫維。遺珍至今，天實爲之。禦侮折衝，難不忘國。容臺節惠，名弗虛得。長沙杲杲，稟惟公藏。三十四年，模檣列行。碑成何遲，我最其目。廟社元勳，過我必肅。同治《都昌縣志》卷一一，同治刻本。

〔二〕文史副使：似當作「文思副使」。

〔三〕惟恂：按《紫微集》卷一四所載追贈劉錡三代制，其一爲《故祖恂可特贈太子太師制》，疑此衍一「惟」字。

孺人陳氏墓誌銘

休寧於新安爲縣，於縣有滕溪，於溪之人有陳氏，男盡爲名人，女盡嫁策策知名士。故同里程承事君諱畎，娶于陳，得今夫人。夫人處士與之女也。自其幼時，實能起孝敬，事父母。嫁，移諸舅姑。舅沒，姑亦老，夫人季於衆婦，獨身忠養之，調停節適，委曲至到。二姒良以爲弗如，姑亦曰季宜我程氏。春多祠，正月率朔迨晦，夫人與雞俱興，湘濯亨孰必躬親乃薦賓。延師資整訓諸子，拊卑承尊，禮法周備。東西家時節相往還，人人意滿去，無一退言有負己者。異時用，緩急叩門，稱力爲之盡，不以前故芥蒂，於是閨門之稱震，遠近如一辭。承事君申申安安，內得奇助，見其子大昌名進士，底聞成家。承事君即世，夫人教餘子愈益力。中女擇對未決，大昌官太學，得婺士楊大法於諸生中，歸以女，曰：「壻如是，何必嫁官人？」未幾楊優入舍選，將對策大廷，即除官，聞者證夫人賢有識。大昌由學省入佐著作秘書，至駕部郎，直皇子慶王講，夫人享恩封，安輿就養。母汪在鄉里年考高，輒再歲一歸寧。他日歸，駕部拜乞留。留少須臾而汪以病告，載星徂南，胗絮湯餌，浹日而永訣。爵踴鷺彌，如孺兒之初去乳保，曰：「吾不蚤侍母，今舍我，吾生復何憊？」時春秋六十有二矣，法不致毀，竟以病。病且篤，子婦薪食肉輔病，牢不可。氣息憊然，逮於不能，病遂以卒，隆興之元年十一月二十有六日也。凡六男子，駕部君最長，次淑昌，全昌，世昌，道昌，其最少曰文昌，

亦以材爲博士弟子。大女適朱庸，季適吳輝。夫人氏之喪，駕部謁急，府王釐尚方珍錫以賻，爲觀瞻者榮。駕部籲哀痛中，卜宅兆未得。去年之秋，異人感于宵夢，褐衣長髯，自云皇父氏，來告曰：「有竈直艮，在朱之原，山川翬翔，後其熾蕃，而庀而役，冬當獲旃。」覺而諱于墓師物其地，地與夢協，將以祥之明日大葬。駕部君哀未盡，能自割以禮，使來請銘曰：「吾母亡矣，而有不亡者壽，能壽吾母者子也。」予與君知聞十五年，久同僚於三館，爲甚厚，銘何說以辭？其詞曰：

孝敬其身之，本諸蹟也。鄉閭我儀之，善斯則也。有子實昌之，天報格也。耄齡不崇之，壽胡嗇也！卜宅誰朕之？神告嘖也。矢詩以颺之，詔于嘯也。《新安文獻志》卷九八。

紫宸大宴致語

廟謨先定，百官修輔而厥后惟明；黼坐端臨，五帝神聖而其臣莫及。《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

敏公集》卷八。（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四九二一

吳 益

吳益（一一二四——一一七二），字叔謙，開封（今河南開封）人，高宗吳皇后之弟。建炎末以恩補官，累官至太師、保康軍節度使，封太寧郡王。乾道七年卒，年四十八，謚莊簡，追封衛王。見《宋史》卷四六五《外戚傳》下。

乞差破給使人并免減宣借人奏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

益先除少保日已降指揮，恩數並依樞密使例，今乞依例差破給使使臣。所有先借人已經裁減外，合減七人，顧募再合減一十一人，乞免行裁減。《宋會要輯稿》儀制四之一九（第二冊第一九〇八頁）。（刁忠民校點）

蔡 洸

蔡洸（一一二四——一一八〇），字子平，仙遊（今福建仙遊）人，徙湖州（治今浙江湖州），襄曾孫。紹興中以父伸蔭補官，乾道初爲大理丞，出知吉州。召爲刑部郎，徙度支。六年，除直秘閣、知鎮江府。次年，兼總領淮東軍馬錢糧。遷戶部侍郎、司農少卿，仍兼淮東總領。淳熙初，歷吏部侍郎、吏部、戶部尚書。四年，以徽猷閣學士奉祠歸。七年卒，年五十七。見《宋史》卷三九〇本傳，蔡戡《定齋集》卷一四《大父（伸）行狀》。

乞嚴禁諸縣私名冒役之人奏

紹興三十年八月

伏睹紹興二十八年郊祀大禮勅：「契勘昨緣州縣監司公吏猥冗，已降指揮裁減。及犯罪停罷之人，訪聞往往循習積弊，別作名目收係，既無吏祿，則取給百姓，至於教唆詞訟，變亂曲直，擾害公私。並日下罷逐，與免科罪。仍仰提刑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聞。」一切見近日諸州縣監司吏額之外，略已去矣，獨有諸縣未能恪意奉行，頓革此弊。除吏人定額之外，依前潛置私名，號爲貼書款司，其徒尚繁。每一劇邑有至一二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縣官利其便於使令，一切不問。朝

入縣門，百十爲群，散之吏舍，行遣公事，操切百姓，乞取無厭，抵暮無有垂手而歸者。使鄉民日贍一二百人，自然膏血盡矣，何爲而不困耶？且有老姦巨蠹，累犯斷停，置身無所，專務刺探縣道，持其短長。苟或不容，則假托姓名，妄興詞訟，官吏畏之，無敢不留。公事一入其手，則舞文弄法，擾害公私，正如詔旨之所謂者，可不逐乎？伏望申嚴行下提刑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去處，即依赦勅指揮按劾施行；私名冒役之人，一例依條斷罪。《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一〇三（第四冊第三五〇七頁）。

復置淮東總領所事奏

乾道七年五月

承指揮復置淮東總領，乞依舊作浙西江東財賦淮東總領錢糧所爲名，戶部給納所却行廢罷。所有應干合行事件，欲乞並依前後總領所官已得指揮施行。本所元管印記，近緣省併，別降兩淮總領所印記，今既復置，所有淮東總領所元印乞依舊行使。《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五六（第四冊第三一九四頁）。

乞支撥官會收糴米付淮東總領所椿管奏

乾道七年八月

本所椿管米除取撥外，尚有米一萬六千餘碩。雖近蒙指揮令江西和糴米內取撥一十萬碩赴本所椿管，若無拖欠，除綱運破耗外，通不滿十萬碩。乞科降官會本錢付所，委官諸處置場，依時價收糴，

同本所見椿米一處椿管。《宋會要輯稿》食貨四〇之五二（第六冊第五五三四頁）。又見同書食貨四一之九（第六冊第五五四一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三六頁。

請令鎮江建康行在榷貨務月具收支鹽課報淮東總領所奏 乾道八年八月

鎮江榷貨務則賣臨安、平江、紹興三州之鹽，建康榷貨務則賣淮東諸郡之鹽，行在榷貨務則兼賣淮東西鹽。乞令月具收支鹽課，各報本處，得以稽考督責。《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七之四〇（第六冊第五二七五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九九頁。

乞依赦書蠲放拍戶賒欠酒錢奏 乾道九年閏正月

乾道七年二月十四日赦書〔一〕，內一項：殿前馬步軍司昨開估兩浙犒賞坊場〔二〕，近降指揮撥歸戶部；仰將乾道五年煮酒界以前年分拍戶應賒欠酒錢特予蠲放不住〔三〕。據拍戶陳訴，酒庫不予除豁乾道五年煮酒界欠錢。《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三二（第七冊第六〇〇二頁）。

〔一〕七年：原作「二年」。按以下所引乃乾道七年二月十四日冊皇太子赦書之文，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三二，據改。

〔二〕坊場：右引原赦文作「酒坊」。

〔三〕「煮」原作「煎」，「分」原脫，并據右引改補。

兩浙犒賞酒庫拖欠課息奏

乾道九年四月

兩浙犒賞酒庫，歲趁課息浩瀚。緣諸庫坐落縣鎮鄉村，往往人戶賒買，不還價錢，及形勢之家造賣私酒，攬奪官課，是致諸庫各有拖欠。《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一一（第六冊第五一四九頁）。

鎮江輸丁絹事奏

乾道九年十月

鎮江共管三邑，而輸丁各異，有所謂稅戶，有所謂客戶。稅戶者，有常產之人也，客戶則無產而僑寓者也。稅戶、客戶惟丹徒並輸丁，而丹陽、金壇二邑有稅則無丁，其輸丁者客戶而已。每丁所輸，或二尺，或四尺，固已不同，而官司受納則以匹計，故攬納者得以邀其利，倍取其直，然後湊匹賤買以輸之。衆戶併而爲一鈔，有鈔則可持以爲驗，而無鈔未免有重疊追輸之擾，豈不重罔民力？乞令稅客戶一體輸納，少紓客戶之力，而三邑不得自爲同異，則民樂輸矣。仍乞見輸丁絹，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而人給一鈔。既免重疊追擾，且攬戶不得以邀其利，則民不困矣。況一歲不過一千七百三

十二疋一丈八尺，若以其絹合赴內帑交納之物，于法有礙，即乞令鎮江府折納買絹起發，于官無損，而三萬六千九百餘丁均被實惠。《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二之一九（第六冊第五〇一七頁）。又見同書食貨六六之一二（第七冊第六二一三頁）。

乞嚴飭諸路監司催發上供經總制等錢奏

乾道九年十二月

諸路州軍起發上供并經總制等錢，各有期限賞罰。比年以來，所隸監司不體法意，其起發如期者皆與保明被賞，而違限者未見其舉劾也。則有賞無罰，人無懲勸，國用安得以時敷足？欲望嚴飭諸路監司依限催發，守貳尚敢違戾，許臣擇其弛慢之尤甚者按勘奏聞；所隸監司不行糾察，亦乞坐罪。《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五之四五（第六冊第五四三〇頁）。又見同書職官四五之三〇（第四冊第三四〇六頁）、食貨六四之六〇（第七冊第六一二九頁）。

闕狀申發事奏

淳熙二年五月

諸處闕狀多不限申到，每有事故，欲得其闕者往往計會本處，匿而不聞，俟其參選，方令申部。及闕出，幸人不知，便行指射，期於必得。今之在選者，以待右言之，亡慮千百計，每患無闕可處。

自今諸州及轉運等司所具闕狀不依條限申發，計程違限，千里以下一月，千里以上兩月，及諸州非泛事故闕，因人陳請，見得不曾申部，並許從本選具當職官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取旨。《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三（第三冊第二五七六頁）。

吏部合申明事件奏

淳熙二年十一月

本部自來所有未得中者合明行申明（一）：一、本部見使四川諸司屬官窠闕日，經使曉示，候及一年，如無官指射，並乞行下四川轉運司，依本部是行格法差注一次。若本司兩經集注，無應選人願就，更不作選闕，候該差人給降付身訖，却依舊本部使闕。一、官員陳乞磨勘轉官，乞並行根檢案證立照，如有隱減年甲，即從實聲說因依，寫入告身。曾經磨勘之人告內已行書寫年甲，若有減落，仍從改正批鑿。一、官員錄白付身，乞並不許添注貼改。州軍委官對讀，責所委官吏結罪保明無差漏，狀申州，州繳連申部。將來或有異同，具所委官吏姓名，申取朝廷旨揮。一、應陳乞遺表致仕恩澤等，如限內經州軍陳乞日，除程外，限半年須管申發到部，限外更不施行。一、臣僚日前合得恩例已給公據，後來責降，除見責授散官并安置居住人外，如繳到本部已給公據，並與依條收使施行。選人酬賞不即循轉，乞不許於改官後作減年收使。《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三（第三冊第二五七六頁）。

〔二〕此句疑有錯漏。

吏部條法總類編例奏

淳熙三年三月

除將吏部見今引用條法指揮分類各就門目外，其間有止是吏部具鈔狀體式之類，及內有將來引用條件，并已於法冊內盡行該載，訖今更不重行編類。《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五〇（第七冊第六四八六頁）。

乞嚴飭諸路依額解發經總制錢奏

淳熙三年六月

諸州歲發經總制錢一千四百餘萬貫，近多虧欠。乞嚴飭諸路提刑司責州郡當職官吏，將合發經總制錢盡實分隸，依額收椿解發。仍從本部覺察，如分隸不盡，比額虧者，具當職官姓名取旨。《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一〇三（第七冊第六一五一頁）。

知縣縣令任滿因事改差罷任請依恩例奏

淳熙四年十一月

承務郎以上官，前任知縣或縣令已任滿，偶緣替人未到，因改差，或避親、丁憂罷任，請依得替

罷到部收使陞壓名次恩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四〇（第四冊第三四七五頁）。（以上劉琳校點）

趙伯驥

趙伯驥（一一二四——一一八二），字希遠，宗室。少從高宗於康邸。改浙江安撫司幹官。乾道六年，假泉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充接送伴副。使金，因功轉武義大夫。領榮州刺史。轉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淳熙間爲平江守。與祠，淳熙九年卒，年五十九。贈少師。見周必大撰《和州防禦使贈少師趙公伯驥神道碑》（《文忠集》卷七〇）。

金闕寥陽寶殿跋語

淳熙八年

上既詔新平江府天慶觀三清殿，廼親御翰墨，書「金闕寥陽寶殿」六大字以揭之。雲藻昭回，龍鳳翔翥，萬目聳瞻，威顏咫尺，猗歟盛哉！臣觀唐文皇書畫居鍾王表，凡形篇詠，賜臣工，載在汗簡，侈爲美談。然於明道闡教，爲生民福者，未始有聞。恭惟皇帝陛下天縱多能，游藝八法，復出神所，奚唐足云！矧方玩意昭曠，儲神穆清，觀道妙於化原，躋斯民於壽域，固非下民所能測窺其萬分。第自今仰觀勾吳之墟，奎壁垂光，王氣所鍾，奔走百神，謳歌護持，罔敢或後，當與天無極云。

郡守趙伯驩恭題。《吳郡志》卷三一。又見《吳都文粹》卷七，《姑蘇志》卷二九，《元妙觀志》卷八。（尹波校點）

施師點

施師點（一一二四——一九二），字聖與，信州玉山（今江西玉山）人。十歲通六經，紹興二十七年上舍中第，教授復州、臨安府。乾道初賜對，請免逋負，從之。八年兼權禮部侍郎，假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金，執禮不辱。淳熙十一年爲端明殿學士，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十二年權提舉國史院、提舉《國朝會要》。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熙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三年薨，年六十九。有《易說》、《史識》、文集及奏議數十卷。見葉適《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施公墓誌銘》（《水心集》卷二四），《宋史》卷三八五本傳。

崔敦詩進三朝寶訓轉朝散郎誥

淳熙七年五月

朕欽惟藝祖，肇造區夏，太宗真宗，繼統揚業。其宏摹遠略，載諸簡編，以爲子孫億萬斯年之訓者，殆與典誥相爲表裏。朕丕承厥緒，歷選名儒，進讀於退朝之暇，是憲是述，罔敢荒寧。逮茲終篇，可無褒賞？爾高文綺潤，奧學淵淳。進直北門，親結九重之眷；入陪西學，光膺再命之榮。屬恩

典之遂行，肆文階之序進。其祇戒渙，益勵忠規。可。《玉堂類藁》附錄。

崔敦詩再除崇政殿說書誥

淳熙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春秋》，王道之權衡也，朕昕朝之餘，詳延鴻博，敷繹於前，蓋將究其指歸，以補治道之未至。與其選者，寔難其人。爾才茂而識明，學深而文富。北扉視草，增潤於皇猷；東觀紬書，追芳於良史。是用陪露門之閒燕，專麟筆之討論。推褒貶於一字之嚴，辨得失於《三傳》之異，毋嫌諄複，庶廣緝熙。繄爾嘗爲，奚俟多訓。可。《玉堂類藁》附錄。

乞免逋負奏

乾道元年

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搜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日降絲綸，恩不沾被。細民既困於倍輸，又困於非泛，重以歲惡，室且垂罄，租不如期，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宋史》卷三八五《施師點傳》。

乞修寫進呈會要奏

淳熙六年七月

《會要》爲書，載禮樂政令之大綱，儀物事爲之凡目，以備討論，與《國史》、《日曆》不許進呈事體不同，合依典故修寫進呈。《南宋館閣續錄》卷四。

乞具本官履歷於畫黃之首奏

淳熙八年十月八日

封駁之地，中書政令無所不關，每遇書讀，限以百刻，一有除目，倉卒至前，無所質問。乞遵三省舊制，每有除目必具本官履歷於畫黃之首，庶幾賢否易知，不至經由鹵莽。《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之八三（第三冊第二三七一頁）。

謝轉官表

奉清光于儲禁，莫效微勞；頒渙渥于慶霄，猥承異數。辭不獲命，愧豈勝情？臣中謝。伏念臣學術本迂，智能素乏，自綴員于書監，嘗兼侍于經帷，更歷五年之間，前後四陞其職。任莫專于端尹，

寵尤極于東寮。慙無涓埃補報之功，曲荷海岳包容之賜。洎躋榮于二府，皆托蔭于重暉。萬物雲從，方快中天之睹；長安日遠，亦霑零露之恩。兩階優崇，百拜祇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熙聖學，眷禮儒臣。尚記初蹤，曾叨于攀附；更憐晚節，益厚于褒榮。靜惟小器之易盈，宜引遜章而亟上。寵頒鳳詔，拊躬方切于兢慙；祇佩鴻恩，稟命不勝于俯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上。

張忠文公夫人呂氏墓表

紹興二十八年春，予蒙恩歸里治先人墳墓，因遍歷川原。某水某邱少所嬉遊者，日方汲汲不暇，於親朋贈遺，一切酬應謝未遑。會有以前樞密院忠文張公夫人呂氏之墓表請者，予不覺倒屣急索所從事。憶予束髮時知敬愛公，比親睹其制行列如日星，悉夫人有以勸之無不逮，誠《彤管》中之弁冕也。夫人與公一德，雖隔千里，猶將徵之以垂所信，矧近在桑梓，子縱無請，予忍默然已乎？惟夫人正獻申國公之孫女，少膺靈粹，誕降華宗，祖德依然，儒風宛在，行比秋霜之潔，性擬春日之和，既含慧而載玩圖書，抑卑牧而儼同裙布，夫人稟姿美備若茲。時公亦以經略公太安人無祿早世，常慮弓裘之替，弗克蒙業而安，怵怵然敦樸，茂懲封靡，每懷靡及。及夫人笄，歸於公，雅不以世胄之繁縟玷爾清操，即此已卜其能承先志體公心也。迨公倅蘭州、知海、秦諸州，宦歸故鄉，惟書數卷，夫人喜甚，益厲家人，躬督機杼，是以公歷一十餘郡，咸著茂績，毫無內顧。祀事而豆籩足供，嘉會而乾

餽無愆，不僅婦德之全，抑亦母道是踐。篤、祜二嗣，啖以熊丸，左、穀、馬、班，旨皆口授，然教讀之餘惟曉譬以冠履之大分、家世之芳聲，勿忘勿墜云爾。靖康元年，金入寇，公改知鄭州，領兵南道，初入衛，飭還。及金陷西京，薄京師，詔書再下，時方食，投箸戒軍旅，夫人覺之。從容諭二嗣君，謂大人此舉必不與金共戴天矣，汝二人當嚴爲備。乃持奩餘澣衣以贈曰：「匆匆漫索犒軍費，祈剩雙環一幅襦。」因泣下，軍士聞之，咸感激。始夫人之勉二嗣以從公也，公再籌之，蓋公欲爲犄角之勢，少嘗金師，趣仲駐軍南尉以待諸道踵至。夫人則慮公年劬蹉跎，惟勉以併軍戮力而已。厥後執赴軍中，凶問再至，夫人向北灑涕，已而曰：「大人今獲死所，兒亦瞑目泉下，未復何憾？」使人購尸有待，爰檢笥上所封事數條，朝廷方下禮臣議，夫人逾時即趣裝南旋，偕仲嗣旂載以牛車。紹興三年，抵故里，憶公之偕二嗣而白溝弗返也，夫人不絕如綫，豈料距家數千里，嗣孫方齠之年，能逮祖母，奉以周旋以達茲土哉！天也，非人也。夫何夫人見故鄉之風景猶昨，人物已非，越一載而疾卒，卜兆於里之西辛塘塢。令嗣孫方弱冠，衰經哀毀，廬而守焉。信矣，天其以孝子報忠臣矣。夫人生治平三年丙午，卒紹興四年乙卯，葬以乙卯十月丁亥，享壽六十有九。夫人初封蘭州縣君，繼封海州郡君，今贈鄭國夫人。噫，公之誠泣鬼神，名且壽乎河山，而夫人之醇德懿行，實有以承先人之志，體公之義方，而黽勉奮迅以成公之大節，有不可得而磨滅者。點自丁丑通籍後，得以夫人從姪諱彥司直君友善，已悉其概。今距夫人之卒二十三年矣，始得拜其墓而臨文欷歔曰：

兆離居不數武兮，遭顛沛而卒安於其厓。環山帶水，篤忠藎而祐純懿兮，僉云其藏則佳。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春杪朔又七日。道光《廣豐縣志》卷三，清道光本。（以上黃錦君校點）

戴幾先

戴幾先（一一二四——？），常州無錫（今江蘇無錫）人。年二十五中紹興十八年進士。淳熙間歷官國子司業，出知袁州，入爲司農少卿、太常少卿，兼太子左庶子。除直龍圖閣，爲荊湖北路轉運副使。六年，以言者論其攀附權貴放罷。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一之一、職官七二之二六，《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宋中興東宮官僚題名》。

乞置絳紗籠二炬奏

淳熙六年七月

勘會今來明堂大禮所設從祀神位，自兩朵殿及東西廊至南廊，共設七百六十七位，所差分獻官八十員。依儀俟皇帝將奠太祖皇帝位之幣，贊者引分獻官盥洗奠幣，及俟亞獻將陞，引分獻官盥洗奠酒。緣廊廡闊遠，竊慮引揖前後不相照應，傳聲譁而不肅。今檢照皇祐大享明堂，記禮院言：「明堂行禮，皇帝詣五室奠玉幣畢，復版位，即令堂下諸位奠幣。至亞獻陞，既酌獻，即令堂下諸位奠酒。恐臚傳聲譁，以紗籠小炬自堂上昭示墀廡諸位，以爲之節令。」欲乞依上件典禮，令臨安府置造絳紗

籠二炬付寺，至行禮日，差本寺祠祭局供官二人，依儀制自兩朵殿下至隔門外，昭示分獻官奠幣、奠酒，庶得肅靜，以副嚴大祀之意。《中興禮書》卷六六。

乞迎太上皇帝御書同奉安於宗正寺奏

淳熙六年九月

檢照昨紹興元年及三十一年明堂大禮，明堂并明堂之門牌，係太上皇帝御書。本寺據修內司報，見係本司所管。恭睹今來宗祀告成，元降宸翰明堂及明堂之門牌，合用皇祐典故，奉安於宗正寺。欲望朝廷敷奏，迎太上皇帝御書。同奉安於宗正寺〔一〕，以彰兩朝大饗。宸翰相輝，爲萬世盛觀。伏乞指揮下本寺討論奉安儀注施行。《中興禮書》卷五五。（以上吳洪澤校點）

〔一〕宗正：原作「正宗」，據文意乙。

錢 輓

錢輓，孝宗時資陽（今四川資陽）人。

大佛陀巖壁題名

淳熙元年正月〔二〕

里人錢輓，辛卯挈其仲子大受赴行在廷對。水陸萬里，不無艱虞憂，遂建重裝大佛像願，用祈往返安吉。壬辰秋，果如所願底家。明年冬，命工施彩，首尾月餘始卒事。又明年正月丁酉，作水陸會，慶讚記。咸豐《資陽縣志》卷一三，咸豐十年刻本。（王曉波校點）

〔二〕按文作于南宋甲午年正月丁酉，考南宋僅淳熙元年、端平元年爲甲午。淳熙元年正月己丑朔，丁酉爲九日；端平元年正月庚子朔，當月無丁酉日。據此可定此題名乃孝宗淳熙元年所題。

王友直

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今山東高平）人，少從父學兵法，諳練軍政。紹興三十一年，聚衆數萬，以恢復爲號，自擬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攻克大名。歸宋，授天雄軍節度使，改復州防禦使，以戰功轉宜州觀察使。乾道中歷鎮江御前諸軍統制、步司左軍統制、侍衛親步軍都指揮使，遷殿前都指揮使。解軍職，奉祠。卒，年六十一，贈檢校少保。《宋史》卷三七〇有傳。

乞展軍器所監官以三年爲任奏

乾道六年三月四日

軍器所推賞元係二年一次，今展作三年，其本所官係二年爲任，往往不該推賞，恐無以激勸。欲望將監造監門受給官並以三年爲任，內見任人通理到任月日，其間願二年成資者聽行陳乞，比折減年，候及三年任滿日推恩。《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六之一九（第三冊第二七三一頁）。

乞取押到綱馬即放行合得草料奏

乾道六年六月十八日

本司節次取押到綱馬，并承御前降到馬數合得草料，其糧料院動經月餘方始放行。欲望日後取押到綱馬，赴承旨司火印訖，依呈刺拍試過人體例，日下放行合得草料。《宋會要輯稿》兵二五之二三（第八冊第七二一一頁）。

乞令總領所委官立定界至奏

乾道七年二月十三日

本司依已降指揮牧馬於六合縣，就青牧養。照得六合縣一帶平陸熟田，即無草蕩。今見得真州管

下團二帶中頗有青草，水路便於般刈，與六合縣相去不遠。乞改撥三兩軍就真州牧放。團窩至揚州二十餘里，竊慮殿前司及鎮江牧放人兵前來界內打刈青草，別致爭競。乞令總領所委官，同鎮州標撥立定界至。《宋會要輯稿》兵二一之三十五（第八冊第七一四二頁）。

乞監押綱馬無瘦斃者畫時支賞奏

乾道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每歲差撥官兵前去漢陽軍馬監取押綱馬，內有合該轉半資願請折資錢之人，往往留滯，動經三兩月方始支請。竊詳倒斃馬數，所屬便行責罰，其無瘦斃，亦合畫時支賞。欲望日後赴承旨司審驗火印訖，並令日下支請給散，庶幾有以激勸。《宋會要輯稿》兵二五之二三（第八冊第七二一一頁）。

乞許令計置修蓋牧馬寨屋奏

乾道八年十月十九日

平江府舊管本司諸軍放牧戰馬寨屋共一萬三百二間，內九千四百四十五間先拆移往建康府起蓋，其木植椿留，別聽指揮。竊詳建康水草不便，若來年許令依舊平江府牧養，所有寨屋望行下計置修蓋，應副將來放牧人馬安泊。《宋會要輯稿》兵六之二四（第七冊第六八六六頁）。

乞罷李宣準備將差遣奏

乾道九年閏正月

近遣準備將李宣往漢陽軍排發綱馬，在監倒斃既多，又更在路死損，可謂不職。乞罪李宣準備將差遣〔一〕。《宋會要輯稿》兵二五之四〇（第八冊第七二二〇頁）。

〔一〕罪：據文意疑當作「罷」。

言差人往四川茶馬司取綱馬事奏

乾道九年六月十八日

得旨，綱馬依舊差人前去四川茶馬司取押。今勘會到下項：

一、合於本司差撥諳曉馬性統令官一員，將帶白直人兵二十人，鞍馬二匹，預期前去西和州宕昌寨、階州峰貼峽兩處置馬場，監視揀選買發。仍令所差統領官照應體例，具買到馬數并支過茶帛等數，與買馬官同銜申樞密院。

一、每馬一綱五十匹，係合用牽馬官兵二十五人，每人牽馬二匹，綱官一員，小管押一名，醫獸一名，軍典一名，火頭二人，先牌一名，通計三十二人，前去興元府茶馬司取押。

一、宕昌買馬場止有人戶一百餘家，每買馬及五十匹，係和顧人夫二十五人，內一半係十四五歲小兒子，止是趕逐馬行，請到草一半餵馬，一半人夫鋪卧。令欲令差去取馬官兵，前去逐處迎按照管前來。內取宕昌人馬前到西和州，係離宕昌六程，至興元府一十四程。取峰貼峽馬使臣到階州，係離峰貼峽四程，至興元府一十六程。每員令各帶兵士二人，醫獸一名前去，其餘人令小管押彈壓，只在興元府等候，所貴得以照管。

一、提點綱馬驛程官地分闊遠，照管不前，并綱馬經過界分通判雖帶提點綱馬驛程，其實不曾點檢。欲乞每驛於本州添差使臣，內差撥使臣一員充監驛，軍兵六人，內一名管押，在驛看管打併洒掃潔淨，祇備綱馬到來。如應付無闕誤，許取馬軍中主帥將監驛使臣保明，申乞再與差遣一次，及令本州除請給外，每月支給給錢一十貫文。《宋會要輯稿》兵二五之五一（第八冊第七二二五頁）。

乞令吏部將陳乞磨勘人牒會本司奏

淳熙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本司使臣張政陳乞磨勘，吏部更不牒會本司徑自追當行人，又牒大理寺追人赴寺。乞令吏部將不圓去處牒會本司，從實回報，免行發遣。日後如有似此事件，亦乞依此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

全宋文卷四九二二

趙粹中

趙粹中（一一二四——一一八七），字叔達，諸城（今山東諸城）人，徙於鄆。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授順昌主簿。歷太府寺丞、秘書郎，兼權起居舍人、給事中。又除吏部侍郎，以敷文閣待制知池州，移湖州。淳熙十四年卒，年六十四。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卷、《梅堂雜志》五卷、《史評》五卷。見樓鑰《趙公神道碑》（《攻媿集》卷九八）。

儲養邊帥人才策

乾道九年四月

竊見祖宗盛時，儲養邊帥之才，所以料敵制勝，罕有敗闕。欲望聖德請詔宰執、侍從，歲舉可充帥任者各一人，其被舉者令赴都堂審察。如委可任，籍定姓名聞奏，差充邊方帥司及都統司屬官或倅貳，以儲其材，候任滿日，或陞之機幕謀議，入爲寺、監、郎曹，出爲監司、邊郡，俾之習熟邊圉利

害。他時邊帥有闕，即於數內選擢。其資歷稍高，入爲卿、監、侍從，遇有邊事，以備詢訪，如祖宗時。仍請嚴詔丁寧，詳擇其人，勿徇私請。如有顯效，亦當推薦賢之賞。如此，十年之後，帥臣不勝用矣。《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二。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五，《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三。

乞兩浙和賣據畝均輸奏

乾道九年三月

兩浙和買，莫重於紹興，紹興諸邑，會稽爲最。且本府歲科和買一十四萬六千餘匹，會稽一邑獨當二萬二千匹有畸，均在上四等人戶以物力錢數科敷。自經界後，上四等戶物力錢七十三萬貫，以物力四十六貫有奇科和買一匹，已是重大。緣會稽田薄，秋夏二稅已重，復有十四項物力和買，如賜田、職田、抵當沒官田之類，皆一時幸免，却均入人戶，補充元額，愈見重困。坐是節次爲人戶詭名隱寄，多分子戶。自經界後至乾道五年，七經推排，減落去物力錢二十九萬有畸。見管抵存四十三萬貫，當來下戶三分，不該和買，今成下戶，其弊灼然。官司勢不得已，至於物力錢一十九貫有畸便科一匹，則是有田一畝，即出和買七尺，六畝則成匹矣。向去推排，走失物力錢轉甚，和買愈重，民力困竭，舉貸出產，不足償納。乞據畝頭定數，科敷均納。《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之二三（第六冊第五四八七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三七〇頁，《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三上。

乞詔宰執侍從舉將帥才奏

乾道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乞詔宰執侍從歲舉可充將帥才者各一人。其被舉者令赴都堂審察，如委可任，籍定姓名聞奏，差充邊方帥司及都統司屬官或倅貳以儲才。候任滿日，或陞機幕謀議，或爲監司邊郡，俾之習熟邊圉利害、山川險阻，邊帥有闕，即于數內選擇，折衝禦侮，必有可觀。《宋會要輯稿》選舉三〇之二六（第五冊第四七二二頁）。

防銓試舞弊奏

淳熙元年二月十二日

今將書鋪五人結爲一保。如爲赴試人尋討代筆，冒名傳義及自外傳入文字，犯人每名追賞錢三百貫，徒二年斷罪，永不得充書，同保人一例施行。如保內人告首，與免罪支賞。赴銓試人對面親書結保，如非正身，許人告首，亦依冒名罪賞。試大法人，別廊不得放令與銓試人交互相見。赴試人擅移案桌，並行扶出。其巡捕守分等人失覺察，重行斷罪。祇應公人等多是遞年作過之人，計囑承替名字，或有士子承替入院代筆。自今所差封彌、謄錄、對讀、巡鋪、監門所人吏，及應干祇應人，并兵級元差官司去處，先次責狀保明，委是正身。如有代名人赴門頭點名，仰諸色人指出，每名追賞錢二

百貫，重行斷罷。簾裏外祇應兵級等，並不得差曾經入院之人。從外傳入文字，如把門等人捉獲，比類支賞錢二百貫。吏人更與本處陞名；監門官捉獲，取旨推賞。並許人告首。所有立定賞錢，乞令臨安府先次官錢代支，後犯人名下追理。《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六之八（第五冊第四六五三頁）。

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奏

淳熙元年六月

謹考前代七廟異宮，祫饗則太祖東嚮。乃者紹興五年董弁建議，乞正藝祖東嚮之尊，謂「太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祫饗則東嚮」。得旨下侍從、臺諫集議。既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伋、劉寧止、胡文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慤、楊晨、莊必強、李弼直皆以其議悉合於禮。時臣叔父渙任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據引《詩》、《禮》正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祖，禘、祫、烝嘗，並行特祀，而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嚮，則受命之主，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奉。光堯皇帝深以爲然，即擢董弁爲侍從，叔父渙爲御史。是時趙霈爲諫議大夫，以議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論，而欲祫饗虛東嚮。今若稽之六經典禮、三代之制度，定藝祖爲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藝祖東嚮，始尊開基創業之祖。其太廟常饗，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爲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爲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

順、翼、宣，親盡而祧，別議遷祔之所，則臣亦嘗考之，祔於德明、興聖之廟，唐制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普既用德明、興聖之說，而欲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別建一廟，爲四祖之廟，或祔天興殿，或祇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饗，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一幄，而太祖東嚮，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制，盡合典禮。《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四〇頁，《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三，《文獻通考》卷一〇二，《續通典》卷五二，《續資治通鑑》卷一四四。

乞五經各科通融相取奏

淳熙二年正月

近來臣僚申請以二《禮》、《春秋》，習者絕少，欲科舉考校或三經。士子稀少處，雖無優異卷子，其文理通者，每經各取一名。臣謂科舉取士，正欲得真才實能。若無優異卷子，其文理通者亦取，則他經優異者反被黜落。乞依紹興四年六月指揮，將五經終場人數，有餘不足，通融相補，各不得過三分。內一經人數雖少，亦取一名，如無合格者，聽闕。《宋會要輯稿》選舉五之二（第五冊第四三一—三三頁）。

（以上曾棗莊校點）

呂忠穆公文集序

淳熙元年六月

文章功業，兼美爲難。皐夔稷契伊傅周召都兪之辭，灝噩之體，列而爲經，昭若日月，固不可得而擬倫。後世若諸葛武侯、裴晉公、李贊皇，逮我本朝富鄭公、司馬溫公，文章冠于一時，功業著于萬世。三代以還，寥寥數千百載之間，能兼全者惟此數人，何其難耶！蓋天命有德，賚茲良弼，所以畀全美於斯人者，豈徒然哉！大丞相忠穆呂公，挺文武王佐之才，年踰弱冠，門下侍郎李清臣一見奇之曰：「公輔之器也。異日立大功業，非君而誰？」宣和末年，舉朝建伐燕之議，公獨抗疏，條奏不可者五。徽宗震怒，人皆爲公危之。其後虜人變詐百出，徽宗乃始感悟。建炎多難，首倡勤王之師，英風勁節，足以激義氣而擣雄心。斷鼉取日之功，亘古罕輩。出入將相，再造王家，勳烈盛大，固已紀太常，銘鐘鼎，回視前數公，直齊驅而並駕矣。至於文詞卓然，自成一家，若夫嘉謨讜論，凜凜如存，又將與前數公無媿。嘻！非得天地之全，鍾河山之秀，疇克爾耶？公歿逮今三十餘年，內而中國，外而四夷，猶且想象儀刑，樂稱而喜頌之。公季子搢，能世其家，上所褒擢，將漕畿甸。哀集公生平所爲文集十五卷、《勤王記》、《家傳》、《逢辰記》、《遺事》五卷，進于上，且表傳于世，上可其請。退而屬粹中叙其首帙，辭之不獲。粹中東州晚出，忝在鄉曲，耳目所接，知之爲詳。公之功業顯在人，備于國史，茲不復縷陳，姑述其大槩云爾。淳熙改元，歲在甲午六月日，奉議郎、權尚書吏

部侍郎趙粹中謹叙。《呂忠穆公奏議》卷首，嘉靖十九年刻本。（以上尹波校點）

毛 晃

毛晃（一一二四——？），字明叔，衢州江山（今浙江江山）人，紹興末免解進士。博通群書，尤精字學，考訂詳審，海內所宗，人稱鐵硯先生。紹興三十二年，進所著《增修互註禮部韻略》（存），時年三十九。它著尚有《禹貢指南》等。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八一，《宋元學案補遺》別附卷二。

進增修互註禮部韻略表

臣晃言：臣聞言出諸口，貫以清濁者謂之聲；聲成諸文，第其輕重者謂之韻。聲韻之作，其來久矣。自有天地，乃有人聲；自有書契，乃有文字。世謂蒼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以爲椎輪之始，而不知書契既造，字生其間，文字既生，音傳其內，聲音既出，韻存其中，韻也、炎也、約也，豈能外三才之理而自爲也哉？嘗觀「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之辭，則堯之時固有聲韻也；觀「日月光華，洪于一人」之辭，則舜之時固有聲韻也。不然舜命夔典樂，何以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也邪？古詩三千餘篇，孔子被之弦歌，定爲三百十一篇，其不合乎弦歌者去之，則字音聲韻

未出之前，所以爲聲韻者固自若也。擢本探先，始而終之，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不有作也，後何以述？頡也、炎也、約也，亦可謂有功於名教矣。增而修之，理若有待。臣晃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資，撫重熙之運。出震接統，係天下之民心；乘乾有爲，主域中之大寶。繼宋之初，厲精圖治，招徠俊乂，開納讜言。一日三朝，已極尊親之至養；繼志述事，將成卒伐之大功，誠帝王之大有爲也。臣晃生陛下淳龐之俗三十有九年矣，自結髮受在三之教，始學箕裘，沐浴膏澤，左右圖史，力學不倦，窮而益堅，期於有成，以無負聖朝涵育之意。目此光華盛旦，竊思孔伋之言，曰「至治之世，車同軌，書同文」，今陛下以聖繼聖，方將混一區宇，海內喁喁，咸仰同文之治。臣在草茅畎畝中，苟有涓塵以裨助同文之萬一，則臣之志願足矣。故於螢窗雪案，博考載籍。竊見方今國子監刊行《禮部韻略》，自元祐五年博士孫諤，陳乞添收，僅得一二。至紹興十一年進士黃啓宗隨韻補輯，所增不廣，尚多闕遺，音切謬誤，圈注脫略。如群之爲羣，効之爲效，《韻略》不收群、効二字。三復三思，三音息暫反，又如字。純帛，《禮》純音緇。純束，《詩》純束音，徒本反。無所收附。以至饜餽之饜，於容反。終辟之辟，頻彌反。采薺之薺，才資反。唯幾之唯，夷佳反。脊令之令，盧經反。渠搜之搜，疏鳩反。摳衣之摳，驅侯反。總統之統，他總反。鼓擊之鼓，鐘鼓之鼓從支，鼓擊之鼓從攴。迨及之迨，蕩亥反，又徒耐反。餅餌之餅，必郢反。仁知之知，知義反。會計之會，古外反。寀地之寀，倉代反。又此宰反，《韻略》有上聲，不收去聲。膾軒之軒，許建反。孫順之孫，蘇困反。美日之盼，匹憫反。六鑿之鑿，在到反。表貉之貉，莫駕反。重穆之穆，力竹反。催趨之趨，趨玉反。鞞琫之鞞，補鼎反。蔡放之蔡，

桑葛反。撤去之撤，直列反。足躩之躩，丘縛反，又驅碧反。什佰之佰，博白反，又莫白反。血脈之脈，莫獲反。勅天之勅，恥力反。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韻》既不收，人不敢用。或此有而彼無，或此圈而彼否，或收一而遺二，或略要而泛存，或同出一韻而不圈者，若痿儒佳切。痿、於危切。杻敕九切。杻女九切。之類是也。或各傳兩韻而不圈者，若龍班麋切。龍、彼義切。祁翹移切。祁渠希切。之類是也。或本有其字，棄此而收彼者，若鍊古鐵字。爲嵎峽之峽，欹於宜切。爲傾敝之敝，歐烏侯切。歐，刀，又姓。於口切，吐也。爲擊毆之毆，檜黃外切。爲衣檜之檜，古外切。執銳徒外切。之爲執銳是也，如此類亦不一而足。重以言語有五方之異，呼吸有輕重之殊，吳楚傷於輕浮，燕冀失於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江東、河北，取韻尤遠，魯魚一惑，涇渭同流。點畫偏旁，尤多訛舛。若乃釐釐、宜宜、倉倉、番番、鐵鐵、富富、堇堇之差，俗所常用，其失未遠。至如支章移切。支、普卜切。毋微夫切。母、莫後切。殳慵朱切。殳、莫勃切。美與羔同。美、美惡之美。本、根本之本。商官商之商。商都敵切。𠂔夷周切。𠂔、乎酷切。少多少之少。少、他達切。疋山於切。疋僻吉切。臼巨九切。臼、居六切。王須玉切。玉魚欲切。之異，闔戶關戶之爲𠂔古酉字。𠂔，古𠂔字。左戾右戾之爲𠂔，曳，又音贅。𠂔，音弗，右戾。丹、與丹同。月、與肉同。月日月之月。之不同，戌、屯戌之戌。戌、戌己之戌。戌、戌亥之戌。戌斧戌之戌。之不類，毫釐小誤，其義遂殊。《廣韻》以武移反渺瀰之瀰，當民卑切。以房脂反輔毗之毗，當頻彌切。以符羈反皮革之皮。當蒲麋切。陸德明以武巾反旻天之旻，當彌鄰切。以丁丈反長幼之長，當展兩切。以布內反悖禮之悖，當蒲昧切。以丁角反樸斲之斲。當側角切。至於

音訓差誤，未易槩舉。士不精考，雷同從之，或遷就傳會，易以佗字。如禮部貢院所差試官員數較多，尚可討論。即方州小郡，秋舉試官不過三四人，員既不多，書亦罕備，至有文理優長，援引深邃者，或以疑似暗行黜落，以謂與其取之有疑，寧若黜之無罪。臣每觀此，爲之太息。故以十年之力，增修四聲之譜，紬其端緒，貫穿經傳，貳以古今字書，諸儒音釋，互加考證。凡九經子史，《蒼》、《雅》、《方言》中遺漏要字，定其可否，參入逐韻。凡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圈一千六百九十一字，正四百八十五字，筆畫有害於義者悉正之，所正字畫，惟傳寫經史，鐫刻金石，不可不正。若官府文書及科舉場屋，寸晷之下，難以遽行釐改。如俗書東爲東，俞爲兪，宜爲宜，州爲州，羽爲羽，履爲履，畱爲留之類，皆從其便，庶使官吏士子不至疑惑。諸韻內逐字下俗作某，並同。反切有礙於音者悉易之。或一字數音，傍韻失收者，亦皆增入，元不圈者悉圈之。有字同義同，同在通用之內，其音雖異而不可雙押者，或舉其重，謂兩音各自有出處，雖不可雙押，亦不可去其一者，皆兩存之。或存其一，謂同一出處，不可雙押，故去其一，仍註二音於其下。有同音互用字異而元有圈者去之。謂音義雖同而字不同，不在當圈之例，如肢與𦔻、跗與跖之類，皆去舊圈。仍於字下互註音切及諸義訓，辯釋疑似，訂正是非，庶令新學士子開卷曉然，不至誤用，主司考校，亦更無有所疑云。〔二〕更有聖祖名、廟諱、舊諱、御名字同音異，準式不爲礙者，隨韻收入，陳乞許用，伏取進止。臣之精力，盡在此書，剖析毫釐，分別黍稷。魯魚晉豕，敢祛學者之疑；周鼓秦山，不失古人之意。昔孫愐爲陳州司法，尚能勒成一書，名曰《唐韻》；吳鉞爲餘杭進士，亦能重定《切韻》，親獻臨軒。以今觀之，隨珠多類，虹玉仍瑕，雜以吳音，加之俗字，其抵牾可知也。曾

謂黎明盛旦，無其人邪！臣所增修《互註禮部韻略》，□平上去入四聲，共計五卷，謹繕寫新本，裝成五冊，隨表昧死詣登聞檢院投進以聞。如蒙可采，乞頒下國子監雕印施行。冒瀆邦刑，仰干天聽。奏篇稱善，儻垂乙夜之觀；教學爲先，庶共九州之貫。臣黷犯宸嚴，無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晃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日，衢州免解進士臣毛晃上表。《增修互註禮部韻略》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小學考》卷三一，《詒宋樓藏書志》卷一六。（刁忠民校點）

〔一〕此下文字計二百七十餘字，原無，據《詒宋樓藏書志》補。

樂 備

樂備，字功成，一字順之，昆山（今江蘇崑山）人。登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官至軍器監簿。備有文名，長於詩，與范成大、馬先覺諸人交好，人稱樂先生。據《至正昆山郡志》卷四，《吳中人物志》卷七。

題二蘇帖 乾道三年十一月

我思古人，起於峨岷。瑞我昭代，鳴鳳儀麟。揮毫落紙，天葩吐芬。端拜拭目，我思古人。乾道三年冬至後二日，樂備書。《續書畫題跋記》卷六。又見《珊瑚網》卷四，《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〇。（刁忠民校點）

朱時敏

朱時敏，字師古，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紹興二十四年賜同進士出身。淳熙五年，除秘書郎，改著作郎，歷將作少卿、尚書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淳熙十四年，以直龍圖閣知潼川府。見《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一〇一、職官六二之二六、選舉二一之三，《南宋館閣續錄》卷八。

乞禁戒祭祀日宴游奏

淳熙十二年八月

臣聞祭祀之有齋非虛文也，所以致其誠敬之心，求於恍惚神明也。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散齋於外，致齋於內。散齋致齋，名言不同；在外在內，存誠則一。蓋使之愈久而愈敬，益深而益嚴耳。禮經所戒，祭律所禁，莫不皆然。而今之所謂齋者，散齋不廢宴集，致齋不廢游觀（一），夫獨不忍數日之不宴游，舉禮律而棄之乎！祖宗郊邱之歲，車駕至青城，召侍從觀水嬉，登龍警場。至神宗，以爲非致齋所宜，罷之，至今齋日悉止游幸。陛下昭事天地，孝饗祖宗，禮敬百神，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得其道矣，百官有司，豈所當忽？望明示禁戒，使各齊心以助精禋祭，則受福當非虛語。《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一一一（第一冊第六四二頁）。

〔二〕致：原無，據前後文意補。

乞依典禮制造神位版奏

淳熙十三年三月

郊祀大禮所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版，止用朱漆面鏤青爲字，五方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天皇帝、北極神位版，却係明金面青入字，竊恐尊卑之差未盡。照得《中興禮書》所載紹興元年所造神位版，緣文思院製造日逼，不用明金，權以朱漆青字，因循至今，未曾改正。兼歲中每遇祈穀、雩祀、夏至、季秋、冬至祀祭天地，亦用上件神位版。乞下太史局，令所屬依典禮製造鋪設，庶以仰稱嚴恭之意。《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一〇一（第一冊第六三七頁）。

言祭祀用器之數奏

淳熙十三年十二月

檢照國朝大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議禮局言，國朝每歲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僖宗皇帝配侑；立冬後祀神州地祇，以太宗皇帝配侑。器以陶匏，牲用羊豕，登歌、宮架、樂舞，三獻差官並與郊祀一等，惟籩豆之數止用一十有二，簠簋各二。蓋緣向來車駕巡幸之初，禮器未備，省繁就簡，止設一籩一豆。後來漸已增復，至今未備，乃以天地祖宗之意〔二〕，下同諸侯所用籩豆簠簋之數。照得紹興十

六年討論天地宗廟禮器之數，每神位籩豆各二十有六，簠簋各八，將來祀感生帝、神州地祇，所用籩豆簠簋之數，亦合如之，庶幾仰稱國家嚴恭尊事神祇祖宗之意。《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一〇二（第一冊第六三八頁）。

〔一〕祖宗之意：按前後文意，似當作「祖宗之尊」。

乞罷鹽酒榜賣之法奏

陛下睠念全蜀，歲捐上供，對減酒課四十八萬，德至渥也。未減之前，元管酒額五百五十萬，既減之後，今甫七年，又增近五百四十餘萬矣。欲乞罷榜賣之法，而用推排。《方輿勝覽》卷五一。又見《蜀中廣記》卷六五。（以上刁忠民校點）

姚述堯

姚述堯，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乾道中歷知樂清縣事，權發遣楚州。淳熙中除提點江淮等路坑冶。九年，知鄂州，以言者論放罷。十五年，被命知信州，旋改主管亳州明道宮。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三六、四九，食貨三四之二六、二九，永樂《樂清縣志》卷七，雍正《浙江通志》

奉旨措置銀銅坑事宜奏

乾道七年

被旨措置銀、銅坑。緣當來銀、銅興發之初，本州就令業主開采，却別令豪戶請佃。又所差監官，多用本土進納等人，以致互起爭訟。今本州龍泉等縣，見有石堰等銀坑十處，庫山等銅坑九處，合將銀、銅分作兩所。銀坑即令采銀官監折合以分數與坑戶。銅坑即令取銅官監烹鍊，以銀作本，立定價值，就坑戶收買。使采銀者不爲銅課之迫，采銅者別無意外之望。兩處合差監官兩員，互相提督，并用監轄使臣兩名，往來機察，庶無日前土豪稍勾乾沒、銷毀錢寶之患。《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四之二九（第六冊第五四〇三頁）。

措置銀銅坑事宜奏

乾道九年正月

被旨令臣措置本州銀、銅坑事。竊見本州雖有龍泉、松陽兩縣石堰等銀坑一十一處，庫山等銅坑九處，其間地力所產，高下不等，行下本縣取問業主，願與不願自備工費采打。據權龍泉縣事張漢勘會到，有石堰、季湖銀坑兩處，蔡崧等五人地。有庫山等銅坑數處，係可久等二人地。據逐人狀，各

甘自備工費采打。依本州措置，銀以分數支給，銅以工價收買，已各出交帖給佃。今措置欲將銀、銅分作兩處，銀以十分爲率，六分給官，四分給業主。庫山等四處銅坑，依王文等責到狀，將淨銅就官賣，約計工費，乞納銅四斤請官銀一兩。所有坑戶收到鉛貨，以十分爲率，內二分納官，八分給坑匠，即就勒赴官中賣量立價，每斤支錢二百文。收買應副銅坑，折合計料使用，庶幾公私兩濟。其銀銅兩場，除監官外，尚慮工匠等別有侵欺，已別差指使八名，兵給四十八名，分頭監督。每月所支食錢，并應干本柄，係將收到銀內指數，逐旋支撥。《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六八（第四冊第三三五七頁）。

坑冶利便二事奏

淳熙五年閏六月

一、諸處坑場，非無銅寶，以鄉保障固，乞行下諸州出產銅坑見今興廢處，委通判召募人戶開采，支與實直價錢，不得抑令坑戶責認歲額。

一、韶州岑水、信州鉛山等場所產浸銅，非無膽水，止緣給鐵不如其數，遂時致銅課虧少。乞下淋銅及產鐵州軍，委通判措置拘催合用鐵數，發下場監，督責監官趁水淋浸。所用兵匠，州縣不得妄占〔一〕。如有違戾，許從本司具名按劾。《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四之二六（第六冊第五四〇一頁）。

〔一〕州縣不得：原作「不得州縣」，據文意乙。

傳法寺僧請佃兩湖田事宜奏

淳熙九年六月

傳法寺僧請佃明州定海縣鳳浦、沈窖兩湖八百畝爲田。契堪兩湖可以灌溉田二萬六千餘畝，乞委浙江提舉官，將所佃田盡行開掘，復爲平湖，以爲旱乾灌注之利。《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二七（第六冊第五九三七頁）。（以上吳洪澤校點）

宋 苞

宋苞（四庫本《三朝北盟會編》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作「宋芑」），紹興三十一年爲太學生直學。

上葉樞密書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

某聞漢文帝承積累之休，中外帖帖無事，而洛陽賈誼猶有痛哭流涕長太息之書，所以達文帝者，河南吳公先之也。今日虜人移都中原，意在叛盟，東南二百州生靈之命，垂於旦暮，祖宗二百年社稷之危，猶以一縷係千鈞之重，此何止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耶！某蒙被教育幾二十年，於此憂國之計，

反不如洛陽一書生，固無以自容於天地間。閣下居本兵之地，國之安危所係，今天下豈無策士可以贊廟謨者，而閣下達士之心獨讓河南一吳公乎？某竊聞虜人窺伺東南之意三十年矣，往者傾國來寇，其志非止於利吾歲幣也。及柘皋之戰，諸將以死鬪，順昌之圍，劉錡以死守，彼之精兵銳卒，死者十有九，其約我以和者，計誠出於不得已也。朝廷失此一機，不知乘勢滅賊，以圖恢復之計，而乃追還諸將，甘心議和。一時執政大臣，偷合苟容爲甚，至其說稍有異己者，排擯誅戮，無所不至。諾以歲幣，而輕與之和，固已墮虜人計中矣。和議始定，聞彼之主謀者舉酒相慶曰：「吾勢未張，戰未必勝，姑與之和，而坐得重賂，且可使之自困，吾計今得矣。款以二十年後，東南諸將非老則死，西北兵馬銷鑠亦盡，至彼用浙兵、騎廣馬，則吾徐起而求所大欲未晚也。」以此知虜人今日之舉，固已醞造於二十年之前矣。朝廷不悟此意，歲損東南數百萬以益之，謂虜人真與我和也。父兄之讎，遂日置而不問，軍旅之議，不至於廟堂者凡幾年矣。彼國日富，吾國日貧，彼備日張，吾備日弛，吾之強弱，彼誠有以料我矣。前日去上京二千里，而移居中京；今又去中京二千里，而居我舊京。夫虜人豈輕遠巢穴而安居中土者哉？蓋其三十年窺伺東南之意，而其形已見於此矣。朝廷尚且未悟和議之果不足恃，去歲侍從、館閣之臣論及虜情者，隨以斥逐，而防守之計，漫不經慮，是又信虜人真爲巡幸，而無敗盟之意也。謀國如此，不已疏乎！今聞使者在廷，口傳虜意，欲需我漢東、江北之地，及邀我二三用事之臣俾來議事，此其意又豈在於其地與其人哉！挾難塞之情以啓釁我也（二）。地不可割，人不可遣，則彼長驅而來耳。借使今日割某地，遣某人，可以解彼三十年包藏之謀，可以全吾二百年生

靈之命，在朝廷亦不足甚惜。漢東、江北之地既割矣，他日又需我之吳蜀，二三用事之臣既遣矣，他日又邀我之親王，朝廷能繼之乎？否則能保虜人之不來乎？又聞其使者初見之日，殿廷間已殺其禮，止令驛中賜宴，則是朝廷雖盡從今日之請，而此事已忤其使者之意，亦足以生釁矣。況今日之請，決不可從，而可以生釁者，非止一事也。釁端已萌，勢不可掩，和議已叛，勢不再合，朝廷何不赫然震怒，以逆折銳鋒乎！爲今之計，不若誅其正使一人，尸諸通衢，以聲其叛盟之罪。此不惟可以挫彼之強，且可以激吾之弱。乃釋其副使一人，使歸告其主曰：「吾與汝約和以來，吾攻苦食淡，傾內帑之儲以賂汝者^三，三十年矣，吾於汝無負矣。汝貪婪無厭，求我不已，汝意不在得地，將釁我也。汝欲戰，吾率三軍之士以與汝周旋。若無厭之求，吾不能聽。」亦使之知東南有人而示吾之不弱也。然後下責躬之詔，以播告中外曰：「金虜板蕩我中原，墮毀我宗廟，屈辱我兩宮，發掘我陵寢，屠戮我生靈，吾與虜不共戴天之讎。然吾包羞忍辱，三十年間，卑辭厚賂以饜犬羊之欲者，吾非憚於用兵而忘此讎也，上則以期兩宮之復，下懼其殘吾西北之民耳。今兩宮北狩而不復，四海之所痛憤，而虜人又據我舊都，毒我赤子，需我淮、漢要領之地，邀我左右腹心之臣，使我西北之民日不聊生，東南之民未知死所。天怨人怒，至此極矣！吾誓與天下上報父兄之讎，下雪生民之恥。凡前日中外之臣，誤我以和議者，無問存沒，悉正典刑。」於是斲秦檜之棺而戮其尸，貶竄其子孫，而籍其資產以助軍，以正其首唱和議、欺君誤國之罪。復岳飛之爵邑，而錄用其子孫，以謝三軍之士，以激忠義之氣。詔下之日，使東南之民聞之，莫不怒髮衝冠，西北之民聞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則師出之日，吾之民

將見人自爲戰，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願朝廷決意行之無疑。自今日以往，由宰執而下以及臺諫、侍從之臣，則當日造於便朝；由郎、曹而下以及百職事之臣，則當日會於都堂。凡防守江淮之策，圖取中原之計，朝夕相與討論，次第而施行之。規模籌畫，必定於浹旬之間，以解東南倒垂之急，以慰西北來蘇之望，則天下幸甚！《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六。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〇。（尹波校點）

〔一〕也：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二〕汝：原無，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四九二三

陸 游 一

陸游（一一二五——一二〇九），字務觀，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年少能詩文，以蔭補登仕郎。薦送、禮部試均置前列，遭秦檜所嫉，黜之。檜死，始仕建州寧德縣主簿，除勅令所刪定官，遷大理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召對，賜進士出身。論政事忤旨，出通判建康府，改隆興府、夔州。王炎爲川陝宣撫使，辟爲幹辦公事，陳進取之策。范成大帥蜀，入幕府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累遷提舉江西常平、知嚴州。嘉泰間與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擢權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秘書監。以寶章閣待制致仕，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陸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詩作計萬首。著述有《高宗聖政草》一卷、《南唐書》十五卷、《會稽志》二十卷、《老學庵筆記》十卷、《山陰詩話》一卷、《劍南詩稿》《續稿》八十七卷、《渭南集》五十卷、《放翁詞》一卷。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七、九，《直齋書錄解題》卷五、一一、一八、二〇、二二，《宋史》卷二〇三、二〇四、二〇六、二〇七、二〇八及三九五本傳。

據《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載，陸游有《渭南集》三十卷。《宋史·藝文志》著錄五十卷。現存陸游文

集以嘉定十三年溧陽學宮刻《渭南文集》爲最早刻本，含文與詞共五十卷。明清兩代續有補刻。本書所收陸游文即以國家圖書館藏宋嘉定本《渭南文集》爲底本（原書缺卷三、四、一一、一二），參校明正德八年梁喬刻本（簡稱明本）、文淵閣四庫本（簡稱四庫本）、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出版標點本《陸游集》（簡稱標點本），并補足闕文。標點本《陸游集》附有明毛晉汲古閣刊本《放翁遺稿》二卷，今分類采入書中。除原集及《放翁遺稿》之文以外，另輯得佚文三十五篇，分爲三十三卷。

禹廟賦

世傳禹治水，得玄女之符。予從鄉人以暮春祭禹廟，徘徊于庭，思禹之功，而嘆世之妄，稽首作賦。其辭曰：

嗚呼！在昔鴻水之爲害也，浮乾端，浸坤軸，裂水石，卷草木，方洋徐行，瀾漫平陸，浩浩蕩蕩，奔放洄洑。生者寄丘阜，死者葬魚腹，蛇龍驕橫，鬼神夜哭。其來也組練百萬，鐵壁千仞，日月無色，山嶽俱震。大堤堅防，攻齧立盡，方舟利楫，辟易莫進。勢極而折，千里一瞬。莽乎蒼蒼，繼以饑饉。于是舜謀于庭，堯咨于朝，寤羲和，憂皋陶，伯夷莫施于典禮，后夔何假乎簫韶？禹于是時，惶然孤臣，耳目手足，亦均乎人。張天維于已絕，極救命于將湮，九土以奠，百穀以陳。阡陌鱗鱗，原隰昫昫，仰事俯育，熙熙終身。凡人之類至于今不泯者，禹之勤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

其所無事也。夫以水之橫流〔一〕，浩莫之止，而聽其自行，則冒汝之害，不可治已。于傳有之，禹手胼而足胝，官卑而食菲，娶涂山而遂去家〔二〕，不暇視其呱泣之子，則其勤勞亦至矣。然則，孟子謂之行其所無事，何也？曰：世以己治水，而禹以水治水也。以己治水者，己與水交戰，決東而西溢，堤南而北圯，治于此而彼敗，紛萬緒之俱起。則溝澮可以殺人，濤瀾作于平地。此鯀之所以殛死也。以水治水者，內不見己，外不見水，惟理之視。避其怒，導其駛，引之爲江爲河爲濟爲淮，匯之爲潭爲淵爲沼爲沚。蓋涵于性之所安，而行乎勢之不得已。方其懷山襄陵，駕空滔天，而吾以見其有安行地中之理矣。雖然，豈惟水哉，禹之服三苗，蓋有得乎此矣。使禹有勝苗之心，則苗亦悖然有不服之意。流血漂杵，方自此始，其能格之于羽之間、談笑之際耶？夫人之喜怒憂樂，始生而具。治水而不憂，伐苗而不怒，此禹之所以爲禹也。禹不可得而見之矣，惟澹然忘我，超然爲物者，其殆庶乎。

《放翁逸稿》卷上，汲古閣刻本。

〔一〕夫以：原作「天以」，據四庫本改。

〔二〕去家：原作「去賢」，據右引改。

虎節門觀雨賦

南方既秋兮暑弗歸，老火干時兮秋金微。赫赫炎炎兮炮烙之威，赤雲如山兮其高巍巍。陽烏三足兮中天流輝，吳牛喘卧兮海鳥勸飛。水泉枯竭兮桔槔息機，禾欲茂而槁死兮婦泣而子歔。曾纖絺之不御兮如被裘衣，吾一夕而三起兮汗如寫其屢揮，昏然投床兮飲饞蚊之方饑。倏清風之颯來兮視庭日其蒼蒼，乃命吾駕兮登古城以徜徉。雲興東山兮瀰漫八荒，披吾襟而脫吾帽兮受萬里之涼。雨勢飄忽兮其陣堂堂，甚銳且整兮遇者辟易而莫當，翻江倒海兮沃除驕陽，天地晦冥兮日月翳光。如天戰之初酣兮壯士顏行，飛白羽之箭兮攢綠沉之槍。既散復合兮奇正靡常，乘高督戰兮吾氣甚揚。俄霏霏之霽止兮烟斂雲藏，海山呈嫵兮天水蒼茫，泉流泱泱兮塵清土香，草木蘇醒兮興起仆僵。農夫起舞兮歲以大穰〔二〕，九衢行歌兮厥聲洋洋。又如既勝兮底定一方，氛翳廓清兮寇戎披攘。岡巒靡迤兮亭障騫翔，奏凱而歸兮竹帛煒煌。嗟夫！世有絕景，然後發馳騁怪偉之辭；士有奇志，然後悟超絕詭特之觀。昔人文章之妙兮固與造化者同夫一端。風霆之奔掣兮震薄九關，追寫以筆墨兮固知其難。彼黃塵赤日兮車馬衣冠，得斯賦而讀之兮亦足以發胸中之高寒也。《放翁逸稿》卷上。

〔二〕農夫：原作「晨夫」，據四庫本改。

紅梔子華賦

余讀五嶽之書，始知蜀之青城。歲癸巳之仲冬，天畀予以此行。極山中之奇觀，乃稅駕乎雲扃。挹瀑泉之甘寒，味芝術之芳馨。濯肺肝之塵土，凜毛骨其淒清。乃步空翠之間，而聽風松之聲。睹一童子，衿佩青青，手持異華，六出其英。以爲蒼蘊則色丹，蓋莫得而強名。方就視而愛嘆，已絕馳而莫及。忽矯首而清嘯，猶舉袂而長揖。援修蔓而上騰，擘峭壁而遽入。敬變滅于轉盼，久惝怳而佇立。有老道士，笑而語予：人皆可以得道，求諸己而有餘，顧舍是而外慕，宜見欺于猿狙。嗟予好學而味道，有書而無師。雖粗遠于聲利，實未免夫喜奇。請書先生之言，用爲終身之規。《放翁逸稿》卷上。又見民國《灌縣志》文徵卷六。

豐城劍賦

過豐城縣作

在晉太康，觀星者曰：夕有異氣，見于牛斗之躔。時方伐吳，或曰，吳未可平，彼方得天。獨張華之博識，排是說之不然。迨孫皓之銜璧，氣益著而不騫。于是雷煥附華之說曰：是寶劍之精，維太阿與龍泉。卒之劒獲于豐城之獄，變化于延平之川。世皆以爲是矣。千載之後，有陸子者，喟其永

嘆。夫占天知人，本以考驗治忽，卜運祚之促延。彼區區之二劍，曾何與于上玄？若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之南遷。有識已悲宗廟之丘墟，與河洛之腥膻矣。華不此之是懼，方飾智而怙權。嗚呼！負重名，位大吏，俯仰群枉之間，禍敗不可以旋踵，而顧自謂優游以窮年。夫九鼎不能保東周之存，則二劍豈能救西晉之顛乎！使華開大公，進衆賢，徙南風于長門，投賈謐于羽淵。則身名可以俱泰，家國可以兩全。彼三尺者，尚何足捐乎！煥輩非所責，予將酌卮酒，賦此以吊吾茂先也。《放翁逸稿》卷上。

又見《歷代賦彙》卷八六，同治《豐城縣志》卷二一。

焚香賦

陸子起玉局，牧新定。至郡彌年，困于簿領，意不自得，又適病告，厭喧嘩，事幽屏，却文移，謝造請。閉閣垂帷，自放于宴寂之境。時則有二趾之几，兩耳之鼎。爇明窗之寶炷，消晝漏之方永。其始也，灰厚火深，煙雖未形，而香已發聞矣。其少進也，綿綿如鼻端之息，其上達也，靄靄如山穴之雲。新鼻觀之異境，散天葩之奇芬，既卷舒而縹緲，復聚散而輪囷。傍琴書而變滅，留巾袂之氤氲，參佛龕之夜供，異朝衣之晨熏。余方將上疏挂冠，誅茅築室，從山林之故友，娛耄耄之餘日。暴丹荔之衣，莊芳蘭之茁，徙秋菊之英，拾古柏之實，納之玉兔之臼，和以檜華之蜜。掩紙帳而高枕，杜荆扉而簡出，方與香而爲友，彼世俗其奚恤。潔我壺觴，散我簽帙，非獨洗京洛之風塵，亦以慰江

漢之衰疾也。《放翁逸稿》卷上。

自閔賦

余有志于古今騁自壯歲，慕殺身以成仁兮如自力于弘毅。視暗室其猶康莊兮凜昭昭之可畏，敢以不貲之身兮差冒没于富貴。嗟摧不自止兮草奮如輦〔二〕，余旁睨而竊怪兮抵掌戲歛。吐狂喙之三尺兮論極涇渭，徒被齋而潔芳兮蹈道則未。念國中孰知我兮去而遠游，窮三江而浮七澤兮莫維余舟。赤甲崇崇兮白鹽酋酋，東屯之下兮清泉美疇。是可以置家兮予即而謀，忽馳騁而北首兮道阻且悠。宕渠葭萌兮石摧車輶，雲棧劍閣兮險名九州。遂戍散關兮北防盛秋，登高以望兮慷慨涕流。畫策不見用兮寧鐘釜之是求，歸過蜀而少休兮卜城南之丘。築室鑿井兮六年之留，或挽而出兮遺以百憂。奚觸而忿兮起爲寇仇？惟節士以見疑兮趨以即死，豈摧辱之不置兮尚馳驚而弗止？彼賤丈夫之希世兮頑鈍無耻，雖鉗于市其猶安受兮何有于詆訾。毀吾車兮殿門，逝將老于故里。《放翁逸稿》卷上。

〔二〕摧不自止：原作「止不自推」，據四庫本改乙。

思故山賦

陸子爲嚴州逾年，困于吏役，悵然不樂，日有秦稽之思，乃作《思故山賦》。其詞曰：

仲秋之杪，木葉既落，殘暑告歸，霖雨未作。川原奇麗，天宇澄廓，風蕭蕭而未厲，日暉暉而寢薄。陸子于是被白葛之單衣，躡青芸之雙屨，抱嶧陽之寶琴，引華亭之雛鶴。出衡茅，度略約，榜一葉之輕舟，凌浮天之大壑。白鷺下渚，文魚出躍，荷蓋摧柄，竹枝隕籜，松翳翳以藏寺，柳疏疏而帶郭。行欲盡而更賒，望若邇而逾邈。俄而披烟霞，觀欽嶸，千峰嵒峨，萬嶂聯絡。或聳起而鳥騫，或怒奮而獸搏，或雍容而暇豫，或峭厲而刻削，或方行而嶷立，或將前而復却。連者如堤，斷者如笮，廣者如屋，銳者如槩，泄雲如甑，蓄雨如橐。或平如燕居之几，或壯如行軍之幕。或筋脈奇瘦，如夔魑之欸見；或竅穴穿空，如渾沌之初鑿。豈惟西壓青城，北掩紫閣。固已擅雄秀于三□，邁□里之旁礴矣。予乃涉淺澗之淙潺，步蒼崖之犖確，擷幽蹊之凋蘭，掇孤洲之芳若。歷市聚之鷄犬，望塔廟之丹腹。耕塲參差，蔬畦交錯。則有野父樵童，迎揖而勞苦；道翁藥叟，一笑而相握。拂藜床以延坐，持黍酒而請酌。秫醴粟餌，牛醢雉臠，陳升果蔬，調燮鹽酪。超世俗之澆僞，有太古之簡樸。或驚齒髮之衰殘，或喜精神之矍鑠，或譏宿志之久負，或誚浮名之奚樂。嗟餘日之幾何，將舍此而焉托？予仰而嘆，俯而作，蹴然而起謝曰：僕所謂自用而愚，寡要而博。貌智而中粗，類強而實弱者也。凡子

言者，敢不敬諸，請謝曩昔之過，更堅後日之約，可乎？今予年過六十，血氣已索。春憂重腿，秋畏痺瘡。飲不醺觚，食不加勺，衣食之奉，減于市藥。雖富貴而孰享，矧刑禍之可愕。冒平地之濤瀾，忽闖首之蛟鰐。以吾身之至貴，就華纓而自縛。旌搖搖而靡定，舟泛泛而安泊，逝將歸而即汝，尚農圃之可學。指白日以爲盟，挽天河以自濯。冀晨春之相聞，亦社酒之共醪，春原出而耦耕，秋場築而偕獲。僕之念歸，如寒魚之欲就箔也。若曰金棄于躍冶〔二〕，足別于獻璞，退居之言，困而後酢。識謝獨見，機昧先覺。則敢不斂衽正容，以拜父老之罰爵。《放翁逸稿》卷上。又見《南宋文範》卷八。

〔二〕躍冶：原作「躍冶」，據四庫本改。

天申節賀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尊之至，心均萬宇之歡。敢即昌期，虔申壽祝。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宅心清靜，受命溥將。協氣熏爲太平，華夷銜莫報之德；孫謀以燕翼子，宗社侈無疆之休。誕敷錫于下民，丕靈承于上帝。臣方馳使傳，阻綴朝班。望睟表于雲霄，敢恨微踪之遠；被頌聲于金石，尚希薄技之陳。《渭南文集》卷一。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一三，《八代文鈔》第三五冊。

會慶節賀表 一

有王者興，爰啓丕平之運；使聖人壽，敢忘胥戴之誠。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蕩乎無名，建其有極。干戈載戢，恩加遼碣之區；囹圄一空，治格成康之上。斂時百福，享國萬年。臣迹滯遐陬，心馳魏闕。紀虹渚電樞之慶，莫厠諸儒；演龍宮蕊笈之文，徒修故事。《渭南文集》卷一。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三，《古今圖書集成》皇極典卷二二四。

會慶節賀表 二

帝生商而立子，有開必先；民戴舜以同心，無遠弗届。乾端肇辟，嶽貢交修。中賀。臣早以湖海之微生，親見唐虞之盛典。蓬轉逾二十年之久，每注想于冕旒；嵩呼上千萬壽之時，獨阻陪于簪笏。茲膺郡寄，復在王畿，目瞻佳氣之鬱葱，耳聽歡聲之洋溢。永言疏賤，已極光榮。恭惟皇帝陛下煥乎其有堯文，粲然而興周道。三朝圖籍，將還滎河溫洛之都；萬里車書，已軼碣石榆林之壤。以仁政廣華夷之德澤，以豐年奉郊廟之犧牲。凡曰含齒戴髮之儔，均被淪肌浹髓之賜。光御無疆之曆，益培有永之年。臣猥以分符，莫遑造闕。簫韶方奏，徒傾就日之心；歌頌可陳，尚刻齊天之石。《渭南文集》

瑞慶節賀表

虹流電繞，適當聖作之辰；鰲抃嵩呼，共效壽祺之祝。敢傾丹悃，仰扣睿聰。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當乾符，躬有聖瑞。東漸西被，偉聲教之混同；上際下蟠，極仁恩之滲漉。帝生商而立子，民戴舜以同心。歷考前聞，孰逾盛際？臣生逢千載，仕歷四朝。嶽貢川珍，猥預駿奔之末；鳶飛魚躍，永依洪造之中。《渭南文集》卷一。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三，《古今圖書集成》皇極典卷二二四。

光宗冊寶賀表

龜食筮從，考廟方嚴于典冊；仗全樂備，都人咸覲于禮容。聖教茂昭，歡聲旁達。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參穹壤，德肖祖宗，稽周王《小毖》之求，躬虞帝終身之慕。父傳歸子，有光盛舉于兩朝；天定勝人，果見太平于今日。乃咨元老大臣之參訂，兼采議郎博士之討論，勒崇垂鴻，極高蟠厚。臣在列睹龍飛之旦，紬書奏《麟趾》之篇，際遇特殊，等夷罕及。既莫預曲臺之議，又阻從屬車之塵，徒有悃誠，形于夢想。《渭南文集》卷一。

皇帝御正殿賀表

肅傳清蹕，端御昕朝，德上際而下蟠，澤東漸而西被。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天廣覆，如日正中。率禮無違，永嘆歲月遷流之速；向明而治，勉答臣民愛戴之心。諷太史涓吉之辰，采奉常綿蕝之議。對揚宗社之福，爰舉公卿之觴。兩曜清明，四方抃舞。臣農疇齒耄，帝所夢遙。華袞光臨，雖莫望火龍黼黻之盛；黃麾備設，尚想聞金石絲竹之音。《渭南文集》卷一。

皇太子受冊賀表

明詔建儲，永爲宗社之本；正衙發策，顯答神祇之心。國勢奠安，輿情闡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若稽古訓，駿惠先猷。壽考億年，誕膺不蔽之福；本支萬世，坐擁無疆之休。存心養性以事天，修身齊家而治國。迨舉有邦之慶，益昭知子之明。臣迹遠周行，心馳魏闕。命太史卜日之吉，徒聞播告之傳；遺上公持節以行，莫預觀瞻之盛。儻未辭于聖代，尚自力于聲詩。《渭南文集》卷一。又見《古今

賀明堂表

農扈屢豐，協氣方流于綿宇；合宮大享，曠儀遂舉于中天。驛置星馳，嵩呼雷動。伏以聖神在御，祈報間行，肆嚴長至之祠，一舉上辛之典。惟茲宗祀，實在季秋。既得萬國之歡心，宜罄一精之嘉薦。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範圍元化，斧藻太平。采皇祐之舊章，茂建中和之極；稽紹興之新制，用適古今之宜。上帝顧歆，殊休叢委。臣官縻遐徼，心繫明廷。考漢家汶上之圖，嗟莫陪于潤色；繼《周頌·我將》之作，尚自力于形容。《渭南文集》卷一。

謝明堂赦表

明堂總章，舉曠儀于路寢；鈎陳羽衛，敷大號于端闈。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繩祖武，政酌民言。乾文仰法于房心，肇稱巨典；解澤默符于雷雨，一洗衆愆。統和天人，空虛囹圄。臣適乘使傳，遠在遐陬。奉五百里之驛書，徒深鰲抃；上千萬年之聖壽，莫綴鳧趨。《渭南文集》卷一。

謝赦表

宣布仁恩，發揚孝治，觀人心之鼓舞，知天意之協從。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躬舜禹之資，履曾閔之行。損又損而至道，老吾老以及人。一日三朝，雖極寧親之大養；四方萬里，尚憂庶獄之無辜。內廣惠心，旁流霈澤，雨露所被，罔圉一空。臣適以守藩，恭聞孚號。雖與民欣戴，如瞻咫尺之天；然受命禱祈，實勞方寸之地。《渭南文集》卷一。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六。

謝賜曆日表 一

《春秋》以「王」而次春，丕顯體元之妙；閏月定時而成歲，適當班曆之辰。治象一新，歡聲四溢。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兼倫制，化被堪輿。念王業之艱難，每急農桑之務；察天心之仁愛，尤深水旱之憂。誠意既孚，嘉生并應。呼嵩高之萬歲，幸睹昌期；陳泰階之六符，不勝大願。《渭南文集》卷一。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六。

謝賜曆日表 二

詔班新曆，雖舉彝章；地近清都，獨先下拜。恩光旁燭，小已知榮。中謝。臣聞堯授人時，實前民用；漢得天統，克協帝心。方當重熙累洽之盛時，宜謹體元居正之大典。恭惟皇帝陛下凝圖丕赫，受命溥將。齊七政于璿璣，昭示太平之象；調四時之玉燭，用待來歲之宜。爰敕有司，以幸天下。臣偶叨牧養，獲與布宣。職思其憂，勸課誓殫于綿力；年運而往，功名更感于初心。《渭南文集》卷一。

福建到任謝表

咸造在廷，甫遂朝宗之願；奉使有指，遽叨臨遣之榮。大造難名，餘生曷報？中謝。伏念臣么然薄命，起自窮閭。偶以元祐之黨家，獲與紹興之朝士。真人有作，景運方開。適當寧嘆息人才之實難，顧一時豪傑號召而未至。首蒙引對，面錫殊科，遭逢稀闊之知，聳動邇遐之聽。豈期蹇薄，旋困沉綿，卒繫全度之恩，俾獲退藏之分。侵尋半世，轉徙兩川，三爲別乘之行，再忝專城之寄。五十之年已過，非復壯心；八千之路來歸，恍如昨夢。敷陳淺拙，應對參差，惟譴黜之是宜，豈超遷之敢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兼倫制，澤被堪輿。念臣留落有年，尚未除于狂態；憐臣馳驅無地，空竊抱

于愚忠。顧雖末路之孤踪，猶玷外臺之高選。臣謹當力思守道，深戒瘵官。禮樂遠有光華，既大逾于素望；靖共好是正直，庶少答于鴻私。《渭南文集》卷一。又見《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五五，《宋四六選》卷八。

江西到任謝表

疏恩趣召，靡待一人之言；改命遣行，猶備四方之使。丹衷欲叙，雪涕先傾。中謝。伏念臣稟資迂愚，立身羈貌，偶竊犁鋤之餘暇，妄窺述作之淵源。纍然自力于簡編，老之將至，過矣見稱于流輩，轉而上聞。頃入對于燕朝，實親承于睿獎。然而異恩賜第，弗由場屋之選掄；特旨造廷，非出公卿之論薦。已分亟投于閑散，豈期重累于生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立賢無方，用人唯己，一洗拘攣之積弊，廣收魁傑之遺才。施及妄庸，亦蒙省錄，甫停追詔，還畀使旃。凡曰自結于上知，皆俾無蹈于後害。海嶽之內纖塵墜露，何所用之；父母之愛幼子童孫，蔑以加此。驅馳入境，感懼填膺。重念臣樸學守株，孤身吊影，素乏蚍蜉蟻子之助，孰爲輪囷蟠木之容。愴餘日之安歸，抱微誠而永嘆。方天子建中和之極，用告成功；雖文史近卜祝之間，亦思自效。尚憑長育，不遂棄捐。所願預草漢家檢玉之文，未敢遽同堯民擊壤之作。剗肝自訴，伏鑽何辭。疾痛饑寒，仰而呼天，誓靡求于世俗；齋戒沐浴，可以事帝，冀終望于清光。《渭南文集》卷一。又見《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五五，《宋四六選》卷八，《古

儷府》卷九，康熙《西江志》卷一四三。

嚴州到任謝表

穿延和之細仗，面咫尺天；佩新定之左符，秩二千石。叨塵過分，感懼交懷。中謝。臣聞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于生前；漢皇之念相如，遺稿徒求于身後。況如臣輩，莫望昔人。猥緣一技之卑，嘗綴百僚之末。雖簪笏久違于昕謁，乃姓名猶在于淵衷。乘傳來歸，兩奉召還之旨；懷章欲上，亟蒙趣對之榮。親降玉音，俯憐雪鬢。勞其久別，蓋寵嘉近侍之所宜；勉以屬文，實臨遣守臣之未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謨冠古，英斷如神。肆筆成書，千載獨高于聖學；刺經作制，諸儒絕企于清光。以臣夙被化于明時，憐臣未廢書于晚歲，將激昂其素志，故闊略于往愆。臣敢不戴使愚使過之恩，念有社有民之寄。憩棠陰而聽訟，期無墜于家聲；及瓜戍而代歸，尚少酬于君賜。《渭南文集》卷一。又見《四六法海》卷四，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五九。

除寶謨閣待制謝表

陪衆雋以登瀛，已慚薄陋；扈六飛而上雍，遽踐高華。恩重命輕，感深涕實。中謝。伏念臣材非

異稟，家本至寒。《蒼》、《雅》遺書，守先臣之孤學；《莊》、《騷》奇作，誦諸老之舊聞。竊慕隱居求志之風，尤耻曄世取名之事。年運而往，道阻且長。仕止爲貧，適遇四朝之盛際；老猶不死，遂爲六聖之遺民。豈期垂盡之時，更被非常之遇，置之儒館，命以信書，特寬尸素之重誅，不待汗青而加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兼倫制，學備誠明，體穹穹厚厚之仁，躋蕩蕩巍巍之治。風行雷動，號令靡隔于幽遐；魚躍鳶飛，人材不遺于疏賤。雖耄期之已迫，尚覆育之愈深。臣敢不口誦訓辭，心銘德澤。入預甘泉之筆橐，倘效微勞；歸尋杜曲之桑麻，終祈洪造。《渭南文集》卷一。

轉太中大夫謝表

信史奏篇，獲紀兩朝之盛；恩書馳驛，躋躋四品之崇。方醴賞之既行，欲牢辭而弗敢，始終忝幸，俯仰兢慚。中謝。伏念臣身出窮閭，家承孤學。披肺肝而自力，雖有素懷；賜骸骨以歸休，已更累歲。昨被出綸之命，起參載筆之游，強眊昏廢忘之餘，均筆削討論之責。食常忘事，但憂尸素之當誅；成本因人，乃以汗青而受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奉先思孝，守位曰仁。夙受命于皇天，克肖其德；肆纂圖于列聖，無疆惟休。永懷弓劍之藏，每切羹牆之慕，爰求遺老，俾誦舊聞。而臣猥以耄期，恭承訓勉。愴大父詩書之業，久已寂寥；讀元豐文獻之言，至于感泣。雖迫蓋棺之日，敢忘結草之酬。《渭南文集》卷一。

謝致仕表

持橐甘泉，已竊逢辰之幸；挂冠神武，又叨歸老之榮。加恩俯念于耄年，延賞特頒于申命。伏讀絲綸之語，曷勝犬馬之情。中謝。伏念臣家本窮閭，世承孤學，雖遇千齡之盛際，初無一日之微勞。白首光陰，躡冠登瀛之選；青雲步武，亟陪上雍之班。屬預奏于信書，遂祈歸于故里。奉祠雖佚，竊食靡安。茲洊貢于忱辭，始恭承于俞旨。至于特捐異數，增賁衰門，顧令么微，獲被榮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參化育，道極範圍。繼粟繼肉以養賢才，祝鯁祝噎以禮耆耄。思正元之朝士，寤寐不忘；念山陰之老人，生存無幾。越拘攣于令甲，聳觀聽于薦紳，簡編有光，世類知勸。而臣抱痾床第，絕望闕廷。賤息何能，亦忝及親之祿；素風未墜，豈無報國之期。《渭南文集》卷一。

落職謝表

叨榮罪大，念舊恩深，僅鏤筆橐之華，猶保桑榆之景。仰慚鴻造，下愧公言。中謝。伏念臣本出故家，初無他技。每自求于遠宦，豈有意于虛名。命之多艱，動輒爲累，強起僅餘于數月，退歸又閱于六年。齒豁頭童，心剿形瘵。叫閭請命，蒙恩久許其乞骸；飾巾待終，視世已同于逆旅。敢謂寬平

之邦憲，尚令漸盡于里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大猷，惠養遺老。念臣生當全盛，被六聖之涵濡；憐臣仕遇中興，荷三宗之識拔。雖名薄責，益示殊私。臣敢不祇誦訓詞，痛懲宿負。尸居餘氣，永無再瞻軒陛之期；老生常談，莫叙仰戴丘山之意。《渭南文集》卷一。

逆曦授首稱賀表

天無私覆，實均父母之仁；邦有大刑，爰下風雷之令。英斷若神明之速，成功無晷刻之淹，氛祲澄清，頌聲洋溢。中賀。臣伏以高皇有作，王室中興，方犬戎窺蜀以憑陵，賴驍將奮身而守衛。念功無已，分閫相承，仰累朝寵數之非常，雖舉族糜捐而曷報。豈圖小醜，自取參夷，僭服自如，改元無憚。受封割地，已北通獯鬻之庭；置戍奪符，欲東扼瞿唐之險。罪不勝于擢髮，誅寧貸于闔門。肆推曠蕩之恩，實自聖神之造。恭惟皇帝陛下德配天地，功光祖宗。覽圖籍而動容，每念兩京之未復；奉廟祧而竄涕，不忘九世之深仇。蠹茲雛卵之微，自投鼎鑊之地。人情共憤，天討遂加。菹醢以賜諸侯，雖特寬于漢法；頭顱之行萬里，已大震于戎心。遙知群醜宵遁之餘，無復並塞秋防之警。臣身歸南陌，名寓西清。馳驛四傳，徒快鯨鯢之戮；造朝旅賀，莫趨鵷鷺之班。《渭南文集》卷一。

光宗冊寶賀太皇太后箋

諏穀旦于清臺，著龜允協；奉鴻稱于考廟，典冊有嚴。慶襲重闡，歡騰函寓。恭惟太皇太后殿下道同先后，德著累朝，閱天下義理之深，體坤元光大之盛。密扶睿斷，纂修列聖之治功；備述光猷，啓迪一人之達孝。舉時大典，紹國成規。臣斂迹還東，馳心拱北。紳綏雜遝，遙瞻濟濟之賀班；宮闕峩嶢，徒寄區區之夢境。《渭南文集》卷一。

皇帝御正殿賀皇后箋

聖治聿新，爰正路朝之御；邦儀丕舉，實繫內助之功。盛典告成，函生胥慶。恭惟皇后殿下道隆任姒，化洽邦家。方當寧之朝群臣，惟聖時克；宜中壺之介萬壽，與天同休。內騰六寢之歡，外副萬方之望。臣久違近著，獲遇昌辰。聽九賓之臚傳，莫陪抃舞；望五雲之宮闕，徒極傾輸。《渭南文集》卷一。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官闡典卷四二。

皇帝御正殿賀皇太子箋

清蹕肅九賓之儀，方臨當宁；寶觴奉萬壽之祝，允屬儲宮。邦家有光，華裔同慶。恭惟皇太子殿下道隆孝友，性極誠明。以《大學》爲家傳，一洗俗儒章句之陋；以密贊爲子職，豈獨寢門櫛縫之恭。相此多儀，實先百辟。某久嬰沉疾，已迫頽齡。想廣殿之崇嚴，莫陪檐翼；占前星之明潤，徒極傾馳。《渭南文集》卷一。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宮闈典卷七四。

皇太子受冊賀皇后箋

壺政憂勤，協贊上聖登三之治；母慈顧復，遂開東宮明兩之祥。汗簡光華，函生鼓舞。恭惟皇后殿下道光圖史，化被宮闈，嗣先后之徽音，體柔祇之厚載。媯汭之降二女，允謂盛時；周臣之止九人，實資內助。迨此建儲之命，益知儷極之尊。臣自去通班，久安故里。頽齡耄矣，莫陪執玉之趨；鉅典煥然，不勝拭目之喜。《渭南文集》卷一。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宮闈典卷四二。

賀皇太子受冊箋

父慈子孝，集大慶于我家；日吉時良，發正衙之顯冊。國勢重于九鼎，歡聲達于四方。恭惟皇太子殿下秉德淳明，宅心虛靜。英姿達識，事洞照于幾先；強記博聞，言必稽于古訓。躬守累朝仁恕之訓，日侍兩宮睟穆之顏，歷考古初，實爲創見。某夙叨四品，垂及九齡。爲國老農，莫筮濟濟鵷鸞之列；逢時盛典，尚懷區區犬馬之心。《渭南文集》卷一。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宮闈典卷七四。

逆曦授首賀太皇太后箋

叛臣干紀，敢萌負固之心；密詔行誅，不待崇朝之久。慶關宗社，喜溢宮庭。臣伏以參井之墟，古今重地，方高帝東巡之始，實群胡南牧之秋。爰有驍雄，服勞疆圉。惟列聖念功之意，每示優隆；度故臣誓報之心，豈有窮已。蠹茲微孽，亦荷異恩，入居宿衛之聯，出任師干之寄。天所助者順，乃懷悖逆之圖；人不食其餘，自掇殲夷之譴。尚全遺族，實出上恩。恭惟太皇太后殿下坤厚資生，母儀燕翼，每道先朝之家法，助成聖主之性仁。慰在天之靈，故誅其孥而無赦；廣及物之澤，故宥其族而弗疑。臣久屏窮閭，猶叨近侍。用三有宅，欣逢湯德之寬；于萬斯年，莫預堯封之祝。《渭南文集》卷

一。

逆曦授首賀皇后箋

逆臣負固，上貽正寧之憂；密詔行誅，不待靈旗之指。勲高古昔，喜溢宮庭。伏以分閫專征，本倚世臣之舊；野心叵測，輒干邦憲之嚴。妖禽自取于覆巢，靡草獨枯于長夏。尚加矜貸，曲示涵容。故雖同產之親，止用徙鄉之典。恭惟皇后殿下道光嫺汭，德配坤元。侍膳慈闈，克謹晨昏之奉；焦心中壺，每分宵旰之勞。及此成功，允爲大慶。聳裔夷之觀聽，增竹帛之光華。臣久已歸耕，莫陪入賀。身修家齊國治，實由內助之功；天時地利人和，行睹外攘之烈。《渭南文集》卷一。

全宋文卷四九二四

陸 游 二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建重明節表 一

飛龍在天，方仰君臨之德；流虹繞渚，實開聖作之祥。宜紀昌辰，用彰盛際。恭惟皇帝陛下，承謨丕顯，受命溥將。致養三宮，備本朝之家法；參決萬務，得率土之民心。正寧初臨，積陰頓解，於赫明離之象，益昭出震之符。臣等不勝大願，請以九月四日爲重明節。伏望皇帝陛下俯察群情，亟頒俞旨。施尊名，建顯號，侈穹旻發祥之期；披皇圖，稽帝文，伸臣民歸美之報。著之令甲，副在有司。邦家增光，天下幸甚。《渭南文集》卷二。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建重明節表 二

受命若帝之初，宜邦彝之悉舉；盛德如天之覆，豈人欲之或違。比罄忱辭，願標令節，未回聰聽，曷慰群情？伏以紀千秋之名，雖由唐舊；允長春之請，則在宋興。況今非獨循累代之成規，蓋亦以此侈重華之大慶。顯號缺而未講，盛旦鬱而弗彰，謙雖益光，禮則未稱。伏望皇帝陛下茂昭巨典，亟發德音。漢殿尊榮，親奉玉卮之壽；周行抃蹈，各陳金鑑之書。豈惟光簡冊之傳，實以副天下之望。《渭南文集》卷二。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建重明節表 三

淵聽未回，確爾執謙之意；忱辭屢叩，歉然歸美之誠。彝典不可以久稽，衆心不可以隻睨。敢控喁喁之請，再干穆穆之光。竊以民之戴君，自古有訓；禮之飾治，後世尤詳。惟大德得其名，故因誕彌而紀節；雖先王未之有，亦容增益之隨時。當渚虹樞電之辰，受嶽貢川珍之集，乃同常日，夫豈人情。今者博士議郎，固執于廷；秩宗奉常，各揚其職。必期得請，疇敢自安。伏望皇帝陛下聖度兼容，大明委照。帝辭三祝，足昭挹損之懷；臣同一心，終冀允俞之命。《渭南文集》卷二。

立皇后丞相率文武百僚稱賀壽皇表

北宮移仗，方瞻與子之明；中禁正名，復奉齊家之訓。化行綿宇，歡動群心。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盛德日新，聖圖天廣。雖名持守，躬創業垂統之艱；不憚憂勤，示詒謀燕翼之法。乃者獨觀道妙，將就葆頤，猶崇朝親發于德音，謂初政莫先于內治。茂建壺則，所以垂萬世之典常；大明人倫，所以移四方之風俗。臣等獲塵朝著，親奉睿謨。發冊昕廷，共仰光華之典；稱觴廣殿，益深抃舞之情。《渭南文集》卷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宮闈典卷一三。

賀皇帝表

寶運紹開，椒塗首建，典冊以時而告具，蓍龜協吉而弗違。慶集宮庭，歡傳海宇。中賀。伏以聖人有作，追參堯舜禹之盛時；壺範增光，上配姜任姒之至德。矧惟內助，始自初潛。稽女史彤管之言，廣《周南·關雎》之化。茲正中宮之位號，實出壽皇之訓謨。玉音誕敷，汗簡登載。求于前世，邈矣未聞。顧家國之榮懷，宜神祇之安樂。恭惟皇帝陛下仁參蒼昊，德被黔黎。永惟《大學》齊家之端，先誠其意；推原《春秋》謹始之義，以御于邦。故當天臨之初，務先坤載之厚。臣等身逢華旦，

日覲彌文。燕至祀謀，行慶則百男之祐；鷄鳴問寢，敢祝于萬年之休。《渭南文集》卷二。

賀皇太后箋

聖子問安，方極蘭陔之養；神孫正內，肇新椒掖之華。母道彌尊，人情溢喜。中賀。恭惟皇太后殿下抱神以靜，藏心于淵，德修蠅蝻蠖濩之中，化行崑崙磅礴之外。唐虞盛際，乃出一家父子之親；任姒徽音，仍見三朝婦姑之法。方且享宗社尊安之福，視本支蕃衍之祥，于古有光，與天無極。臣等幸逢熙運，獲綴清班。至哉坤元，實首彝倫之叙；養以天下，益觀孝治之隆。《渭南文集》卷二。又見

《古儷府》卷三，《八代四六全書》卷二。

賀壽成皇后箋

盛德繼承，爰本親傳之妙；中宮崇建，式光就養之尊。慶集禁庭，歡傳海宇。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婦功飭備，母道含洪，躬老氏之儉慈，享周家之福祿。密贊乾剛之斷，神器有歸；助成離照之明，天心允答。惟每思于靜順，故備極于安榮。袞龍兼彩服之紆，綸翟煥玉卮之奉，貴無倫敵，日以舒長，簡冊燁其有光，風俗爲之丕變。臣等偶逢熙運，獲相多儀。坤順承天，喜徽音之克嗣；孫又有

子，知壽祉之無窮。《渭南文集》卷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官闡典卷二三。

賀皇后箋

誕受丕基，方正宁凝旒之始；協修陰教，舉路朝發冊之儀。厚載有光，群情咸悅。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慶鍾勛閥，道媲皇家。輔佐積勤，實白龍潛之日；休祥有衍，早符熊夢之占。壽皇所以親發于德音，聖主所以深資于內助。副笄奉三殿之養，大練受六宮之朝。震耀簡編，感移風俗。臣等預聞鉅典，實激歡悰。法地所以法天，仰戴坤儀之至德；事母同之事父，曷勝鰲抃之微誠？《渭南文集》卷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官闡典卷三三。

文武百僚謝春衣表

寶運紹開，方謹人時之授；寵光下逮，俾均春服之成。榮被簪紳，歡騰拜舞。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凝圖丕赫，撫運重熙。租稅所儲，靡專一己之奉；寒暑有賜，式厚群臣之恩。所以恤其浣濯之私，蓋將責其忠嘉之報。雖舊章之是舉，實初政之當先。臣等獲綴班聯，恭承錫予。去女工之蠹，已觀府庫之充；遺天下之衣，願廣乾坤之施。《渭南文集》卷二。

文武百僚謝冬衣表

霜露既降，著孟冬始裘之文；法制具存，舉九月授衣之令。進趨檐翼，拜舞光華。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大度并包，至仁滲漉。及是月也，初有祁寒之虞；念無衣兮，俾膺好賜之厚。疏恩榮于在列，斥府庫之餘藏。臣等誤荷選掄，獲沾錫予。睹萬里農桑之業，共樂時平；誦群臣幣帛之詩，誓圖忠報。《渭南文集》卷二。

會慶節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皇表

錫羨無疆，丕顯生商之旦；成功不處，適當命禹之時。熙運親逢，群情胥慶。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仁涵動植，道配堪輿。《詩》、《書》所稱何有加，卓爾規模之大；唐虞之際斯爲盛，超然揖遜之風。積勤致王業之成，端拱視天民之阜。豈特極高而蟠厚，固已勒崇而垂鴻。臣等誤置周行，久陶聖化。蓬萊隔弱水三萬里，獲進謁于殊庭；上古有大椿八千秋，冀默符于睿算。《渭南文集》卷二。又見《宋四六選》卷五。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官闡典卷一三。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至尊壽皇聖帝冬至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一陽初復；天子之父尊之至，萬壽維祺。亞歲肇新，群心胥悅。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兼倫制，化極範圍。剛長而亨，周測土圭之景；功成則退，堯無黃屋之心。薰然慈孝之兼隆，允矣古今之莫及。方且內享視膳問安之大養，外騰重熙累洽之頌聲，風動華夷，光昭竹帛。臣等幸逢盛際，獲造昕廷。斗建子以定時，是爲嘉會；星拱辰而在列，同罄丹誠。《渭南文集》卷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官闡典卷一三。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皇帝冬至表

一之日以授時，黃鐘合律；萬斯年而介福，赤伏膺符。慶集邦家，歡騰海宇。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同乾覆，道協時乘。旦復旦以重光，邦圖有永；新又新而不倦，帝德難名。默觀造化之機，自得財成之妙。清心省事，成歸根反本之功；任賢去邪，體進陽消陰之象。臣等幸逢熙運，獲邇威顏。和氣先回，豈待葭灰之應；豐年已兆，敢陳雲物之占。《渭南文集》卷二。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皇帝聽樂表

祖廟寧神，歲洊更于燧火；禮經有制，時當備于簫韶。敢控微衷，上干淵聽。伏以中月而禪，壽皇已循不易之規；逾年改元，聖主方受惟新之命。儻未舉鈞天之奏，何以慰率土之懷。伏望皇帝陛下俯察忱辭，仰稽故典。欲聞五聲八音六律，以復朝廷之常；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共致慈闈之請。笙鏞以間而人神喜，琴瑟在御而心體安。茂昭庶政之惟和，孰謂太平之無象。奉萬年之觴于廣殿，及此首春；撞千石之鐘于大庭，震于四海。《渭南文集》卷二。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皇太后受冊箋

獻歲發春，太史奏元龜之吉；展采錯事，東朝慶大典之成。佳氣一新，歡聲四溢。中賀。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聰明睿智，壽富康寧。踐履艱難，佐高廟廓清之烈；遵行恭儉，啓壽皇詒燕之圖。肆因初元，祇奉顯冊，璽篆蟲魚之古，樂陳鐘磬之和。內而百官有司，方屏息而觀盛事；外則萬方黎獻，咸拜手而頌閔休。載稽前聞，可謂盡美。臣等偶叨在列，獲際升平。有子而又有孫，共仰本支之盛；視今猶之視昔，前知竹帛之傳。《渭南文集》卷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官闈典卷二三。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成皇后受冊箋

宮壺塗椒，德配重華之盛；冊書鏤玉，禮行路寢之嚴。聖孝益隆，輿情交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儉慈性稟，柔順躬行。至哉坤元，象服早光于內治；養以天下，寢門方奉于母儀。今者稽參六籍之文，博盡諸儒之議。建此顯號，邁于前聞。仰惟貴無敵而富無倫，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臣等偶緣在列，獲遂逢時。紀嬀汭塗山之興，幸窺簡牘；繼《生民》、《思齊》之作，尚播聲詩。《渭南文集》卷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宮闈典卷二三。

丞相率文武百僚上皇帝賀三殿受冊表

重慶有光，仰東朝之慈愛；雙親并奉，極北內之尊榮。正歲肇新，彌文告備，邦家之喜，夷夏所同。中賀。伏以堯舜禹之相承，蓋非一姓；姜任姒之善繼，又不同時。參稽前聞，孰擬昭代。恭惟皇帝陛下奄有萬宇，統和三靈。由至公大義，膺寶運之傳；講稷威盛容，伸天下之養。太史灼龜而獻兆，曲臺綿蕝而具儀。黃麾之仗夙陳，簪紳在列；白玉之冊時舉，金石充庭。既已隆孝道而通神明，固將禮高年而厚風俗。新又新而進德，老吾老以及人。臣等誤被選掄，獲塵班著。雖潤色討論于大

典，每慚稽古之疏；然登降跪拜于路朝，實竊逢辰之幸。《渭南文集》卷二。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壽皇正旦表

道妙混成，太極著兩儀之本；天端更始，三朝受萬國之歸。慶集有邦，歡騰率土。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濬哲稽古，清明在躬。握乾符，闡坤珍，難名蕩蕩之德；系唐統，接漢緒，誕受丕丕之基。以海宇之富，而蹈巢由高世之風；以父子之親，而行堯舜曠代之事。迨此獻歲發春之日，實繫考圖數貢之時。史冊增華，搢紳太息。臣等幸承睿獎，獲睹昌期。鴈行畢集于大庭，共喜威顏之近；龍袞恪趨于小次，更知榮養之尊。《渭南文集》卷二。又見《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五〇，《四六法海》卷四。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皇帝正旦表

堯授舜，舜授禹，方瞻繼照之明；正次王，王次春，茂舉履端之慶。乾坤開辟，日月光華。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上際而下蟠，化東漸而西被。改元定號，稽列聖之舊章；發政施仁，撫重熙之景運。內有可封之俗，外無不諫之戎。方且采諸儒之議，以制朝儀；陳九奏之音，以爲親壽。頒朔靡殊于遐邇，受圖高拱于穆清，治功卓然，海內幸甚。臣等誤膺睿獎，獲綴通班。戮力同心，永惟《春

秋》五始之義，拜手稽首，敢奏「天子萬年」之詩。《渭南文集》卷二。

蠟彈省札

癸未二月，二府請至都堂撰。

朝廷今來惇大信，明大義于天下，依周、漢諸侯及唐藩鎮故事，撫定中原，不貪土地，不利租賦。除相度于唐、鄧、海、泗一帶置關依函谷關外，應有據以北州郡歸命者，即其所得州郡，裂土封建。大者爲王，帶節度鎮撫大使，賜玉帶金魚，塗金銀印。其次爲郡王，帶節度鎮撫使，賜笏頭金帶金魚，塗金銅印。仍各賜鐵券旌節門戟從物。元繫蕃中姓名者，仍賜姓名。各以長子爲節度鎮撫留後，世襲封，永無窮已；餘子弟聽奏充部內防團刺史，亦令久任。將佐比類金人官制，升等換授。其國置國相一員，委本國選擇保奏，當降真命。餘官準此。七品以下聽便宜辟除。土地所出，并許截留，充賞給軍兵祿養官吏等用，更不上供。每歲正旦一朝，三年大禮一助祭。如有故，聽遣留後或國相代行。天申、會慶節，止遣國官一員將命。應刑獄生殺，并委本國照紹興敕令，參酌施行，更不奏案。合行軍法者，自從軍法。四京各用近畿大國兼充留守。朝廷惟于春季遣使朝陵，餘時止用本處官吏侍祠。每遇朝貢，當議厚給茶彩香藥等充回賜，以示撫存。遇一國有警急，諸國迭相救援。如開斥生地，俘獲金寶，并就賜本國，仍永不置監司帥臣及監軍等官。候議定，各遣子弟一人入覲，當特賜燕勞畢，即時遣回。機會之來，時不可失，各宜勇決，以稱朝廷開納之意。《渭南文集》卷三。汲古閣

本。

論選用西北士大夫札子

臣伏聞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并觀，兼收博采，無南北之異。于是范仲淹起于吳，歐陽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閩，杜衍起于會稽，余靖起于嶺南，皆爲一時名臣，號稱聖宋得人之盛。及紹聖、崇寧間，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復有沉抑之嘆。陳瓘獨見其弊，昌言于朝曰：「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嗚呼！瓘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臣伏睹方今，雖中原未復，然往者衣冠南渡，蓋亦衆矣。其間豈無抱才術蘊器識者，而班列之間北人鮮少，甚非示天下以廣之道也。欲望聖慈命大臣近臣各舉趙、魏、齊、魯、秦、晉之遺才，以漸試用，拔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仁祖用人之法，下慰遺民思舊之心。其于國家，必將有賴。伏惟留神省察。取進止。《渭南文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六。

代乞分兵取山東札子

臣等恭睹陛下特發英斷，進討京東，以爲恢復故疆、牽制川陝之謀。臣等獲侍清光，親奉睿旨，

不勝欣抃，然亦有惓惓之愚，不敢隱默者。竊見傳聞之言，多謂虜兵困于西北，不復能保京東，加之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師若至，可不勞而取。若審如此說，則吊伐之兵，本不在衆，偏師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萬一未至盡如所傳，虜人尚敢旅拒，遺民未能自拔，則我師雖衆，功亦難必，而宿師于外，守備先虛。我猶知出兵京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知侵犯兩淮荆襄以牽制京東耶？爲今之計，莫若戒敕宣撫司，以大兵及舟師十分之九固守江淮，控扼要害，爲不可動之計；以十分之一，遴選驍勇有紀律之將，使之更出迭入，以奇制勝。俟徐、鄆、宋、亳等處撫定之後，兩淮受敵處少，然後漸次那大兵前進。如此，則進有關國拓土之功，退無勞師失備之患，實天下至計也。蓋京東去虜巢萬里，彼雖不能守，未害其疆。兩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地陷沒，則朝廷之憂復如去歲。此臣所以夙夜憂懼，寢不能瞑，而爲陛下力陳其愚也。且富家巨室，未嘗不欲利也，然其徒欲賈于遠者，率不肯以多貲付之。其意以爲山行海宿，要不可保，若傾囊而付一人，或一有得失，悔其可及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願陛下留神察焉。臣等誤蒙聖慈，待罪樞筦，攻守大計，實任其責。伏惟陛下照其愚忠，臣等不勝幸甚。取進止。《渭南文集》卷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一八。

上二府論事札子

壬午六月五日

某伏見大理寺奏北界蒙城縣官邢珪罪狀，竊緣有司之議，據其侵犯邊城，殺害義旅，雖置極典，

未足當罪。然既已具奏，則當有特旨，恐與有司之議不可同日而語。何者？有司謹守律令，朝廷當斷以大義故也。按邢珪生于涿、易，非祖宗涵養之人；仕于僞界，非國家祿使之吏。身有官守，一旦危急，力雖不及，猶能死守，雖懵于逆順，不知革面，然《春秋》之義，天下之善一也。若遂誅之，恐非所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奏陳之際，儻爲一言，貸其草芥微命，以示中國禮義，實非小補。又慮議者以謂張安國殺耿京事與此略同，恐啓寬貸之路，無以慰歸附之人。則某謂不然，張安國中國人，又嘗受旗榜招安，見利而動，賊殺耿京，反覆奸猾，罪惡明白，與珪實爲不類。兼邢珪所犯，在未被大赦蕩滌之前；張安國所犯，在已受旗榜招安之後。伏乞鈞察。《渭南文集》卷三。

上殿札子 一 壬午十一月

臣恭惟陛下天縱聖智，生知文武，御極之初，內出大號，所以加惠于海內甚渥，猶以爲未足也。乃八月戊子寬恤之令繼下，至誠惻怛，纖悉備具，歡欣之聲，達于遠邇，可謂盛矣。然今既累月，不知有司皆已推而致之民乎，若猶未也，是不免爲空文而已，無乃不可乎？又有大不可者。陛下初即大位，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前日數十條，或曰當置典憲，或曰當議根治，或曰當議顯戮，可謂丁寧切至，赫然非常之英斷也。若復爲官吏將帥一切翫習，漫不加省，一旦國家有急，陛下詔令戒敕之語，將何加此，而欲使人捐肝腦以衛社稷乎？周官冢宰，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垂象之法，

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正月，周正，今之十一月也。正歲，夏正，今之正月也。自十一月至正月，若未甚久，而申敕告戒，俟以刑辟，已如此其嚴。今命下累月，而有司或恬然不以爲意，臣竊惑之。欲望聖慈以所下數十條者申諭中外，使恪意奉行，毋或失墜。仍命諫官御史及外臺之臣精加考覈，取其尤沮格者與衆棄之。不惟聖澤速得下究，亦使文武小大之臣，聳然知詔令之不可慢如此，實聖政之所當先也。伏惟留神省察。取進止。《渭南文集》卷三。又見《古今圖書集成》官闡典卷一三。

上殿札子 二

臣聞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者迭用，非以爲異，因時制宜，有不得不然者。臣竊觀太祖、太宗之世，法度典章，廣大簡易，律令可以禁奸，無滋彰之患；文移可以應務，無叢委之弊。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論說徑直，誠意洞達，所詳者大，所略者小，事易舉，功易成，其氣象風俗，人物議論，至于今可考也。太平既久，日趨于文，放而不還，末流愈遠，浮虛失實，華藻害道。雖號爲粲然備具，而文移書判增至數倍，居官者窮日之力，實不暇給，猾吏奸人乘隙以逞。其始也，所詳者小，所略者大。其極也，并小者不復能詳，則一切鹵莽，聽吏之所爲而已。太上皇帝中興大業，當宁嘆息，思有以救之。于是漸加訂正，以還其舊，兩省復通爲一，以革迂滯之風，寺監幾省其半，以去

支離之害。簡禮容，刪律令，規模措置，蓋欲悉除繁文，復從祖宗之質而後已。有司奉承，未能盡如本指。此陛下今日所當力行不可緩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輔臣，使帥其屬，因今六曹寺監百執事所掌，講求祖宗舊制，以趨于廣大簡易之域。繁碎重複，無益實事者，一皆省去，使小大之臣，咸有餘力以察奸去蠹，修舉其職，則太平之基，自此立矣。元祐中，司馬光請改三省職事，一如昔日中書之制。蘇轍亦請收昔日三司之權，悉歸戶部。則臣所謂因今所掌，以求祖宗舊制，誠不爲難，顧陛下力行何如爾。干冒天聽，伏深戰慄。取進止。《渭南文集》卷三。

上殿札子 三

臣竊觀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德深遠，卜世長久。爲之子孫者，宜皆取法焉。然而獨曰「儀刑文王」，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漢自高帝創業，其後嗣亦多賢君，然史臣獨曰：「漢言文、景，美矣！」至武帝之功烈，猶以不遵文、景之恭儉爲恨。唐三百年，一祖三宗，皆號盛世，而太宗《貞觀政要》之書獨傳，寶以爲大訓。元祐中，學士范祖禹亦曰：「祖宗畏天愛民，子孫皆當取法。惟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于天下，誠能專法仁宗，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嗚呼！祖禹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迨我太上皇帝，躬履艱難，慨然下詔，專法仁祖之政，且竊聞燕閑惟考觀仁祖政事，是以于萬斯年，無疆惟休，亦享仁祖垂拱之福，可謂盛矣。陛下紹休聖緒，正當師太上專法仁祖之意，申

命邇英進讀之臣，日以寶訓反覆敷繹，以究微意。仍命輔臣，政事法度，一以仁祖爲法。臣將見陛下福祿川至，治效日見，年穀屢豐，四夷率服，慶曆、皇祐之盛，復見于今。雖遐方絕壤，皆當梯航而至矣，況中原故地，其有不復者哉！臣不勝至願，伏惟聖慈留神省察。取進止。《渭南文集》卷三。

擬上殿札子

壬午準備輪對，會內禪遂不果上

臣觀《小毖》之詩，見成王孜孜求助，特在初載，意其臨天下之久，閱義理之多，則當默識獨斷，雖無待于群臣可也。及考之書，然後知其不然。舜伐三苗，年九十有三，聞伯益一言，則退而敷文德，舞干羽，無一毫自用之意。武王受貢棗，年九十有一，召公作訓，累數百言，武王納之，不以爲過。嗚呼！爲人臣而不以舜、武王望其君者，不恭其君也。伏以陛下生知之聖，度越百王，稽古之學，博極《墳》、《典》，歷試諸難，身濟大業，更事閱理多矣。自公卿大臣，皆陛下四十年教養所成，況于小儒賤士，見聞淺陋，曾何足以仰清光、備顧問哉？然其所陳，則未必無尺寸之長。何者？舉吏部之籍，搢紳之士幾人，其得見君父者幾人，白首州縣而不得一望闕門者多矣。則凡進見之人，固宜夙夜殫思竭誠，以幸千載之遇，雖其間有論事梗野不達大體者，究其設心，亦願際會。犯威顏以徇俗，捨富貴以取名，臣竊謂無是理也。欲望陛下昭然無置疑于聖心，克己以來之，虛心以受之，不憚捨短而取長，以求千慮之一得，庶幾下情得以畢達。群臣無伯益、召公之賢，陛下以舜、武王之心爲

心，則是聖德巍巍，過于舜、武王矣。如其屈萬乘之尊，躬日昃之勞，顧于疏遠之言，無大施用，姑以天地之度容之而已，是獨言者一身之幸也。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怖俟罪之至。《渭南文集》卷三。

上二府乞勿受慶雲圖札子

癸未春

伏睹尚書省札子，知閬州呂游問奏慶雲見，并圖一軸，奉聖旨降付編類聖政所。仰見主上聖孝，推美太上皇帝之心。然竊聞太上皇帝建炎之初，京東進芝草，親詔却之，盛德煌煌，光映簡冊。今乃以慶雲見爲聖政，恐非太上皇帝之本意。兼閬州所奏，專以慶雲見于普安郡，及在主上即位前一日，爲受命之符，諛佞牽合，不識大體，政與京東芝草相類。若受而不却，雖不報行，其誰不知。深恐自此草木之妖，氛氣之怪，緯候之說，歌頌之文，紛紛來上，却之則自啓其端，不却則遂將成俗。欲望鈞慈以太上皇帝却芝草故事，委曲奏陳，主上剛明英斷，必有以處此矣。干冒鈞嚴，不勝恐怖之至。

《渭南文集》卷三。

上二府論都邑札子

某自頃奏記，迨今累月，自顧賤愚不肖，無尺寸可以上補聰明，而徒以無益之事上勤省閱，實有

罪焉，故久不敢以姓名徹左右。今者偶有拳拳之愚，竊謂相公所宜聞者，伏冀少留觀覽，幸甚幸甚。伏聞北虜累書請和，仰惟主上聖武，相公威名，震疊殊方，足以致此，而天下又方厭兵，勢且姑從之矣。然某聞江左自吳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吳嘗都武昌，梁嘗都荊渚，南唐嘗都洪州，當時爲計，必以建康距江不遠，故求深固之地。然皆成而復毀，居而復徙，甚者遂至于敗亡，相公以爲此何哉？天造地設，山川形勢，有不可易者也。車駕駐蹕臨安，出于權宜，本非定都，以形勢則不固，以饋餉則不便，海道逼近，凜然常有意外之憂。至于讖緯俗語，則固所不論也。今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雖欲營繕，勢將艱難。某竊謂及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閑暇之際建都立國，而彼既素聞，不自疑沮。黠虜欲借以爲辭，亦有不可者矣。今不爲，後且噬臍。至于都邑措置，當有節目，若相公以爲然，某且有以繼進其說，不一二年，不拔之基立矣。某智術淺短，不足以議大計，然受知之深，不敢自以疏遠爲疑。干冒鈞聽，下情恐懼之至。《渭南文集》卷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三四。

全宋文卷四九二五

陸 游 三

上殿札子 一

臣聞善觀人之國者無他，惟公道行與否爾。《書》曰：「毋虐瑩獨而畏高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爲國之要也。若夫虐瑩獨，畏高明，茹柔吐剛，而能使天下治者，自古未之有也。朝廷之體，責大臣宜詳，責小臣宜略；郡縣之政，治大姓宜詳，治小民宜略；賦斂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之事，宜覈大商。是之謂至平，是之謂至公。行之一邑則一邑治，行之一郡則一郡治，行之天下而治不逮于古者，萬無是理也。伏見朝廷頃因人言，必顯有功狀，乃畀職名。行之數年，而大臣近侍不得職者幾人，帥臣監司之加職者又比比而有，至于銓曹格法所以厄小官者，則未嘗少弛張也。慶典之行，所及至廣，貼職以上，例皆甄復，雖阿附秦氏得罪者亦在焉。至于常調孤遠，固多久絀刑憲者，今更赦令，雖使皆得沾被，銓法拘攣，必不如是之曠蕩也。無乃責大吏反略而責小臣反詳乎？

郡縣之吏，不能自立，觀望揣摩，惟強是畏。豪右雖犯重辟，官吏貪者黠者則公與之爲市，廉者懦者則又自營曰，得無反爲所害乎。凡嫁禍平人，誣罪僮奴者，皆有司爲之道地也。凶年饑歲，雖貧富俱病，然富者利源至多，貧者惟守田畝，孰爲當恤？視郡縣之庭，鞭笞流血，桎械被體者，皆貧民也。吳蜀萬里，關征相望，富商大賈，先期遣人懷金錢以賂津吏，大舸重載，通行無苦。終更小官，造廷進士，垂橐蕭然，資糧有限，而稽留苛暴，略不之恤。如是謂之平可乎？謂之公可乎？臣昧死伏望陛下推至平至公之道，自朝廷始，然後下詔戒敕四方，而繼之以誅賞。不過歲月，治效自見，惟在陛下執之重如山嶽，堅若金石爾。荀卿論闢國之說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夫豈獨兼并哉，凡爲政，施行之甚易，堅凝之甚難。臣區區之言，陛下或以爲萬有一可采焉，敢并以堅凝爲獻。取進止。《渭南文集》卷四，汲古閣刻本。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九。

上殿札子 二

臣伏讀御制《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于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爲主，軾特用之于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

而元昊款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于韓琦、富弼、文彥博之勲勞，唐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爲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斗，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今天下才者衆矣，而臣猶有憂者，正以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也。方無事時，亦何所賴此，一旦或有非常，陛下擇群臣，使之假鉞而董二軍，擁節而諭萬里，雖得賢厚篤實之士，氣不素養，臨事惶遽，心動色變，則其舉措豈不誤陛下事耶？伏望萬機之餘，留神于此，作而起之，毋使委靡，養而成之，毋使沮折。及乎人才爭奮，士氣日倍，則緩急惟陛下所使而已。且吳、蜀、閩、楚之俗，其渾厚勁朴，固已不及中原矣。若夫日趨于拘窘怯薄之域，臣實懼國勢之寢弱也。不勝私憂，犯分獻言，恭惟陛下裁赦。取進止。《渭南文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六，《四續古文奇賞》卷七。

上殿札子 三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變，而有必然之理。惟默觀陰察，能得其理，則事變之來，雖千態萬狀，可以坐制而無虞矣。天下之變，最幽眇倉卒不可測知者，莫如雷霆鬼物。然雷霆冬伏而春作，鬼物晝隱而夜見，則其理之必然，有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朝廷內無權家世臣，外無強藩悍將，所慮之變，惟一金虜。虜，禽獸也，譎詐反覆，雖其族類，有不能測，而臣竊以謂是亦有可必知者，夫何故？寬猛之

相繼，如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自金虜猖獗以來，靖康、建炎之間，窮凶極暴，則有紹興之和；通和既久，則有辛巳之寇；寇而敗亡，則又有隆興之和。今邊陲晏然，枹鼓不作，逾二十年，與紹興通和之歲月略相若矣。不知此虜終守和約，至數十百年而終不變耶，將如晝夜寒暑必相代也？且虜非中國比也，無君臣之禮，無骨肉之恩〔二〕，惟制之以力，劫之以威，則粗能少定。今力憊勢削，有亂而已。其亂不起于骨肉相殘，則起于權臣專命，又不然，則奸雄襲而取之耳。三者有一焉，反虜酋之政，以悅其國人，且何爲哉？雖陛下聰明英睿，自有所處。然臣竊觀士大夫之私論，則往往幸虜之懦以爲安。不知通和已二十餘年，如歲且秋矣，而謂衣裘爲不必備，豈不殆哉！大抵邊境之備，方無事時觀之，事事常若有餘，一旦有變，乃知不足。伏望陛下與腹心之臣，力圖大計，宵旰弗怠，繕修兵備，搜拔人才，明號令，信賞罰，常如羽書狎至，兵鋒已交之日。使虜果有變，大則掃清燕代，復列聖之仇；次則平定河洛，慰父老之望。豈可復如辛巳倉卒之際，斂兵保江，凜然更以宗社爲憂耶？臣世食君祿，且蒙陛下省錄姓名，已二十餘年，念無以報天地父母之大恩，故其陳于陛下者，惟懼不盡，而不知狂愚之爲大罪也。取進止。《渭南文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六。

〔二〕「無君臣」二句，明本文字同，庫本作「無狐伏之懼，有虎視之凶」。

乞祠祿札子

戊申四月

照對某昨任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將滿，陳乞再任，蒙恩差知嚴州，于淳熙十三年七月三日到任。郡政乖刺，雨澤不時，上勞宵旰，死有餘責。賴蒙朝廷哀矜，山郡瘠土之民，重賜蠲放，廣行賑恤，上格和氣，下安衆心，入秋得雨，陸種倍收，六縣并無流徙人戶。今春以來，雨暘尤爲調適，二麥繼熟，民間亦以爲所收倍于常年。賑濟訖事，稍紓吏責。某雖去替不遠，實緣年齡衰邁，氣血凋耗，夏秋之際，痼疾多作，欲望鈞慈特賜矜憫，許令復就玉局微祿，養痾故山，及天氣尚涼，早得就道，實爲至幸。《渭南文集》卷四，又見同治《重修成都府志》卷一二。

上殿札子 一

臣恭惟陛下躬聖人之資，履天子之位，而致養三宮，承顏左右，盛事赫奕，冠映千古，尚何待塵露之增山海哉！顧臣竊抱惓惓之愚，不敢輒默。伏惟陛下聖孝純至，稟于天性，昔在潛邸，及登儲宮以來，夙夜孜孜，何嘗頃刻不以壽皇爲心。壽皇罷朝而悅，進膳而美，則陛下欣然喜動于色；壽皇罷朝而不悅，進膳而少味，則陛下愀然憂見于色。方是時，徒能喜之憂之而已。今則致親之悅者，責在

陛下，其可以不深念乎？所謂悅親之道，非薦旨甘、奉輕暖也，非晨昏定省、冬夏溫清也，非千門萬戶之宮、鈞天簫韶之樂也，惟在陛下得天下之愛戴，以寧壽皇之心而已。鷄鳴而攬衣，辨色而視朝，必曰此昔者問安之時也。今以萬機之繁，不能日朝重華，歉然于懷，豈有限極。然闕問安之常，禮之小也，致天下之治，孝之大也。吾其力爲其大者乎，此固壽皇所望于陛下，亦天下所望于陛下也。治功已成，中外無事，陛下時備法駕，率群臣上萬年之觴，豈非天下之大慶？不然，太史或以災異上聞，四方或以寇盜來告，壽皇聞之，萬分有一微輟玉食，陛下雖居萬乘之貴，孰與解憂哉？臣昧死願陛下于進退人才罷行政事之際，率以是爲念。自三思十思以至百思，不爲過也；自一日五六日至于旬日，不爲緩也；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不爲廣也。一有小失，豈獨上勞宵旰，壽皇亦與焉。故陛下今日憂勤恭儉，百倍于古帝王，乃僅可耳。譬如臣民之家，上有尊親，則所以交四鄰，訓子弟，備饑饉，御盜賊，比之他人自當謹戒百倍。何則？彼亦懼憂之及其親也。犬馬小臣，貪于增廣聖孝，不知言之涉于狂妄，冒犯天威，伏候斧鉞。《渭南文集》卷四。

上殿札子 二

臣聞《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君與天同德，惟當清心省事，澹然虛靜，損之又損，至于無爲。大臣不得而窺所好，則希合苟容之害息；小臣不得而窺所好，則諂諛側媚之風止。不以從

其所好而加賞，則憊人伏；不以逆其所好而加罪，則端士進；玩好無益之物不好，則不接于目；談諧敗度之言不好，則不聞于耳。大抵危亂之根本，讒巧之機牙，奸邪之罅隙，皆緣所好而生。臣下雖有所偏好，而或未至大害者，無奉之者也。人君則不然，絲毫之念形于中心，雖未嘗以告人，而九州四海，已悉向之矣，況發于命令，見于事爲乎？且嗜好之爲害，不獨聲色狗馬宮室寶玉之類也。好儒生而不得真，則張禹之徒足以爲亂階；好文士而不責實，則韋渠牟之徒足以敗君德。其他可推而知矣。昔者漢文帝及我仁宗皇帝所以爲萬世帝王之師者，惟無所嗜好而已。恭惟陛下龍飛御極之初，天下傾耳拭目之時，所當戒者，惟嗜好而已。「無有作好，遵王之道」，天之所以錫神禹也。伏惟陛下留神省察，實天下幸甚。取進止。《渭南文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五。

上殿札子 三 己酉四月十二日

臣聞王者以一人之身，臨制四海，人情錯出，事變還至，惟靜以俟之，則心虛而明，惟重以持之，則體大而正，無偏聽之過，無輕舉之失。天何言哉！舜何爲哉！後世士大夫學術卑陋，識慮褊淺，顧謂王者得位，必有以聳動天下，于是厭常喜新之論興，飾智駭俗之政作，衆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深憂也。臣伏見陛下自在潛邸，以至龍飛御宇，三十年間，天下之事，何所不習，雖日出百令，固亦易爾。乃謙恭退托，而安靜無爲，沉潛淵默，而聰明不作。上則承壽皇之睿謨，下則盡群臣之公

議，及乎議有未決，徐而斷之，政有當行，從而舉之，理愜事允，出臣下思慮之表，有心者誠服，有口者頌嘆，則所謂靜與重者，陛下既得之矣。嗚呼！一郡一邑之長，視事之始，尚且以新奇眩衆，以敏速釣名。陛下有天下之利勢而不用，有聖智之絕識而不施，超越群倫，奚啻萬億。而或者方以聳動天下爲獻，此固兒童之見而陛下所不取也。竊恐群臣獻此說者寢多，雖陛下決不取，然臣不勝惓惓愛君之愚忠，思有以堅聖心而廣初政。昔魏鄭公憂貞觀之政漸不克終，蘇轍亦謂但如元祐之初足矣。若夫進銳退速，能動耳目之觀聽，而無至誠惻怛之心以終之，如明皇之焚錦綉，德宗之放馴象，實陛下之龜鑑也。故臣願陛下圖事揆策，不厭于從容，行賞議罰，無取于快意，兢兢業業常如此，三月之間，則成、康、文、景之盛，復見于今日矣。犬馬小臣，出位妄言，冒犯天威，臣無任。《渭南文集》

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九。

上殿札子 四

臣聞天下有定理決不可易者，饑必食，渴必飲，疾必藥，暑必簟，豈容以他物易之也哉。臣伏觀今日之患，莫大于民貧，救民之貧，莫先于輕賦。若賦不加輕，別求他術，則用力雖多，終必無益，立法雖備，終必不行。以臣愚計之，朝廷若未有深入遠討犁庭掃穴之意，能于用度之間事事裁損，陛下又躬節儉以勵風俗，則賦于民者，必有可輕之理。緩急之備，固不可無，姑以歲月徐爲之可也。如

是，則和氣浹洽，必無水旱之災，歡聲洋溢，必無盜賊之警，何慮國用之不足耶？設使裔夷弗賓，侵犯王略，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直可舞干羽而格之爾。頃者建炎、紹興戡定變亂之日，一切賦斂，有非承平之舊者。高宗皇帝宵旰焦勞，每欲俟小定而悉除之，故詔令布告天下曰：「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捍防之隙，首圖蠲省之宜。」臣幼年親見民誦斯詔，至于感泣，雖傾貲以助軍興，而不敢愛。旋屬國家多故，逆亮畔盟，雖所蠲已多，終未仰稱聖意。壽皇聖帝臨御以來，所以節用裕民者，皆繼承高宗蠲省之指也，則陛下今日豈可不以爲先務哉？臣昧死欲望聖慈恢大度，明遠略，詔輔臣計司，博盡論議，量入而用，量用而取，可蠲者蠲，可省者省。富藏于民，何異府庫，果有非常，孰不樂輸以報君父淪肌浹髓之恩哉？若有事之時，既竭其財矣；幸而無事，又曰儲積以爲他日之備也；雖恢復中原，又將曰邊境日廣矣，屯戍日衆矣。則斯民困弊，何時而已耶！瀆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取進止。《渭南文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八。

除修史上殿札子

臣伏見真宗皇帝至道三年冬修《太宗實錄》，至明年咸平元年八月而畢，甫九閱月。修書者，錢若水、柴成務、宗度、吳淵、楊億五人而已。書成，又詔重修《太祖實錄》，至明年六月而畢，亦甫

九閱月。修書者，王元之、梁灝、趙安仁、李宗諤四人而已。臣竊考之，太祖討澤、潞，取揚州，平吳滅蜀，定荆、楚，下五嶺；太宗撫有吳、越，蕩定汾、晉，用師薊門，問罪夏臺，皆大舉動。業廣事叢，議論煩委，兵機戎政，攻守饋餉，功罪黜陟之事，可謂夥矣。至于制禮作樂，明刑治曆，修廢官，舉墜典，革五季之弊，復漢唐之盛，側席求治，可謂勤矣。宜其摹寫日月，形容造化，雖累歲不成。而奏書之速，不淹三時，上足以慰羹牆之思，下足以厭薦紳之望，非獨此數人者畢精竭思之力也。意者當時命令重，刑賞必，尊君體國之俗成，凡史官紬繹之所須者，上則中書密院，下則百司庶府，以至四方萬里郡國之遠，重編累牘，如水赴海，源源而集。然後以耳目所接，察隧碑行述之諛辭，以衆論所存，刊野史小說之謬妄，取天下之公，去一家之私，而史成矣。九閱月而奏書，臣誠未見其爲速也。臣乞身累年，忽蒙聖恩，起之山澤之間，使與聞大典，既不累以他職，又特寬其朝謁，責委之意可謂重矣。然臣之愚慮有欲陳者，未敢遽以仰瀆天聽，而略具梗概于前，欲乞聖慈明詔大臣，俟臣供職，有所陳請，擇其可者，出自朝廷主張施行。如臣不能自力，曠職守，負聖知，則竄殛之刑，所不敢避。取進止。《渭南文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

乞致仕札子 一 癸亥

臣輒冒重誅，仰干洪造。伏念臣生逢千載，仕歷四朝，晚蒙旒宸之知，爰錫弓旌之召。濫司汗

簡，擢長仙蓬，會未幾時，亟躋近列。雖願輸于塵露，顧已迫于桑榆。記問荒疏，文辭衰退，重負夜行之責，難貪晝接之榮。又況與奏成書，獲經睿覽。時則可矣，敢少緩于控陳；天實臨之，冀俯從于懇款。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職，依前致仕。《渭南文集》卷四。

乞致仕札子 二 癸亥

臣近緣實錄院進書已畢，具奏乞守本官職，依前致仕，準尚書省札子，奉聖旨不允者。伏念臣學緣病廢，志與年衰，步蹇弗支，髮存無幾。出入鴈行之內，惕然有覩于面顏；追參豹尾之間，觀者亦爲之指目。豈容冒昧，久竊寵榮？敢干咫尺之威，洊貢再三之請。萬簽黃卷，悵已負于初心；十具烏犍，冀獲安于故里。伏望聖慈，特賜開允。《渭南文集》卷四。

乞致仕札子 三 甲子

臣輒傾愚懇，仰達聖聰。伏念臣衰悴餘齡，已開九秩；遭逢盛際，逮事四朝。擢置周行，初出高皇之獨斷；進登法從，晚蒙陛下之異知。朝歲強顏，秋毫無補，及瀝乞身之請，更蒙優老之除。久此叨塵，豈勝危懼。雖天地之恩未報，而犬馬之力已窮。杜曲桑麻，倘遂扶犁之初願；灞橋風雪，更尋

策蹇之舊游。誓教訓于子孫，用報酬于君父。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職致仕。《渭南文集》卷四。

天申節進奉銀狀

效頌祝于萬年，適逢盛際；備貢輸于九牧，敢竭微誠。前件銀祗率典章，獲參包篚。大庭旅百，愧非梯山航海之琛；神嶽呼三，但切就日望雲之意。《渭南文集》卷五。

辭免賜出身狀 一

準尚書省札子，奉聖旨賜進士出身者。孤遠小臣，比蒙召對，從容移刻，褒稱訓諭，至于再三。仰惟天地父母之恩，固當誓死圖報。惟是科名之賜，近歲以來，少有此比，不試而與，尤爲異恩，揣分量材，實難忝冒。欲望敷奏，特賜追寢，以安冗散之分。《渭南文集》卷五。

辭免賜出身狀 二

近蒙恩賜進士出身，嘗具狀乞行追寢，以謂「科名之賜，近歲以來，少有此比，不試而與，尤爲

異恩，揣分量材，實難忝冒」。今月六日，準尚書省札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螻蟻至微，曲煩申諭；雷霆在上，其敢飾辭。然義有未安，若不自列，強顏冒寵，獲罪愈大。蓋特賜科名，雖有故事，必得非常之人，乃副非常之舉，甚非所以重儒科、杜幸門也。重念某一介疏賤，行能無取，比蒙召對，面加訓獎，退而感激，至于涕泗。今者但使獲安冗散之分，以效尺寸之勞，則于上報主恩，不敢憚死。

《渭南文集》卷五。

條對狀

準今月六日詔書節文，令侍從臺諫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退率其屬，極言毋諱。臣恭依詔旨，條具下項：

一、有國之法，當防其微；人臣之戒，尤在于逼。異姓封王，逼之尤者也。蓋封王始于漢初，天下未定，權宜之制。然韓、彭、英、盧，皆以此敗，漢亦幾至大亂。遂與群臣盟曰「非劉氏不王」。後世懲創其失，魏、晉、隋、唐，皆起草昧，有天下，豈無功臣，止于公侯而已。國初，趙普有社稷大功，亦未嘗生加王爵也。唐將封王，始于安祿山，而本朝則始于童貫。此豈可法？而比年以來，寢以爲常，識者莫不憂之。欲乞聖慈明詔有司，自今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勛勞，毋得輒加王爵。藏之金匱，副在有司，永爲甲令，實宗社無疆之福。

一、伏見比來朝廷間遣小臣幹辦于外，既銜專命，又無統屬，造作威福，矜詫事權，所在騷然，理有必致。如措置酒坊，招捕海賊，未有毫髮成效，而擾害之事，已饜滿聞聽。則此事害多利少，可以無疑。若以輕君命、失國體言之，則雖有厚利，亦不可行。臣謂如此二事之類，止當專委戶部長貳、轉運司及安撫使、提點刑獄措畫。如其不職，自有典憲，誠不足一一上煩聖慮。昔祖宗置走馬承受，本欲便于奏報耳，而小人恃勢，日增歲長。及改稱廉訪使者，則監司帥守反出其下，敗亂四方，危及社稷，實走馬承受之末流也，可不畏哉！此事乞陛下與輔臣長慮遠計，亟行廢罷。若止如近日改易其人，及令聽安撫使節制之類，根本未除，終必爲害。若朝廷或有大事，勢須遣使，即乞于廷臣中遴選材望，庶幾不負任使，不啓弊端，實天下之幸。

一、自古有國，設官分職，非獨下不得僭上，上亦不得侵下，所以正名分也。公師之官，將相之位，人臣之至貴，天子所尊禮，非百官有司比也。方宣和間，王黼以太宰而行應奉司，蔡攸以三孤而直保和殿，紊亂之事，遂爲禍萌。中興以來，所宜痛革。而頃者遂有以師傅而領殿前都指揮使者，天下固已怪矣。近復有以太尉而領閣門事者。閣門古之中涓，太尉服章班列，蓋視二府，瀆亂名器，莫此爲甚。欲乞聖慈詔輔臣議之，例加訂正，著爲定制，亦革弊所當先也。

一、伏睹詔書委監司條具部內知州治行，仰見陛下撫恤百姓欲使各安田里之意。然臣竊謂惟賢乃可以知賢，而無瑕者乃可以議人。不審今之監司皆已賢乎，若猶未也，旦夕臧否來上，而按行黜陟，無乃未可乎。雖使諫官御史劾奏其不當者，然人之識見，自有分限，若本無才智，又無學

術，乃使品藻賢否，而劾其不當，是猶強盲者使察秋毫，而責其不見也。臣欲望聖慈令三省具諸路監司姓名，精加討論，其不足當委寄者，例皆別與差遣，選有才智學術之士代之。則前日之詔不爲空文，既一清監司之選，又審知郡守之政，實今日先務也。

一、伏睹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蓋以身首異處，自是極刑，懲惡之方，何以加此。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習熟見聞，以爲當然，乃謂如支解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凌遲，則盜賊蓋有滅人之族者矣，蓋有發人之丘墓者矣，則亦將滅其族發其丘墓以報之乎？國家之法，奈何必欲稱盜賊之殘忍哉！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亦有以折之。昔三代以來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背，當時必亦謂非肉刑杖背不足禁姦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少，幾致刑措。仁之爲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明陛下至仁之心，以增國家太平之福，臣不勝至願。

一、臣恭以陛下仁心惻怛，聖澤深廣，四方萬里之遠，昆蟲草木之微，生成長養，惟恐或傷。近者天下奏獄，雖盜賊奸蠹，罪狀已明，一毫可寬，悉蒙原減，豈有無辜就刑而不加恤者？臣是以不量疏賤，敢昧死有請。夫宦侍之臣，自古所有，然晚唐以來，始進養子。童幼何罪，橫罹刀鋸。古制宮刑之慘，纔下大辟一等，是雖顯有負犯，猶在所矜，而況于童幼乎。向使宿衛不足，供奉闕人，暫開禁防，尚爲有說。今道路之言，咸謂員已倍冗，司局皆溢，而日增歲加，未聞限止，

誠恐非陛下愛人恤物蕃育群生之意也。臣伏睹太祖皇帝開寶四年，詔內侍官年三十無養父，聽養一子，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真宗皇帝咸平中，復申前詔。仁宗皇帝嘉祐四年，又詔入內侍省權罷進養子。三聖詔令，炳如丹青，遵而行之，實在陛下。且方今聖政日新，入無苑囿之觀，出無逸游之好，諸軍無承受，諸路無走馬，中人所領，不過兩宮掃除之職而已。顧久弛成憲，以從其私，干犯至和，虧損仁政，臣雖甚愚，猶知其不可也。伏惟聖慈少留聽焉。

一、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饑饉，迫于寒餓，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爲朝廷之憂。惟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爲害，未易可測。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檣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僞經妖像，至于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爲校勘，福州知州黃裳爲監雕。以祭祖考爲引鬼，永絕血食，以溺爲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概舉。燒乳香，則乳香爲之貴；食菌蕈，則菌蕈爲之貴。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爲寒心。漢之張角，晉之孫恩，近歲之方臘，皆是類也。欲乞朝廷戒敕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有犯于有司者，必正典刑，毋得以習不根經教之文，例行闊略。仍多張曉示，見今傳習者，限一月，聽資經像衣帽赴官自首，與原其罪。限滿，重立賞，許人告捕。其經文印版，令州縣根尋，日下焚毀。仍立法，凡爲人圖畫妖像及傳寫刊印明教等妖妄經文者，并從徒一年論罪。庶可

陰消異時竊發之患。《渭南文集》卷五。

奏筠州反坐百姓陳彥通訴人吏冒役狀

臣近因民間詞訴，勘會到本路筠州百姓陳彥通，因訴事夾帶，稱高安縣押錄陳諒，經兩次徒杖罪斷罷，不合冒役事。其本州于淳熙六年十月內，以爲陳彥通所論冒役不實，遂引用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妄訴冒役科反坐刑名；仍引在法諸州縣公人曾因犯罪勒停，謂于法不該收叙及未該收叙者。放罷編配，再行投募充役者，許人告；諸州縣收叙公人于令格有違者，徒二年；公人依法不該收叙，而隱落過犯或改易姓名別行投募者，準此，將百姓陳彥通決脊杖十三。臣竊詳反坐之法，本謂如告人放火，而實不曾放火；告人殺人，而實不曾殺人，誣陷善良，情理重害，故反其所坐。然有司亦不敢即行，多具情法，奏取聖裁。今愚民無知，方其爲奸胥猾吏之所屈抑，中懷冤憤，訴之于官。但聞某人曾以罪勒罷，又有許告指揮，則遂于狀內夾帶冒役之語。村野小民，何由身入官府，親見案牘，小有差誤，亦當末減，以通下情。縱使州郡欲治其虛妄驀越之類，亦自有見行條法，笞四十至杖八十極矣，與反坐之法有何干涉？若一言及吏人冒役，便可拮據，置之徒罪，則百姓被苦，豈復敢訴？吏何其幸，民何其不幸也。自昔善爲政者，莫不嚴于馭吏，厚于愛民。今乃反之，事屬倒置。兼見今諸處冒役吏人，雖究見是實，亦不過從杖罪科斷罷役而已，未有即置之徒罪者。豈有百姓訴吏人冒役，却

決脊杖之理。臣本欲即按治筠州官吏，又緣有上件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到指揮，顯見因此陳請，致得州郡憑借，用法深刻。臣蒙恩遣使一路，出自聖知拔擢，苟有所見，不敢隱默，欲望聖慈，更賜詳酌。如以臣所奏爲然，即乞特降睿旨，寢罷乾道六年八月二日因臣僚陳請所降指揮，庶使百姓不致枉被深重刑責。且下情獲通，胥吏稍有畏憚，天下幸甚。《渭南文集》卷五。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四八，《南宋文錄錄》卷五，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一九。

除寶謨閣待制舉曾黯自代狀

準令，侍從授告訖，限三日內舉官一員充自代者。右，臣伏睹從政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所準備差遣曾黯，克承家學，早取世科，操行可稱，文詞有法。臣實不如，舉以自代。《渭南文集》卷五。

辭免轉太中大夫狀

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陸某狀奏：臣以修進兩朝實錄，今月二十三日伏准告命授臣太中大夫、依前充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者。序進一階，雖循故事；擢登四品，實出殊私。勞薄賞醴，人微恩重。而況臣遭逢頗異，涉歷寢深，四朝嘗綴于廷紳，八十更持于從橐。

惟寵光之永絕，庶視息之少延。敢控愚衷，冀回鴻造。《渭南文集》卷五。

薦舉人材狀

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臣陸某，近承紹興府牒：備承尚書吏部符，準都省札子，奉聖旨節文，令前侍從各舉人材三兩人。臣爲已致仕累年，竊慮與在外侍從見任藩郡及宮觀人事體不同，遂具申審。今準都省札子，照得寶謨閣待制致仕俞澂薦舉萬夢實等訖，札送臣照會者。臣切見宣教郎、知臨安府臨安縣鞏豐，材識超卓，文辭宏贍；從政郎、前隨州州學教授王田，學問淹貫，議論開敏。以上并可備文字之職。文林郎、監潭州南岳廟趙蕃，力學好修，杜門自守，入仕以來，惟就祠祿，今已數任，若將終身。或蒙朝廷稍加識拔，足以爲靜退之勸，抑躁競之風，于聖時不爲無補。如或不如所舉，甘坐責罰。《渭南文集》卷五。

全宋文卷四九二六

陸 游 四

代二府與夏國主書

癸未正月二十一日，二府請至都堂撰

隆興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信國公陳康伯等，謹致書夏國主殿下：昔我祖宗與夏世修盟好，豈惟當無事時，共享安平之福，亦惟緩急同休戚，恤災患，相與爲無窮之托。中更變故，壤地阻絕，雖玉帛之聘弗克往來，然朝廷未嘗忘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禍，輿圖寢歸，會今天子紹登寶位，慨然西顧，宣諭大臣曰：「夏，二百年與國也，豈其不念舊好而忘齊盟哉？」某等恭以國主英武聰哲，聞于天下，是敢輒布腹心于執事，願留神圖之。惠以報音，當告于上，議所以申固歡好者。同心協慮，義均一家，永爲善鄰，傳之萬世，豈不美歟！有少幣儀，具如別幅，伏惟照察。不宣。某等謹白。

〔貼黃〕前件事宜，臣等雖已面陳，緣利害至大，陛下反復省覽，故敢輒具此奏。《渭南文集》卷一三。

夔州勸農文

仰惟天子臨遣牧守，每以務農勸課之指，丁寧訓敕。雖遐陬僻邑，如在畿甸，惟懼一穀之不登，一夫之失職也。峽中之郡夔爲大，其于奉明詔，以倡屬郡、慰齊民者，尤不敢不勉。繼自今，不縱培植，不長囂訟，不傷爾力，不奪爾時。爾父兄子弟，其亦恭承天地惠澤，毋爲惰游，毋怠東作，毋失收斂，毋慢蓋藏，勤以殖產，儉以足用。有司與民，交致其愛，使公私之蓄，日以富饒，無貽朝廷宵旰之憂，豈不遑哉！《渭南文集》卷二五。

丁未嚴州勸農文

蓋聞農爲四民之本，食居八政之先，豐歉無常，當有儲蓄。吾民生逢聖世，百穀順成，仰事俯育，各遂其性。太守幸得以禮遜相與從事于此，故延見高年，勞問勸課，致誠意以感衆心，非特應法令，爲文具而已。今茲土膏方動，東作維時，汝其語子若孫，無事末作，無好終訟，深畧廣耜，力耕疾耘，安豐年而憂歉歲。太守亦當寬期會，簡追胥，戒興作，節燕游，與吾民共享無事之樂，而爲後日之備，豈不美哉！《渭南文集》卷二五。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七。

戊申嚴州勸農文

蓋聞爲政之術，務農爲先。使衣食之粗充，則刑辟之自省。當職自蒙朝命，來剖郡符，雖誠心未格于豐穰，然拙政每存于撫字。觴酒豆肉，曷嘗妄蠹于邦財；銖漆寸絲，不敢輒營于私利。所冀追胥弗擾，墾闢以時，春耕夏耘，仰事俯育。服勞南畝，各終薦蓁之功；無犯有司，共樂舒長之日。今者土膏既動，穡事將興，敢延見于耆年，用布宣于聖澤。清心省事，固守令之當爲；曠土游民，亦父兄之可耻。歸相告戒，恪務傳承。上以寬當宁之深憂，下以成提封之美俗。《渭南文集》卷二五。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一六，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七。

上執政書

辛巳四月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爲治世之觀、大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一日無也。然爲國者，每每收取，不忍棄去，豈固爲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爲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凋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歡得喪，一在于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爲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

者，嘆息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至勤苦，爲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爲己任者，所以不忍棄也。某小人，生無他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于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于奇，舊或以爲新，橫驚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娛憂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爲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足以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舄，此心歉然，不敢遑寧。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踐山林鐘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于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賤且愚，而願有聞于左右也。《渭南文集》卷一三。又見《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三〇，

《八代文鈔》第三五冊。

上虞丞相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爲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于此，

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爲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彼有功，吾借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御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于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于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于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道學精深，力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渾巍巍，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留落十年，乖隔萬里，而終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祿于夔。其行也，故時交友醵緡錢以遣之。峽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代不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所得食，一日祿不繼，則無策矣。兒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爲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之，使粗可活，甚則使可具裝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二婚嫁。不賴其才，不借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于門下。所願持之不搖，行之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渭南文集》卷一三。又見《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二〇八，《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三〇，《八代文

鈔》第三五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三五。

上辛給事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爲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燭火不能爲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爲金石之聲，潢污不能爲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爲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巨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稿，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于郵傳之題咏，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棋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于外，氣全力餘，中正閎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僞于其間哉！某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僞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于文。文愈自喜，愈不合于

世。夫欲以此求合于世，某則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謂其言爲智也。恭惟閣下以皋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啓迪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絕于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爲言也。某心之爲邪爲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爲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率冒犯，死有餘罪。《渭南文集》卷一三。又見《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二〇八，《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三〇，《八代文鈔》第三五冊，《四續古文奇賞》卷三五。

答邢司戶書

五月二十六日，笠澤陸某頓首再拜復書司戶迪功足下：某辱賜書，及聖人之道與古作者之文章，又以世之稱師弟子，而徒事科舉、求利祿者爲羞。卓乎偉哉！非某所敢仰望萬一也。某少之日，學文而不工。及其老，妄意于道，亦未敢謂得也。身且弗給，而何以及人？及庸衆人且弗能，其況有以助足下乎！惶恐，惶恐。雖然，足下顧我厚，某其敢有所弗盡。吾曹有衣食祭祀婚嫁之累，則出而求祿，恐未爲非；既不免求祿，則從事于科舉，恐亦未爲可憾。科舉之文，固亦尊王而賤霸，推明六藝而誦說古今。雖小出入，要其歸亦何負于道哉？若言之而弗踐，區區于口耳，而不自得于心，則非獨

科舉之文爲無益也。近時頗有不利場屋者，退而組織古語，剽裂奇字，大書深刻，以眩世俗，考其實，更出科舉下遠甚，讀之使人面熱。足下謂此等果可言文章乎？尚不可欺僕輩，安能欺足下哉！故自科舉取士以來，如唐韓氏、柳氏，吾宋歐氏、王氏、蘇氏，以文章擅天下者，莫非科舉之士也。此無他，徒以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既久，望而識之矣，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爲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珉其可復欺耶？凡今不利場屋而名古之文者，往往多未嘗識珉者也，又安知玉哉！乃如足下識之可謂精矣，當棄珉剖玉而已。至于聖人之道，足下往昔朝夕所講習者，豈外于是？言之而必踐焉，心之而不徒口耳焉，無餘道矣。某文既不工，聞道又甚淺，則今所以進于左右者，其果近乎？一讀置之，無重吾過。不宣。《渭南文集》卷一三。又見《八代文鈔》第三五冊，《南宋文錄錄》卷七。

答劉主簿書

某才質愚下，又兒童之歲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爲古學。然方是時，無師友淵源之益，凡古人用心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或始疑其非，終乃大信，或初甚好之，已而徐覺不可者，多矣，然亦竟不知所謂是且非者卒何如也。方竊愧嘆，不自意如足下學術文章足以雄長一世者，乃不鄙其愚，而欲與之交，惠然見臨，賜之以言，以爲可與言古學

者。文詞偉麗，讀之惕然。夫道遇乞人，責之千金，足下固過矣，然遂謂足下爲非則不可。往者前輩之學，積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無，以能問于不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該極百家，而不可涯涘。如足下所稱諸公，蓋皆如是也。至中原喪亂，諸名勝渡江，去前輩尚未甚遠，故此風猶不墜。不幸三二十年來，士自爲畦畛甚狹，己所未知者，輒訕薄之，以爲不足學，排抑沮折，惟恐不力。詆窮經者，則曰傳注已盡矣；詆博學者，則曰不知無害爲君子。嗚呼陋哉！夫世既未有仁智之足如孔孟而師焉，則亦各出所長，相與講習，從其可者，去其不可者。自六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文詞議論，禮樂耕戰，鍾律星曆，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學，今四方之士，亦不可謂無人。雖不能兼該衆長，要爲各有所得，往往皆捐數十年之功，耗心疲力，凋悴齒髮而爲之，豈可易哉！如足下之所已得者，某願就學焉。某未者，頗願與足下從諸君子歷探其所有。足下亦宜盡發所淳蓄，以與朋友共之。某所聞誠最淺薄，亦願再拜以進，惟足下與諸君子之所決擇。使前輩風俗，由吾輩復少振，而狹陋之病，不遂沉痼，豈細事哉！屬兩日苦眩，未得面陳，而先以書布謝，惶恐惶恐。《渭南文集》卷一三。又見《八代文鈔》第三五冊，《南宋文範》卷三四。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遽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夜伺便

小劫。比官知之，則已分散跳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徧裨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爲甚害，所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劫，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劫時，執縛恐迫，計民之冤，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人以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合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劫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爲賊計則多，爲捕賊計則疏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況于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實中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爲人幾何，逐捕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爲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疑于胸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爲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由是妄殺之禍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而況近歲妄庸者所爲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即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迹益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之。秋暑野次，自愛。《渭南文集》卷一三。又見《八代

答陸伯政上舍書

九月六日，某再拜復書伯政學士宗友兄閣下：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春中蒙見顧，衰疾無聊，不得款承絕塵邁往之論，至今悒悒。忽賢郎上舍携所貺書及新詩來，已深開慰，又得雜著詩文一編，置百事讀之，所以開益，殆非一端。古聲不作久矣，所謂詩者，遂成小技。詩者果可謂之小技乎？學不通天人，行不能無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詩乎？僕紹興末在朝路偶與同舍二三君至太一宮，聞中有高士齋，皆名山高逸之士。欣然訪之，則皆扃戶出矣。徘徊老松流水之間，久之，一丫髻童負琴引鶴而來，風致甚高。吾輩相與言曰：「不得見高士，得見此童，亦足矣。」及揖而問之，則曰：「今日董御藥生日，高士皆相率往獻香矣。」吾輩遂一笑而去。今世之以詩自許者，大抵多太一高士之流也。不見笑于人幾希矣，而望其有陶淵明、杜子美之餘風，果可得乎？雜文數篇，多甲寅以來所著，言論風旨，皆非同乎俗合乎世者。《與平甫書》用意尤至，則石守道、李泰伯氣格相上下，而師友淵源，未可以望吾伯政也。然所以告平甫者，尚恐有所含蓄，不欲盡發。此非面莫究。昨日兒子自城中來，知方伯謨已卒。天乎，有是哉！計老兄亦同此哀也。賢子表表超絕，當爲名士，不止取科第而已。奉爲宗家，贊喜無已。黃精奇妙，感激千萬。匆匆，不既所欲言者，亦坐老憊耳。漸寒，珍重。珍重。《渭南文集》卷一三。

答王樵秀才書

十一月二日，山陰陸某再拜復書先輩足下：貢舉之法，擇進士入官者爲考試官。官以考試名，當日夜專心致志以去取士，不可兼蒞他事。則又爲設一官，謂之監試。監試粗官不復擇，蓋夫人而可爲也，甚至法吏流外，平日不與清流齒者，亦得爲之。故又設法曰，監試毋輒與考校，則所以待監試可知矣。某鄉佐洪州，適科舉歲，當以七月到官，遂泊舟星子灣幾月，聞已鎖院，乃敢進，非獨畏監試事煩，實亦羞爲之。今年在夔府，府以四月試。試前嘗白府帥，願得移疾，已見許矣，會部使者難之。某驚弱，畏以避事得罪，遂黽勉入院。某與諸試官皆不相識，惴惴恐其以侵官犯律令見詬，自命題至揭榜，未嘗敢一語及之。不但不與也，間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遭塗抹疵詆，令人氣涌如山，然歸臥室中，財能向壁嘆息。蓋再三熟計，雖復強聒，彼護短者決不可回，但取詬耳，若可回，雖詬固不避也。如足下之文，又不止可愛，誠可敬且畏者。而一旦以疑黜，此豈獨足下不能無言，雖試官與拔解諸人，亦嘖嘖稱屈。某至是直欲以粗官不與考試自恕，其可乎？將因紹介再拜請罪于門牆而未敢也。不圖足下容之察之，更辱賜書，講修朋友之好，而以前者不能無言爲悔。方是時，使足下遂能無言，固大善。然士以功名自許，非得一官，則功名不可致。雖決當黜，尚悒悒不能已，況以疑黜乎？某往在朝，見達官貴人免去，不憂沮者蓋寡。彼已貴，雖免，貴固在，其所失孰與足下多，然

猶如此。今仍責足下以不少動心，亦非人情矣。前輩有錢希白，少時試開封，得第二。希白豪邁，自謂當第一，乃詣闕上書詆主司。當時不以爲大過，希白卒爲名臣。夫科舉得失爲重，高下細事耳，希白不能忍其細，而責足下默默于其重者，可不可耶？是皆已往事，不足復言。區區仰嘆足下才氣，思有以奉廣，故詳及之。某吳人，凡吳之陸皆同譜，所謂四十九枝譜是也。如龍圖公雖差遠，顧尚可紀，則于足下亦有瓜葛。蒙敦篤，尤感。旦暮詣見，先此爲謝。《渭南文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四九二七

陸 游 五

與曾逮書 一

游惶恐再拜上啓仲躬戶部老兄台座：苦寒，恭惟省中雍容，台候神相萬福。尊眷聞已入都，必定居久矣。第聞在百官宅，無乃迫隘乎！游村居凡百遲鈍，數日前，方能作賀丞相一箋，托無咎投之，然不敢及昨來所諭也。節後度亦嘗見之，不至中悔否。此公于賤子實不薄，然姓名不祥，正恐終難拈出，奈何！奈何！不入城七十餘日矣，以此亦自久不見原伯，不論它人也。累日作雪竟未成。都城何似生？惟萬萬保護。即登嚴近，不宣。十一月二十六日，游惶恐再拜仲躬戶部老兄台座。《故宮周刊》第三一七、三一八期。又見標點本《陸游集》附錄。

與曾逮書 二

游頓首再拜上啓仲躬侍郎老兄台座：拜違言侍，又復累月，馳仰無俄頃忘。顧以野處窮僻，距京國不三驛，邈如萬里。雖聞號召登用，皆不能以時修慶，惟有愧耳。東人流殍滿野，今距麥秋尚百日，奈何！如僕輩既憂餓死，又畏剽劫，日夜凜凜，而霖雨復未止，所謂麥，又已墮可憂境中矣。朱元晦出衢、婺未還。此公寢食在職事，但恐儒生素非所講，又錢粟有限，事柄不顯，亦未可責其必能活此人也。游去台評歲滿尚兩月，廟堂聞亦哀其窮，然賦予至薄，斗升之祿，亦未知竟何如！日望公共政，如望歲也。無階參省，所冀以時崇護，即慶延登，不宣。游頓首再拜上啓。正月十六日。《宋人法書》第三冊。又見《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

與曾逢書

游惶恐再拜上啓原伯知府判院老兄台座：拜違言侍，遂四閱月，區區懷仰，未嘗去心。即日秋清，恭惟典藩雍容，神人相助，台候萬福。游八月下旬方能到武昌。道中勞費百端，不自意達此。惟時時展誦送行妙語，用自開釋耳。在當塗見報，有禾興之除。今竊計奉版輿西來，開府久矣。不得爲

使君樽前客，命也！鄭推官佳士，當辱知遇。向經由時，府境頗苦潦，後來不至病歲否？伯共博士想已造朝久，舟中日聽小兒輩誦《左氏博議》，殊嘆仰也。末由參觀，惟萬萬珍護，即膺嚴近之拜，不宣。游惶恐再拜。上啓原伯知府判院老兄台座。《三希堂法帖》第二九二一頁。

與明遠書

游頓首。間闊頃叩甚至。忽奉手帖，欣重。秋雨，尊候輕安。卿禪師遺墨甚妙，恨見之晚，輒題數行，不足稱發揚之意。皇恐，得暇見過，不宣。奉簡明遠老友。

文字共四軸，又五冊，納去，五派圖四軸，數日前已就付來人去矣。游。《珊瑚網·法書題跋》卷七。

又見《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

與仲信書

游頓首再拜仲信學士老友兄。即日秋氣寢清，伏惟尊候神相萬福。兒子婚事，甚荷留念，初正以吾輩氣類，故敢有請。已令媒氏具道其情，尚何疑哉！今又蒙垂誨，已抵龜而決矣。余令媒氏稟白。自此遂忝瓜葛，何幸如之。羸薺控叙，草草，不宣。游頓首拜。

仲信即省元學士友兄。《珊瑚網·法書題跋》卷七。又見《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

嚴州劄子

游近者奏記，方以草率爲愧。專使奉馳翰，所以動問甚寵，感激未易名也。暫還展省，此固龍圖丈襟懷本趣。道中春寒，不至衝冒否？詔迫度不遠旬浹，或已被新渥矣。下諭舊貢院，已爲中丞蔣丈所先。新定驛舍見空閑，或可備憩泊已。今揚洒矣。它委遙候面請。游蒙賜香墨，皆珍絕，足爲蓬戶之光，下情感荷之至。它候續上。狀次。又拜具呈。朝請大夫權知嚴州軍州事陸游劄子。《故宮周刊》第一四三期。

回江西王倉

光膺宸命，出擁使華，逖聞新渥之傳，莫諭故人之喜。伏惟某官，器姿開敏，學術淵深。清節凜然，風高嶺嶠之政；先聲籍甚，已震江淮之間。自顧衰遲，常交英俊。雙魚遠至，荷舊好之不忘；倚馬少留，慚報書之良遽。惟祈珍嗇，用慰願言。《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七。

與親家書

游皇恐再拜。拜違道義，忽復許時。仰懷誨益，未嘗一日忘也。桐江戍期忽在目前，盛暑非道途之時，而代者督趣甚切，不免用此月下澣登舟。愈遠門闌，心目俱斷。然親家赴鎮，亦不過數月間，彼此如風中蓬，未知相遇復在何日，憑紙黯然。惟日望召歸，遂躋禁途，爲親舊之光爾。游皇恐再拜。《三希堂法帖》卷十七。

與友人書

游皇恐拜問契家尊眷。共惟并擁壽祺。鏡中有委敢請：子聿亦粗能勤苦，但恨不得卒業，函丈若不棄遣，尚未晚也。張七三哥苦貧可念，官期尚遠，奈何！每爲之心折，顧無所置力耳。三丈亦念之否？游皇恐再拜。標點本《陸游集》附錄。

與明老帖

有人兮山陁，雲卷兮霞瓔。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

此寒山子所作楚辭也，今亦在集中。妄人竄改附益，至不可讀。放翁書寄天封明公，成以刻之此中也〔二〕。標點本《陸游集》附錄。又見《天台山方外志》卷一六。

〔二〕此中：《天台山方外志》作「山中」。

與杜思恭書

正月廿四日，游頓首再拜復書敬叔法曹學士友兄執事。即日春寒，伏惟尊候神相萬福。前歲冬初，聞從者西征，適卧病沉綿，無由追路，一道珍重語。既鵬首日遠，而游僻居澤中，不與人接，例不能通四方書問，惟有念吾至交之心，朝暮不止耳。忽有遠使到門，出海帖，諄諄累紙。相與之意，加于在傍邑時。不以老病爲可絕，不以疏怠爲可罪，此古人事，今于左右見之，幸甚過望，幸甚過望。錄示近詩，超勝妥帖，殆兩得之。人之所難，敬叔何獨得之易也。大抵此業在道途則愈工，雖前

輩負大名者，往往如此。願舟楫鞍馬間，加意勿輟，他日絕塵邁往之作，必得之此時爲多。益公今龍門，又喜接晚進，敬叔得所歸矣。旦夕乘駟造朝，又當過廬陵，必復從容于天香堂上。游與益公四十年舊交，窮達雖殊，情好不替如一日，輒有一緘，告爲轉達。又有楊廷秀待制書，亦煩送之。不罪，千扣！諭及拙稿，見托一二友人編輯，未成次第。若可出，自當以一帙歸之敬叔。今更當督之矣。手鈔近詩，却如來教，寫得數篇封納，臂力弱不能多寫，負見索之勤，積愧如山矣。相望天末，臨書悵悵，惟幾爲台家倍加保輔，即膺嚴召，不宣。游頓首再拜。

□友杜敬叔自嶠南寄書來，索余畢錄□□。七十二翁，豈復能□□筆硯，欹斜跌宕，□讀之自不能識，敬叔以意求之可也。慶元丁巳正月二十四日，笠澤陸游務觀書。《廣西通志》卷二二四。又見《粵西金石略》卷一〇，《金石續編》卷一八，《桂林石刻》卷上。

與仲玘書 一

游頓首。伏被手帖，獲聞動靜，深以爲慰。開諭院記，謹已具稿。今遣優婆塞歸拜呈，不知可用否？老病無復佳思，皇恐，皇恐！此乃令人寫本，若欲惡札，却須示及，當爲作之，仍告寫及題額人銜位、姓名。若要寫守、倅銜，亦須示及，當爲一手寫去，切不可令他人書。向來南山只爲如此，故曾致慮，不免重刻，切望少留神，仍丁寧知事也。未即會聚，萬萬爲道珍厚。不宣。游頓首。智者玘

公禪師友舊。十一月八日。標點本《陸游集》附錄。

與仲玘書 二

游頓首啓智者禪師老友。即日春寒，伏惟法候萬福。寺記本是老夫自欲書丹，意爲不過數日可了。不料忽得齒疾，沉綿歲月，又值改歲，一番應接，遂失初約，留滯淨人。昨法雲忽過，良以爲愧。碑顏不欲更托人，并爲寫去。前輩此例甚多。碑上切不須添一字。尋常往往添字，壞却。「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幸痛察。餘惟爲佛囑自愛，不宣。游頓首，正月四日。

監寺首座以次不及別上狀，刻碑時且告與點檢，碑樣只依明州宸奎閣碑最妙。僭率，皇恐，皇恐！游頓首。標點本《陸游集》附錄。

與仲玘書 三

游頓首。智者堂頭禪師。即日春殘，伏惟法候勝闕別却不知瓶錫所寓。無遣一紙問，動靜不可得，惟有馳心爾！忽法雲送翰札來，乃知說法名山，玉烟珠氣，要是不可埋沒也。游去春已請老，一生擾擾，遂得結局。盡出餘芘。正月，忽被命寓直內閣，殊非野人所宜，一味慚恐耳！崖蜜蠟燭分

寄，足見舊好不替。感激，感激！末由握臂，唯萬萬爲大法自重，不宣。游頓首。四月六日。標點本《陸游集》附錄。

與仲玘書 四

游頓首。忽奉誨帖，欣承。苦寒，法候萬福。老病日侵，度不能久住世間，且隨緣過日耳。下諭法衣，急作字澤師，幾爲九峰所取。幸稍早數日，已令徑附來使納去。想便升座于人天衆前分以披挂也。崖蜜石芥佳惠，然自此切罷信物，庶全道氣，已屢咨白矣。春事鼎來，爲道自重，不宣。游再拜南山禪師老友侍者。標點本《陸游集》附錄。

與仲玘書 五

游頓首。適承臨訪，荷千里命駕之意，殆不勝言。晚刻，伏惟道體萬福。來日輒具湯餅，相屈少款誨益，切勿拒也。匆匆，不宣。游再拜南山禪師故人足下。標點本《陸游集》附錄。

與仲玘書 六

游頓首。秋暑正缺法候萬福。久不缺問，徒有馳繫。日來衲子必更雲集。夏中，有幾人打發。老拙缺衰，不能響屨修廊，炷香丈室也。偶丘子行缺候動靜，唯冀爲法珍重。不宣。游頓首智者禪師老兄，七月十三日。標點本《陸游集》附錄。

與仲玘書 七

游頓首啓。伏被誨墨，欣承。即日尊候萬福。名山大乘師，宜得大筆登載，然後宜稱。事偉辭貧，但深愧負。風土之宜，敬已下拜矣！以不必講此，白頭尚如新耶？石工亦甚佳。小簡尤不足傳。讀之赧然。正暑，萬萬爲道缺重，不宣。游頓首上智者禪師老友侍者。標點本《陸游集》附錄。

全宋文卷四九二八

陸 游 六

謝解啓

倦游場屋，分已歸耕；首置賢書，出于過聽。得非其分，榮不蓋慚。伏念某行已迂疏，稟資窮薄。生逢聖代，豈願老於漁樵；性嗜古文，了不通於世俗。因息四方之志，專爲一壑之謀。比游都城，適睹明詔，復踴躍而自獻，信習氣之難除，內負初心，外慚舊友。然而廢放已久，盡忘科舉之章程；得失既輕，頗有山林之氣象。譬之進昌歎于玉食，陳侏儒于燕朝，方以怪而見珍，故雖樸而不廢。恭惟某官行爲世表，經爲人師。早學長安，識子雲之奇字；晚游吳會，得中郎之異書。心術正而無邪，文章簡而有法，憤雕蟲之積弊，疑草野之可收，遂致庸虛，輒先豪俊。自知不稱，敢辭同進之爭名；所懼流言，竊謂主司之好異。其爲愧悚，實倍尋常。《渭南文集》卷六。

賀台州曾直閣啓

恭審寵辭使書，移鎮便藩。上待老成，惟恐弗當其意；士聞靜退，自消競進之心。凡有識知，誰不歡喜。恭惟某官淵乎似道，清而有容。古學名家，鬱爲諸儒之領袖；高文擅世，坐還兩漢之風流。早踐清華，屢當要劇。民依愷悌之政，吏畏道德之威。不言而令已行，寡欲而人自化。好直無矯枉之過，爲善無近名之嫌。歷考平生，追配古人而奚愧；中更俗吏，益知懦者之有功。比由真館之宴閑，起奉外臺之委寄，翔而後集，泛然敢辭。子房避三萬戶之封，曼容至六百石而去。當宁爲之太息，舉朝仰其高風，故擇名邦，示優耆德。然而公議所屬，久安實難，第恐賜環之來，弗容坐席之暖。某早嘗問道，晚益受知。春服方成，悵又違于師範；郡齋猶冷，翼深衛于生經。《渭南文集》卷六。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一〇。

賀曾秘監啓

恭審趣登文陛，進冠蘭臺。簡冊光華，孰謂太平之無象；薦紳嘆息，共欣大老之來歸。誠爲中外之榮觀，非復門闌之私慶。竊嘗聞諸耆舊，昔在祖宗，朝有道德魁偉之臣，士鄙刑名功利之學，政術

既斥夫卑陋，國勢自極于尊安。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冲消萌之要。至于主盟儒道，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宗，尤極清華之選。不圖近歲，頓異前規。老吏亦驚，茲豈膏粱之地；遺編何罪，至遭鋒鏑之腥。廷範之污清流，哥奴之非時望，較之於此，誠何足言。天未墜於斯文，上眷求於舊德。恭惟某官文貴乎道，氣合於神，學稽古以知天，心集虛而應物。舊聞入洛之盛事，疑於古人；追數過江之諸賢，屹然獨在。雖身居湖海之遠，而名滿覆載之間。友化人而游帝居，顧肯復求于外物；登泰山而小天下，蓋嘗俯陋于諸儒。昨者法官決事之初，起于琳館燕居之際，力歸使節，自乞守符。觀其勇退于急流，真若無意于斯世，迫功名之不赦，凜風節之愈高。姑復領袖館閣之游，行即几杖廟堂之上。某自惟幸會，最辱知憐。識度關之雲，距今十載；從浴沂之樂，終後諸生。孤踪愈遠於師門，精意空馳於夢想。《渭南文集》卷六。

賀謝提舉啓

伏審顯膺帝制，起擁使華。雖輿論歉然，謂未究大賢之蘊；然用人如此，誰不知公道之行。恭惟某官，躬真獨簡貴之資，蘊篤實誠明之學，早并游於洛下，晚獨步於江東，談笑多聞，文章爾雅。履常應變，雖與時而偕行；據古守經，蓋絕世而獨立。風采聞於天下，勞烈簡於上心。自去清班，久安真館。付功名於昨夢，若無意然；顧富貴之迫人，恐不免耳。迨法官之決事，付便郡以優賢，曾未逾

年，已聞報政，入膺三接之寵，出臨千里之畿。明詔始傳，吾黨相慶，以謂名流之施設，當有前輩之規摹。班超之策平平，陽城之考下下，至于俗吏，乃求奇功。所願一洗簿書之塵，庶幾少稱臺閣之望。此自明公之所及，豈須賤子之具陳。冒瀆之深，慚惶無措。《渭南文集》卷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一，《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七。

賀禮部曾侍郎啓

恭審顯奉制書，進司邦禮。所養既厚，萬鍾亦何足言；衆望所歸，九遷猶以爲緩。惟是老成之用，式昭至治之符，凡有識知，誰不歡喜。竊考六宮之制，本皆三代之餘。惟宗伯之清華，極近臣之遴選。誠使此地常得其人，則朝廷日尊，自弭未形之患；論議守正，亦折群邪之萌。一昨多艱，寢忘大體。刑名錢穀，獨號劇曹；文物典常，僅同虛器。蓋道由時而升降，官以人而重輕，苟凡材非據於其間，則舊章何恃而不廢。孰謂斯文之幸，復聞公議之伸。恭惟某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心至虛而善應，名弗求而愈高。紬繹六經，推明上世之絕學；度越兩漢，追配先秦之古文。早并游於洛中，晚獨步於江左，人誦其德，家有其書。使少貶於諸公，已亟升於華貫。顧久幽而彌厲，凜自信之不回。上屢興見晚之嗟，公猶懷勇退之志，勉收功業于無復意之後，起踐富貴於不得已之餘。黃髮皤然，德容穆若。昔者慶曆之盛，側席而致衆賢；元祐之初，加璧而聘諸老。今茲盛事，可謂無慚。然猶漸進

於省中，未足大慰於天下。竊謂德齒之貴，宜登師保之崇，入則几杖三雍之間，出則卷綉百工之上。使勲貴斂衽，畏楊綰之清；朝野洗心，化毛公之儉。紀話言於竹帛，肖形像於丹青。垂之無窮，然後爲稱。某頃陶善誘，嘗辱異知。雖借勢於王公大人，非迂愚之敢及；惟侍坐於先生長者，尚夢寐之不忘。逖聞綸紼之傳，獨阻門闌之慶。仰懷曩遇，不勝下情。《謂南文集》卷六。

賀辛給事啓

恭審光奉制書，就升巨鎮。用人惟己，上方詢事而考言；知我其天，公豈枉尋而直尺？世不容而何病，道有命而後行。雖殿藩猶屈於經綸，然親擢益知於眷注。縉紳頌嘆，道路歡欣。伏聞先王相我後人，上天爲生賢佐，若時大任之降，將啓非常之元。故必雍容回翔，以養其康濟之才；排擯斥疏，以積夫邇遐之望。遺之險艱以勵其志，待之耆老以全其能。周公居東，歸相成王之善治；謝傳高卧，晚爲江表之宗臣。勲名卒至于偉然，物理殆非于偶爾。恭惟某官氣守剛大，性資方嚴。其在朝廷，有金玉王度之益；其位岳牧，有股肱帝室之勞。指朋黨於蔽蒙膠漆之時，發奸蠹於潛伏機牙之始，庭叱義府，面折公孫，可否一語而不移，利害十年而後驗。人服其識，家誦其言。皓首來朝，方共推于宿望；丹心自信，寧少貶于諸公。洗鄙夫患失之風，增善類敢言之氣，俯仰無愧，進退兩高。不可誣者忠邪之情，不可掩者是非之實，出守未幾，見思已深。惟是謀帥之難，孰先舊德之舉。然而方政機之

虛席，宜召節之在途，開慰斯民，始自今日。某迂愚不肖，窮薄多奇，雖道德初心之已非，猶節義大閑之可勉。側聞休命，深激懦衷，輒忘奏記之狂，蓋出執鞭之慕。仰祈閎量，曲貸嚴誅。《渭南文集》卷六。

答福州察推啓〔二〕

識面卜鄰，固常懷于鄙志；杜門掃軌，殊未接於英游。於此相逢，慨然永嘆。恭惟某官城南舊望，江左名流，高韻照人，清言絕俗。過眼不再，真讀五車之書；落筆可驚，倒流三峽之水。豈有如公之人物，猶令隨牒於海邦。政恐驛召之行，弗容席暖之久。某奔馳斗粟，流落二年，久親柱後之惠文，高束床頭之《周易》，政須名理之語，一洗簿書之塵。《渭南文集》卷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八。

〔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題作《回福州蔡守啓》。

賀何正言除左司諫啓

恭聞親詔，登用大賢，以白首魁偉之臣，膺明時諫諍之任，善類相慶，公道遂行。竊以逆指犯顏，人疑於甚難，而君子謂之易；盛朝治世，衆安於無事，而識者以爲憂。然非身居獻替之官，與夫素著中外之望，雖抱此識，何自而言。邈乎太平之難逢，考之前史而可見。以正人遺聖主，實惟祖宗敷佑之心；而公議在朝廷，豈非廟社無疆之福。恭惟某官心潛百聖，學貫群經。老成之風，師表一世；直養之氣，充塞兩儀。立朝寬大而持平，論事雍容而守正。虛舟觸物，此自信其無心；怒髮衝冠，彼安知夫有體。居多聖政之助，始明儒者之功，非獨誠僞不可以欺，要之忠邪久而自判。上眷既厚，人望又歸，遂當登四輔之聯，豈久置七人之列。某頃以樸學，嘗預諸生。雖在泥塗，猶是門闌之舊物；竟無名第，亦竊場屋之虛聲。敢俟明公勲業之成，勉繼輿人歌頌之作。不足爲報，姑盡此心。

《渭南文集》卷六。

賀湯丞相啓

恭審顯膺典冊，進冠公台。廷告未終，搢紳相慶；郵傳所及，夷夏歸心。煥君臣嘉會之逢，侈廟

社無疆之福。恭惟某官民之先覺，國之宗臣，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天下之動。至誠貫日，歷萬變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事而喜愠不見。一昨力辭重任之降，屈居次輔之聯，三年有成，九功惟叙。方當詔令之誕布，孰測謀謨之所從。凡有大政事之慰斯民，咸曰右丞相之告于上。雖家置一喙以頌德，士予千金而示恩，竊揆其情，未至于此。蓋廟堂之寄，代天而理物；帷幄之算，經遠而折衝。平居用小大之材，欲其披肝膽以自盡；一旦付疆場之事，欲其捐性命而不辭。自非有以素服衆心，則將誰與共濟大業。晉文側席于子玉，回紇下拜于汾陽。王商以忠謇立朝，則單于不敢仰視；平津以婣姻充位，則淮南謂若發蒙。自昔論世之盛衰，莫如置相之當否。譬猶震風凌雨之動地，夏屋愈安；鴻流巨浸之稽天，方舟獨濟。人望所屬，國體自尊。今者大明弼亮之勛，正席辯章之任。守文致理，將見隆古極治之時；應變制宜，必有仁人無敵之勇。聖主以此屬元輔，學者以此望真儒，行或使之，天所命也。某猥以孤遠，辱在記憐。如其少道衣食之憂，猶能頌中興之盛德；必也遂老江湖之外，亦自號太平之幸民。窮達皆出于恩私，生死不忘于報稱。《謂南文集》卷六。

除刪定官謝丞相啓

收置鈞陶，固已逾于素望；責功鉛槧，仍俾效其寸長。神觀頓還，塵埃一洗，欲叙丹衷之感，不知危涕之橫。伏念某獨學寡聞，倦游不遂。瀾翻記誦，愧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低

回久矣，感嘆淒然。使有一人之見知，亦勝終身之不遇。然而凜資至薄，與世寡諧，在鄉閭則里胥亭長之所叱訶，仕州縣則書佐鈴下之所蹈藉，聲名湮晦，衣食空無，方所向而輒窮，已分甘于永棄。侵尋末路，邂逅殊私，招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挈之於半世浮沉之後，既賞音於一旦，又誦句於諸公。豈料前史之美談，乃獲此身之親見。茲蓋伏遇某官斯民先覺，吾道宗師。大學誠明，上下同流於天地；至仁溥博，遠近一視於華夷。和氣行禮樂之間，治道出政刑之外。惟公故無所不取，惟大故無所不容，訖令頑鈍之資，亦預甄收之數。重念某家世儒學，非有旂常鐘鼎之勳；交友漁樵，又無金張許史之助。特緣薄技，獲齒諸生，形顧影以知歸，口語心而誓報。死而後已，天實臨之。《渭南文集》卷六。

謝內翰啓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知其愛閑而多病，故爲湔俗吏之塵；勇于悼屈而哀窮，故使污清流之末。繫禁近吹噓之過，蒙廟堂選拔之優，俯仰以思，愧懼交至。伏念某讀書有限，識字不多，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窮雖已甚，狂不自懲。性本懦孱，輒妄希于骨鯁；仕由資蔭，乃深惡于膏粱。坐此湮厄而莫收，未忍依違而少貶，比游輦轂，久困氛埃。望見車騎之雍容，傳誦文章之閎麗，不勝慕嚮，求備使令，門墻才許其一登，聲價已增於十倍。夫富貴外物，惟事賢可謂至榮；父子雖親，然相知猶或不盡。曾是疏遠至孤之迹，又無環奇可喜之能，不自省其何由，乃遽叨于斯遇。非常

之幸，從古罕聞。此蓋伏遇某官自明而誠，養氣以直，行著四方之防範，文專一代之統盟。勤于教人，務傳聖師之道；廣于求士，用報睿主之知。豈謂孤生，亦蒙至意。稱于天下曰知己，誰復間然；雖使古人而復生，未易當此。惟誓堅於名節，庶不辱於恩私。《渭南文集》卷六。

謝諫議啓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因書生鉛槧之業，使效尺寸之長；脫俗吏簿領之煩，曲從疏野之性。倘非恩舊，每賜揄揚，自顧缺然，何以得此？伏念某讀書有限，識字不多，歲月供道路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窮雖已甚，狂不自懲。材本懦弱，輒妄希于骨鯁；仕由資蔭，乃深嫉于膏粱。衆惡所叢，孤生餘幾。自頃并游於場屋，亦嘗辱遇于宗師，徒竊虛聲，莫酬真賞，一斥遂甘于蹭蹬，殘年絕望于騫騰。此在常情，所宜顯棄，豈謂并容之度，未移宿昔之私。既許瞻君子盛德之容，淵乎似道；又使知大人接物之際，歡然有恩。訖致庸虛，誤蒙甄錄。此蓋伏遇某官養氣以直，自誠而明。《大學》、《中庸》，發揮千歲之旨；《生民》、《清廟》，主盟一代之文。吾道由此而復傳，善人有恃而不恐，施及區區之舊物，不忘眷眷之深情。求粗稱于門牆，惟益堅于名節。死而後已，天實臨之。《渭南文集》卷六。

謝曾侍郎啓

結綬彈冠，既過尋常之望；懷鉛抱槧，獲輸尺寸之長。永言卯翼之恩，忽焉涕淚之集。伏念某讀書有限，與世無緣，吟《梁甫》于草廬，倒天吳於短褐。借助於金張許史，既家世之不爲；從事於米鹽簿書，又生平之未學。一昨奔馳薄宦，流落殊方，土風頓異於中州，宿疾遽侵於壯歲，食有蛙蛇之異，醫無針石之良，凜然懷性命之憂，不暇計饑寒之迫。毀車殺馬，逝從此以徑歸；賣劍買牛，分餘生之永已。豈謂始終之不棄，俯憐緩急之誰投，出泥塗而濯清風，披泉扃而起白骨。稱于天下曰知己，顧豈在於他門；雖使古人而復生，亦難勝於此賜。茲蓋伏遇某官盡心知性，惟道集虛，氣塞天地之間，辭編《詩》、《書》之策。授業解惑，務廣先師之傳；揚善進賢，用爲聖主之報。廣則或至于雜，恕則不責其全，是致庸虛，亦污題品。然而仰觀明公之勇退，每蹈前哲之難能，超軼絕塵，優游卒歲。雖賢愚之甚遠，顧師慕之敢忘，誓當力戒它岐，益堅素守。禍福有命，豈其或置於胸中；名節倘全，是則不辱于門下。終期末路，可復斯言。《渭南文集》卷七。

刪定官供職謝啓

拔茅以征，冒處清流之末；及瓜而往，曾無累月之淹。恩重如山，感深至骨。伏以刑措不用，邈矣成康之隆；法家者流，肆于秦漢之際。以吏爲師，而先王之澤熄；以律爲書，而聖人之道微。是以鄙夫深文而不知還，儒者高談而靡適用。惟我國家之制，克合古今之宜，置局而總以弼臣，拔材而列之官屬。必有遠關盛衰之法，以授有司；故非深達體要之人，不預此選。豈容懵甚，亦在數中。茲蓋伏遇某官學極誠明，才全經緯。道樞善應，萬變不外于吾心；仁風遠翔，庶物悉陶于和氣。矜憐墜緒，收拾遺材，致茲流落之餘，被此生成之賜。某敢不討尋廢忘，激動懦庸。念彼三尺法安出哉，要必通于古誼；否則一獄吏所決耳，尚奚取于諸生。冀收毫髮之勞，庶逃俯仰之愧。《渭南文集》卷七。又見《啓雋類函》卷二六。

賀黃樞密啓

恭審顯膺制書，進貳樞府，威望之重，宗社所憑，天其相有永之圖，日以冀中興之治。竊以朝廷之政，屬在帷幄之臣。方無事之時，雍容坐談，則夫人而皆可；應一旦之變，酬酢曲當，非有道者不

能。歷觀昔人，蓋鮮全美。王導之襟量而學不至，德裕之術略而器未優，故晉卒安于江東，唐莫迫于貞觀。有志之士，太息于斯。恭惟某官心正意誠，任重道遠，躬卓行於苟且自恕之俗，推絕學于散缺不全之經，凜然一家之言，發乎千載之閔。加之博極墳史，得興亡治亂之由；綜練典章，識沿革始終之際。氣足以懾奸慝，明足以察忽微。其在掖垣，惟公議是達；其侍經幄，惟王道是陳。果由師錫之同，入總本兵之寄。然而方時多故，爲計實難。夷狄鴟張，肆猖狂不遜之語；邊障狼顧，懷震擾弗寧之心。東有淮江之衝，西有楚蜀之塞。降附踵至，人心雖歸而強弱尚殊；踴躍請行，士氣雖揚而勝負未決。堅壁保境，則曷慰後來之望；闢國復土，則又有兵連之虞。竊惟明公，素已處此。某頃聯官屬，獲侍燕居，每妄發其戇愚，輒誤蒙于許可。雖輟食竊憂于謀夏，而荷戈莫效於防秋。敢誓糜捐，以待驅策。《渭南文集》卷七。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二九。

除編修官謝丞相啓

揆才無似，得祿已優，不知何取于聖時，顧使輒塵于清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學術空疏，文詞朴拙。頃游場屋，未能絕出於原夫；久返山林，但欲追酬於歛乃。至于手編簡冊，身綴鵷鸞，豈惟忘魏闕之心，固已息邯鄲之夢。敢圖一旦，輒越稠人，與聞國典之權輿，猥備樞廷之掾史。此蓋伏遇某官斯民先覺，盛世元臣，亮天以格物之誠，化俗用修身之道。雖江海至廣，固無待于細

流；念燕雀兼容，亦何傷于大厦。故令濫進，以廣旁求。然而某天賦甚窮，自量尤審。層臺起於累土，雖深知獎拔之心；浮屠成於合尖，冀終遂迂愚之分。敢忘惕勵，用對陶成。《渭南文集》卷七。

謝參政啓

揆才無似，得祿已優，不知何取于聖時，顧使輒塵于清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至拙無能，下愚不肖。分章析句于蓬樞瓮牖之下，學但慕于俚儒；娛憂紓悲于山巔水涯之勞，文不供于世用。比坐啼號之迫，浪爲衣食之謀。投檄無緣，強顏可笑。橘逾淮而爲枳，竊自慨然；泥出井而作塵，望胡及此。手編簡冊，身綴鵷鸞，筆硯重尋，氛埃一洗。茲蓋伏遇某官至仁無間，大德有容，文兼衆作而不以窮人，識高一代而樂于成物。雖江海至廣，本無待于細流；念燕雀兼容，亦何傷于大厦。致茲久困，遂得少通。然而某天賦甚窮，自量尤審。層臺起于累土，雖深知獎拔之心；浮圖成于合尖，冀終遂迂愚之分。敢忘惕勵，用對陶成。《渭南文集》卷七。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九，

《啓雋類函》卷二七，《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一。

謝賜出身啓

明廷錫對，晨趨甲帳之嚴；親札疏恩，暮拜丙科之寵。感深涕隕，愧極汗流。竊以國家取士之方，固非一路；學者進身之始，又惡多歧。故祖宗非私于俊造之科，而公卿罕出於選舉之外。至膺特詔，尤號異人。頌詩足以配弦歌，則梅堯臣出于皇祐；文章足以垂竹帛，則王安國起于熙寧。或友朋借譽而不以爲私，或兄弟當途而莫之或議。厥由至當，故可無慚。如某者，才樸拙而無奇，學迂疏而寡要，自悲薄命，久擯名場，敢謂一朝，遂叨賜第。門外之袍立鵠，恍記少時；詔中之字如鴉，猶疑夢事。茲蓋伏遇某官股肱王室，領袖儒林。以謂設一日之羅，蓋非得雀之道；至于售千金之骨，抑明市駿之心。寧借妄庸以風四方，不忍拘攣而廢一士。某敢不討尋舊學，企慕前修。儒者之弊，勞而無功，誓少求于實效；聖君所行，即是故事，將時得于遺材。敢仰賀公道之興，非獨叙私情之謝。《渭南文集》卷七。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七，《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答人賀賜第啓

比對明廷，猥塵特舉。兩章控避，莫回天地之恩；一紙來臨，復拜友朋之賜。未知稱塞，積有慚

惶。伏念某才本迂疏，識尤淺暗，頃游場屋，首犯貴權，既憎糠播之偶前，復惡瓦樞之輒巧。訟劉蕡之下第，空辱公言；與李賀而爭名，幾成奇禍。敢期末路，復齒清流。晨趨甲帳之嚴，暮拜内科之寵。此蓋伏遇某官學窮游夏，文媲卿雲。槐花黃而并游，每記帝城之舊；荔子丹而共醉，未忘閩嶺之歡。特假溢言，俾膺異選。千名記佛，雖叨學者之光榮；一日看花，寧復少年之意氣。但懷感佩，未易敷陳。《渭南文集》卷七。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九。

賀張都督啓

恭審誕膺冊書，首冠樞府。運籌決帷幄之勝，遂定廟謨；假鉞督中外之軍，仍專閫寄。傳聞所逮，欣抃惟均。恭惟某官降命應期，自天生德，許國本事親之孝，化民用克己之仁，早際聖神，遍居將相。書虞淵取日之績，恍若古人；咏《東山》零雨之詩，適當初政。屬邊烽之尚警，煩幕府之親臨。玄黃之筐爭歸，赤白之囊幾息。果游膺于徽數，用卒究于宏規，仰惟列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鑿井，舉皆涵養之餘；寸地尺天，莫匪照臨之舊。豈無必取之長算，要在熟講而緩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不惟衆人引頸以歸責，固亦當宁虚心而仰成。某獲預執鞭，欣聞出綽。斗以南仁傑而已，知德望之素尊；陝以東周公主之，宜勳名之益大。雖不敢紀殊尤于竹帛，尚或能被一二于弦歌。冒瀆之深，震惶無措。《渭南文集》卷七。

全宋文卷四九二九

陸 游 七

問候洪總領啓

借勢於王公大人，夙懷志願；侍坐於先生長者，適有夤緣。仰偉度之兼容，撫孤蹤而知幸。伏念某至愚不肖，甚拙無能，一官初迫于饑寒，百慮更成于疾疢。綴鴛鷺會朝之列，自傷倦鶴之摧頽；望魚龍變化之塗，獨類寒龜之藏縮。比求祠廟，歸掃丘墳，猶出佐于近藩，實大逾於素望。始終僥幸，進退慚惶。恭惟某官材擅國華，德推世美。崇論宏議，質諸鬼神而不疑；大冊高文，編之《詩》、《書》而無愧。歷風波并起之險，挺金石可開之誠。雍容回翔，而愈高康濟之資；排擯斥疏，而彌積邇遐之望。天將降于大任，上惟圖于舊人。荷從橐于西清，方俟論思之益；擁使廛于北固，猶煩道德之威。某竊覬須臾，欽承約束。快威鳳景星之睹，幸孰過焉；辱高山流水之知，儻其自此。《渭南文集》卷七。

答鈴轄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于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于明恩。方修候問之恭，已拜緘滕之賜。情文甚寵，感愧兼深。伏惟某官胄出山西，書傳圯上。綠沉金鎖，雖勇略之無前；緩帶輕裘，亦風流而自命。茲膺帝眷，暫總兵符，遂容憔悴之餘，獲廁游從之末。春容方麗，戎幕多閑，冀加衛于寢興，用大符于頌禱。《渭南文集》卷七。

問候葉通判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于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于明恩。敢謂窮途，獲親耆德。恭惟某官性資直諒，學術淵源。愷悌宜民，固已高于治績；忠誠許國，曾未究於遠猷。行膺召節之嚴，趣上禁途之峻。雖仰觀翔翥，鳳凰方覽於德輝；然猶幸須臾，虎鼠同稱於相屬。春容方麗，燕寢多閑，冀調興止之宜，用副傾依之素。《渭南文集》卷七。

答吳提宮啓

伏蒙講修拜禮，惠示函書，溫乎其容若加親，粲然有文以相接。雖快景星之睹，終慚明月之投。伏惟某官華國英材，通家舊好，未嘗少貶于公卿勢位之地，顧乃獨厚于江湖憔悴之人。賣劍買牛，念即歸于農畝；乘車戴笠，尚永記于交盟。《渭南文集》卷七。

賀葉提刑啓

伏審顯奉璽書，改臨畿服。坐于廟朝而施利澤，雖尚鬱于遠猷；送以禮樂而有光華，實寢隆于睿眷。傳聞之始，開慰實深。恭惟某官學造宮庭，行尊防範，閱議兩朝之望，高文百世之師。入踐掖垣，有斧藻聖謨之益；出乘使傳，有宣道王意之勞。周旋百爲，終始一節。鳳凰之翔千仞，雖瞻仰咏嘆之實同；虎豹之守九關，終排擯斥疏而莫進。竊惟大任之降，將啓非常之元，必使備歷于阻難，所以終成其器業。今者承邊鄙宿兵之後，加夏秋積潦之餘，疾癘相熏，流逋未止，憂軫上煩于宵旰，撫摩方屬于忠賢。伏聞親奉尺一之書，下慰億兆之望，坐席未暖，握節遽行。蓋將訪災沴之由，施寬平之政，挈之溝壑之內，厝諸衽席之安，老稚聚觀，感涕相屬。迨及嘉猷之告，宜膺共政之求。某久去

門墻，寢疏箋牘。摠衣函丈，每懷問道之誠；負弩前驅，即下望塵之拜。其爲欣抃，未易敷陳。《渭南文集》卷七。

賀呂知府啓

恭審光膺中詔，游畀左符，協于師言，出自上意。凡在部封之內，舉同抃舞之情。恭惟某官襟量恢閎，文辭卓偉。飛書走檄，名早震于華夷；仗節擁旄，功每書于竹帛。比屬邊烽之靜，力辭宮鑰之嚴。雖北闕之書，至于屢上；然東山之志，寧許遽從。果被睿知，復膺重寄。仁風穆若，方回比屋之春；威望凜然，先破巨奸之膽。某自欣末路，得附餘光。不汝疵瑕，固荷包荒之度；令公喜怒，敢招越分之尤。惟殫惕勵之誠，用對眷知之舊。《渭南文集》卷七。

上陳安撫啓

佐州北固，麥甫及于再嘗；易地南昌，瓜未期而先代。雖千里困奔馳之役，幸一官托覆護之私。伏念某孤學背時，褊心忤物，方牽聯而少進，已恐懼而遽歸。偶充振鷺之廷，自知非稱；不失屠羊之肆，其又奚言。比自列于私嫌，遂再污于除目，始終僥幸，俯仰慚惶。恭惟某官道極誠明，器函康

濟，閱議兩朝之望，高名百世之師。經術淵源，造《大學》、《中庸》之妙；文章簡古，在先秦、兩漢之間。久以臺省之英，出試蕃宣之績。雖弗容而君子乃見，公初無欣戚之殊；然必進而朝廷始尊，國實繫安危之重。佇聞休命，大慰衆心。某再掃餘塵，增光末路，顧才能之有限，加疾疢之未平。先生琴瑟書冊在前，願卒門人之業；小子洒掃應對則可，敢晞別駕之功。《渭南文集》卷七。又見《宋四六選》卷二一，康熙《西江志》卷一七三。

上史運使啓

佐州北固，麥甫及于再嘗；易地南昌，瓜末期而先代。雖千里困道途之役，幸一官在部封之中。伏念某學本小知，器非遠用，昨侵尋于薄宦，偶比數于諸公。除目雖頻，不出百僚之底；駭機忽發，首居一網之中。謂宜永放于窮閭，猶得出丞于近郡。復緣私請，更冒明恩。超超空凡馬之群，實非能辦；默默反屠羊之肆，其又奚言。僥幸非常，慚惶莫諭。恭惟某官英姿山立，大度淵淳。不愧于天而不忤于人，卓矣誠身之學；有考于前而有驗于後，大哉致主之言。顧自信之甚明，雖不容而何病？使事有指，姑少試于澄清；治具畢張，要終煩于經濟。某小舟已具，漫刺將前。雖多病懷歸，徒費噓枯之力；然至仁逮下，實寬束濕之憂。《渭南文集》卷七。

答發解進士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睹；雄文授贄，更慚明月之暗投。藏去爲榮，幸甚過望。伏惟解元先輩，材高衆隲，學富三餘，將鴻漸于天廷，姑龍驤于學海。豈圖羈宦，適與榮觀。萬里搏風，莫測雲程之遠；一第溷子，行聞桂籍之傳。欣佩兼懷，敷宣罔既。《渭南文集》卷八。

答廖主簿發解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睹；雄文授贄，更慚明月之暗投。藏弃爲榮，幸甚過望。伏惟某官文高藝圃，行著鄉評，雖數奇如李廣之封，猶強飯有廉頗之志。賈勇千人之敵，策勳百戰之餘。豈意羈游，與觀盛事。故將軍羨妄校尉，知久鬱于壯圖；新天子用老舍人，宜即膺于顯擢。其爲贊喜，莫究占言。《渭南文集》卷八。

上二府乞宮祠啓

白首而困下吏，久安佐郡之卑；黃冠而歸故鄉，輒冀奉祠之樂。侍廊廟并容之度，忘江湖遠屏之踪。敬布忱誠，仰干造化。伏念某讀書有限，與世無緣，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拊心自悼，顧影知慚，倘少逭于饑寒，誓永投于閑散。頃以牽聯而少進，惕然恐懼而弗寧，亟辭振鷺之廷，徑返屠羊之肆。優游食足，敢陳楚些之窮；衰疾土思，但抱越吟之苦。伏望某官因材授任，與物爲春。察其愚無所能，乏細木侏儒之用；哀其窮不自活，捐太倉紅腐之餘。特假閑官，使安晚節。棄寶憲如孤雛死鼠，寧足矜憐；譬杜牧以白骨游魂，少加恤養。某謹當收身末路，沒齒窮山，玩仙聖之微言，樂唐虞之盛化。杜門掃軌，固莫望于功名；却粒茹芝，冀粗成于道術。雖無以報，猶不辱知。

《渭南文集》卷八。

賀吏部陳侍郎啓

恭審顯膺帝眷，進貳天官，成命甫行，群情交慶。若用人每皆如此，則公論寧復間然。竊以自昔撫運而有邦，孰不好賢而願治。然賢能之進，常齟齬而不合；治安之會，亦稀闊而難遭。京房事漢，

則見謂小忠；孔子去魯，則自以微罪。有志之士，太息于斯。方今主上嗣無疆之慶基，恢有爲之遠略，思求人傑，俾代天工。當饋嘆無蕭曹，共傳斯訓；耻君不及堯舜，今得其人。采四海之公言，置六卿之要地，將期共政，以責奮庸。恭惟某官道大而氣剛，才全而業巨。方登臺閣，則已挺然稱輔相之器；及試岳牧，則又卓爾著藩垣之勞。福及京師，名震天下，使能少貶，久已趣還。顧乃周旋四鎮之間，淹歷五年之久，積排擯斥疏而莫置，殆艱難險阻之備更。道之將興，理不輕畀。豈惟論思獻納，陳萬世之策；遂將經綸康濟，致三代之隆。某早出門牆，晚依幕府，誨言在耳，盛德銘心。駕下澤之車，雖已安于微分；磨浯溪之石，尚擬頌于《中興》。《渭南文集》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四〇。

賀莆陽陳右相啓

恭審廷揚大號，位冠群公。識者咨嗟，益信道行之有命；聞而興起，共知天定之勝人。某嘗因故老之言，竊考昭陵之治。乾坤大度，固兼容而罔間；日月之照，實無隱而弗臨。小人雖有幸進，而善類常多；詖論亦或抵巇，而公議終勝。故士氣屢折而復振，邦朋既久而自消。諤諤昌言，天下誦道輔、仲淹之直；巍巍成績，史臣書韓琦、富弼之賢。固嘗端拜于遺風，豈意親逢于盛旦。恭惟某官名蓋當代，材高古人。瑰偉之器，足以遺大而投艱；精微之學，足以任重而道遠。方孤論折群邪之銳，蓋一身爲衆正之宗。徇國忘家，惟天知我。論去草者絕其本，宜無失于事機；及驅龍而放之菹，果不

動于聲氣。卓矣回天之力，孰曰拔山之難，積此茂勳，降時大任。豈獨明公視嘉祐之良弼，初無間然；亦惟聖主享仁祖之治功，殆其自此。某孤遠一介，違離累年。登李膺之舟，恍如昨夢；游公孫之閣，尚覲茲時。敢誓糜捐，以待驅策。《渭南文集》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一六，《八代四六全書》卷八。

謝王宣撫啓

杜門自屏，誤膺物色之求，開府有嚴，更辱招延之指。銜恩刻骨，流涕交頤。伏念某獨學寡聞，倦游不遂。瀾翻誦說，愧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頃預朋來之列，適逢聖作之辰。玉音親錫於儒科，奎翰特嘉於樸學。曾未乾於詔墨，已亟遠於周行。病骨支離，遭途顛沛，駑馬空思于十駕，沉舟坐閱於千帆。方所向而輒窮，已分甘於永棄。侵尋末路，邂逅賞音，招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挈之於半世奇窮之後。夫富貴外物，唯事賢可謂至榮；父子雖親，然相知猶或不盡。曾是疏遠至孤之迹，又無瓌奇可喜之能，不知何由，坐竊殊遇。稱于天下曰知己，誰或間然；雖使古人而復生，未易當此。此蓋伏遇某官民之先覺，國之宗臣，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海內之動。至誠貫日，踐危機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事而喜愠不見。雖裴相請行于淮右，然蕭公宜在于關中。姑訖外庸，即登魁柄。凡一時之薦寵，極多士之光華。豈謂迂疏，亦加采錄。某敢不急裝俟命，碎首爲期。運筆颯颯而草軍書，才雖盡矣；持被刺刺而語婢子，心亦鄙之。尚力著于微勞，庶少伸于壯志。《渭南文

集》卷八。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七。

通判夔州謝政府啓

貧不自支，食粥已逾於數月；幸非望及，彈冠忽佐於名州。孰知罪戾之餘，猶在憫憐之數。銜恩曷報，撫己知慚。伏念某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齊物》之說，樂以忘憂；讀嵇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世寢深，兒女忽其滿前，藜藿至于并日。屢求吏隱，冀代躬耕。亦嘗辱記其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孤生一飽之艱，乃至如此。卒叨薄祿，實謂殊私。此蓋伏遇某官黼黻帝猷，權衡國論。開公孫之東閣，共欣多士之匯征；解晏子之左驂，不忍一夫之獨廢。召來和氣，力致隆平。惟是魚復之故城，雖號烏蠻之絕塞。乃如別駕，實類閑官。況惇惇方起于徒中，宜凜凜過虞于意外，固弗敢視馬曹而不問，亦每當占紙尾而謹書。豈有功勞，能自表見。念昔并游於英俊，頗嘗抒思于文辭，既嗟氣力之甚卑，復恨見聞之不廣。今將窮江湖萬里之險，歷吳楚舊都之雄。山巔水涯，極詭異之觀；廢宮故墟，吊興廢之迹。動心忍性，庶幾或進于豪分；娛憂紓悲，亦當勉見於言語。倘粗傳於後世，猶少答於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渭南文集》

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二九，《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一。

謝洪丞相啓

薄技效官，曾是青袍之朝士；明恩起廢，更爲朱綬之山人。雖莫與於鴻鈞，猶竊陶於盛化。敢修尺牘，敬布寸心。伏念某承學孤生，輟耕漫仕，頃輸勞於鉛槧，嘗厠迹於紳綬。再歲京華，每有鳬雁少多之嘆；一時士類，或爲草木臭味之同。因遭衆口之鑠金，孰信淡交之如水。訖由寬貸，得遂退藏，幸未抵于投荒，乃復污於除吏。茲蓋伏遇某官應期降命，同德格天。以淵源之學，潤色皇猷；以直大之氣，折衝世變。彝鼎方書於偉績，濤瀾忽起於畏途。際嘉會之風雲，將開平治；畀凶人於豺虎，亟正讒誣。乃顧近藩，暫勞卧護。鋤耨競勸，流逋已見於四歸；弦誦相聞，風俗殆期於一變。俯念編氓之賤，嘗居部吏之間，假之餘光，使不終廢。而某自安隱約，久困沉綿。和堯民「擊壤」之歌，徒欣末路；刻唐士「齊天」之頌，尚俟他時。《渭南文集》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三一。

上王宣撫啓

薄命遭回，阻并游于簪履；丹誠精確，猶結戀於門牆。敢辭蹈萬死於不測之途，所冀明寸心於受知之地。伏念某稟資凡陋，承學空疏。雖肝膽輪囷，常慕昔賢之大節；乃齒牙零落，猶爲天下之窮

人。撫劍悲歌，臨書浩嘆，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橫流。昨屬元臣，暫臨西鄙，獲廁油幕衆賢之後，實輕玉關萬里之行。奮厲欲前，駑馬方思于十駕；羈窮未愆，沉舟又閱于千帆。傷弱植之易搖，悼鴻鈞之難報，心危欲折，髮白無餘。如輸勞效命之有期，顧隕首穴胸而何憾。茲從剡曲，來次夔關，雖未覘於光躔，已少紓於志願。此蓋伏遇某官應期降命，生德自天。器宇魁閎，鍾太行、黃河溫厚之氣；文章巨麗，有慶曆、嘉祐太平之風。取人不棄于小材，論事每全於大體。念茲虛薄，奚足矜憐。然遭遇異知，業已被宸前之薦；使走趨遠郡，豈不爲門下之羞。倘回曩昔之恩，俾叨分寸之進。窮子見父，可量悲喜之懷；白骨成人，盡出生全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渭南文集》卷八。

又見《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四六法海》卷六。

謝晁運使啓

救火後發舉狀

事出權宜，弗及先言而後救；恩加慰藉，乃煩并蓄而兼收。甫定驚魂，已橫感涕。伏念某灰心賤士，焦尾餘生，學才比于聚螢，智莫階于束緼。偶緣羈宦，獲托餘光。別駕治中，已負曠瘞之責；祝融回祿，更慚備御之疏。方炎官熱屬之鼎來，實杯水輿薪之弗救。煙埃蔽日，綆缶交途，鬱攸遽駭于黔廬，倉卒僅知于顧府。焦頭爛額，本資衆力之同；露蓋暴衣，至屈使華之重。惟當治罪，寧可論功？此蓋伏遇某官造道精深，宅心誠敬，曲記熒熒之迹，特收赫赫之威，憐巢燕之幾焚，脫池魚於必

死。弗用玉瓚，方勤人事之修；等與牛車，俾離火宅之怖。某敢不仰思難稱，俯愧無勞。深念客言，更謹徙薪之戒；廣儲水器，常如濡幕之時。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渭南文集》卷八。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意象纍然，揣分方安于下吏；寵光異甚，交章遽上於公車。莫測何由，但知難稱。伏念某久嬰瞽病，見謂散材，偶從諸老先生之游，粗得前言往行之略。可咨今事，少年誤竊于虛名；力洗陳言，晚節方慚于大學。一來楚硤，再閱王春，惟體重于藩方，故職均于曹掾。占名惟謹，幸逃有蟹之嘲；竊祿甚微，屢起無魚之嘆。豈期僉論，驟及孤踪，遂令枯槁之餘，漸有敷榮之望。此蓋伏遇某官器函魁磊，議極崇欲，雖持秋霜夏日之嚴，每廓滄海洪河之量。大呼相和，或容醉吏之狂；重聽何傷，曲恕聾丞之老。雖深知其無用，亦并采而不遺。某敢不强恕求仁，質直好義。庶幾夙夜，或免小人之歸；猶有鬼神，尚圖國士之報。《渭南文集》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九二，《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宋四

答薛參議啓

伏審光奉制書，來參戎幕。山川信美，久嗟人物之寂寥；車騎甚都，一聳吏民之瞻視。極知趣召之在邇，猶幸小留而後東。恭惟某官器度清真，風規高亮。驥行千里，騰驤本結于主知；虎拒九關，排斥遂收于朝蹟。惟是雄豪之氣，寓於巨麗之文。南吊沉湘，西賡諭蜀，顧卧龍之遺蹟，有化鶴之故城。雖左官共嘆于滯淹，然絕景政煩於彈壓。某久疏塵尾之誨，喜聞鷁首之來。聯「遠游」之詩，固莫迫于大手；續「郊居」之賦，猶小異于庸人。《渭南文集》卷八。

答衛司戶啓

彈冠巫峽，早欽三語之賢；揆舵蜀江，首拜尺書之寵。情文兩厚，感作兼深。伏惟某官自立修名，早收上第。千人所見，共推高明練達之才；一座盡傾，行接醞藉雍容之論。豈獨有光于吾黨，固將增重于此州。至于痛懲文法之疏，一振廉隅之壞，非俗吏所爲也，微君子其能乎。願疾其驅，用諧所冀。《渭南文集》卷八。

與何蜀州啓

漂流萬里，可知已老之頭顱；贊貳一城，復得本來之面目。將就脂車之役，敢稽削牘之恭。伏念某小智自私，大惑莫解，自收朝蹟，久困宦游，冒別駕治中者三州，假軍諮祭酒者數月。老驥伏櫪，雖未歇于壯心；逆風撐船，終不離于舊處。忘栖栖之可笑，復挈挈以此來。恭惟某官曠度清真，高標峻潔。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受氣至剛，不移於毀譽之際。顧公言之允穆，知追詔之方行。敢意窮途，猥塵上佐。然某比緣多病，深願少閑。歲計之有餘，當守平生之素志；治行其無事，更歸長者之餘風。《渭南文集》卷八。又見民國《崇慶縣志·文徵》。

答交代楊通判啓

瓜戍及期，幸仁賢之爲代；萍蹤無定，悵候問之未遑。敢謂勞謙，特先榮翰。伏惟某官淵乎似道，直哉惟清。風致雖高，不廢應酬于衆務；文詞甚麗，要皆原本於六經。所宜問津於黃扉青瑣之間，何至涉筆于赤甲白鹽之下。即聞號召，遂陟清華。某猥以陳人，偶叨末契。道途迫遽，僅能占報於記曹；舟艣軻峨，弗獲往迎於市暨。歸依之素，敷叙奚殫？《渭南文集》卷八。又見《啓雋類函》卷九九。

與趙都大啓

游被臺移，攝陪幕辯，方刻章而俟報，輒懷檄以徑前。迫于奇窮，作此頑鈍，冒世俗之所憫笑，賴門下以爲依歸。伏念某下愚無知，大惑不解。罪宜永斥，朝蹟已收者十年；身困遠游，車轍幾環于萬里。比官巴峽，旋客塞垣。歲月不知其再周，形影相顧而自悼。支離病骨，無毀而亦消；羈旅危魂，雖招而未返。念惛惛之安往，復挈挈以此來。豈忘慚羞，實恃矜惻。老馬已甘于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于投林，況依茂蔭。斯蓋伏遇某官資函英達，學蘊淵源。早奮奇謀，蓋處囊而立見；晚更劇任，真游刃以無前。寶儲直中禁之嚴，玉節寄西陲之重，曲憐狂簡，自致漂流。每假借于餘談，爲經營其一飽，致茲小憩，盡出大恩。某敢不痛洗昨非，姑休疲役。松陵笠澤，雖賒故國之歸期；錦江草堂，聊竊老師之補處。《渭南文集》卷八。又見《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

全宋文卷四九三〇

陸 游 八

與成都張閣學啓

薄游萬里，最爲天下之窮；攝守一官，猥與幕中之辯。將携孥而就食，敢削牘以告行。伏念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光陰晼晚，已逾不惑之年；簿領沉迷，猶在無聞之地。嗟征途之可厭，舍舊館而疇依。爲晏平仲執鞭，既云素願；就謝仁祖乞食，寧復自疑。茲承行省之移，遣備大藩之屬。雖剡章之未報，輒懷檄以徑前，冒行世俗之譏訶，實恃門闌之知獎。老馬已甘于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于投林，况依茂蔭。恭惟某官學函經濟，洞極誠明。秉心無邪，不愧于俯仰之際；體道自得，有見于參倚之間。學倡諸儒，惠加多士，雖困窮之自取，亦提挈而不遺。照隱察微，每能得之濠上；哀窮悼屈，幾若推之溝中。施及孤生，亦叨異顧。某敢不暫休疲役，痛洗昨非。陪蓮幕之英游，雖知遲暮；居草堂之補處，尚竊光華。《渭南文集》卷九。又見同治《成都府志》卷一五。

答勾簡州啓

近被臺移，來陪幕辯，以海內孤寒之迹，假天涯獨冷之官。但虞譏訶，誰肯慰藉！忽奉華箋之貺，豈勝末路之榮。伏念某性資冥頑，問學衰廢，留落殊方者累歲，奇窮舉世而一人。雖夢寐思歸，類澤國春生之雁；而巾瓶無定，如雲堂旦過之僧。比叨闔屬之招，實過野人之分。方剡章而待報，忽捧檄以徑前。久矣倦游，幸茲小憩。此蓋伏遇某官風猷凝粹，志節清真，念偃偃浪迹之安歸，假疊疊餘談而借助。遂容萍梗，暫息道途。惟此意之甚恩，實衰俗之創見。而某自侵晚景，久歇壯心。理剡曲之歸舟，方從此日；卜浣花之絕境，敢效先賢。《渭南文集》卷九。又見《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

《宋四六選》卷二三，《四六法海》卷六。

與蜀州同官啓

去國十年，飽作江湖之夢；佐州萬里，又寬溝壑之憂。伏惟某官材術清通，風猷凝粹，雖小試尚淹于遠業，而盛名已著于僉言。俯念孤蹤，方厄黃楊之閏；特貽妙翰，俾生枯枿之春。靖言留落之餘，曷副吹噓之意。感慚交集，敷叙奚殫。《渭南文集》卷九。又見民國《崇慶縣志·文徵》。

賀薛安撫兼制置啓

恭審璽封綠底，疏恩遙下于霄宸；幕建碧油，開府全臨于井絡。周邦咸喜，舊觀復還。民望息肩之期，士知托命之所。竊以江淮駐蹕，勝人在天定之時；梁益宿兵，擊首有尾應之勢。倘事權之少削，則脉絡之不通。宜得股肱之良，用增臂指之重。至于旁連荆豫，外撫戎蠻。亭障騫騰，東軼巴渝之阻；關河重複，西當秦隴之衝。蓋有應變於立談之間，豈容稟令於千里之外。維時詔旨，實契事機。恭惟某官淵博有傳，方嚴不撓。鉉言崇議，卓爲百世之師；傑作難辭，散落四夷之遠。入則首處六官之長，出而遍膺十乘之華。進用雖速，而人猶恨其滯淹；位望愈崇，而心益持于挹損。涵湖海胸懷之大，負廟堂器業之優。將究顯庸，果膺隆委。關中既留蕭丞相，上遂寬西顧之憂；江左自有管夷吾，人共望中興之盛。而況絲綸之命，適前弧矢之期。維嶽降神而生申，丕應風雲之會；夢帝賚弼而得說，遡觀袞繡之歸。某去國十年，佐州萬里。縛褲服弓刀之役，雖恨迫于衰遲；曳裾陪簪履之塵，尚欣承於閑燕。歸依之至，敷繹奚殫。《渭南文集》卷九。

與李運使啓

伏審抗章力請，優詔曲從，雖暫勞諭蜀之行，然益見回天之力。恭惟某官致知格物，學道愛人，親承西洛之正傳，獨殿中朝之諸老。至於盤礴游戲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路，耻煩狗監之吹噓；散落遐荒，寧付鷄林之鑑裁。比下九天之號召，已傾四海之觀瞻。不俟駕行，命義雖存於大戒；可以理奪，忠孝果得而兩全。方帥閩之猶虛，以計司而兼莅。仰惟臺省清華之宿望，加以山林高逸之雅懷。一琴一龜，預想鈴齋之靜；三熏三沐，尚陪藥市之游。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渭南文集》卷九。

上鄭宣撫啓

伏審顯膺大號，出董成師。自陝以西，咸舞歌於德化；從天而下，即震疊于威靈。豈惟翰海玉關馳奏捷之音，將見博士議郎上策勳之典。士心闡懌，國勢尊安。竊以當今秦蜀之權，重無與比；中原祖宗之地，久猶未歸。既天定而勝人，宜王明之受福。非得太行、黃河山川所鍾之傑，誰復慶曆、嘉祐華夏太平之基。先生克相後人，上帝爲生賢佐。雖遠猷辰告，暫違帳殿之深嚴；然大臣暑行，式慰

轅門之僊望。復河關其自此，知龜筮之悉從。恭惟某官氣壓群公，才周萬務，識若蓍龜之先見，論如山嶽之不搖。湖海襟懷，正在大床之獨卧；廟堂風采，未妨一壑之初心。茲輟近司，來恢遠略。弼臣同德，何難運帷幄之籌；真儒爲邦，寧止學俎豆之事。已慶登壇而授鉞，遄觀推轂而出師。先天下而深憂，方遠同於文正；即軍中而大拜，豈專美於熙寧。某流落無歸，棲遲可嘆。青衫去國，十載於茲；白首佐州，一人而已。顧尚賒於委骨，猶復覲於伸眉。仰跂光躔，雖阻服弓刀之役；鋪張勳業，或能助金石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渭南文集》卷九。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六，《啓雋類函》卷六六，《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二。

賀葉樞密啓

恭審顯膺明詔，進貳鴻樞。道大材全，固視功名爲餘事；任隆位重，蓋倚精神之折衝。衆志交孚，太平可冀。伏聞今昔有不移之形勢，華夷有一定之土疆。故彼不可越燕、薊而南侵，猶我不能跨遼、碣而北守。堯舜尚無冠帶百蠻之理，天地豈忍膾腥諸夏之區？又況以本朝積累，而當荒陋崛起之小夷；以陛下神武，而討衰弱僅存之孱虜。重以軍民之憤切，加之廟祐之威靈。當一震于雷霆，宜坐消于氛祲。夫何玩寇，久使逋誅。九聖故都，視同棄屣；兩河近地，進若登天。莫宣方叔之壯猷，更類棘門之兒戲。坐殫民力，孰奮士心。上方撫髀而喟然，公宜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負沈雄邁往之

略，躬英發絕人之姿。撫卷慨慷，夙有四方之大志；立朝開濟，晚收九牧之重名。果副簡求，肆當柄任，以元龍湖海之氣，參子房帷幄之籌。北斗以南一人，誰其倫擬；長安之西萬里，行矣清夷。某識面莫先，托身最早，側聽延登之渥，自悲淪落之餘。雖意氣摧藏，非復雕鶚離風塵之望；然饑寒蹙迫，猶懷駑馬戀棧豆之思。敢敬布于微誠，覬少回于曩睠。《渭南文集》卷九。又見《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啓雋類函》卷五二。

除制司參議官謝趙都大啓

攝郡壘之左符，已逾素望；備賓僚之右席，復玷明恩。雖可知已老之頭顱，猶幸得本來之面目。伏念某下愚不肖，至拙無能。陪蓬嶠之後塵，最爲薄命；省桃源之昨夢，恍若前身。泛然不繫之舟，莫知稅駕之地。豈圖末路，更污除書。蓋將問道質疑，求備老聃之役；豈獨擘箋染翰，預賡嚴武之詩。樂哉斯行，幸甚過望。茲蓋伏遇某官學窺聖域，望冠時髦，根于高明，用以忠恕，執《詩》、《書》之正印，司翰墨之衆盟。富貴不驕，有偉周宗之百世；誠明自得，屢班漢詔之六條。方當日有九遷之榮，何難身兼數器之地。施及萍蓬之孤迹，亦叨俎豆于群英，但不稱之是虞，豈辱知之敢望。已遵臺檄，即發山城。紀文饒戎幕之談，當從茲日；窺逸少《蘭亭》之帖，或在暮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渭南文集》卷九。

賀葉丞相啓

恭審誕告大廷，延登真相。永惟夷夏戴宋之舊，思見太平；時則祖宗在天之靈，爲生賢佐。海內幸甚，國勢歸然。某少從史氏之游，粗習星官之說。去歲之杪，垂象有開。太微紫垣，忽一新于景氣；神州赤縣，將寢復于提封。曾未閱時，遽聞休命。昭哉天人精祲之際，見于君臣會遇之初。恭惟某官鍾河岳英靈之姿，應乾坤開泰之運，器函魁碩，論極崇鉉。萬卷讀書，盡是經綸之蘊；十年遇主，獨高康濟之功。比遄井絡之歸，式贊斗樞之重。俄進陪于大政，果首建于永圖。股肱良哉，耻君不及堯舜；期月可也，致治庶幾成康。方將修未央、長樂之故宮，築馬邑、雁門之絕塞，興植禮樂于僵仆之後，整齊法制於搶攘之餘。威憺殊鄰，玉輦受渭橋之謁；治偕邃古，金泥增岱嶽之封。然後遨游謝傅之東山，偃息蕭何之甲第，委成功而不處，享眉壽于無窮。某遠寄殊方，久孤隆眷。驥老伏櫪，知難效命于馳驅；狐死首丘，但擬祈哀于造化。《渭南文集》卷九。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五，《八代四

賀龔參政啓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爲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歡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盡廢，常恐不在于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于國事。誠使元臣大老，守紀綱而不紊；近習外戚，保富貴而有終。政一出于廟堂，權弗移于貴幸。豈獨坐消于外侮，固將馴致于太平。孰成伊尹格天之功，其在孟子敬王之學。恭惟某官材負超軼，器局恢闊。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身正，故敢盡言而無諱。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已收效于立談；開衆正之路，塞群枉之門，曾不勞于變色。薦紳相賀，史冊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艱哉克終。某十年獨荷于異知，萬里敢虛於忠告，輒因尺牘，罄寫寸誠。未死殊方，或見丕天之偉績；猶期末路，終爲盛世之幸民。《渭南文集》卷九。又見《啓雋類函》卷一六，《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八，《八代四六全書》卷八。

答交代陳太丞啓

撫銅人而嘆息，方感舊游；拾竹馬之棄遺，偶叨新命。曾馳書之未暇，愧飛翰之鼎來。恭惟某官

鴻漸賢關，鳳儀朝著。傑作紀永和之會，邈矣風流；清言繼正始之音，超然名勝。初叱乘輅之馭，已勤側席之思。峻陟容臺，寢階清禁。某自憐末路，獲踵後塵。君遣使而有光華，即載驅于原野；匠誨人而以規矩，尚竊望于門墻。《渭南文集》卷九。又見《啓雋類函》卷八二。

與錢運使啓

奔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逾分已多，置慚無所。伏念某稟資甚陋，賦命多艱。跌宕文辭，本是書生之常態；蹉跎名宦，獨爲天下之畸人。比由西蜀之歸，獲俟東華之對，進趨梗野，占奏空疏，謂擯斥之是宜，豈超逾之敢望。此蓋伏遇某官道參聖域，學擅經郭。愛惜人材，每陰借之餘論〔二〕；維持公道，尤深憫于窮途。致此妄庸，亦叨臨遣。某服膺已久，擁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方日親于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于萬分。《渭南文集》卷九。

〔二〕陰：明本同，庫本作「因」。

答南劍守林少卿啓

比解邊城，猥叨使傳，顧惛惛之寡助，宜挈挈而亟行。揣分已逾，置慚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跌宕文辭，已困諸生之小技；沉迷簿領，又無俗吏之能聲。乃者來歸，頽然遲暮，進趨梗野，占奏空疏，宜居擯斥之科，敢辱光華之命。茲蓋伏遇某官道該聖蘊，學擅經郭，獨倡諸儒，躬伊尹天民之先覺；興憐末路，念正元朝士之無多。致此妄庸，亦叨臨遣。某方圖馳問，已辱詒書。墨妙筆精，雖喜窺于近制；頭童齒豁，更自感于殘年。《渭南文集》卷九。

與建寧蘇給事啓

奔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忝冒過優，慚惶莫喻。伏念某多奇薄命，孑立孤生。小智自私，守紙上區區之糟粕；大惑不解，蹈人間汹汹之風波。比由隴蜀之歸，獲奉宣溫之對。樸學不足以恭承清問，蕪辭不足以罄寫丹衷。謂擯斥之是宜，何超逾之敢望。此蓋伏遇某官材高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逖違燕語，喜望提封。大匠之規矩可師，方亟趨于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渭南文集》卷九。

與本路郡守啓

比奉宸綸，躡乘使傳，方懼誤恩之及，敢勤流問之先。伏念某潦倒寒生，沉迷薄宦。曲江禁柳，早旅食于京華；東閣官梅，晚狂吟于蜀道。偶然不死，復此來歸。豈期憔悴之餘，亦玷光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天資甚茂，朝望素高。俯憐萍梗之孤踪，每借齒牙之餘論，遂令留落，忽有超逾。某弛擔云初，登門尚阻。川途悠邈，敢辭叱馭之行；風度清真，先想凝香之地。《渭南文集》卷九。

福建謝史丞相啓

大鈞播物，萬化悉付之無心；小己便私，一宦獲從于所欲。可謂難遭之會，空懷莫報之恩。伏念某早出門闌，嘗塵班綴。士于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爲牛、李之黨。既逡巡而自引，因委棄而莫收。晚參戎幕之游，始被邊州之寄。知者希則我貴矣，何嫌流俗之見排；加之罪其無詞乎，至以虛名而被劾。甫周歲律，復畀守符，曾未綰于印章，已遽膺于號召。行能無取，資望尚輕，便朝纔畢于對揚，使指遂叨于臨遣。此蓋伏遇某官兩朝元老，千載真儒，以道德性命訓迪人材，以禮

義廉耻維持國勢。哀窮悼屈，如伐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遂容孱瑣，猶被甄收。某敢不斂散視豐凶之宜，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于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爲，或粗施于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渭南文集》卷九。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七。

上趙參政啓

造于王廷，既盡除于宿負；試以使事，復躡被于明恩。豈惟寬溝壑之憂，遂亦有桑榆之望。大鈞難報，末路知榮。伏念某固陋不通，迂疏寡合，雖抱宿道鄉方之志，了無赴功趨事之能。迨從幕府之游，始被邊州之寄。方漂流于萬里，望飽暖于一麾。豈圖下石之交，更起鑠金之謗。素無實用，以爲頽放則不敢辭；橫得虛名，雖曰僥幸而非其罪。甫周歲律，再畀守符，曾未綰于印章，已遽膺于號召。遂以羈旅入朝之始，首預光華遣使之行。此蓋伏遇某官造德精微，宅心忠厚。念錦里十年之卜築，已是蜀人；憐萍蹤萬里之來歸，特捐漢節。忤然遲暮，被此恩榮。某敢不斂散視豐凶之宜，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于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爲，或粗施于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渭南文集》卷一〇。

上安撫沈樞密啓

造于王廷，既盡除于宿負；試以使事，復躡被于明恩。豈惟寬溝壑之憂，遂亦有桑榆之望。慚汗爲之浹背，感涕至于交頤。伏念某固陋不通，迂疏寡合，雖抱宿道鄉方之志，了無赴功趨事之能。自屏迹于寬閑，已頽心于榮進。徒中起廢，方蒙勅道之除；望外召還，忽奉燕朝之對。然而進趨梗野，論奏空疏，徒叨三接之榮，莫陳一得之慮。循名責實，所宜伏司敗之誅；含垢匿瑕，特俾玷外臺之寄。茲蓋伏遇某官望隆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敢不求民疾苦，絕吏并緣。斂散視時，益廣倉箱之積；阜通助國，庶無農末之傷。過此以還，未知所措。《渭南文集》卷一〇。

賀泉州陳尚書啓

恭審顯奉璽書，起臨藩府。廟堂虛位，固宜大老之遂歸；岳牧得人，聊見太平之有象。恭惟某官道參聖域，德冠民彝。下視諸公，負元龍湖海之豪氣；獨尊九牧，擅諸葛宇宙之大名。風雲自際于明時，金石靡渝於素履。超然去國之久，綽有高世之風。雖力避寵名，亟欲急流而勇退；顧眷求舊德，

未容袖手而旁觀。姑暫起於名邦，即延登於政路。某久違德宇，喜聽除音。承顏接辭，恍不殊於曩日；質疑問道，尚自慰於窮途。《渭南文集》卷一〇

答建寧陳通判啓

伏審顯膺新渥，出貳潛藩。逖聞旌旆之臨，宜有神明之相。伏惟某官風規高秀，德宇粹夷。含英咀華，早預蓬萊道山之選；飛英騰茂，暫爲治中別駕之行。雖澹然克守於家風，顧籍甚難淹於國器。即聞追詔，遂陟顯途。某托契至深，開緘竊喜。自憐下客，久孤國士之知；猶冀殘年，及見郎君之貴。《渭南文集》卷一〇

答漳州石通判啓

伏審被命佐州，涓辰視印。士心甚鬱，謂斂經濟以惠小邦；天意孰知，蓋儲名望而須大用。伏惟某官好是正直，擇乎中庸。崇論宏言，挺松柏貫四時之操；高文大冊，擅江河流萬古之名。謂宜凌厲以橫翔，乃復逡巡而小却。使爲治中，乃展驥耳，雖暫試於外庸；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當亟還于近列。某未遑馳問，先辱寄聲。祭竈而請比鄰，嘆高懷之莫測；烹魚而得尺素，藏妙語以爲榮。《渭南文

集》卷一〇。

江西到任謝史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命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本宜使之省循，乃更增其僥幸。伏念某性資鄙陋，學問荒唐，雖慕長者之餘風，豈聞君子之大道。早親函丈，偶竊緒餘，曾未免於鄉人，乃見待以國士。知憐覆護，殆塵沙曠劫之難逢；頽墮摧藏，無絲髮微勞之上報。昨者甫還吳會，即使甌閩，超躡既多，便安尤極。徒以久違于公衮，悵然願事於師門。山川間之，日月逝矣。方坐馳於夢想，忽祇奉於詔追，深惟幸會之非常，但懼奔馳之弗及。夫何奇蹇，更累生成。方仇怨造言，投鼠不思於忌器；乃保全極力，舍牛寧廢于釁鐘。此蓋伏遇某官偉量包荒，深仁篤舊。念招之來而麾之去，若匪近於人情；謂舍其短而取其長，猶可勝於官使。故推餘潤，以及枯荻。而某筋力疲於往來，疾恙成於憂畏。質疑問道，自憐卒業之何時；訟過戴恩，尚冀收身于末路。《渭南文集》卷一〇。又見《啓雋類函》卷三〇，康熙《西江志》卷一七三。

全宋文卷四九三一

陸 游 九

謝趙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仰戴公朝之寬大，重爲遠吏之光華。伏念某拳曲散材，聱牙末學。衣食不繼，自竄夔楚之邦；齒髮寢衰，倦游隴蜀之境。惟習氣未忘於筆硯，每苦心自力於文詞。藏之名山，本欲粗傳於后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遇於鉅公。記憶不忘，詔除屢下，雖復顛隳於薄命，要爲比數于明時。而況仍《皇華》臨遣之榮，易江表清閑之處，優游甚適，僥幸難名。此蓋伏遇某官誕保民彝，堅持國是。致君密勿，偉治具之必張；望古慨慷，閔道術之將裂。務廣人文之化，仰扶主斷之明。念此窮途，爲之擇地。更令破萬卷之讀，或可成一家之言。某敢不開益舊聞，激昂懦意，稍竊簿書之暇日，試求學問之新功。構櫨侏儒，尚未捐于大匠；雕蟲篆刻，尚少進于故時。庶仰答于聖知，亦粗酬于鈞播。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渭南文集》卷一〇。

謝王樞使啓

詣行在所，方奉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拳曲散材，遭回末路。浪游山澤，不知歲月之屢遷；篤好文辭，自是書生之一癖。斐然妄作，本以自娛，流傳偶至於中都，鑑賞遂塵於乙夜。既閱期年之久，兩膺召節之頒。雖改命於半途，尚乘輶於名部。始終僥幸，進退光榮。茲蓋伏遇某官謨明弼諧，任重道遠。以國士待我，卓爲特達之知；于古人求之，每極吹噓之論。詔除屢下，器使不遺。雖云薄命之顛隲，要是公朝之記省。某敢不竊簿書之暇日，求學問之新功。構櫨侏儒，尙未捐於大匠；雕蟲篆刻，尙少進於曩時。庶仰答於上恩，亦粗酬于鈞播。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渭南文集》卷一〇。

謝錢參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少苦賤貧，長更憂患。名場蹭蹬，幾白首以無成；宦海漂流，顧青衫而自笑。不圖遠戍，乃誤明恩。一麾在巴蜀之間，萬里促宣溫之對，清光咫尺，睿獎再三。略有司資格之常，備奉使詢謀之選。方虞官謗，又辱

詔追。半道遣行，雖嘆棲遲之薄命；頻年記錄，要爲比數于公朝。茲蓋伏遇某官培植衆材，主張公論。憐其跋前疐後，姑令全進退之宜；謂其尺短寸長，或可責馳驅之效。曲加拔拭，俾竊便安。某謹當增所不能，修其可願。侵尋遲暮，雖嗟已失于東隅；激勵衰疲，尚及未先于朝露。《渭南文集》卷一。

謝侍從啓

祈天請命，冀循省于叢祠；便道之官，復馳驅于近甸。始終僥幸，俯仰兢慚。伏念某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逢盛際，無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乞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已劇超逾。但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望。未溫坐席，遽辱賜環，初疑誤報者再三，俄乃真承於尺一。文詞吏事，何者粗堪；物論人情，居然不允。非賴密加于覆護，固難終逭于顛隳。此蓋伏遇某官義薄九天，量容百輩。念器盈則覆，推轂無所復施；然令出惟行，反汗豈其得已。遂容末路，獲忝優除。雖愧招麾之頻，亦驚吊賀之速。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綿。顧影獨悲，豈久堪于從宦；服勤不怠，尚少贖於空餐。《渭南文集》卷一。

謝臺諫啓

祈天請命，冀循省于窮閭；便道之官，復馳驅於近甸。始終僥幸，俯仰兢慚。伏念某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逢盛際，無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賴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已劇超逾。但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望。未溫坐席，遽辱賜環，初疑誤報于姓名，俄乃真承於詔命。人才吏事，何者粗堪；自計旁觀，居然不允。敢謂并包之廣大，更令進退之從容。此蓋伏遇某官山立英姿，海涵偉量。盡言劇論，雖震聳于朝端；用恕持平，每保全于士類。遂容末路，獲忝優除。俯伏以思，論報何所？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綿。顧影獨悲，豈久堪于從宦；服勤不怠，尚少贖于空餐。《渭南文集》卷一〇。又見《啓雋類函》卷八〇。

與本路監司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歸；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稍息道途之役，獲全溝壑之身。揣分已逾，置慚靡所。伏遇某頽然遲暮，久矣漂流。戍隴十年，形容盡變；還吳萬里，交舊半空。騎馬而聽朝雞，已冥心于昨夢；賣刀而買耕犢，將掃軌于窮閭。敢謂頻年，屢膺嚴召，既衆知其不可，亦自揆

之甚明。所期獨往於山林，乃得本來之面目。此蓋伏遇某官英姿玉立，大度海涵。愛惜人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于窮途。施及妄庸，未忘記省。某登門維舊，擁簪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即趨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致萬分。《渭南文集》卷一〇。

答本路郡守啓

末路賜環，本出聖知之舊；半途畀節，尚承寵命之新。揣分實逾，置慚靡所。伏念某易搖弱植，無用散材。轍環天下而老於行，寧非薄命；舟近神山而引之去，殆有宿緣。方力丐于退藏，乃更叨于臨遣。此蓋伏遇某官指南公議，推轂時髦，顧雖流落之餘。亦在揄揚之末。某方勤馳傳，未卜登門，頌詠之私，敷宣罔既。《渭南文集》卷一〇。

答寄居官啓

賜環半道，易節回轅，去閩中瘴癘之區，得江表清閑之地。優游甚適，僥幸難名。此蓋某官義重嘘枯，情深推轂，每假揄揚之助，俾叨臨遣之榮。黃撫幹、晏僉判云：「老夫耄矣而無能，寧有澄清之效；君子居之而何陋，尚陪名理之餘。」范提幹云：「尺素驚傳，喜論文之未替；一樽相屬，悵道舊之何

由。陳僉判云：汨沒簿書，敢冀澄清之效；從容談笑，尚爲衰晚之光。《渭南文集》卷一〇。

賀葛正言啓

恭審保直北扉，方演出綸之命；拾遺西省，遂輸補袞之忠。上虛佇于嘉言，士共歸于碩望。恭惟某官英辭擅世，偉識絕人，諸老先生聞名而願交，學士大夫望風而知敬。讎書群玉之府，視草承明之廷，比傳夜對之從容，屢動天顏之忻懌。主聖臣直，共知千載之逢；言聽諫行，獨任七人之責。木從繩而必正，石投水以奚難。某屬以乘輅，阻陪賀厦。比年十漸，必盡告于吾君；一日九遷，將孰先于門下？其爲抃躍，罔罄敷陳。《渭南文集》卷一〇。又見《啓雋類函》卷七九。

賀周參政啓

恭審顯奉廷揚，進陪國論。號令渙焉可述，乃專討論潤色之功；疇咨若時登庸，遂處輔弼疑丞之位。國有隆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典謨實列于六經，臣主難逢於千載。高文大冊，或托之不得其人；老師宿儒，有死而莫見于世。維時鴻碩之彥，早冠清華之途。成功告于神明，大業刻之金石。發德音，下明詔，大哉王言；建顯位，施尊名，震于方外。一變猥釀枝駢之體，復還雄深灝噩之風。

縉紳竊誦而得師，夷狄傳觀而動色。顧于昭代，可謂殊勛。雖箕穎之志屢陳，然莘渭之求焉往。恭惟某官任重而宏毅，謨明而弼諧。以窮深測遠之才，坐酬衆務；以極高蟠厚之氣，陰折遐衝。至于擅世之英辭，本皆全德之餘事，僅少施于一二，已見謂于崇鉉。豈容卷懷經濟之圖，遂欲袖手寬閑之地。公毋困我，初誦留行之言；上誠知人，亟下延登之命。然易間者聖君之眷，難居者天下之名。方仰對于寵光，願益思于挹損，茂迪謙尊之吉，永爲善類之依。《渭南文集》卷一〇。又見《啓雋類函》卷二〇，《八代四六全書》卷八。

賀謝樞密啓

恭審顯膺出綍，進貳本兵。蠻夷奪氣而息謀，朝野動容而相慶。恭惟某官英猷經遠，敏識造微，秉心如金石之堅，論事若權衡之審。主知千載，際聖世之風雲；言責三年，極人才之涇渭。士恃公平而不恐，上嘉孤直之無朋。遂由常伯之聯，進貳中樞之任。較一時之同進，得喪孰多；付四海之僉言，忠邪自見。固將力回薄俗，盡見明謨。網漏吞舟，示太平之寬大；雲興膚寸，澤庶物之焦枯。豈惟康濟于茲時，固足儀刑于後世。某早迂記省，晚荷甄收。雖知薄命之多奇，猶復誦言而不置，使駑馬妄思于十駕，而沉舟未羨于千帆。求之古人，可謂曠世難逢之會；報以國士，敢忘終身自勵之心！《渭南文集》卷一〇。又見《啓雋類函》卷五四，《八代四六全書》卷八，《宋四六選》卷一二，《南宋文範》卷二九。

賀禮部鄭侍郎啓

恭審筆橐升華，資論思于禁路；絲綸出令，兼潤色于皇猷。共知儒術之益尊，孰謂太平之無象。恭惟某官好是正直，擇乎中庸。大冊高文，固已寫之琬琰；崇言欲議，皆可質于鬼神。殆將與日月而爭光，奚止當雷霆而獨立。惟上聖克勤于總攬，察群臣各盡於才能。謂其代予言，既久煩於鴻碩；求能典朕禮，宜無易於老成。況以南省之要司，仍寓西垣之舊直，惟時異數，實冠清途。然而文關國之盛衰，官以人而輕重。籲俊尊上帝，豈止在玉帛鐘鼓之間；斂福錫庶民，其必有典謨訓誥之盛。視古無愧，非公而誰。所冀復如三代禮樂大備之時，抑亦追還兩漢文辭爾雅之體。顧雖老矣，尚及見之。

《渭南文集》卷一一。又見《啓雋類函》卷四七，《八代四六全書》卷九，《宋四六選》卷一三。

答撫州發解進士啓

士論推賢，方恨定交之晚；鄉書擢秀，遽勤授贄之恭。恭惟某官奧學海涵，英姿玉立。山川信美，生大儒名世之邦；弦誦相聞，陶聖主右文之化。將鵬搏于宦海，姑鴻漸于名場。某偶此乘輅，遂叨勸駕。宸廷射策，豈惟慶榜帖之馳；藏室讎書，尚及見雲霄之舉。解魁云：籍甚聞名，方恨定交之晚；

褒然擢秀，遽勤授贊之恭。《渭南文集》卷一一。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七三。

賀施中書啓

伏審蓬壺清閼，早冠群仙之游；詞掖高華，旋觀一佛之出。得人之盛，吾道有光。恭惟某官秉德醇明，宅心夷粹。高文大冊，非復騷人墨客感寓之詞；崇論宏言，盡得宗廟朝廷嚴重之體。久矣絕世而獨立，固難袖手而旁觀。況今聖政之新，方建太平之業，推明天子惻怛愛民之指，開慰海內奔走鄉化之心。德意達于四夷，號令媲乎三代。清議所屬，匪公而誰？且甘泉均號于從臣，而西省獨稱于政本。國僑潤色，雖概取儒學之長；山甫將明，必深通天下之務。正官名者蓋已百祀，稱職業者凡有幾人，戛乎其難，理若有待。動心駭目，自茲觀大手筆之傳；削牘濡毫，又當慶真學士之拜。《渭南文集》卷一一。又見《啓雋類函》卷八一。

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

年運而往，益知涉世之艱；職思其憂，獨幸侍祠之樂。惓惓微志，懇懇自陳。伏念某臃腫凡材，聲牙曲學，既無甚高論足以譁世，豈有它繆巧用以致身。隨牒半生，問津萬里。雖誓圖微報，不勝狗

馬之心；而俯迫頽齡，已罹霜露之疾。壯志纍然而欲盡，殘骸悴爾以難支。拉朽摧枯，競爲排陷；哀窮悼屈，孰借聲光。敢圖廊廟之尊，未棄門闌之舊。曲憐不逮，力謂無他。至于跌宕之文，辱在褒稱之域。二百年無此作矣，固難稱愜于獎知；萬戶侯豈足道哉，私亦激昂于衰懦。然而揣數奇之薄命，懼徒費于鴻鈞。與其度越群材，留朱雲於東閣；曷若稍捐薄祿，置陶令於北窗。伏望某官仁風翱及物之恩，赫日照覆盆之陋。念前跋胡而後蹇尾，惟當自屏於江湖；方上昭天而下漏泉，忍使獨擠於溝壑！假以毫端之潤，寵其林下之歸。某謹當刻骨戴恩，剗心慕道。誦丹臺之蕊笈，少慰素懷；拜玉局之冰銜，用華晚景。《渭南文集》卷一一。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故里浮沉，竊玉局再期之祿；公朝拉拭，付桐江千里之民。瓜戍非遙，竹符甚寵，感淪病骨，愧溢衰顏。伏念某元祐黨家，紹興朝士。池魚瀟灑，本思自放于江湖；社櫟支離，久已難施于斤斧。由治生之素拙，因從宦以忘歸。頃自吳中，久留劍外。顧彼衣冠之所萃，頗以文字而相從。方深去國之悲，敢有擇交之意。流偶殊於涇渭，風自隔于馬牛。睚眦見憎，本出一朝之忿；排擠盡力，幾如九世之仇。貌是羈孤，孰爲別白。縱免投荒之大罰，亦宜置散以終身。且定遠未歸，惟望玉關之生入；輕車已老，猶護北平之盛秋。豈有朝爲閭閻廢斥之人，暮竊畿輔承宣之寄。茲蓋伏遇某官學窮突奧，勲

塞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之重任；赤舄几几，同宗社之閔休。念人才之實難，悼士氣之不振，埏陶至廣，收拾無遺。方與物以皆春，憫向隅之獨泣。燮和輿論，闊略彝章。起安國於徒中，較恩未大；還管寧於海外，爲力尚輕。而某少非列於通才，晚徒專於樸學。棄鷄肋而猶惜，雖仰戴於深仁；續鳧脰則自悲，恐難逃於薄命。《渭南文集》卷一一。又見《啓雋類函》卷三〇，《宋四六選》卷一七，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五。

謝梁右相啓

故里投閑，久竊奉祠之祿；清時起廢，遽叨出守之榮。挈于九折之途，置之一飽之地。感深至骨，涕溢交頤。伏念某鄉校孤生，京塵下吏。學徒盡力，徐而察之則鷁退飛；仁已冥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頃者南游七澤，西上三巴，繆見推于文辭，因頗交其秀傑。愛憎遂作，譽毀相乘，肆爲部黨之讒，規動朝端之聽。雖漸能忍事，聽唾面之自乾；猶競起浮言，至擢髮而莫數。瀕洞風波之上，流離道路之旁。幸逢皞日之中天，固宜潦水之歸壑。矧此江山之郡，介于吳越之間。先世嘗臨，尚有召伯憩棠之愛；提封甚邇，僅同買臣衣綉之歸。葺爾何堪，居然非稱。此蓋伏遇某官身扶昌運，手幹化鈞。一氣鳶魚，咸遂飛潛之性；衆材桼桷，各安小大之宜。俯憐爨下之餘，嘗沐筆端之潤，摧頽雖久，省錄未忘。謂人士舍之則藏，固當慕昔賢顯晦之節；然朝廷養非所用，何以待異時緩急之求。既

啓迪于淵衷，遂燮和于輿論。而某年齡抵此，意氣蕭然。律召東風，雖幸春回于寒谷；手遮西日，敢希身到于修門。《渭南文集》卷一一。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七。

謝周樞使啓

起由散地，付以名州。朝迹久疏，忽喜長安之近；戍期未及，先寬方朔之饑。靖言孤蹤，可謂過望。伏念某簞瓢窮巷，土木殘骸。早已孤危，馬一鳴而輒斥；晚尤顛沛，龜六鑄而不成。羽翮摧傷，風波震蕩。薄祿作無窮之祟，虛名結不解之仇。酈生自謂非狂，甚矣見知之寡；韓愈何恃敢傲，若爲取怒之深。乘下澤之車，忽過半生；挂神武之冠，今無多日。偶然未死，得此少伸。制出西垣，地連右輔。顧視必恭之梓，阡陌相望；封培勿剪之棠，鄉閭太息。此蓋伏遇樞使丞相學優聖域，道覺民先，卓爾爲衆正之宗，毅然開孤進之路。自太公已久望子，仰關宗廟之靈；有夷吾可無復憂，盡釋薦紳之慮。方廣求于雋傑，乃首記其姓名。生物功深，奚啻吹律召東風之妙；回天力大，未覺挾山超北海之難。而某少頗激昂，老猶矍鑠。志士弗忘在溝壑，固當堅馬革裹尸之心；薄福難與成功名，第恐有猿臂不侯之相。《渭南文集》卷一一。又見《啓雋類函》卷二九，《宋四六選》卷一七。

謝黃參政啓

病餘揣分，蘄續食于叢祠；望外疏恩，俾牧民于近郡。感深雪涕，慚劇駢顏。伏念某早歲多艱，晚途益困。岷嶓巉絕，身行《禹貢》之書；雲夢蒼茫，口誦楚《騷》之句。未葬支離之骨，辱招羈旅之魂。八千之路雖還，五十之年已過。視荒荒而益廢，髮種種以堪哀。斷港絕潢，徒有朝宗之願；朽株枯木，何施造化之功。雖存溝壑之餘生，已是簪紳之棄物。驚宿愆之盡洗，知孤迹之少安。如絲如綸，命出西垣之潤色；有民有社，地連右輔之封圻。矧復嚴瀨遺祠，桐山故隱，企高風之如在，顧俗狀以自慚。此蓋伏遇參政相公黼黻皇猷，權衡國是，衆仰規模之大，天知議論之公。謂設廉耻以遇群臣，士斯自好；且蹈仁義則爲君子，人亦何常。務與惟新，不求其備。某謹當銘膺感德，擢髮思愆。弱羽繞枝，姑低回於晚景；靈丹點礫，倘邂逅於初心。《渭南文集》卷一一。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七。

謝施參政啓

起由散地，畀以專城。命出詞垣，仰戴絲綸之寵；名居節鎮，俯慚章綬之華。傴僂拜恩，謏諄叙感。伏念某薄才綿力，多病早衰。竊慕長者之餘風，每思砥礪；未聞君子之大道，徒益顛危。零丁稷

下之游，寂寞漳濱之卧，尚無漂母哀王孫而進食，況有故人憐范叔而贈袍。牛欲釁鐘，誰其弗忍；婦非束縕，何以自還。敢期累年不振之蹤，忽有一旦殊常之遇，光生分表，喜溢情涯。惟茲山水之邦，自昔《詩》、《書》之俗。修門在望，曾無日近之嗟；先世嘗臨，獲慰露濡之感。此蓋伏遇參政相公至仁善下，盛德兼容。一引坐，一解顏，士托終身之重；三吐哺，三握髮，野無片善之遺。賢能借勢以騫騰，孤遠望風而傾屬。自悲蓬梗，獨遠門闌。向使不爲萬里之行，固亦久在諸生之末。誦文章于方冊，竊喜得師；聞道義于薦紳，亦嘗願學。既積精誠之至，果歸甄冶之公。旅進無階，嘆空馳于清夢；餘年有幾，懼終負于初心。《渭南文集》卷一一。又見《啓雋類函》卷二九，《八代四六全書》卷一一，《宋四六選》卷一七。

謝臺諫啓

貧念代耕之祿，懇乞奉祠；恩開使過之門，復令治郡。方窮閭之待盡，非公議而疇依？慚極駢顏，感深雪涕。伏念某遭回薄命，憔悴餘生。肄業荒唐，小學僅通于《蒼》、《雅》；屬辭卑弱，奇文徒慕于《莊》、《騷》。髮種種以將童，心摇摇而欲折。食粥動逾於累月，陳絺或至於隆冬。不能引分以掛冠，廉隅已喪；更復貪榮於懷綬，愧懼可知。況此名城，今爲近輔。九霄嘉氣，日未邇於長安；千載遺祠，星嘗從於帝座。孰爲之地，使有此行。茲蓋伏遇某官偉量海涵，英姿山立。正言云：義急嘘

枯，仁先念舊。衆惡之而必察，俯憐久困于風波；今老矣而無能，尚使少紓于溝壑。爲國廣旁求之路，示人無終棄之才。曾是妄庸，曲蒙全護。除書已下，徒叨湔洗之恩；羸疾益侵，無復激昂之日。《渭南文集》卷一一。又見《啓雋類函》卷八。

謝葛給事啓

杜門訟六十年之非，久安散地；起家忝二千石之重，忽奉明恩。驚釁垢之漸除，扶衰殘而下拜。舍人云：起自窮閭，叨臨近郡。爲農爲圃，三年之冗不治；如絲如綸，一字之褒過寵。伏念某學由病廢，仕以罪歸，冥心鴈鷺之行，投迹鷄豚之社。海三山之縹緲，釣鰲已愧於初心；楚七澤之蒼茫，殪兕亦成於昨夢。但欲負耒慕許行之學，豈復叩角歌寧戚之詩。偶逢公朝使過之時，躡畀近郡承流之寄。所蒙過矣，自揆茫然。天際鬱葱，望九重之雲氣；道周蔽芾，掃四世之棠陰。得遂此行，孰爲之地？此蓋伏遇侍講給事道本文王之正，學師孟氏之醇。騰茂實而蜚英聲，久隆上眷；息邪說而距詖行，遂擅儒宗。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獨泣。某偶階末契，遂借餘光。舍人云：議論四方之望，文章百世之師。餘談激水之斗升，窮鱗悉逝；麗藻生雲于膚寸，甘澤無窮。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獨泣。而某適有懷章之幸，首叨泚筆之榮。雖飯豆羹藜，不敢望功名於老大；然書紳銘座，尚思復玷缺之艱難。《渭南文集》卷一一。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七。

答交代陳判院啓

病求玉局，但懷優游卒歲之心；恩畀桐廬，獲繼超軼絕塵之迹。方自嫌於通問，乃遽辱於移書。公真快哉，我則陋矣。伏念某少而落魄，老益迂疏。憔悴關河，萬里客岷嶓之境；馳驅節傳，三年使閩楚之郊。迨此退歸，頽然遲暮。投幘已安于蟹舍，起家忽奉於魚符。此蓋伏遇某官秉節以貫四時，瑞世而翔千仞，經行早推于庠序，謀猷晚著於朝廷。謠誦上聞，豈獨最列城之課；規模甚遠，又足爲來者之師。某偶幸懷章，遂將接武。雖取棄竹馬，望英躅以增慚；然獲舊青氈，在衰門而甚寵。發春伊始，坐嘯多閑，願遵輔養之宜，即慶禁嚴之拜。《渭南文集》卷一一。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五。

嚴州到任謝王丞相啓

懇求祠祿，乃叨便郡之除；甫及戍期，亟奉燕朝之對。身既復歸于釣播，衆知未棄于明時。伏念某淺智褊能，薄才綿力。棲遲屏迹，但欲射猛虎以終殘年；辛苦著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爲貧而求仕，旋觸罪以免歸。雁食無儲，鶉衣不補。凡百君子，悠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際。欲言誰聽，投老奚歸？豈期廟堂任使之公，挈出溝壑漂流之地。此蓋伏遇某官孟韓道統，伊呂

王功。黼黻聖猷，謂言之不文則行之不遠；甄陶士類，每捨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慨念孤生，已侵暮境。儻使抱所聞而不試，則將賫遺恨于無窮。何止屢陳于斧宸之前，蓋亦昌言于搢紳之上。故雖久斥，亦復漸收。而某已知悔童子之雕蟲，未免守古人之糟粕。決無可用，寧不自知。續鍾釜之祿以待掛冠，嘗面祈于大造；效尺寸之勞而垂汗簡，悵永負於初心。《渭南文集》卷一一。

謝梁右相啓

玉局二年，已竊代耕之祿；桐廬千里，復叨起廢之恩。望睟表之顒昂，撫編氓之繁夥。退惟忝冒，徒積兢慚。伏念某四壁寒家，一簞賤士。刻舟求劍，固匪通材；懲羹吹齏，已消壯志。比由蟹舍，起領魚符，永言久斥之餘，亦有少伸之望。然而察簿領稽違之細，擿吏胥隱伏之微，一皆非其素知，又不可以遽習。淵明之寄事外，已迫頽齡；安國之擢徒中，曷勝煩使。此蓋伏遇某官才全經緯，氣塞堪輿。博取衆材，屢抗延英之論；宏開公道，靡須光範之書。施及妄庸，未忘夙昔。溫飽一門之衣食，洗滌累歲之罪愆，使爲全人，以畢餘日。某敢不好是正直，擇乎中庸。戒舞智以賊民，寧取椎魯少文之誚；務盡心于折獄，庶無冤枉失職之嗟。苟不辱知，其敢言報。《渭南文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四九三二

陸 游 一〇

謝周樞使啓

入望清光，出臨近郡。天威不遠咫尺，既諧就日之心；父命惟所東西，況被牧民之寄。感恩至矣，揣分茫然。伏念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目之民；乃復直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蹈遭回。毀靡待于德高，災非由于福過。斷雲零落，敢懷出岫之心；病鶴褵褷，忽忝乘軒之寵。此蓋伏遇某官道窮突奧，氣塞堪輿。南山之石巖巖，帝資宿望；綈袍之意戀戀，士感誠言。哀細德之險微，開鴻鈞之塊圯。念茲積譴，雖擢髮而有餘；察彼衆讒，亦吹毛之已甚。未加顯棄，聊復少收。雖不在于英材樂育之中，實創見于薄俗相挺之際。而某扶衰自笑，迫老宜歸。無復入關，西日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輅之塵。傾倒具陳，慚惶無措。《渭南文集》卷一一。又

見《啓雋類函》卷二九，《宋四六選》卷一七。

謝臺諫啓

挂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冒明恩。觸熱即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褐，家本衡門，一官惟妻子之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菲其彌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于玉局，築雲屋于鏡湖，惟俟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蘄于因任，除書忽畀于專城。宮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鄉間接壤，逾過家上冢之榮。此蓋伏遇某官望重朝綱，學通國體。收真才于水落石出之後，坐銷浮僞之風；察定理于舟行岸移之時，盡黜讒誣之巧。稍收久廢，用示至公。某謹當勉效微勤，堅持素守。吏犯法而法在，先務去奸；政近民則民歸，敢忘用恕。或粗逃于大譴，庶少答于深知。《渭南文集》卷一一。

謝監司啓

挂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冒明恩。觸熱即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褐，家本衡門，一官惟妻子之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菲其彌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于玉局，築雲屋于鏡湖，惟俟引年，遂將沒齒。散地方蘄于因任，除書忽畀于專城。

宮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鄉間接壤，逾過家上冢之榮。此蓋伏遇某官學貫經鄩，望隆國器。綉衣持斧，姑小試于使輶；豹尾屬車，即超登于禁路。尚容衰悴之迹，暫托澄清之餘。某謹當勉效微勤，堅持素守。吏犯法而法在，先務去奸；政近民則民歸，敢忘用恕。或粗逃于大譴，庶少答于深知。

《渭南文集》卷一一。又見《啓雋類函》卷九三。

答方寺丞啓

年運而往，悵久隔于英游；道阻且長，忽恭承于榮問。情文甚寵，衰晚增光。伏念某笠澤漁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游；煮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愆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乘。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此蓋伏遇某官義存推轂，德重匿瑕，哀其憔悴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諾。遂叨共理之寄，亦及歸耕之餘。而某緣病廢書，迫貧隨牒。能古文何用于今世，徒慚長者之見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殊匪小人之所望。佇奉丁寧之誨，用寬瘵曠之虞。《渭南文集》卷一一。

賀王提刑啓

恭審綉衣玉節，肅王畿風憲之嚴；寶畫奎文，新內閣圖畫之直。方攬澄清之轡，已騰謠誦之聲。恭惟某官學道愛人，至誠格物，德秉民彝之粹，才推國器之英。中外踐揚，自際風雲之會；始終操履，靡移金石之堅。將階言語侍從之除，洊被禮樂光華之遣。欽恤副九重之指，平反奉一笑之春。始訖外庸，即躋近列，計乘輶之未幾，旋頒詔以趣歸。某意廣才疏，心勞政拙。伏櫪志在千里，悵暮景之已侵；巢林不過一枝，幸卑棲之有托。《渭南文集》卷一一。

與汪郎中啓

去蜀歸吳，已侵尋于晚境；乞祠得郡，尚記錄于明時。夙戒行臚，已臨弊邑。方竊依仁之幸，敢稽告至之恭。伏念某笠澤農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游；煮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愆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乘。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恭惟某官義存推轂，德重匿瑕，哀其憔悴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諾。遂容共理之寄，亦及歸耕之餘。而某扶憊以來，罔功是懼。快景星之先睹，雖尚阻于瞻承；分鄰燭之餘光，遂密依于覆護。其爲慰幸，

曷究敷陳。《渭南文集》卷一一。

與沈知府啓

乘傳江皋，偶同一道；分符畿內，復幸鄰邦。公將假道于虞，僕其得御于李。胡交臂而失此，亟削牘而布之。恭惟某官厚德鎮浮，英姿邁往。富貴固有命矣，未嘗枉尺以自謀；將相豈無種哉，方且搏風而直上。雖仰急流之勇退，寧容袖手而旁觀。果奉明綸，起臨近甸。豐年高廩，想謠誦之已聞；燕寢清香，知文書之益簡。願精調于列鼎，即歸覲于凝旒。瞻詠之私，敷宣曷既。《渭南文集》卷一一。

賀留樞密啓

恭審行玉關之萬里，方喜遄歸；陳泰階之六符，亟聞殊眷。地禁處承明之邃，任崇參宥密之嚴。成命誕揚，師言允穆。切以藝祖鑑五代之弊，不偏重于中書；裕陵新六官之名，亦旁開于西府。豈獨并隆于文武，固將兼注于安危。至以明詔特預于訏謨，尤爲本朝久虛之盛舉。中原多故，首用种忠憲之偉人；聖政方新，則有虞雍公之近事。或名光于竹帛，或位極于廟堂。恭惟某官躬閎深魁碩之資，負剛大直方之氣，早推雅望，寢歷近班。以至公服小人，故雖疏而不怨；以大節事明主，故既去而見

思。世方謏謏以自營，公固落落而難合。迨此寵光之自至，益知巖險之徒勞。淵乎一心，應彼萬事。七擒七縱，已成服遠之功；三起三留，果有處中之命。方且端委冠鈞衡之位，挽河洗夷虜之塵，復列聖在天之仇，攄遺民泣血之憤。某幸身未死，見國中興。材館旁招，雖莫陪于下士；浯溪深刻，尚自力于斯文。《渭南文集》卷一一。

賀蔣中丞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總臺評。公道大開，在廷爲之相賀；正人益進，吾國殆其庶幾。仰惟廟社之休，非復門闌之慶。某聞人情不遠，立朝誰樂于抨彈；仕者自謀，干世本求于遇合。皆使從容而徐進，自非怨嫉之所歸。一居三院七人之官，遂任四海九州之責。至于諫大夫之助成主德，中執法之振肅朝綱，知不可以不言，言不可以不盡。雷霆在上，獨立自如；鼎鑊當前，直趨不避。始也負當世之名，而人不我捨；今也居得言之地，則責將誰歸。卓乎偉人，更此重任。恭惟某官英姿邁往，奧學造微。論必盡忠，得堪輿剛大之氣；仕常思退，有耕釣高逸之風。位逾達而謙有加，權益隆而量莫測。姑小煩于繩肅，即進與于弼諧。豈惟斯民，被化于春風和氣之中；亦使多士，吐氣于青天白日之下。今其始矣，幸孰甚焉。某嘗辱王翰卜鄰之榮，妄懷貢禹彈冠之喜。崇言欲議，已觀魁磊光信史之傳；過計私憂，妄有一二爲執事之獻。倘少寬于斧鑕，尚嗣布于腹心。《渭南文集》卷一一。

賀賈大諫啓

恭審顯膺一札之旰，首冠七人之選。主賢臣直，國勢巋然；言聽諫行，天下幸甚。某聞昔在本朝之官制，參稽前代之舊章。南臺不置大夫，中憲任紀綱之重寄；北省久虛常侍，諫坡率遺補以盡規。選求既艱，畀托尤重。故政在中書，而常開言路；事由獨斷，而不廢爭臣。仰觀十一聖家法之傳，茲爲三百年治功之本。繼昔之盛，非公而誰？恭惟某官學造精微，器函閎遠，許國弗渝于夷險，憂時如抱于渴饑。造膝告猷，浩浩江河之決；傾心愛士，拳拳涇渭之分。慨然死生禍福不入于中，常若天地鬼神實臨其上。以今日陳善閉邪之效，成異時贊元經體之功，同出此心，夫孰能御。某侵尋暮景，蹭蹬孤生。迹本甚疏，妄欲依歸于公道；分當永棄，特蒙拉拭于窮途。何以仰答門闌特達之知，惟有稍陳郡縣利病之實。倘少寬于斧鑕，尚嗣布于腹心。《渭南文集》卷一二，汲古閣刻本。又見《啓雋類函》卷七九。

賀謝殿院啓

恭審顯膺帝制，進貳臺端。手縮袖以逡巡，久已抱獨立無朋之操；髮衝冠而憤切，自茲皆盡言不

諱之時。在庭聳觀，有識相慶。伏以御史分職，本以論事任耳目之司；忠臣設心，蓋欲去邪爲宗社之福。抗雷霆而獨立，凜山岳之不搖，非以近名，固將竭節。天子爲之改容而垂聽，大臣不敢持必而自私。國有紀綱，治自形于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義，效或見于數世百年之餘。今茲孰配于古人，識者固歸于門下。恭惟某官道德醇備，議論正堅，灰寒木槁而譽益高，鯁擊鵬搏而才乃見。默究朝廷之利病，盡得源流；徐觀天下之是非，若指白黑。放斥者有愧心而無怨，更革者雖害己而謂然。太平之功，指日可待。某侵尋暮景，蹭蹬孤生。迹本甚疏，妄欲依歸于公道；分當永棄，特蒙拉拭于窮途。何以仰答一見特達之知，惟有稍陳千里利病之實。倘少寬于斧鑕，尚嗣布于腹心。《渭南文集》卷一二。

賀周丞相啓

恭審夢卜襲祥，揚王庭而渙號；典冊備物，熙帝載以宅師。國其庶幾，民以寧壹。實惟宗社無疆之祐，非復門闌旅賀之常。竊以時玩久安，輒生天下之患；國無遠略，必有意外之虞。方今風俗未淳，名節弗勵，仁聖焦勞于上，而士夫無宿道嚮方之實；法度修明于內，而郡縣無赴功趨事之風。邊防寢弛于通和，民力坐窮于列戍，每靜觀于大勢，懼難待于非常。至若靖康喪亂，而遺平城之憂；紹興權宜，而蒙渭橋之耻。高廟有盜環之逋寇，乾陵有斧柏之逆儔。江淮一隅，夫豈仗衛久留之地；梁益萬里，未聞腹心不貳之臣。文恬武嬉，戈朽鉞鈍。謂宜博采衆謀之同異，然後上咨廟論之崇嚴，非

素望之偉然，誰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降神維岳，生德自天。居安資深，學洞六經之韞；探蹟索隱，識窮萬務之微。蓋嘗獨立以當雷霆，何止貴名之揭日月。運籌帷幄，每當上心；端委廟堂，遂持國柄。玉燭肇時和之慶，雲龍協聖作之辰。清未央長樂之宮，將肅六飛之御；築碣石榆林之塞，永奠四夷之封。于古有光，自今以始。某側聞盛舉，實抃歡棕。恤百口之饑寒，豈無竊覲；拔四方之英俊，願付至公。庶未死之餘生，睹太平之盛際。《渭南文集》卷一二。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五，《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四續古文奇賞》卷三二。

賀施知院啓

恭審誕布明綸，進專籌幄。用真儒而無敵，翊扶宗社之基；得大老以來歸，開慰華夷之望。恭惟某官英姿邁往，精識造微。居安資深，韞六藝淵源之學；任重道遠，炳兩朝開濟之心。明辯足以折遐衝，果敢足以斷幾事。自初拔用，迄此延登。大節全名，松柏挺歲寒之操；同心一德，風雲協聖作之期。堪輿清夷，星緯明潤，致太平其自此，將魁柄之焉歸。曩暫入于修門，竊有聞于行路，謂明公之得政，以人物爲最先。自隆師尹南山之瞻，復見平津東閣之盛。揚庭薦拔，造膝開陳，凡人所難，以身獨任。今雖總本兵之地，願益尸善類之盟。公能以士而報國家，士亦以身而歸門下。某侵尋暮境，憔悴偏州。志氣已衰，無復獻狗盜鷄鳴之技；文辭自力，尚能助稗官野史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

措。《渭南文集》卷一二。又見《啓雋類函》卷五二。

賀丘運使啓

恭審上印帥藩，乘輶畿甸。得人若是，則吾國其庶幾乎；先聲隱然，非俗吏之所能也。公論爲之慰愜，大用此其權輿。伏以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于鄭而弗救陵夷；申商爲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簡編之迹，莫先儒術之功。惟蹈君子之時中，斯得古人之大體。方其尊瞻視、正顏色，教化固已有成；雖使空囹圄、畫衣冠，法令其誰敢犯。恭惟某官英姿邁往，敏學造微，夷途早踐于高華，隆委遍當于繁劇。所臨輒治，雖千變萬化而不窮；自守弗阿，終特立獨行之如此。上將引而自近，公其有以告猷。某早陪談燕之餘，誤辱賞知之異，敢圖暮境，獲備屬城。閭里無聊，每攬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更忍慚修候問之箋。尚加惠于始終，俾粗全于進退。歸依之切，敷繹奚殫。《渭南文集》卷一二。又見《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九八，《四續古文奇賞》卷三二。

賀蔣尚書出知婺州啓

恭審解中執法以暫均勞佚，拜大宗伯而入侍禁嚴。雖若不得其言，固亦未爲弗用。乃抗投閑之

請，力蘄就養之榮。詔諭靡從，藩條初布。上倚承宣之績，士高廉退之風。恭惟某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懇款許國，肝膽凜其輪囷；慷慨疾邪，山岳爲之震動。進率由于獨斷，節早見于盡言。未移桑蔭之淹，入總柏臺之峻。國方增九鼎之重，身已如一葉之輕。魯人獲麟以爲不祥，雖愛憎之叵測；塞翁失馬未必非福，抑倚伏之何常。某幸托里門，獲趨賓席。身世等蒯菅之棄，孰閔餘生；姓名托甄冶之公，尚須異日。《渭南文集》卷一二。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九，《宋四六選》卷一三。

除直華文閣謝丞相啓

秩視大蓬，已竊垂車之寵；恩加邃閣，更叨出綍之榮。初聞道路之傳，猶謂姓名之誤。迨茲被命，重以懷慚。伏念某承學迂疏，稟資蕞陋。幼生京洛，尚爲全盛之編氓；長綴班聯，曾是中興之朝士。福未容于盈眦，崇已駭于燒城。西征至岐鳳之間，南戍掠甌閩之境。晚僅升于省闥，旋即返于鄉關。鶴歸遼天，狐死丘首。蓬戶十移于歲律，幔亭四閱于祠官。久遂屏居，非始挂冠之日；盡捐半俸，真爲納祿之人。豈期垂盡之光陰，忽玷殊常之惠澤。復緣詔札，并竊身章。里巷聳觀，共仰恩光之下燭；兒孫扶拜，不知衰涕之橫流。茲蓋伏遇某官降命應期，奮庸熙載。神無方，易無體，心獨運于道樞；尺有短，寸有長，士悉歸于鈞播。雖迫崦嵫之景，亦歸塊土之公。而某意氣空存，筋骸已憊。草具明堂辟雍之禮，雖遭甚盛之時；塗竄《清廟》、《生民》之詩，其在方來之雋。《渭南文集》卷

修史謝丞相啓

七十告老，誓待盡于山林；尺一召還，恍復瞻于觀闕。內祠祿厚，信史事嚴，容孤迹于其間，知鴻鈞之有自。恭以高皇之盛德大業，雖號中興，而實同開創之難；孝廟之內修外攘，躬享太平，而不忘恢復之志。治躋古昔，威震裔夷。俄屬鼎成之悲，肆修麟止之緒。固已網羅軼事，潤色皇猷，備述巍巍蕩蕩之功，曲盡業業兢兢之指。豈繫遲暮，能與討論。伏念某天子散材，家承孤學。生逢盛日，蒙六聖之涵濡；身綴清班，被四朝之識拔。常恐倏先于朝露，遂將莫報于秋毫。豈期及耄之餘齡，猥得效勤于大典。茲蓋伏遇某官材全經緯，氣塞堪輿。平生陳謨決策之言，煥乎可誦；十載知人安民之績，底于有成。殊鄰款塞而奉琛，多士鄉風而釋屣。內而臺閣，極稽古禮文之選；外而郡縣，有宜民愷悌之風。肇闢大公至正之途，不棄偏能一曲之士。故如某輩，亦在數中。謹當益廣見聞，更勤采掇。老驥伏櫪，修途已非其所堪；小草出山，薄效尚期于自見。《渭南文集》卷一二。

賀謝丞相除少保啓

恭審命出淵衷，廷揚顯冊。人主之論一相，方寄腹心；少保茲爲三公，益隆體貌。傳聞所逮，歡頌惟均。恭以某官謨明弼諧，任重道遠。協天心于崑崙旁魄之際，動必有成；隆主眷于螭蜥螭獲之中，言無不用。自登近輔，允迪大猷。疇咨雖首于群公，謙畏不殊于一日，每稽首而遜稷契，終選衆而舉伊皋。三年有成，四海用乂。農扈告豐登之候，戎韜臻偃息之期。熙運方興，周、召并爲于師保；衆心所繫，平、勃均任于安危。是宜大號之繼敷，昭示元臣之同體。群生咸遂，協氣橫流。謹乃憲而屢省則成，孰測化鈞之妙；本無事而庸人實擾，始知靜治之功。某獲綴清班，欣逢盛事。無好無惡而遵王路，共欣聖政之大成；不愆不忘而由舊章，更冀廟謨之無倦。敢效涓塵之助，輒干砧斧之誅。冒瀆實深，兢惶罔措。《渭南文集》卷一二。又見《啓雋類函》卷一九。

賀張參政修史啓

恭審誕布明綸，總提巨典。固已動鵷鷺行之喜色，而況在牛馬走之後塵，不能自己于寸誠，是敢冒陳于尺牘。恭惟某官自天生德，降命應期。闡溫厚爾雅之文，經緯萬象；蘊超軼絕塵之識，鎮撫四

夷。位居臺鼎，而有山澤清臞之容；禮絕搢紳，而無王公驕泰之意。心虛靜而觀復，道冲用而不盈。周公、太公，方隆夾輔之望；《堯典》、《舜典》，更專點竄之功。實以衮衣黃閣之尊，下兼蘭臺石室之事。在天三后，巍乎下臨；作宋一經，信矣無憾。某偶蒙簡拔，獲預討論，已侵投老之殘年，何補不刊之信史。仰傅巖之霖雨，幸預在廷；歸杜曲之桑麻，尚勞泚筆〔二〕。一作：想典刑于諸老，已愧空疏；竭精力于是書，敢忘策勵。《渭南文集》卷一二。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九。

〔二〕「泚筆」下原有「策勵」二字，據四庫本刪。

除寶謨閣待制謝丞相啓

冊府秩清，偶至鰲峰之頂；禁途地密，遂穿豹尾之中。雖造化之至公，實恩憐之曲被。欲叙丹衷之感，莫知雪涕之橫。伏念某雖起耕疇，粗傳家學。書藏屋壁，尚擯斥而不容；迹遁園廬，豈榮華之敢望。虛名作祟，聚謗成雷，幸于先狗馬塞溝壑之前，遂其賜骸骨歸卒伍之請，任子以世其祿，寓直以華其行。固已負耒學耕，飾巾待盡，身還民服，口誦農書，從故里漁樵之游，拜高年羊酒之賜。忽從廐置，逖奉詔除。所愧忝大門之官，敢竟奪匹夫之志。惟俟奏篇之御，即伸告老之誠。簡牘未終，絲綸已降。半生淹泊，沉舟真閱于千帆；一旦遭逢，開印適當于三日。已扶衰而拜命，旋曳蹇以造

庭。茲蓋伏遇某官德懋忱恂，化鈞塊圯。作成士類，兼小大而不遺；勸相皇家，泯異同于無迹。澤東漸而西被，功上際而下蟠。才或取于寸長，罪不捐于一眚。故雖么麼，亦被生成。某敢不頂踵知恩，冰霜勵節。少不自力，坐沉廢者半生；老當告休，悵報酬之無地。《渭南文集》卷一二。又見《宋四六選》卷一六。

謝費樞密啓

猥被恩綸，蠟持從橐，處內閣諷咨之地，繼大門揚歷之榮。揣分奚堪，置慚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迹久困于多言，年已侵于大耄。都門屢入，壯游恍似于前身；冊府再來，衆吏多非其舊識。扶衰殘而就列，刮瞽膜以紬書。非徒莫掩于旁觀，每亦不勝其自愧。惟俟奏篇之御，即伸請老之誠。敢謂遭逢，曲蒙識拔。茲蓋伏遇某官道尊皇極，學統聖傳。雖吐哺握髮之勞，曾靡遺于一士；然引坐解顏之遇，顧豈在于他人。每屈崇嚴，不移疇昔。爰自東壁圖書之府，俾躋西清鴈鷺之班。驥伏櫪以悲鳴，曩誰念者；犬舐丹而仙去，今乃似之。某燈火尚親，簞瓢未厭。修世官而不墜，益體上恩；繼家學于寢衰，或傳來裔。庶幾瞑目，無愧初心。《渭南文集》卷一二。

致仕謝丞相啓

優詔許歸，已荷乾坤之造；異恩及幼，更沾雨露之私。非公台力假于敷陳，則草野何從而甄錄。感銘刻骨，涕泗交頤。伏念某少乏通材，晚嬰羸疾。史闡八月，常懷惕日之慚；祠祿三時，洊上引年之請。初但虞于煩瀆，旋曲被于矜從。而況從中明降于德音，任子特逾于常制。桑榆已迫，俾華垂白之年；豚犬何能，遽有拾青之幸。里閭嘆息，門戶敷榮。茲蓋伏遇某官降命應期，奮庸熙載。告猷于內，時已措于太平；祝鯁在前，禮每加于諸老。亶亶誠明之學，巍巍忠厚之風，坐格華裔之寧，有光簡冊之載。故推餘澤，俯及衰門。重念稚兒，雖非異稟。善和之書幸在，敢虛棄于光陰；太常之第可收，尚仰酬于長育。《渭南文集》卷一二。

答權提刑啓

伏審抗章請外，攬轡入東，謂宜因對而復留，故欲馳書而未敢。遽先垂問，莫喻愧心。恭惟某官英識造微，宏材經遠，學術得前言往行之要，議論有群公先正之風。踐揚早歷于清華，雖能自見；寄任靡辭于叢委，刃每有餘。茲乃勇退急流，旁觀袖手，明刑以弼五教，誦詩而使四方。雖暫試于外

庸，顧豈符于僉矚。還節旄于少府，行被詔追；司筆橐于甘泉，孰居公右。某退依耕隴，密邇臺綱。躬愷悌以宜民，既蒙賜矣；用《春秋》而決獄，行且見之。頌詠惟深，敷陳罔既。《渭南文集》卷一二。又見《啓雋類函》卷九三。

答胡吉州啓

伏以累疏乞歸，既拜賜骸之命；華箋贊喜，更煩泚筆之勞。異書憐老學之勤，厚幣篤嘉賓之禮。顧惟衰悴，曷稱眷私。伏惟某官絕識超然，英聲籍甚。簡編插架，早推師友之淵源；紳佩在廷，旋慶君臣之際遇。茲暫煩于共理，即歸告于嘉猷。而某已返農疇，愈賒門戟。噓枯甚寵，徒藏櫝以爲榮；詠德雖深，愧占辭之莫既。《渭南文集》卷一二。

賀韓戶書啓

伏審祇奉峻除，榮遷劇部。官儀如舊，尚聯常伯之班；帝命維新，全總大農之政。有識交慶，不謀同辭。恭惟戶部尚書才高絕人，器大經世。際熙辰之千載，踐華境者十年。夜艾星稀，獨長庚之有爛；歲寒木落，惟孤松之不凋。蓋謀猷自簡於帝衷，故遷擢式符於民望。陟文昌之八座，聊率屬於中

臺；煥泰階之六符，佇同寅於上袞。某符叨剖竹，戍甫及瓜。但切欣於得輿，莫趨慶於成廈。仰止門墻之際，形於寤寐之間。頌歎惟勤，拙訥難盡。《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

賀洪樞使帥金陵啓

伏審祇奉宸綸，寵司留鑰。龍盤虎踞，坐增形勢之雄；箕張翼舒，頓覺精神之改。望隆根本，聲響遐荒。恭惟某官學貫神明，文周經緯。鍾異祥于番水，夙推命世之賢；應瑞識于螺州，出擅濟時之輔。早簡冕旒之眷，徑躋簪橐之班。視草鑾坡，大手載傳于奕世；判花鳳掖，斯文咸萃于一門。是謂儒者之至榮，卓冠本朝之盛事。既家聲之藹著，宜衆望之攸歸。遂自北扉，進陞西府。運籌制勝，精神折千里之衝；端委居朝，文武爲萬邦之憲。方賴謀猷之告后，遽存明哲以保身。謝公獎慰於蒼生，難從均逸；裴度歸遊於綠野，孰與成勞。果奉賜環，屢專分閫。帝念當途之控扼，時資舊德于鎮臨。雖眷倚之甚優，然帝綸之未究。爰保受釐之託，式寬憂顧之懷。威名肅而軍律具嚴，惠愛孚而民情胥悅。方將訓兵積粟，備萬乘之時巡；擊楫誓江，贊九重之恢復。深入風雲之會，大輸日月之忠。久切巖瞻，即持魁柄。某自愧嵬瑣，久辱眷知。擢第太常，誤塵衡鑑，効官偏壘，復託帡幪。欣聞顯冊之頒，獨倍常情之喜。雖深賀厦，未遂趨隅。小物克勤，遠繼畢公東郊之命；膚功迄奏，願歌宣王《北伐》之詩。《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六。

全宋文卷四九三三

陸 游 二

送范西叔序

乾道壬辰二月，予道益昌，始識范東叔。後月餘，遂與東叔兄西叔爲僚于宣威幕府。又三月，西叔以樞密使薦，趣召詣行在所。二君皆中書侍郎榮公孫也。昔榮公對制策于治平，爭詔獄于熙寧，論河事邊事刑名赦令于元祐，雖用舍或小異，而要皆不合，故用不極其材以沒。沒又列黨籍，其門戶爲世排詆諱惡者幾四十年。又四十年，而西叔兄弟始復奮發，爲蜀知名士。世之論盛衰者，謂人衆勝天，天定亦勝人。予獨鄙此說。夫盛衰皆天也，人何與焉？天將禍人之國，則小人得志而君子廢。其將福之也，則君子見用而小人絀。國有禍福，而君子無屈伸。彼區區者，乃誠謂天與人以衆寡疾徐爲勝負，豈不可悲也哉！九月丁丑，西叔始東下，同舍相與臨漾水，置酒賦詩，而屬予爲序。夫吾曹之望于西叔所以繼榮公者，豈獨爵位隆赫，文辭行中朝而已哉。雖然，予與西叔，皆黨籍家也。既以勵

西叔，亦以自勵，且勵吾東叔云。《渭南文集》卷一四。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九。

送巖電道人入蜀序

王衍一生酣豢富貴，乃以口不言錢自高。巖電本張氏子，施藥說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姓錢，以滑稽玩世。古今相反有如此者。忽來告放翁，言將西入蜀，乃書以遺之。他日到青城、大峨、霧中、鵠鳴諸名山，見孫思邈、朱桃椎、張四郎、爾朱先生、姚小太尉、譙天授、尹先覺輩，有問放翁安否者，可出此卷，相與一笑。《渭南文集》卷一五。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九，同治《大邑縣志》卷一八中。

容齋燕集詩序

廉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既成，置酒落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而天，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爲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爲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彥士執贄求見者肩摩而袂屬，車騎雍容，行者趨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傲色不至于目，嫚言不接于耳。方是時，容物固無甚難也。及轉徙江湖，白首下吏，舍于邸者爭席，

遇于途者相誰何，則公之容固難矣。至于罹口語，絀吏議，少年之喜謗前輩者，哄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問所以能此者，何也？」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客而歡然，遇酒而醺然，遇怒罵姍侮，如風葉之過吾前、候蟲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箕踞，角抵者裸裎，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爲此者非嫚耶？此吾所謂以其情容之也。世有服讒搜慝，習于爲惡，勇于爲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獨何怪于是？」坐客愧且嘆曰：「吾儕誠小人哉。」某在衆人中，尤號褊率，蓋屢嘆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某爲叙。既不得辭，則因以識其愧，將覽觀之，以自儆焉。《渭南文集》卷一四。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六。

京口唱和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壬申，許昌韓無咎以新番陽守來省太夫人于潤。方是時，予爲通判郡事，與無咎別蓋逾年矣，相與道舊故，問朋游，覽觀江山，舉酒相屬，甚樂。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無咎以考功郎徵，念別有日，乃益相與游。游之日，未嘗不更相和答，道群居之樂，致離闊之思，念人事之無常，悼吾生之不留。又丁寧相戒以窮達死生毋相忘之意。其詞多宛轉深切，讀之動人。嗚呼！

風俗日壞，朋友道缺，士之相與如吾二人者，亦鮮矣。凡與無咎相從者六十日，而歌詩合三十篇。然此特其略也，或至于酒酣耳熱，落筆如風雨，好事者從旁掣去，他日或流傳樂府，或見于僧窗驛壁，恍然不復省識者，蓋又不可計也。潤當淮江之衝，予老，益厭事，思自放于山巔水涯，與世相忘，而無咎又方用于朝，其勢未能遽合，則今日之樂，豈不甚可貴哉！予文雖不足與無咎并傳，要不當以此廢而不錄也。二月庚辰，笠澤陸某務觀序。《渭南文集》卷一四。又見光緒《丹徒縣志》卷五四。

送關漕詩序

乾道六年十二月

李固、杜喬、臧洪之死，士以同死爲榮。范文正之貶，士以不同貶爲耻。今著作之免歸也，御史以風聞言之，天子以無心聽之，與前事固大異，而坐客賦詩，或危之何也？風俗異也。某既列名衆詩之次，又承命作序，二罪當并按矣。乾道六年十二月七日，笠澤陸某序。《渭南文集》卷一四。又見《八代文鈔》第三五冊。

雲安集序

乾道七年十月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灤水而表歷山，其山川雜見于《春秋》、《孟子》、《史記》諸書。舜之

遺迹，蓋至于今可考。士生其間，多通儒名卿秀傑之士，而以筆墨馳騖相高，往往多清麗雄放警絕之詞，與山川稱，若今夔府連帥王公是已。公自少時寓秘閣直，晚由尚書郎長三院御史，出牧于夔，實督峽中十五郡。資忠厚故政令簡，心樂易故民夷親。乃因暇日，登臨矚望，徘徊太息，吊丞相之遺祠，想拾遺之高風，醉墨淋漓，放肆縱橫，實爲一代傑作。顧夔雖號大府，而荒絕瘴癘，戶口寡少，曾不敵中州一下郡。如某輩又以憂患留落，九死之餘，才盡志衰，欲強追逐公後而不可得。向使公當承平時，爲并爲雍，爲鎮爲定，盡得四方賢士大夫以爲賓客，相與覽其河關之勝，以騁筆力，則公衆作森列，豈特此而已哉。雖然，是猶未也。必極公之文，弦歌而薦郊廟，典冊而施朝廷，然後曰宜。今乃猶嘯詠于荒山野水之濱，追前世放逐羈旅之士而與之友，雖小夫下吏，或幸得之。嗚呼，是可嘆歟！公以乾道七年八月移牧永嘉，行有日，奉節令、右從政郎、普慈安高哀公在郡文章若干篇爲《雲安集》，且屬通判州事、左承議郎山陰陸某爲序。十月二十六日序。《渭南文集》卷一四。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九。

東樓集序

余少讀地志，至蜀漢巴夔，輒悵然有游歷山川、攬觀風俗之志。私竊自怪，以爲異時或至其地以償素心，未可知也。歲庚寅，始溯峽至巴中，聞《竹枝》之歌。後再歲，北游山南，憑高望鄆、萬年

諸山，思一醉曲江漢陂之間，其勢無由，往往悲歌流涕。又一歲，客成都唐安，又東至于漢嘉，然後知昔者之感，蓋非適然也。到漢嘉四十日，以檄得還成都。因索在笥，得古律三十首，欲出則不敢，欲棄則不忍，乃叙藏之。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務觀序。《渭南文集》卷一四。又見《八代文鈔》第三五冊，《蜀中廣記》卷一〇〇。

范待制詩集序

石湖居士范公待制敷文閣來帥成都，兼制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成都地大人衆，事已十倍他鎮，而四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控秦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變故于呼吸顧盼之間。以是幕府率窮日夜力，理文書，應期會，而故時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及公之至也，定規模，信命令，弛利惠農，選將治兵。未數月，聲震四境，歲復大登。幕府益無事，公時從其屬及四方之賓客飲酒賦詩。公素以詩名一代，故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被之樂府弦歌，或題寫素屏團扇，更相贈遺，蓋自蜀置帥守以來未有也。或曰：「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餘篇，號《西征小集》，尤雋偉，蜀人未有見者，盍請于公以傳？」屢請而公不可，彌年乃僅得之。于是相與刻之，而屬某爲序。淳熙三年上巳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參議官山陰陸某序。《渭南文集》卷一四。又見《石湖居士詩集》卷首。

持老語錄序

持禪師，明州鄞人，世爲士。一旦棄髮鬚學佛，得法于白牛卿。初在餘姚法性，數年忽謝去。越牧欲以雍熙邀致，疑不就，試一問之，師欣然曰：「願即得檄。」牧大喜。師懷負包笠，即日徒步入院，秉節如金石，說法如雷霆，雖從之游者不過四五十輩，而名震吳越，盡交一世名卿賢大夫。予先君會稽公知之最深。予時甫數歲，侍先君旁，無旬月不見師，至今想其抵掌笑語，瞭然在目前，夷粹真率，真山林間人也。後又徙居雪竇、護聖二山，年德益高，如徑山杲公輩，皆以丈人行尊事之。其滅也，談笑如平時，蓋以真率爲佛事者耶？得法弟子子詢行光、如寂廣懃，或出世說法，或遁迹衆中，皆不幸早逝去。而法揚用璋獨在揚，于是亦住護聖，巋然爲叢林耆宿。璋老且病，猶自力刻師語錄，且合辭屬予爲序。師可謂有子矣。予以先君故，不敢辭。淳熙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序。

《渭南文集》卷一四。

師伯渾文集序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爲，識隱士師伯渾于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既行，伯渾餞予于

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搖江山，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于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蟄，奇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子懷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余爲序。嗚呼！伯渾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于朝，而卒爲忌者所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即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旻、徐復輩，賜散人號，書其事于史而已，于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徙比景，輸左校，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憾。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巨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得施，顧退而爲山巔水涯娛憂紓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伯渾嘆也。」淳熙某月某日山陰陸某序。《渭南文集》卷一四。又見《古文奇賞》卷二二，《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七六，《八代文鈔》第三五冊，《蜀中廣記》卷九九。

晁伯咎詩集序

傳密居士東里晁公伯咎詩四百六十有一篇，其孫教授君百談集爲四卷以授予，請序卷首。伯咎少

以文學稱，自其諸父景迂具茨先生皆嘆譽之。諸公貴人亦往往聞其名，顧黨家不敢取。靖康之元，黨禁解，伯咎召爲開封掾，且顯用矣，阻兵不能造朝。比乘輿過江，中原方兵連不解，士大夫多以甲兵錢穀進。故家名流，乃見謂不切事機，伯咎落江湖者數年。久之，雖起，乘傳嶺海，復坐微文斥，卒棄不用以死。而伯咎傲睨憂患，不少動心，方扁舟往來吳松，嘯歌飲酒，益放于詩。其名章秀句，傳之士大夫，皆以爲有承平臺閣之風。蓋晁氏自文元公以大手筆用于祥符、天禧間，方吾宋極盛時，封泰山，禮百神，歌頌德業，冶金伐石，極文章翰墨之用。汪洋淳涵，五世百餘年，文獻相望，以及建炎、紹興，公獨殿其後。又少時所交，皆中州名勝，講習磨礪之益深矣。是豈婁書生聞見局陋者敢望其涯哉！伯咎學問瞻博，胸中恢疏，勇于爲義，視死生禍福無如也。至他文亦皆豪奇，不獨其詩可貴，尚力求而盡傳之。伯咎諱公邁，仕至某官。淳熙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山陰陸某序。《渭南文集》卷一四。

長短句序

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瑟笙磬猶在也。及變而爲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謠、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制辭，起于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嘆哉！予少時汨于世俗，頗有所

爲，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掩，因書其首以識吾過。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渭南文集》卷一四。又見《八代文鈔》第三五冊，《甬宋樓藏書志》卷一二〇。

徐大用樂府序

古樂府有《東武吟》，鮑明遠輩所作，皆名千載。蓋其山川氣俗，有以感發人意，故騷人墨客，得以馳騁上下，與荊州、邯鄲、巴東三峽之類，森然并傳，至于今不泯也。吾友徐大用家本東武，呼吸食飲于邾淇之津，蓋有以相其軼思者。故自少時，文辭雄于東州。比南歸，以政事議論，顯聞薦紳，顧不肯輕出其文以沽世取富貴，三十年猶屈治中別駕，澹然莫測涯涘。獨于悲歡離合，郊亭水驛，鞍馬舟楫間，時出樂府辭，瞻蔚頓挫，識者貴焉。或取其數百篇，將傳于世。大用復不可。曰：「必放翁以爲可傳，則幾矣。不然，姑止。」予聞而嘆曰：溫飛卿作《南鄉》九闋，高勝不減夢得《竹枝》，訖今無深賞音者，予其敢自謂知君哉。獨感東武山川既墮胡塵中，而大用之才久伏不耀，故爲之一言。紹熙五年三月庚寅，笠澤陸某務觀序。《渭南文集》卷一四。

呂居仁集序

慶元二年九月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遼絕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于海。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于是也。故《爾雅》謂河出崑崙虛，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某至蜀，窮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絕，不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蓋亦若是。惟其上探伏羲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以遠絕，不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而無愧。凡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不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愧前輩。如故紫微舍人東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躋，學愈進，因以其暇盡交天下名士，其講習探討，磨礪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閎肆，兼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于時。在西掖，嘗兼直內庭，草趙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檜。秦公自草日曆，載公制辭以爲罪，而天下益推公之正。公平生所爲詩，既已孤行于世，嗣孫祖平又盡哀他文凡若干首爲若干卷，而屬某爲序。某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遠游，而公揖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淵源殆自呂紫微，恨不一識面。某于是尤以爲恨，則今得托名公集之首，豈非幸歟！慶元二年九月既望，中大夫、

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陸某謹序。《渭南文集》卷一四。又見《東萊詩集》卷首，《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七六，《四續古文奇賞》卷二〇，《八代文鈔》第三五冊。

佛照禪師語錄序

拙庵禪師以佛法際遇孝宗皇帝，問答之語，既刻金石，傳天下，久矣。晚，庵居阿育王山中，其徒相與盡哀五會所說法，凡數萬言，爲五卷，遣侍者正球走山陰澤中，請某作序。某曰：拙庵之道，棟梁大法，無語可也。拙庵之語，雷霆百世，無錄可也。又何以序爲哉？然五會之外，則有一會；數萬言之外，別有一句。是可錄，是不可錄，諸人試下語，若也道得，老農贊嘆有分。慶元三年九月壬子，陸某謹序。《渭南文集》卷一四。

趙秘閣文集序

慶元六年三月

漢孝武帝好文，淮南王安以高帝孫爲諸侯王，而學問文辭在漢庭諸儒甲乙中。其所著大小山，至與《雅》、《頌》、《離騷》并。魏陳思王，唐太白、長吉，則又以帝子及諸王孫，落筆妙古今，冠冕百世。河出崑崙虛，首四瀆，經天下以入于海。彼源委固自不同，無足異也。宋興，宗室深居宮中，不

與外庭接，故雖博學軼材，不得著見。然以詩文飛白書詔藏秘府者，亦不乏人。熙寧、元豐間，始與群臣并進于朝，積數十年，而德麟伯山，屬文英妙、寢見推于諸公間矣。漢王五世孫秘閣公，諱不拙，字若拙，少以進士奮，主司及流輩皆伏其工。初苦貧無以養，乃教授諸生以自給，其勤苦殆有非婁人子所堪者。既得第，猶不廢也。晚，入蜀爲州，遂持使者節，學益不厭，文益妙。予行南充、閬中、小益至成都，歷山郵津亭及浮屠、老子之廬，見穹碑巨板，多公遺文，每觀之至忘食。已而故尚書孫公仲益、端明汪公聖錫、侍御王公龜齡文益出于世，往往見公名字于其間，許與甚至，然後知天下自有公論也。公之子善發、善零，皆取世科。善發字正己，尤以文學稱。其爲漢州判官也，囊公之文，萬里請予于山陰澤中，曰：「願有以冠篇右。」顧公平生知己，久已凋落，予材下，徒以後死不得讓，愧可量哉！慶元六年三月丁巳，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山陰陸某序。《渭南文集》卷一四。又見《蜀中廣記》卷一〇〇。

方德亨詩集序

慶元六年四月

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有才矣，氣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貴，移于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愧，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予自少聞莆陽有士曰方德亨，名豐之，才甚高，而養氣不撓。呂舍人居仁、何著作搢之皆屈行輩與之游。德亨晚愈不遭，而氣愈全，觀

其詩，可知其所養也。既歿若干年，待制朱公元晦，以書及德亨之詩示予于山陰，曰：「子爲我作德亨集序。」往時，有方畝者，與德亨同族，爲予言：德亨遇疾，卒于臨安逆旅。垂困，猶能起坐，正衣冠，手自作書與其族人官臨安者，使買棺。棺至，乃歿，色辭不異平日。非養氣之全，能如是乎？請以是爲序。慶元六年四月丁酉，山陰陸某序。《渭南文集》卷一四。

會稽志序

嘉泰元年二月

昔在夏禹，會諸侯于會稽。歷三千歲，而我高宗皇帝御龍舟，橫濤江，應天順動，復禹之迹。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群盜削平，強虜退遁。于是用唐幸梁州故事，升州爲府，冠以紀元。大駕既西幸，而府遂爲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首。地望蓋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領浙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者，不可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攢殿，相望于鬱葱佳氣中。朝謁之使，臚銜轂擊。中原未清，今天下巨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荆、揚、梁、益、潭、廣皆莫敢望也。則山川圖牒，宜其廣載備書，顧未暇及者，綿數十年。大卿沈公作賓，待制趙公不迹繼爲守，皆慨然以爲己任。乃與通判軍事施君宿、安撫司幹辦公事李君兼、韓君茂卿及郡士馮景中、邵持正、陸子虞、王度、朱鼎等，上參《禹貢》，下考太史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道釋之書，稗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恍惚之說，秦漢晉唐以降金石刻，

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于文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是雖本之圖經，圖經出于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爲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之，而屬某爲之序。嘉泰元年二月庚子，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謹序。《渭南文集》卷一四。又見《會稽志》卷首，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三，《南宋文錄》卷一五。

施司諫注東坡詩序

嘉泰二年正月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以列于經，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于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于史者，亦皆有注。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注者數家，然概不爲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注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己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于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

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嘆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于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于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托，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陰老民陸某序。《渭南文集》卷一五。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一〇，《詩林廣記》後集卷三，《永樂大典》卷九〇七，《東坡事類》卷一八。

達觀堂詩序

嘉泰二年十一月

朝請郎致仕吳公景先，少嘗從洛川先生朱公希真問道。朱公爲名所居堂曰「達觀」，手書以遺之，且賦詩一章，屬之，曰：「子爲人深靜簡遠，不富貴，必壽考，故吾以此事相期。」景先出仕五十年，不求速化，不治生產，位僅至二千石。晚爲東諸侯客，遂引年以歸，距八十不遠，望其容貌，不腴不

瘠，視聽步趨如五六十人，非得朱公密傳親付，殆不能爾。朱公之逝甚異，世以爲與尹先覺、譙天授、蘇養直俱解化仙去，則吾景先亦其流亞歟？自朱公賦詩後，士大夫繼作凡若干篇，屬予爲序。嘉泰二年十一月癸丑，放翁陸某務觀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梅聖俞別集序

嘉泰三年正月

宛陵先生遺詩及文若干首，實某官李兼孟達所編輯也。先生當吾宋太平最盛時，官京洛，同時多偉人巨公，而歐陽公之文，蔡君謨之書，與先生之詩，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文如尹師魯，書如蘇子美，詩如石曼卿輩，豈不足垂世哉，要非三家之比，此萬世公論也。先生天資卓偉，其于詩，非待學而工。然學亦無出其右者。方落筆時，置字如大禹之鑄鼎，練句如后夔之作樂，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使後之能者欲學而不得，欲贊而不能，況可得而譏評去取哉。歐陽公平生常自以爲不能望先生，推爲詩老。王荊公自謂《虎圖詩》不及先生包鼎畫虎之作，又賦哭先生詩，推仰尤至。晚集古句，獨多取焉。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雖然，使本無此三公，先生何歉；有此三公，亦何以加秋毫于先生。予所以論載之者，要以見前輩識精論公，與後世妄人異耳。會李君來請予序，故書以予之。嘉泰三年正月己卯，山陰陸某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楊夢錫集句杜詩序

嘉泰三年正月

文章要法，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遠，非用力精到，則不能造也。前輩于《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久之，乃能超然自得。今後生用力有限，掩卷而起，已十亡三四，而望有得于古人，亦難矣。楚人楊夢錫才高而深于詩，尤積勤杜詩，平日涵養不離胸中，故其句法森然可喜。因以暇戲集杜句。夢錫之意，非爲集句設也，本以成其詩耳。不然，火龍黼黻手，豈補綴百家衣者耶？予故爲表出之，以告未深知夢錫者。嘉泰三年正月丁亥，笠澤陸某務觀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全宋文卷四九三四

陸 游 一二

陸伯政山堂類稿序

嘉泰四年二月

古之學者，始于家塾鄉校，而貢于天子之辟雍；始于抱關擊柝，而至于公卿；始于賦物銘器、師旅會盟之辭，而至于陳謨作誥。其所遇雖不同，然于明聖人之道，闡性命精微之理，則一也。周衰，道術裂于百氏，士各以所見著書授徒，于是稽之堯、舜、禹、文王、周公、孔子之遺書，始有大不合者。今六經散缺不全，而諸子之書，則往往具在。又其辭怪偉辯麗，足以動蕩世之耳目，乃欲學者之文辭一合于道，而不悖戾于經，可謂難矣。吾宗伯政，諱煥之，唐丞相文公希聲之九世孫。文公上距丞相元方五世，中間子孫遇五季之亂，獨不失譜，至今世次，皆可序述。伯政家世爲儒，力學篤行，至老不少衰。所爲文，皆本六經，無一毫汨于釋老。雖其徒有從之求文者，伯政尊所聞，猶毅然不爲之貶。至如楊公時，近世名儒，獨以立論少入釋老，伯政正色斥之，不遺餘力。使死而有知，吾伯政

有以見周公、孔子矣。其孤集遺文爲二十卷，來請余爲序。伯政之文，可稱述者衆，余獨言其學術文辭之正以序之，尚不失斯人之本意，又進其子孫云。嘉泰四年二月丁巳，笠澤陸某謹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普燈錄序

嘉泰四年三月

粵自曠大劫來，至神應迹，開示天人，未有不以文字語言相授者。今七佛偈，是其一也。至于中夏，則三十萬年之前，包犧氏作，已畫八卦造書契矣。釋迦之興，固亦無異。今一大藏教，可謂富矣，乃獨于最後舉華示其上足弟子迦葉，迦葉欣然一笑，不立文字，不形言語，謂之正法眼藏。師舉華而傳，弟子一笑而受，既書之木葉旁行之間矣，亦未見其與古聖異也。豈謂之文而非文，謂之言而非言耶？昔有《景德傳燈》三十卷者，蓋非文之文，非言之言也。此門一開，繼者相望，其尤傑立者，《續燈》、《廣燈》一二書也。然皆草創簡略，自爲區別，雖聖君賢臣之事，有不能具載者。獨旁見間出于諸祖章中，識者以爲恨。吳僧正受始著《普燈》，凡十有七年，成三十卷，前日之恨，毫髮無遺矣。而尤爲光明崇顯者，我祖宗之明詔睿藻，哀集周悉，一一皆有據依，足以傳示萬世，寶爲大訓，其有功于釋門最大。方且上之御府，副在名山，而又以其副示某，俾得紀述梗概于後。某自隆興距嘉泰，五備史官，今雖告老，待盡山澤，猶于祖宗遺事，思以塵露之微，仰足山海，不自知其力之

不逮也。嘉泰四年三月乙酉，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澹齋居士詩序

開禧元年九月

詩首《國風》，無非變者，雖周公之《豳》亦變也。蓋人之情，悲憤積于中而無言，始發爲詩。不然，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己，故其詩爲百代法。國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堯臣、石延年棄不用，蘇舜欽、黃庭堅以廢絀死。近時，江西名家者，例以黨籍禁錮，乃有才名，蓋詩之興本如是。紹興間，秦丞相檜用事，動以語言罪士大夫。士氣抑而不伸，大抵竊寓于詩，亦多不免。若澹齋居士陳公德召者，故與秦公有學校舊，自揣必不合，因不復與相聞，退以文章自娛。詩尤中律呂，不怨不怒，而憤世疾邪之氣，凜然不少回撓。其不坐此得禍，亦僅脫爾。及秦氏廢，始稍起，爲吏部郎，爲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遽没于官。後四十餘年，有子知津爲高安守，最其詩，得三卷，屬某爲序。某少識公于山陰，方公召還，嘗以詩贈別。及公爲郎時，故相湯岐公一日語公曰：「陸務觀別君詩方傳世。」非公之賢，何以發其語如此。時紹興己卯歲也。因高安之請，重以感歎，某于是年八十有一矣。開禧元年九月，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傅給事外制集序

開禧元年九月

國家自崇寧來，大臣專權，政事號令，不合天下心，卒以致亂。然積治已久，文風不衰，故人材彬彬，進士高第及以文辭進于朝者，亦多稱得人，祖宗之澤猶在。黨籍諸家爲時論所貶者，其文又自爲一體，精深雅健，追還唐元和之盛。及高皇帝中興，雖披荆棘，立朝廷，中朝人物，悉會于行在。雖中原未平，而詔令有承平風，識者知社稷方永，太平未艾也。故給事中傅公以是時典西省文書，得名尤盛。公天資忠義絕人。自東夷寇逆滔天〔二〕，建炎中大駕南渡，虜吞噬不遺力，幾犯屬車之塵。公眇然書生，位未通顯，獨涕泗感激，請提孤軍，橫遏虜衝，衛乘輿，論功埒諸大將。及駐蹕會稽，公遂爲浙東帥，始隱然有大臣望，雖擯斥不容，而士論愈歸。及在東省，御史力詆去之，然猶知公爲一代大儒，蓋公論不可掩如此。公遺文百餘卷，嗣孫稚貧甚，手自鈔錄，以傳後世。未能竟，乃先緝外制數百篇，屬某爲序。公之文，固天下所願見而取法。某未成童時，公過先少師，每獲出拜侍立，被公教誨，詎今七十餘年，幸猶後死，得論序公文，亦幸矣。某聞文以氣爲主，出處無愧，氣乃不撓，韓柳之不敵，世所知也。公自政和訖紹興，閱世變多矣，白首一節，不少屈于權貴，不附時論以苟登用。每言虜，言畔臣，必憤然扼腕裂眦，有不與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縮者，輒正色責之若仇。一時士氣，爲之振起。今觀其制誥之詞，可概見也。公諱崧卿，字子駿。嗚呼賢哉！開禧元年九

月某日，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渭南文集》卷一五。又見《南宋文範》卷四九。

〔二〕「東夷」句：明本同，庫本作「金人蹂躪中原」。

聞顰錄序

開禧元年十一月

元豐初，置武學，先太師以三館兼判學事。今學制規模多出於公，而策問亦具載家集中。後百餘年，某從子朴作《聞顰錄》若干篇，論孫吳遺意，欲上之朝，且乞序於某。某懦且老，非能知武事者。朴許國自奮之志，亦某所愧也，乃從其請。開禧元年十一月丁卯，陸某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周益公文集序

開禧元年十二月

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異。將使之發冊作命，陳謨奉議，則必畀之以閎富淹貫溫厚爾雅之才，而處之以帷幄密勿之地。故其位與才常相稱，然後其文足以紀非常之事，明難喻之指，藻飾治具，風動天下，書黃麻之詔，鏤白玉之牒，藏之金匱石室，可謂盛矣。若夫將使之闡道德之原，發

天地之秘，放而及于鳥獸蟲魚草木之情，則畀之才亦必雄渾卓犖，窮幽極微，又畀以遠游窮處，排擯斥疏，使之磨礱齟齬，瀕于寒餓，以大發其藏，故其所賦之才，與所居之地，亦若造物有意于其間者。雖不用于時，而自足以傳後世。此二者，造物豈真有意哉？亦理之自然，古今一揆也。大丞相太師益公，自少壯時，以進士、博學宏詞、豐二科起家。不數年，歷太學三館。予實定交于是時。時固多豪雋不群之士，然落筆立論，傾動一座，無敢嬰其鋒者，惟公一人。中雖暫斥，而玉煙劍氣三秀之芝，非窮山腐壤所能湮沒，復出于時，極文章禮樂之用。絕世獨立，遂登相輔，雖去視草之地，而大詔令典冊，孝宗皇帝猶特以屬公。嗚呼！聖主之心，亦如造物，非私公以富貴。蓋大官重任，不極不久，則無以盡公之才也。公既薨逾年，公之子綸以公遺文號《省齋文稿》者，屬予爲之序。公在位久，崇論宏議，豐功偉績，見于朝廷，傳之夷狄者，何可勝數，予獨論其文者。墓有碑，史有傳，非集序所當及也。開禧元年十二月甲子，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渭南文集》卷一五。又見《文忠集》卷首，《楚紀》卷五五，《南宋文錄錄》卷一五。

宣城李虞部詩序

開禧三年六月

宣之爲郡，自晉唐至本朝，地望常重。來爲守者不知幾人，而風流吟詠，謝宣城實爲之冠。生其鄉者幾人，而歌詩復古，梅宛陵獨擅其宗。此兩公蓋與敬亭之山俱不磨矣。故宣之士多工于文，而五

七字爲尤工。唐有李推官，以詩名當代。其家傳遺詩得數百篇，以詩考之，蓋與皮、陸同時歟？自推官後，世世得能詩聲。當元豐間，有虞部公作詩益工。推官清新警邁，極鍛煉之妙。而虞部則規模思致，宏放簡遠，自宛陵出。如劉子駿文學，不盡與父同，議者亦不能優劣之也。予得其兩世遺編于虞部之曾孫臨海太守兼，字孟達。孟達固詩人，蓋淵源二祖而能不愧者。推官、虞部之家世諱字與其學術行治，蓋各見于其墓刻家牒，予獨志其詩云。開禧三年六月丙午，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曾裘父詩集序

嘉定元年二月

古之說詩曰言志。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謂志也。若遭變遇讒，流離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傷，憂時閔己，托情寓物，使人讀之，至于太息流涕，固難矣。至于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誣不懟，發爲文辭，冲澹簡遠，讀之者遺聲利，冥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豈不又難哉。如吾臨川曾裘父之詩，其殆庶幾于是乎。予紹興己卯、庚辰間，始識裘父于行在所。自是數見其詩，所養愈深，而詩亦加工。比予來官臨川，則裘父已沒。欲求其遺書，而予蒙恩召歸，至今以爲恨。友人趙去華彥穰寄裘父《艇齋小集》來，曰：「願序以數十語。」然裘父得意可傳之作，蓋不止此。遺珠棄璧，識者興嘆。去華爲郡博士，尚能博訪之，

稍增編帙，計無甚難者，敢以爲請。裘父諱季狸，及與建炎過江諸賢游，尤見賞于東湖徐公。嘉定元年二月丁酉，山陰陸某序。《渭南文集》卷一五。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七八。

天童無用禪師語錄序

嘉定元年九月

慮羲一畫，發天地之秘，迦葉一笑，盡先佛之傳。淨名一默，曾點一唯，丁一牛刀，扁一車輪，臨濟一喝，德山一棒，妙喜一竹篋子，皆同此關捩，但恨欠人承當。天童無用禪師蓋卓爾能承當者。未見妙喜大事已畢，豈有住山示衆之語可累編簡哉？放翁謂若不投之水火，無有是處。惟韓退之所云「火其書」，其語差似痛快，又恐退之亦止是說得耳。五百年後，此話大行，方知無用，與放翁却是同參。嘉定元年秋九月丙辰序。《渭南文集》卷一五。又見《敬止錄》卷二七，《天童寺志》卷八。

陳長翁文集序

嘉定二年三月

漢之文章，猶有六經餘味。及建武中興，禮樂法度，粲然如西京時，惟文章頓衰。自班孟堅已不能望太史公之淳深，崔蔡晚出，遂墮卑弱，識者累歎而已。我宋更靖康禍變之後，高皇帝受命中興，雖艱難顛沛，文章獨不少衰。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娛憂紓憤，發爲詩騷，視中原盛

時，皆略可無愧，可謂盛矣。久而寢微，或以纖巧摘裂爲文，或以卑陋俚俗爲詩，後生或爲之變而不自知。方是時，能居今行古卓然傑立于頽波之外，如吾長翁者，豈易得哉！其子師文來乞予爲長翁集序，乃寓吾嘆以慰其子，且以慰長翁于地下云。長翁，高郵陳氏，諱造，字唐卿。嘉定二年三月丁巳，渭南伯陸某務觀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頤庵居士集序

慶元六年四月

文章之妙，在有自得處，而詩其尤者也。舍此一法，雖窮工極思，直可欺不知者，有識者一觀，百敗并出矣。四明劉良佐先生，盡力于詩，惟石湖范至能獨深賞之，每爲客言，客未必領也。予曩時數游四明，獨不識良佐，近乃見其詩百篇，卓然自得者，何其多也。如「頗識造物意，長容吾輩閑」、「日晏猶便睡，犬鳴知有人」、「世事不復問，舊書時一看」、「一夜催花雨，數家鄰水村」、「青山空解供望眼，濁酒不能澆別愁」、「覓句忍饑貧亦樂，鈔書得味老何傷」，雖前輩以詩得名者，何以加焉？因書其右，他日有賞音如石湖者，當知予言不妄云。慶元六年四月己亥山陰陸游序。《頤庵居士集》卷首。又見標點本《陸游集》附錄。

書通鑑後 一

司馬丞相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其說辯矣，理則不如是也。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強藩大將，或在兼并，或在老釋。方是時也，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何代無之？若能盡去數者之弊，守之以悠久，持之以節儉，何止不加賦而上用足哉！雖捐賦以予民，吾知無不足之患矣。彼桑弘羊輩，何足以知之。然遂以爲無此理，則亦非也。《渭南文集》卷二五。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二〇。

書通鑑後 二

周世宗既服江南，諭使修守備。《通鑑》以爲近于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時，世宗將有事于燕晉，其謀以爲若南方有變，雖不能爲大害，然北伐之師，勢亦不得不還，故先思有以安江南之心，又疲其力于大役，使不得動。比北伐成功，江南折簡可致矣。此世宗本謀也，遽謂之近于文王，豈不過哉！然世宗之謀，則誠奇謀也。蓋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勝取吳、蜀、楚、粵，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

先取蜀、南粵、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宗之本謀爲善也。《渭南文集》卷二五。又見《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八〇，《四續古文奇賞》卷一九，《文章辨體彙選》卷三七四，《南宋文範》卷六一。

書賈充傳後

言一也，情則三也，其惟論兵乎。自古惟用兵最多異論，以其有是三者也。禍機亂萌，伏于隱微，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有識者焉，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于秦是也。投機之會，轉眄已移，而常人暗于事機，私憂過計，馮道之于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暗，猶有憂國之心焉。至于賈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吳之舉，至請斬張華，則何說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庸人習見南北分裂，謂爲故常。赤壁之役，以魏武之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塗地，終身不敢南鄉。充之心，蓋竊料吳未可下，因爲先事之言，以徼後日之福，而不料天下之遂一也。要之，戰危事也，以舜爲君，禹出師，不能一舉而定三苗。以唐太宗自將，李勣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故爲充之說者，常有利焉。此人臣之陰爲身計者，所以多出于此也。馮道不足言矣，王猛、賈充之論，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可不察哉！《渭南文集》卷二五。又見《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八〇，《四續古文奇賞》卷一九，《八代文鈔》第三五冊。

書郭崇韜傳後

後唐莊宗初得天下，欲立愛姬劉氏爲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莊宗雖出夷狄，又承天下大亂，禮樂崩壞之際，然顧典禮人情，亦難其事，未知所出。群臣雖往往阿諛，亡學術，然亦無敢當其議者。豆盧革爲相，郭崇韜爲樞密使，崇韜功高迹危，思爲自安計，而革庸懦無所爲，惟諂崇韜以自安，因相與上章言劉氏當立。于是莊宗遂立劉氏爲后。劉氏既立，黷貨蠹政，殘賊忠良，天下遂大亂。莊宗以弑崩，李氏之子孫殲焉。嗚呼！革不足言矣，崇韜佐命大臣，忠勞爲一時冠，其請立劉氏，非有他心也，不過謂天子所寵昵而自結焉，將賴其助以少安而已。然唐之亡，實由劉氏，是亡唐者崇韜也。後唐之先，皆有勲勞于帝室，晉王克用百戰以建王業，莊宗因之遂有天下。同光之初，海內震動，幾可指麾而定矣。而崇韜顧區區之私，引劉氏以覆其社稷，而滅其後嗣。宗廟之靈，其肯赦之乎？崇韜卒以盡忠赤其族，革亦無罪誅死，豈非天哉！昔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大臣褚遂良等力爭以爲不可者，皆得禍。獨李勣勸成之，窮極富貴而死，自謂得計矣。及武氏得志，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誅戮幾盡，而勣雖已死，亦卒以孫敬業故，發墓剖棺，夷其宗族。遂良等雖得禍，不至此也，天理之不可逃如此。雖然，豈獨天理哉，彼勣與崇韜，皆武夫烈士，勇于報德，乃以此心揣婦人，以爲自安之奇策。安知婦人之性，陰伎忍毒，果于背德。方其得志自肆，若豺虎然，豈

復思得立之所自哉！然則一人之禍雖微，天理固有不可逃者矣。悲夫！《渭南文集》卷二五。又見《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一八〇，《四續古文奇賞》卷一九，《文章辨體彙選》卷三七四，《八代文鈔》卷三五。

書安濟法後

當安濟坊法行時，州縣醫工之良者，憚于入坊。越州有庸醫曰林彪，其技不售，乃冒法代它醫造安濟。今日傅容平當來，則林彪也；明日丁資當來，又林彪也；又明日僧寧當來，亦林彪也。其治疾亦時效，遂以起家，然里巷卒不肯用。比安濟法罷，林彪已爲溫飽家矣。年八十餘乃終。開禧乙丑四月七日，務觀書《渭南文集》卷二五。

書空青集後

建中靖國元年，景靈西宮成，詔丞相曾公銘于碑，以詔萬世。碑成，天下傳誦，爲宋大典，且嘆曾公耆老白首，而筆力不少衰如此。建炎後，仇家盡斥，曾公文章，始行于世，而獨無此文。或謂中更喪亂，不復傳矣。淳熙七年，某得曾公子寶文公遺文于臨川，然後知其寶文公代作，蓋上距建中八十年矣。嗚呼！文章巨麗閎偉至此，使得用于世，代王言，頌成功，施之朝廷，薦之郊廟，孰能先

之。而終寶文公之世，士大夫莫知也。汪翰林平生故人，及銘其墓，惟曰「始爲家賢子弟，中爲時勝流，晚爲能吏」，是豈足以言公哉？公家世固以文章名天下，又自少時所交，皆諸父客，天下偉人，出入試用，亦數十年，朋舊滿朝。然世猶不盡知之如此。況山林之士，老于布衣，所交不出閭巷，其埋沒不耀，抱材器以死者，可勝數哉！可勝嘆哉！九月十九日，山陰陸某書。《渭南文集》卷二五。又見康熙《西江志》卷一九六，同治《南豐縣志》卷三五。

全宋文卷四九三五

陸 游 一三

跋真廟賜馮侍中詩

某家舊藏孝嚴殿繪像，先正侍中馮公在焉。冠劍偉然，與太行、黃河氣象相埒。每稽首嘆曰：「侍中輔相兩朝，更天下大變，而社稷奠安，夷狄讐服，鋤耨萬里，無犬吠之警，有以也夫！」晚待罪新定，公之孫頤，出示章聖皇帝賜詩，又以想見一時盛事，恨不生其時，俯伏沙堤旁，窺望風采云。《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高宗聖政草

某被命修《光堯皇帝聖政》，草創凡例，網羅放逸，雖寢食間，未嘗置也，然不敢以稿留私篋。

暇日偶追記得此，命兒輩錄之。隆興二年十月一日，左通直郎、通判鎮江軍府事陸某記。《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高宗賜趙延康御書

右，知金壇縣趙君師懇錄高宗賜其大父延康公書，及延康移僞楚書，共爲一編，以示史官陸某。某曰：延康在宣和、靖康間，聲望風采，震曜一時。及守宛丘，百戰禦狂虜，卒全其城，視唐代張巡、許遠、顏真卿皆過之。來朝行在，高皇蓋欲以左轄命之，議者謂宗室輔政非故事，遂止。方公之南徙也，謝表有云：「臣本支百世，侍從三朝。」又云：「堅壁以保近畿，慨前功之俱廢；登壇而陪盛禮，懷曩遇以自憐。」讀者悲之。某又嘗于公從孫師嚴有翼家，見公建炎奏議稿一編，皆人所至難言者。不知此稿皆在《鑑堂集》中否？或可訪于有翼院中，以補逸遺，敢并以告。嘉泰癸亥歲三月丙申，臣某謹識。《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高皇御書 一

臣某少時與胡尚書之子杞同學于雲門山中，見高皇帝賜尚書御題扇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

儒。」蓋黃體也，與此手詔絕相類。後數年，蒙收召，得面天顏，距今四十四年矣。伏讀賁涕，不知所云。嘉泰癸亥五月一日，史官臣陸某謹題。《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高皇御書 二

臣某伏睹高皇帝御天下幾三十年，進用諫官御史，皆出聖選，故往往躡至相輔。其不合者，猶爲侍從乃去。如施公才任遺補，即出守小郡，蓋無幾人。則其犯顏拂指，不撓于權幸，可以想見。而上之知人受盡言，有仁祖用范仲淹、唐介之風矣。惜乎，施公遽逝去，不及召用。嗚呼悲夫！開禧乙丑九月一日，故史官陸某謹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今上皇帝賜包道成御書崇道庵額

開禧某年某月甲子，皇帝親御翰墨，書「崇道庵」三字，賜妙行先生臣包道成。以示故史官臣陸某，將刻之石，具載歲月及被賜之由，示天下後世。臣某竊聞臣道成實晉陵人，少學黃老之說，以劬身濟衆爲事。寓迹都城三十餘年，築堂以居，凡以黃冠褐衣至者，靡不館之。往來千人，蓋嘗有神仙異人混于衆中，道成獨默識之而不言。會稽光孝觀，故名乾明，天聖間章獻明肅皇后遣中使築之，久

壞不葺，道成談笑復其舊。凡都城橋梁道路，皆力治之，費至緡錢百餘萬。建東岳廟吳山上，既成，又即其傍築室以奉真武，左江右湖，氣象雄麗，而道院屹立于廡外，鐘磬步虛之聲，在雲霄間，都人爲之心駭神竦。于是皇帝聞而異之，故有扁榜之賜。臣某犬馬之年，駸駸九十，獲在聖主仁壽域中，且嘗獲紬繹三朝金匱石室之藏。今雖篤老，猶幸未病廢，得以紀稀闊盛事，豈非幸哉！開禧二年歲在丙寅，三月某日，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陸某昧死稽首，再拜謹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尹耘師書劉隨州集

傭書人韓文持束紙支頭而睡，偶取視之，《劉隨州集》也。乃以百錢易之，手加裝褫。紹興二十五年正月八日，陸某記。

尹耘師耕，鄉里前輩，與九伯父及先君游。此集蓋其手抄云。紹熙元年七月望，某再跋。《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唐御覽詩

右，《唐御覽詩》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學士令狐楚所集也。按盧綸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詩，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今《御覽》所載綸詩，正三十二篇，所謂居十之一者也。據此，則《御覽》爲唐舊書不疑。然碑云三百一十篇，而此才二百八十九首，蓋散逸多矣，姑校定訛謬，以俟完本。《御覽》一名《唐新詩》，一名《選集》，一名《元和御覽》云。紹興乙亥十一月八日，吳郡陸某記。《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唐人選唐詩十種》。

跋文武兩朝獻替記

學者當以經綸天下自期，此書不可不見也。但傳本繆誤，幾不容讀。以它書尋繹之，十得四五云。紹興丙子臘日，務觀題。《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杲禪師蒙泉銘

右，妙喜禪師爲良上人所作《蒙泉銘》一首。往予嘗晨過鄭禹功博士，坐有僧焉，予年少氣豪，直據上坐。時方大雪，寒甚，因從禹功索酒，連引徑醉。禹功指僧語予曰：「此妙喜也。」予亦不辭謝，方說詩論兵，旁若無人，妙喜遂去。其後數年，予老于憂患，志氣摧落，念昔之狂，痛自悔責，然猶冀一見，作禮懺悔，孰知此老遂棄世而去耶？雖然，良公蓋一世明眼衲子，不知予當時是，即今是，試爲下一轉語。隆興改元十一月五日，笠澤漁隱陸某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修心鑑

右，高祖太傅公《修心鑑》一篇。初，公生七年，家貧未就學，忽自作詩，有神仙語，觀者驚焉。晚自號朝隱子，嘗退朝，見異人行空中，足去地三尺許。邀與俱歸，則古仙人嵩山栖真施先生肩吾也。因受煉丹辟穀之術，尸解而去。然其術秘不傳，今惟此書尚存。某既刻版傳世，并以七歲吟及自贊附卷末，庶幾篤志方外之士讀之，有所發焉，亦公之遺意也。隆興二年七月二日，元孫某謹書。

《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邵公濟詩

先子入蜀時，與邵子文遇于長安，同游興慶池，有詩倡酬，相得歡甚。夜讀公濟詩，超然高逸，恨未嘗得講世舊與文盟也。乾道元年五月十八日，笠澤漁隱陸某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坐忘論

司馬子微師體玄先生潘師正，體玄師昇玄先生王遠知，昇玄師貞白先生華陽隱居陶弘景。故體玄語子微曰：「吾得陶隱居正一法，逮汝四世矣。」乾道二年天慶節，借玉隆藏室本傳。漁隱子手記。

《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查元章書

李份事士大夫謹，以故得書帖多不可數。然閱其書，至不敢與他札偕藏者，元章吏部一人而已。份一吏耳，知敬元章如此。豈知元章仕于朝，既不容，去而居幕府，又不容，自引于數千里外赤甲白鹽之間，乃少安。嗚呼，亦可嘆也夫！丙戌上元後三日，漁隱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高象先金丹歌 一

右，玉隆萬壽觀本。序言有注解而不傳，亦不知序者爲何人也。丙戌二月八日，務觀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高象先金丹歌 二

國初，有高象先，淳化中爲三司戶部副使，少從戚同文學，與宗度、許驤、陳象輿、郭成範、王

礪、滕涉齊名，不言其所終，亦不知其鄉里，恐即此人。然序言名先，字象先，又似別一人。神仙隱顯，不可必知，聊記之耳。辛亥炊熟日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天隱子

最後易簡漸門二說，非《天隱子》本語，他日錄本當去之。丙戌三月中休傳本于玉隆萬壽宮。漁隱。

東坡先生以爲《天隱子》真司馬子微所著也。傳本後二十五年。紹熙庚戌冬至日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造化權輿

先楚公著《埤雅》，多引是書，然未之見也。乾道三年孟夏十八日，傳自玉隆藏室。甫里陸某謹題。《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老子道德古文

右，漢嚴君平著《道德經指歸》古文。此經自唐開元以來，獨傳明皇帝所解，故諸家盡廢。今世惟此本及貞觀中太史令傅奕所校者尚傳，而學者亦罕見也。予求之逾二十年，乃盡得之。玉笈藏道書二千卷，以此爲首。漁隱陸某題。乾道二年十月十日。《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卍庵語

乾道庚寅十月入蜀，舟過公安二聖，見祖珠長老，得此書。珠自言南平軍人，得法于卍庵云。《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武威先生語錄

豐清敏公爲中執法，論事上前，曰：「司馬光、呂公著皆忠賢，何爲引赦復官？赦當及有罪耳，無罪何赦也？」徽祖曰：「光等變先帝法度，非罪乎？」清敏公頓首曰：「誠當變，無可罪者。」方

元符、建中間，衆正畢集于朝，天下喁喁，想望太平。清敏公與陳忠肅公，俱極諫官御史之選，而所以言則有婉直之異。吾先大父楚公，每以爲二公之論皆不可廢。蓋忠肅似孟子說齊，而清敏似伯夷諫周，其歸一也。今觀武威先生之論，又甚似清敏。百世之下，志士仁人，得此書讀之，當有太息流涕者矣。乾道七年立秋日，山陰陸某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南宋文範》卷六一。

跋關著作行記

著作關公出使峽中，風采峻甚，仕者人人震栗，莫敢仰視。某以孤生起罪籍，萬里佐州，淺暗滯拙，自期且汰去。而關公獨厚遇之，舉酒賦詩，談臺閣舊事，忘其位之重也。公免歸之明年，某以事至卧龍山咸平寺，長老惠璉言，公往有《行記》，今將刻之石，因屬某書其末。某曰：方關公之門可炙手時，此書伏不出。今公歸卧青城山中，賓客解散，形勢一變，而璉方刻其書，爲不朽計。嗟乎！足以愧士大夫矣。乾道七年七月七日，左奉議郎、通判夔州軍州、主管學事陸某謹識。《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蜀中名勝記》卷二一，嘉慶《四川通志》卷四〇，《放翁題跋》卷一。

跋司馬子微餌松菊法

乾道初，予見異人于豫章西山，得司馬子微《餌松菊法》，文字古奧，非妄庸所能附托。八年，又得別本于蜀青城山之丈人觀，齋戒手校，傳之同志。十二月六日，笠澤漁翁陸務觀書于玉華樓。
《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周茂叔通書

濂溪之生也，世但以佳士許之耳。既死，蒲左轄作志，黃太史作詩，其稱述亦不過如此。向使無二程先生，後世豈知濂溪爲大儒，傳聖人之道者耶？以此知士之埋沒無聞者，何可勝計。乾道壬辰十二月十五日，成都驛南窗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岑嘉州詩集

予自少時，絕好岑嘉州詩。往在山中，每醉歸，倚胡床睡，輒令兒曹誦之，至酒醒，或睡熟，乃

已。嘗以爲太白、子美之後，一人而已。今年自唐安別駕來攝犍爲，既畫公像齋壁，又雜取世所傳公遺詩八十餘篇刻之，以傳知詩律者，不獨備此邦故事，亦平生素意也。乾道癸巳八月三日，山陰陸某務觀題。《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嘉慶《樂山縣志》卷一三，《放翁題跋》卷一。

跋二賢像

右，孟貞曜、歐陽率更二像，皆唐人筆墨。北湖者，吳則禮子傳也；無悔者，劉燾無言也。最後實先君會稽公、茶山先生曾文清公書。萬里羈旅，不自意全，撫卷流涕。乾道九年九月既望，刻石置漢嘉月榭上，山陰陸某識。《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五五，同治《嘉定府志》卷四三，《放翁題跋》卷一。

跋山谷先生三榮集

予集黃帖，得贈元師及王周彥三詩，甚愛之。有黃淑者，家三榮，見而笑曰：「紹興中再刻本也，舊石方黨禁時已磨毀矣。」乃出此卷曰：「是舊石本。」其筆力精勁蓋如此。因錄藏之。淳熙之元二月二日，務觀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放翁題跋》卷一。

跋硯錄香法

《硯錄》舊有本而亡之，《香法》蓋未之見。師房者，濟南衛昂也，娶婆娑先生崔德符女，晚官巴峽，死焉。乾道辛卯冬，予得此編于巫山縣，師房手鈔也。已腐敗不可讀，乃錄藏之。後三年，淳熙之元二月三十日，蜀州漱玉南窗務觀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唐修撰手簡

某之曾外大父質肅唐公守并州，故給事中呂公實爲幕客。質肅爲人方嚴，少許可，或面折人。臨川王和甫同時在幕中，每言，見唐公退，輒汗滿握。然遇呂公特歡，他客莫敢望也。淳熙元年，某在蜀州，得質肅仲子修撰公與給事手帖讀之，蓋元祐初，修撰使河北，給事爲御史時也。書論黃河、市易，辭指激烈，無一語及其私。與世俗責報父客，至有違言者，何其遠哉！修撰字君益，元祐中，建議棄渠陽城。紹聖初，坐貶團練副使，元符、建中之間，起守許昌，方治事，得報召蔡京，撫案憤咤，即日疽發背卒。某不及拜公，而先夫人爲言公大節如此，敢并記之，以遺給事之孫教授君云。七月二十三日，山陰陸某謹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南宋文範》卷六一。

跋蔡君謨帖

近歲蘇、黃、米芾書盛行，前輩如李西臺、宋宣獻、蔡君謨、蘇才翁兄弟書皆廢。此兩軸，君謨真行草隸皆備。石在仙井，可寶也。淳熙元年九月八日，蜀州手裝。《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蔡福州外紀》卷四，《蜀中名勝記》卷八，同治《仁壽縣志》卷一三，《放翁題跋》卷一。

跋瘞鶴銘

《瘞鶴銘》，予親至焦山摹之，止有此耳。殘璋斷玦，當以真爲貴，豈在多耶！淳熙之元九月一日，蜀州重裝。《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民國《崇慶縣志》卷一二，《放翁題跋》卷一。

跋西昆酬唱集

通直郎張玠，河陽人，呂汲公家外甥，藏書甚富。淳熙二年正月八日夜讀此集，燈架忽仆，壞書，時傳畢方一日，豈歐尹諸人亦有靈耶？記之，爲異時一笑。《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

跋歷代陵名

三榮守送來。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可以一嘆。淳熙乙未立冬，可齋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溫庭筠詩集

先君舊藏此集，以《華清宮》詩冠篇首，其中有《早行》詩，所謂「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者，久已墜失。得此集于蜀中，則不復見《早行》詩矣。感嘆不能自己。淳熙丙申重陽日，某識。《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王君儀待制易說

王公《易》學，雖出于葆光張先生，然得于心者多矣。建炎間，胡騎在錢塘，明、越俱陷，王公

端居于嚴，曰：「虜決不至此，且狼狽而歸，自此窮天地不復渡江矣。」其妙于《易》數蓋如此。淳熙丁酉元日，山陰陸某書于錦官閣下。《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崔正言所書書法要訣

德符詩名一代，書則未之見也。觀此編中字，瘦健有神采，亦類其詩。乃知前輩未易以一技名也。戊戌重午，務觀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後山居士詩話

《談叢》《詩話》皆可疑，《談叢》尚恐少時所作，《詩話》決非也。意者後山嘗有《詩話》而亡之，妄人竊其名爲此書耳。後山二子，豐、登。登過江爲會稽曹官，李鄴降虜，登亦被驅以北。悲夫！淳熙戊戌十月二十四日，可齋。《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佛智與升老書

此一編，佛智禪師與其法子寒巖升公書也。議論超卓，殆非世儒所及。三復嘆仰。淳熙己亥三月九日，建安雙清堂書。《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放翁題跋》卷一。

跋古柏圖

此圖吾家舊藏。予居成都七年，屢至漢昭烈惠陵，此柏在陵旁廟中，忠武侯室之南，所謂「先主武侯同閼宮」者，與此略無小異，則畫工亦當時名手也。淳熙六年龍集己亥六月一日，陸某識。《渭南文集》卷二六。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五九，嘉慶《華陽縣志》卷三九，《放翁題跋》卷一。

全宋文卷四九三六

陸 游 一四

跋中和院東坡帖

此一卷，皆蘇仲虎尚書所藏。鑑定精審，無一帖可疑者。刻石在成都大聖慈寺中和勝相院。淳熙六年六月十七日，陸務觀題。《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五九，《蜀中名勝記》卷二，《放翁題跋》卷二。

跋漢隸

《漢隸》十四卷，皆中原及吳蜀真刻。淳熙己亥，集于建安公署，友人莆陽方士繇伯謨，親視裝標，故無一字差謬者。六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晁百穀字叙

名者士所願也，而或懼太早。何哉？吾測之審矣。少而得名，我不能不矜，人不能不忌。以滿假之心，來讒慝之口，幾何其不蹟也。吾元歸年甫二十，筆力扛鼎，不患無名，患太早耳。雖然，洪道方力張其名，而吾獨欲其退避掩覆，元歸未必樂也。異時出入朝廷，更歷世故，會當思吾言也夫！淳熙庚子二月三日，山陰陸某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南宋文範》外編卷四。

跋陵陽先生詩草

右，陵陽先生韓子蒼詩草一卷，得之其孫籍。先生詩擅天下，然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其嚴如此，可以爲後輩法矣。予聞先生詩成，既以予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乃止。則此草亦未必皆定本也。《大歇庵詩》一章，徐師川作，而先生手錄之，亦足見其無昔人爭名之病矣，故附見卷中。淳熙庚子四月二十二日，笠澤陸某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九五，《蜀藻幽勝錄》卷四，《放翁題跋》卷二。

跋荆公詩

右，荆公手書詩一卷。前六首，贈黃慶基；後七首，贈鄧鑄。右刻皆在臨川。淳熙七年七月十七日，陸某謹題。《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九〇七，康熙《西江志》卷一九六，《放翁題跋》卷二。

跋續集驗方

予家自唐丞相宣公在忠州時，著《陸氏集驗方》，故家世喜方書。予宦游四方，所獲亦以百計，擇其尤可傳者，號《陸氏續集驗方》，刻之江西倉司民爲心齋。淳熙庚子十一月望日，吳郡陸某謹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先左丞使遼語錄

右，先楚公《使遼錄》一卷，三十八伯父手書。伯父自幼被疾，以左手書，然筆力清健如此。平生凡鈔書至數十百卷云。淳熙八年四月五日，某謹識。《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朝制要覽

先君會稽公晚歲喜觀此書，間爲子弟講論因革，率至夜分。先君捐館舍三十有四年，統得此于故廬，伏讀悲哽，敬識卷末。淳熙八年龍集辛丑十一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東坡問疾帖

東坡先生憂其親黨之疾，委曲詳盡如此，則愛君憂國之際可知矣。其曰「勿使常醫弄疾」，天下之至言，讀之使人感嘆彌日。淳熙九年五月乙未，甫里陸某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五九，《放翁題跋》卷二。

跋東坡詩草

東坡此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出一聯云：「春江有佳句，

我醉墮渺莽。」則又加于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蓋未有如東坡者也。學者或以易心讀之，何哉？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玉局祠吏陸某書于鏡湖下鷗亭。《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五九，《放翁題跋》卷二。

跋孫府君墓志銘

方五代割裂時，自一郡以上，非其國子弟，則大將功臣也。士大夫仕爲令掾者，已爲達官。錢氏土境尤蹙，而孫公至專城，蓋其國顯人也。觀杜公所述，亦誠有以得之矣。淳熙壬寅立秋日，甫里陸某。《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蘇魏公百韻詩

右，首一卷，丞相魏公謝事歸第且八十時所作也。蘇端明賀趙清獻公，得謝啓云：「念平生之百爲，一無可恨。」某于魏公亦云。淳熙壬寅立秋日，吳郡陸某謹識。《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

跋家藏造化權輿

右，《造化權輿》六卷，楚公舊藏，有九伯父大觀中題字。淳熙壬寅，得之故第廢紙中，用別本讎校，而闕其不可知者。兩本俱通者，亦具疏其下。六月四日，山陰陸某謹記。

後十有四年慶元元年八月十二日重校，凡三日而畢。時年七十一。《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三蘇遺文

此書蜀郡呂商隱、周輔所編。周輔入朝爲史官，得唐安守以歸，未至家，暴卒，可悲也！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務觀識。《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五九，《蜀中廣記》卷九八，《放翁題跋》卷二。

跋兼山先生易說

郭立之從程先生游最久，程先生病革，猶與立之有問答語，著于語錄。而尹彥明獨謂立之自黨論起，即與程先生絕，死亦不吊祭，蓋愛憎之論也。立之子雍，字子和，屏居峽中，屢聘不起，亦著《易說》，得其家學。蓋程氏《易》學，立之父子實傳之。淳熙甲辰二月三十日，甫里陸務觀云。

後六年，得謝昌國所贈頤正先生辨尹公說，乃知予此言粗合也。頤正，即雍也。己酉八月二十八日某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八。

跋鄭虞任昭君曲

自張文潛下世，樂府幾絕。吾友鄭虞任作《昭君曲》，如「羊車春草空芊芊」及「重瞳光射搔頭偏」之類，文潛殆不死也。「但願夕烽長不驚甘泉，妾身勝在君王前」，能道昭君意中事者。淳熙甲辰三月二十三日，甫里陸某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青冢志》卷二。

跋傅正議至樂庵記

伏波將軍困于壺頭，曳病足土室中，以望夷賊，左右哀之，莫不爲流涕。定遠侯在西域三十年，年老思土，上書自言願生入玉門關，詞指甚哀。彼封侯富貴矣，然戚戚無聊乃如此。其他盈滿艱晚，畏禍憂誅，願爲布衣不可得者，又何可勝嘆。然則富貴果不如貧賤之樂耶？曰：「此自富貴者言之耳。貧賤之士，仕則無路，處則無食，自非有道君子，其憂又有甚者矣。正議傅公在學校二十年，聲震京師，同舍生去爲公卿者袂相屬，而公始僅得一第。既仕矣，適時艱難，妄男子往往起閭巷，取美官，公又棄不用，則亦何自樂哉？及讀所作《至樂庵記》，自道其胸中恢疏磊落，所以樂而忘憂者，文辭辯麗動人，有列禦寇、莊周之遺風。然後知公蓋有道者。」或曰：「使天以富貴易公之樂，公其許之乎？」予曰：「公所以處貧賤者，則其所以處富貴也。顏回之簞瓢，周公之衮綉，一也。觀斯文者盍以是求之。」淳熙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山陰陸某謹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中興間氣集 一

高適字仲武，此乃名仲武，非適也。評品多妄，蓋淺丈夫耳，其書乃傳至今。天下事出于幸不幸

固多如此，可以一嘆！淳熙甲辰八月二十九日，放翁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中興間氣集 二

高適字仲武，此集所謂高仲武，乃別一人名仲武，非適也。議論凡鄙，與近世《宋百家詩》中小序可相甲乙。唐人深于詩者多，而此等議論乃傳至今，事固有幸不幸也。然所載多佳句，亦不可以所托非其人而廢之。《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齊驅集

此集刻版于宣和三年。方是時，黨禁猶未解，文士蓋僅有見者，故本多誤。然好事者冒法刻之，亦奇矣。淳熙甲辰重午日，陸務觀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柳柳州集

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聊且哀類于此。子京。

右，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書，藏其從孫晟家。然所謂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淳熙乙巳五月十七日，務觀校畢。《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柳宗元集》附錄。

跋說苑

李德芻云：館中《說苑》二十卷，而闕《反質》一卷。曾鞏乃分《修文》爲上下，以足二十卷。後高麗進一卷，遂足。淳熙乙巳十月六日，務觀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章氏辨誣錄

徽宗皇帝盛德大度，自秦漢以來，人主莫能及者，尤在友愛蔡、王，寬貸章惇。而史臣不能發明，可爲太息。淳熙丙午十月望，陸某謹題。《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釣臺江公奏議

某乾道庚寅夏，得此書于臨安。後十有七年，蒙恩守桐廬，訪其家，復得三表及贈告墓誌，因并

刻之，以致平生尊仰之意。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十有六日，笠澤陸某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先太傅遺像

先太傅皇祐中，以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自會稽移守新定，期年，請老，得分司西京以歸。迨今百四十年，而某自奉祠玉局，起爲是邦，實繼遺躅。于是知建德縣事蘇君林以父老之請，築祠宇于兜率佛寺。淳熙十四年春正月丙辰，備車旗儀物，大合樂，奉遺像于祠，且以公自贊道帽羽服像，刻之堅珉，慰邦人無窮之思，朝隱子，蓋公自號云。元孫朝請大夫權知嚴州軍州事陸某謹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高康王墓志

王岐公文章閎麗，有西漢風，而宋常山公書法森嚴，實傳鍾張古學。方裕陵致孝寶慈，極天下養，故并命兩公彰顯高氏先王功烈，以詔萬世，可以爲寵光矣。中更亂離，而墨本寶藏如新，殆有神物護持云。淳熙十四年二月三日，笠澤陸某謹識。《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半山集

右，《半山集》二卷，皆荆公晚歸金陵後所作詩也。丹陽陳輔之嘗編纂刻本于金陵學舍，今亡矣。淳熙戊申上巳日，笠澤陸某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李深之論事集

唐丞相司空李公深之《論事集》，有兩本：其一本七卷，無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蔣偕作序。然以序考之，則偕所序蓋七卷者也。淳熙戊申四月十九日，笠澤陸某識。《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李莊簡公家書

李丈參政罷政歸鄉里時，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慨慷，形于色辭。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鞋布

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鞋布襪時也。淳熙戊申二月己未，笠澤陸某題。《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會稽續志》卷七，《古文奇賞》卷二二，《文章辨體彙選》卷三六九，《放翁題跋》卷二，《南宋文範》卷六一。

跋之罙先生稿

肩吾，文忠公四世孫，博學，工文章，與予蓋莫逆也。晚來行在，諸公貴人頗知之，欲引置要津，有毀之者。肩吾既不偶，乃調桂陽令去。客姑蘇，未繫舟，暴疾，一夕死。哀哉！嘉父，犍爲人，肩吾沒後數年，始以進士起家。淳熙戊申秋社日，放翁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吳夢予詩編

山澤之氣爲雲，降而爲雨，勾者伸，秀者實，此雲之見于用者也。子嘗見早歲之雲乎，嵯峨突兀，起爲奇峰，足以悅人之目，而不見于用，此雲之不幸也。君子之學，蓋將堯舜其君民。若乃放逐

憔悴，娛悲舒憂，爲風爲騷，亦文之不幸也。吾友吳夢予，橐其歌詩數百篇于天下名卿賢大夫之主斯文盟者，翕然嘆譽之。末以示余，余愀然曰：「子之文，其工可悲，其不幸可吊，年益老，身益窮，後世將曰是窮人之工于歌詩者。計吾吳君之情，亦豈樂受此名哉？」余請廣其志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丈夫蓋棺事始定。君子之學，堯舜其君民，余之所望于朋友也。娛悲舒憂，爲風爲騷而已，豈余之所望于朋友哉！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甫里陸某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松陵集

淳熙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車駕幸景靈宮。予以禮部郎兼膳部檢察，賜公卿食，訖事作假。會陵陽韓籍寄此集來，云東都舊本也。欣然讀之，時寓磚街巷街南小宅之南樓。山陰陸某務觀手識。

此集，蔡景繁舊物，復嘗歸韓子蒼。子蒼之孫籍以遺予，蓋百年前本也。

景繁元豐中嘗爲開封推官，此所題開封南司者是也。景繁二子，居厚、居易。此題居厚者，其長也。景繁，臨川人，而韓子蒼居臨川，故得此書。務觀手記。《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王仲言乞米詩

仲言貸米，本自欲就魯肅輩人，而艮齋又戒以勿取陶胡奴米。仲言治己可謂嚴，而艮齋告之亦可謂忠矣。數年來，仲言以貧甚，客長安中。豪子資給殊厚，今春，忽舍去，主人叩首乞少留，不可。豈獨能踐初言，亦不負艮齋期待矣。淳熙己酉四月二十七日，陸某務觀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金奩集

飛卿《南鄉子》八闋，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得《竹枝》，信一時傑作也。淳熙己酉立秋，觀于國史院直廬。是日風雨，桐葉滿庭。放翁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韓非子

右，《韓非子》一卷，紹興丁卯，先君年六十時，傳吳械才老本。後四十有二年，淳熙己酉，某

重裝而藏之，時年六十有五。十月九日，史院東閣手識。《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却掃編

此書之作，敦立猶少年，故大抵無紹興以後事。淳熙己酉十一月十四日，書于儀曹直廬。《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彩選

紹興甲戌七月三日，子宅過此，彩選畢景。丙子二月五日，同季思訪務觀雲門山草堂，復爲此戲。子宅記。

紹興十九年正月十有七日，友人王仲言父自京江來，以是書爲贈。酖醺庵記。官制，左右丞不爲平章事，自侍郎拜者，皆躡遷尚書。此書蓋失之。

子宅、季思下世，忽已數年。予今年六十有七，覽此太息。然予方從事金丹。丹成，長生不死直餘事耳。後五百年，過雲門草堂故址，思昔作彩戲，豈非夢耶？紹熙元年上元日，放翁書，去子宅題字時三十年矣。《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陝西印章 一

紹熙庚戌正月十九日，夜閱故書，得此。追思在山南時，已二十年。同幕惟周元吉、閻才元、章德茂、張季長及余五人，尚無恙爾。拊卷累欷。放翁題。《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陝西印章 二

又十有五年，當嘉泰之四年，歲在甲子，因暴書再觀。則元吉、才元、德茂又皆物故數年矣。季長在蜀，累歲不得書，存亡有不可知者。而予年已八十，感嘆不能已。八月十六日，務觀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詩稿

此予丙戌以前詩二十之一也。及在嚴州再編，又去十之九。然此殘稿，終亦惜之，乃以付子聿。紹熙改元立夏日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秘閣續帖張長史率意帖

此一帖在故簽書樞密王倫家。倫出使時，得之故都，予少日嘗見之。紹熙改元五月甲子，甫里陸某識，時年六十有六，距初見時四十有五年矣。《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王深甫先生書簡

深甫先生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卒，而此卷末答其弟容季書，是年六月一日，相距無兩月矣。悲夫！紹熙元年六月望，陸某書。

此書，朝夕觀之，使人若居嚴師畏友之間，不敢萌一毫不善意。《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郭德誼墓志銘 一

仲晦先生識郭公墓，或恨其太簡。然吾夫子銘季札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才十字耳，

至今傳以爲寶。彼賣菜求益之論，可付一嘆。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陸某謹書。《渭南文集》卷二七。
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郭德誼墓志銘 二

顏魯公《麻姑壇記》、東坡先生《經藏記》，皆有大字小字兩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千載之後，陵谷變遷，尚冀其一存爾。德誼之名，固自不朽，然吾元晦爲斯人計亦至矣。豈希呂兄弟孝愛篤至，有以發之耶？紹熙二年正月壬申，笠澤陸某識。《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

跋郭德誼書

予童子時，嘗避兵東陽山中，距今六十年。予長德誼三歲，計其年可以相從而不及也。觀此遺墨，爲之太息。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笠澤老漁陸某謹書。《渭南文集》卷二七。又見《放翁題跋》卷二。